多個地區

雙龍闖關(殺手傳奇故事之三) 西門丁·著武林中有兩個以龍爲號的殺手,智勇雙全,未曾失過手。但後來他倆竟同時受僱,要置對方於死地。雙龍相逢,鬥智鬥力,勢所難免,可是造化弄人,兩人同時遇險,迫得化敵爲友,共闖險關。九死一生之餘,奇峯突出,無意中揭發了一件武林秘密……



第28年

33

\$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西門丁的殺手傳奇, 故事 L 雙龍闖關] ,內容非常精采, 你局也相當巧妙,描述武林中兩個以 L 龍] 爲號的 殺手,智勇雙全,他倆出道以來,從來未曾失過, ,詎料後來二人竟同時受僱,要置對方於死地。兩 龍相遇,勢均力敵,可是造化弄人,兩人同時遇險 ,九死一生之下,迫得化敵爲友,共闖險關……過 程奇峯突出,高潮迭起,終於給他們無意中揭發了 一件武林密。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馬雲先生繼 L 藍光調查組] 後,今期刊出另一篇 L 香港之旅],講述美裔華人洛鐵夫上校肩負重任,重臨香江所遇到的一連串驚險事故,後來他還……? 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55頁。

下期馬行空的巨型小說是 | 狂歌折劍 | , 內容 叙述一個被武林中人視作煞星的年靑高手, 在江湖 上掀起連番腥風血雨, 不但到處被人追殺, 而且絮 夢難圓,終於含寃而死……後來發現他的蒙寃受害 大有內情,被人稱爲大俠者竟是一件血案的主謀人。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已至次我母可总仇政事			
雙龍闖關(殺手傳奇故事) 兩個以龍爲號的殺手,智勇雙全,作業以來,從未失手,但後來他倆竟同時受僱,			-
要置對方於死地,簡中經過,耐人尋味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西	門丁	3
大破金龍陣(說岳全傳運圖故事之上四)▼上香港之旅(偵探間諜鬥智故事)▼上▶	▶徐	玉珊	37
計劃被浅露 少校查眞相	…馬	要	55
使 情 中 篇 傳 奇 故 事 孤 雛 記 (一月完俠情倫理故事)		1	
搜集情報 練功迎敵			
小草包(俠情風趣故事) 誤 墮彀中危在旦夕	…王	寶寶	65
少年英雄傳(俠情中篇故事) 三皮圖進賬 十萬両纏腰	…歐[場雲飛	75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因禍得秘笈 巧合成夫妻······	…高	4	85
旋風 花(俠情中篇故事)		瑜	91
惡 漢 (奇俠司馬洛故事) 突遭綿架 迫供毒打········		***	
彈 劍 狂 歌 (俠情中篇故事)		为古	101
捨命爭榮辱 求愛不求贏東方白	109		

督印人:羅威主編:羅斌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 —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 九 連 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車 連 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侠世界 第28年 第33期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鶴樓一壺酒 醒時問因由 ……… 藍 荒 119

龍飛鳳舞(新派武俠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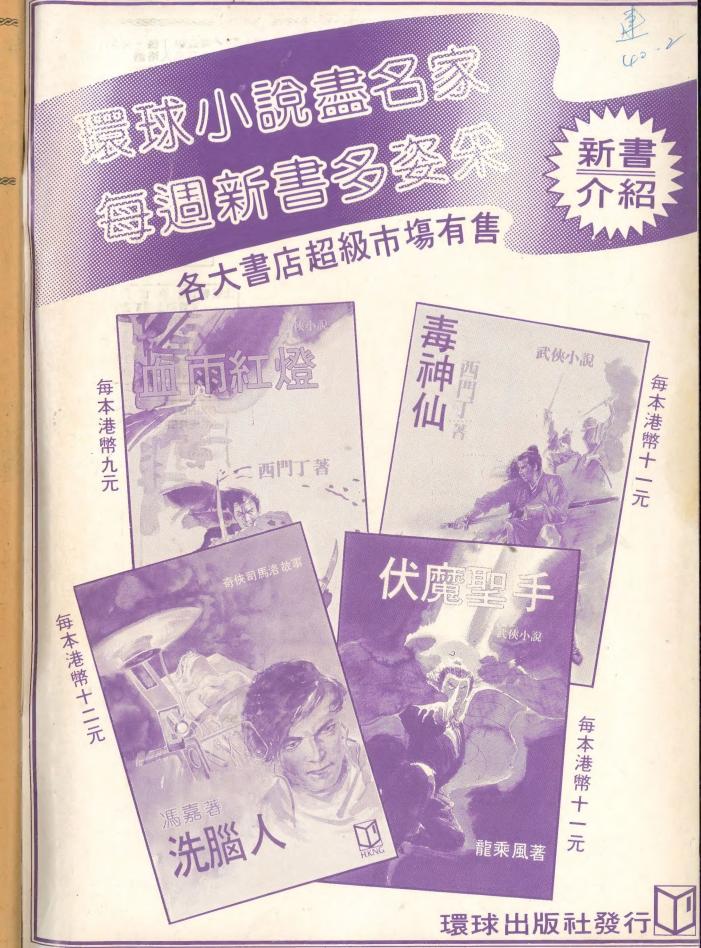
(總號 1425)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 H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五元 ·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曹

遮,大地一片黑暗。 中秋已過,夜凉如水, 弦月爲鳥雲所

淡的人影。 上的烏雲,冷月斜照,隱見林後有一條淡 樹上的葉兒,沙沙而响;夜風也吹散了天 萬籟無聲,忽然一陣風吹過,吹動了

亮又再被烏雲裹住。 那人影一閃,飛上大樹,也就在此刻,月 物,忽然遠處傳來一道難聽的夜梟叫聲。 那道人影一動不動,幾令人懷疑是死

已在大樹附近,四周重歸寂靜。 已近了許多。當第三聲夜梟叫聲响起時, 再一道夜梟叫聲傳來,這次比之上次

有人道:「得手了沒有?」 大樹上即傳下「吱吱」的雀叫聲,聽聞樹下 俄頃,大樹下「咕咕」的鳥叫聲响起,

「還沒有。」樹上那人回答。

啞難聽。「你已取了訂金,豈可不盡力?」 樹下那人語氣不甚善,聲音亦極爲暗

該是僥倖得來的吧?」 七日起至今,他踪影不見,奈之何!」 樹下那人冷哂道:「潛龍殺手之名不 「某已在此守候了十三夜,由八月初

到他的去向,你能怪得我?」 家過節,奈何他不回來,江湖上又打聽不 不曾提供任何資料,只說他每年中秋必回 樹上那人語氣依然十分平靜。「閣下

年不回來,你便不殺他?」 樹下那人語氣更加不善。「假如他三

「三個月之內,若取不到他的首級,

我三倍訂金奉還一

這回不會毫無辦法吧? 頓又道:「潛龍,風聞你殺人如拾草芥 「事先已說明不許退訂。」樹下那人一

「辦法不是沒有,殺死他父親,還怕

幾分興奮:「這確是個好辦法!」 樹上之「潛龍」道:「誰說這是個好辦 「那你還不動手,」樹下那人語氣透着

殺其子,又添許多困難!那個價錢劃不來 然困難,而事後來拜祭的人定必很多, 法?他父親交遊廣闊,武功也高,殺他固 ,所以我寧願慢慢等!」

你必須在十月十五日之前得手! 「可惜咱們等不得,今日是八月二十

日,

受。」 而銀子也未必能辦得到,你知道,殺了 「潛龍」考慮了一陣,道:「即使七萬

兩人合共七萬両!」 待你殺死了他父親,我自然會再來找你 暗號依舊!你最好盡早行動,殺他父子 樹下那人道:「屆時我派人來協助你

聯合行動……」 同意,但我一向單獨行動,絕不讓人與我 半晌樹上的「潛龍」才道:「原則上我

時你的任務是殺人,他的任務是攔阻追擊 家,而且跟你一樣,亦不肯與人合作!屆 目中要找的人,正好在這附近,他是你行 樹下那人道:「你大可以放心,我心

以便你逃出!

保護你的安全!」 妙了,所以你大可以放心,我一定會盡力 好處!但萬一落在他們手中,對我可就不 「你若去殺人之後,立即被殺,對我是有 樹上寂然,林下那人忽然怪笑一聲:

此决定,先再送一千两來!」 良久,樹上方傳來一句話:「好,就 「四海通銀票,接住!」

見有人。 比上幾次都要來得明亮,但大樹上却已不 未幾,月光又由雲隙中洒射下來,且

寨,人們記得的已不是山貨,而是董慕 民康,故有百寶之稱,不過如今提起百寶 山,一向盛產山貨,一邊又臨沮水,物阜 荊州當陽縣北的百寶寨,因爲地靠荊

藝,世稱「百合」,意謂集合百家之長。 博採諸家之長,創下了一套拳掌兼備之絕 而難得的是董慕武並不以「學」爲滿足,他 武,先後從過十三名師,其中不乏名家, ,自此威名遠播,儼然一代宗師,是以武 董慕武人如其名,自幼即四出求師學 董慕武學藝三十年,創下這「百合門

林後輩許多索性稱他爲董百合而不名。

子送往青城派學藝。 並嚴禁師徒相稱,不但如此,他還將其獨 親友送子求學,亦只授以普通拳掌工夫, 有異常人,雖有絕活,並不正式收徒,有 董慕武五十歲即回家鄉,但此人脾性

慕武則認爲「百合」兩字實有過譽之嫌,學 對於此事,許多人都不以爲然,但董

> 成爲一代絕技,是故他還想再加以創造提之雖可揚威武林,却未必足以獨步武林, 高,遣其子往青城學藝之意亦在乎此

因此更得佳譽。武林中若有人提起董百合 由於他向來謙虚,所以世人均深信之, 莫不豎起拇指 不管他說此話的真正動機是甚麼,但 也

七大門派之一。 手中大放異采,擠掉點蒼派,而成爲武林 有人預測,青城派將由他繼承,亦必在他 且被譽爲川貴一帶小一輩的第一高手, 三年,今年才廿六歲,已搏得莫大 ,不但是青城派第二代弟子的第一高手 ,亦也許是虎父無犬子, 董慕武之子董小武,也許是受囑於父 在青城派學藝十 八的聲名

難得的是他連父親的謙虚性格,亦學到手 ,是故董家父子在武林中,甚得人緣! 董小武自然亦兼學乃父之家傳絕學

在百寶寨這兒的唯一茶館,請董慕武吃早 絕不收學費,不過學者之父母則每早輪流 活樸素,所以不愁衣食,故而董慕武授藝 董家有八十畈田,家內人口簡單,生

和來往的船夫及商旅。 店內常有上好的茶葉供應,因此吸引本地 茶館就叫百寶,點心只過得去,只是

館。 日地穿一套灰色的外袍,施施然去百寶茶 這天,董慕武照常出門,亦長年如

壺茶在等他了 ,莫老爺和他的兒子小莫,一早已開了一 今日請他的是本地的一位財主莫老爺

董慕武進來、寒暄了兩句,因都是相

百寶茶館走去。河上小舟跳上一男一女來,那兩人逕直往熟的了,便吃喝起來,正吃着燒餅,忽然

R 5

家子。恰巧那一男一女便坐在其鄰座。 便見着了,他 董慕武因爲面向大門,他倆到門外, 小二走開之後,那女的便說:「大師 一瞥後便知道這兩個人是練

哥,咱們旣然來到這裏,要不要去拜訪

拜訪嗎?咱們有事在身,就無須去趁熱鬧 那男的說:「董家父子名揚千里,還少人 ,免得別人還以爲咱們點蒼派要去巴結 董慕武忙向莫財主父子打眼色,只聽

他 派門下雖然道俗相雜,但向來掌門都是由 掌門傳與董小武,也不知是眞是假,靑城 令董老臉上有光啦! 」 道人執掌的,若青城肯爲董小武破例,更 女的道:「聽說靑城聆竹道長有意將

點蒼派有好幾項絕技,可要失傳了……」 之計,須速速找四師叔返回山,否則咱們 接着兩人說的都是點蒼派的事,董慕武亦 男的道:「管他甚麼道人俗人!爲今

忙露出諂笑。「老董啊,這當眞恭喜了!」 匆吃飽,又買了好些燒餅,便又下船去 莫財主已蹩得好辛苦。見他倆去了, 董慕武眉頭一皺,問道:「喜從何 那兩點蒼派弟子,只求填飽肚子,匆

「你適才沒聽到?令郎就快當靑城派

董慕武似有滿懷心事,茶也不喝了

起身道:「多謝莫老,小弟家裏面有事待 下摸不着頭腦的莫氏父子。 ,請恕失陪!」說罷匆匆出店而去,剩

戶的財主,所能了解的? 年,見過多少風浪?聞過多少事故?青 董慕武却不同,他在武林中縱橫了三 武林事又豈是他這種只懂刻薄長工佃

俗家弟子爲多,且靑城道教開創地之一 城派雖然道俗相雜,但道家弟子人數遠比 素爲道家稱爲「第五洞天」,豈有由俗家弟

己的兒子,但恐難服衆,聆竹在生猶自可 ,一旦駕鶴西歸,後果堪虞一 雖說當今靑城教聆竹道長素來鍾愛自

掌靑城。 上青城,着愛子萬萬不可接聆竹之位,執 董慕武恨不得立即回家修書,託人帶

瞬息之間,已砍出足足二十五刀!

另一荷鋤的料是本地農夫,兩人拉拉扯扯在路中,一瞧兩人的打扮,其一是船伕, 使董慕武過不了路 正行着間,路上有兩個人起爭執,攔

着董慕武臉上撞去。 着身子一旋,肩上的鋤頭,自然而然地向 村的董百合來了,就請他評個理! 那荷鋤的道:「你別胡鬧,你瞧,咱 一他說

指一合,抓住刀柄,立即往其下腹送去!夫袖管裏突然滾落一柄鋒利的鋼刀,他五 本看不到胯下,待那刀尖插進腹內方醒 董慕武豈會被鋤頭撞及?他上身向後 由於董慕武仰身使「鐵板橋」,雙眼根 ..「有話慢說!」話音未落,那農

這刹那間,他還是呆了一呆才醒覺不

兩步,直起腰來,雙脚一落,便向那農夫妙,董慕武的確不同凡响,轉眼間已閃開 那農夫似已料到他這一着,以鋤頭勾

住船伕, 一抖一推,便將船伕送過去!

扶住船伕 被鋼刀撞進體內五寸! 自主向董慕武撞去。董慕武虞不及此,又 飛起一脚,踢在船伕後胯上!那船伕不由 及無辜, 這一着又大出董慕武之意料,他恐傷 電光石火之間,急忙卸勁,伸手 ,不料那農夫,十分狠毒,突然

推開船伕,喝道:「你爲何要暗殺老夫?」 話,持刀急攻。他刀法之快,無以倫比, 霎時間,但覺小腹火辣漲痛,他勉力 那農夫手上又多了一柄鋼刀,也不打

左支右絀,勉强應付了二十五刀,農夫又 ,奈何受創甚重,閃騰艱難,還擊無力, 一脚飛起,蹭在董慕武腹上的鋼刀刀柄 若在平時,董慕武也未必會被其制住

來,發出一道尖叫! 跌蹬了兩步! 刹那間,鋼刀深入沒柄,連董慕武亦 直至此時,那船伕才定下神

了踪影! 飛身跌落河中,河面上水花一滾,已不見 ,飛射中船伕的胸膛,祇見他雙脚一蹬, 尖叫剛起,農夫脫手將掌中鋼刀拋出

武是他們心中的大英雄,他居然在轉眼之說,這件事實在太突然,亦太快,且董慕 同時仰天跌倒地上,在遠處偷窺的路人 這時候才敢慢慢走上前觀看! 水花尚未完全消失,董慕武與船伕已 對於他們來

疑這只是一場夢!間,被人殺死,實難相信!因此還有人懷

不管你相不相信,董慕武的而且確已

死了。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武林。

寶寨立即哄動起來。 也不過七個人而已。他死訊傳出之後,百 一個女兒,其他的都是丫環和僕人,總數 董慕武家內除了一個妻子之外,只有

甚至有人至今仍不相信這件事是眞實的! 虚,也不與人爭執,怎會有人買凶殺他? 絕不是普通的農夫,問題是董慕武不但謙 然不了解武林中事,亦知道那一個農夫, 寨內的人都在議論這一件事,他們雖 不過看過董慕武屍體的人,見那柄有

坑的鋼刀,只能搖頭嘆息,任何被這麼一

蟻慕羶。董慕武是方圓百里的大人物,前 柄刀由前腹,刺到後腰,都不可能活命。 來吊唁的必衆,換言之「生意」亦多,因此 的乞丐。鄕村裏一有紅白兩事,乞丐便如 董小武,也不是武林中人,而是蝗蟲一般 消息傳出之後,首先趕來的不是孝子

兵散勇的,壁壘分明。自各佔了半條村子 都自四面八方湧去百寶寨。 壯,一見他後背沒有布袋,即知不是丐幫 站在村口的其中一個老丐,身子頗爲健 這裏面既有丐帮弟子的,也有其他游

弟子,事實上他亦沒有資格加入丐幫。 這人便是殺了董慕武的凶手:職業殺

常在人們意料不到的時候出現,得手之後 手「潛龍」徐晋階-徐晋階與其他殺手不同的地方,是他

見尾。也因此他才得了「潛龍」的外號。 即逝,當眞是來去如風,如神龍之見首不

大,才廿八歲哩-階屬於後者,他固然不是乞丐,年紀亦不 式的,有人控制,一是單獨行事的,徐晋 江湖上的職業殺手有兩種,一是集團

殺手的黃金時期,徐晋階當殺手已經五年 因爲從末失過手,在行家之中,聲名甚 加上腦筋和身體依然十分敏銳,屬於 廿五歲至四十歲,因爲有了一定的經

他,他挑生意做,不接沒把握的生意。 不同的還有一點,徐晋階不是有錢便請得 就像一陣旋風,吹遍武林,與其他殺手 沒有人知道他的底細, 他的突然冒起

是爲了令目標儘快出現,以便下手 人的目標是董小武,如今殺了董慕武,只這一宗生意,他是八月初接下的,殺

聆竹帶他到一秘密地方學習青城派的絕學 人知道董小武去了何處,但一般人都相信 今年初起,包括青城派弟子在內,沒

律不許學習。由於恐其他弟子偷窺偷習 故此授與教均要在秘密地點進行。 出家人使用,因此一般情況下,除了掌門 掌門弟子及少數長老之外,其餘弟子 據說這項絕技,因爲比較霸道,不

變化精粹。 當時便學了兩年多,方掌握了基本功夫及 功的,據稱現任之靑城派掌教聆竹道長, 而習「三淸神爪」亦非一年半載即能成

辦法,因爲任你董小武如何權迷心竅,也 殺死董慕武逼董小武現身,是最佳的

R 6

只好在百寶寨守候。 階不知董小武會走那一條路,迫於無奈, 法是在路上等他,再候機殺之,可是徐晋 便有機會完成他的連環計。本來最佳的辦 不會不回家奔父喪。只要他肯來,徐晋階

有名的高手,不由有點失望。 不見董小武來,反而迎來了許多武林赫赫 而今日已是九月初七,徐晋階候了整天, 董慕武被殺之日,正好是九月初一,

的武林人來說,實在不方便。 賃屋子居住,對這些大酒大肉,無拘無束 處可居,而董家空房又少,只好向農夫租 董家早已派人去青城派報訊,但董小 百寶寨沒有客棧,那些武林高手,無

桐油和石灰封密棺隙,以免臭味溢出 武至今未到,因此董慕武屍體仍然停放着 最後實在等不及了,只好先下殮,再用 如此又過了七日,董家派出去的人已

辭 道 回來三天了,但董小武仍未回來。有些遠 而來的武林人等不及出殯,便紛紛告

子「蛟勝龍」江蛟、「新桃園兄弟」劉堂、關山派掌門師弟殷峻、洞庭湖十一寨總瓢把次的還有「靑龍追魂劍」的始創人卓遠,華稱的「鏡心鐵劍」楚開南地位最爲尊崇,較 師兄弟,再次一級的人就更多了 、張漢,另還有董慕武的授業師父和同 已來吊唁的武林人,以有湖廣大俠之

你可會見到聆竹道長?」 當下楚開南問那家丁董朋:「老家人

竹主持派內事務。楚開南道:「看竹道長飛竹道長的師弟,常代聆 「老奴只見到看竹道長。」

有何話說?」

處 要多久才能回家,亦不答少主人去何「他只說會立即通知少主人,却沒說

郎兩三天內不回來, 便請恕楚某無禮 楚某內弟月杪成親,楚某必須出席,若令 **楚開南眉頭一皺。轉頭道:「大嫂**

回……未亡人見識淺陋,禮儀不周,尚請 盡了禮貌和道義,盛情令人感動, 寶貴時間,未亡人十分過意不去。諸位已 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躭誤了諸位大俠的 董慕武之妻張氏,聞言忙道:「犬子

半,就連乞丐也少了不少。 的好處,堅持再等,但其他人倒散去了一 「新桃園兄弟」劉、關、張得過董慕武

容易混進董家行事!這些日子來,他心情 直十分緊張,因爲他不能錯過任何一個 徐晋階見此情況,心頭暗喜,人少方

青城派的道士,認爲不近人情。 這時候,留在百寶寨的羣豪,便開始咒駡 已是九月廿七日,董小武還未回來,

石上,一邊捉虱子, 村內開始寂靜。徐晋階端坐在村口那塊大 太陽已開始下山,百寶寨炊烟四起 一邊望着大路。

臨岸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姿勢瀟洒俐落! 一個白衣人便由船上跳起,凌空橫掠 忽然河上駛來一艘渡船,小舟未泊岸

白衣人之年紀二三十之間,眉宇間充滿悲名西南武林的輕功:「雲遊四海」!再看那 徐晋階目光登時一亮,這是青城派馳

回來了!

傷之色。徐晋階心頭暗叫一聲:「你到底

視同陌路

董小武回家奔喪的消息,在傍晚時分

已傳遍了百寶寨,幾乎所有人,都感到

着日子, 來了,他就得親手將他殺死。他每天都數 徐晋階當然例外,因爲董小武旣然回 至今距限期只有十八天

,事實上他已半個月未曾好好睡過,必須村內鬧哄哄的,徐晋階反而睡得極為香甜 掉,要下手便比較容易了。所以這一夜 養好精神,才可一擊即中。 段時日,初步打算,待出殯之後,弔客散 了良機。徐晋階估計董小武會留在家內一桃園兄弟」剛巧要出村去買酒,使他錯失 剛才他本就想在村口動手,奈何「新

吊喪! 聆竹道長居然親自率了六七位道俗弟子來 可是出乎徐晋階意外的,次日一早

董小武在出殯之後,隨乃師回青城,則他徐晋階一看,如同跌落冰窖裏,假如 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

武功到底有多高,則無從稽考。 最高,俗家的則以薛雄爲最,至於這兩人 的青城派第二代弟子,道人的以抱石武功 動靜。守了半天,只知道隨聆竹老道而來 徐晋階混在乞丐羣中,到董家外觀察

董慕武將於第三天出殯! 到黄昏,董家僕人才出來通知村人

走近董家,只聽廳內有人在議論。 徐晋階心頭一動,在晚飯之後,故意

R 7 查! 即使有亦極少,此次被刺,應該不難調 老而平和的聲音道:「董施主與人無仇,

問 人一概不知,他平素也不喜未亡人過 張氏道:「有關先夫生前之事,未亡

手是怎生長相的人?」 張氏忙道:「衆說紛紜,未亡人也不 一個年紀較輕的男人道:「伯母,凶

扮,皮膚黧黑。」 清楚,只知道那人年紀約莫中年,農夫打 「難道沒一個人看得淸楚的?他使的

是那一派的武功?」 那聲音蒼老的,估計是聆竹,只聽他

查所得,當時在附近的,全是村內的農夫 問才是。」 輕斥道:「抱石,出家人豈可燥急?慢慢 無一個是學武的,因此至今對凶手仍然 只聽劉堂道:「道長,據咱們事後調

的,可能不是仇家……」 聆竹沉吟了一陣,道:「刺殺董施主 一無所知!」

疑! 那人之殺人手法,觀之必是職業殺手無 張漢淡淡道:「不錯,根據描述,以

未必是其仇家……也許他另有目的!」 卓遠問道:「那有甚麼目的!」 「貧道的意思是,要殺董施主的人

心的是他還會來……」 「這個貧道便不知道了,如今貧道担

一個不放過他!就怕他沒這個胆量!」 張漢大聲道:「他還敢來,我老張第 聆竹又沉吟了一陣道:「不但女施主

> 回山!」 在此多留幾天,事畢之後,小武即隨貧道要小心,連小武亦須提防,也罷,貧道便

担心,犬子有道長照顧,未亡人就放心了 先夫泉下有知,亦會感激!」 張氏道:「未亡人之生死,不須道長

思量,聆竹果然是塊老薑,董小武在他們 **驚蛇,他找了一處僻靜的地方坐下,暗自** 青城衆人拱衞保護之下,自己根本沒有下 徐晋階聽至此,連忙離開,以免打草

他跳了起來,向外急飛而去。 黑暗中,忽見他雙眼露出神光,祇見

次日下午,徐晋階重新到百寶寨,雖

衣服,暗中藏好兵刃,守在路口。 又走至村外無人處,換了一套村人常穿的 在做法事,出入的人也多了起來。徐晋階 仍是乞丐的打扮,却换了一副面孔。 傍晚,董家已傳來一陣銅鈸聲,原來

哥, 着三醴酒莊的字,便含笑問道·「這位大 而來,徐晋階連忙迎了上去,見酒罎上寫 未幾,即見一個人挑着兩大罎酒快步 可是三醴酒莊的?」

下担子道:「正是,你是董家的人?」 那夥記走了好一段路,氣喘如牛, 放

去。」徐晋階塞了一錠銀子給他。 「是的,不敢麻煩你,俺替你挑進村

酒吧!」他在他肩頭拍了一拍,又道:「做惠,一直無機會報答。今日就讓我替你挑 是給你的賞錢!俺以前受過董老爺子的恩徐晋階吃吃笑道:「大哥真老實,這 那夥記忙道:「酒錢已經付了的。」

> 說邊將扁担搶了過來。 人最要緊是心安理得,你說是不是!」邊

只好道:「那就多謝你啦!」說着取了銀子 喜孜孜地回去了 夥記在這種情況下 ,豈有反對之理?

徐晋階又戴上一頂竹笠,然後挑酒罎

將酒放在裏面!」 去。呶,暗廊那裏有間放雜物的房子, 晋階一進門便道:「三醴酒莊送酒來了!」 爲要款待法師及吊客,後堂忙碌得很,徐 進村,直趨董家,走的却是後門,董家因 董朋道:「這位小哥,煩你將酒挑進 且

再將承塵合好。 角,先將扁担挺上去,人隨即跳了上去 見廊上沒人,忙將門掩上。一躍踏在桌上 我也!」他將酒挑進那間放雜物的房間 ,抽出利刀來,斬斷承塵的榫子,推開一 徐晋階大喜,心中暗道:「眞是天助

的情形。 已掌燈,隔着一層牛油白紙,下面情景隱 他沿着承塵輕輕爬動,這時候,下面

寢室,在靠邊的地方,悄悄挖了兩個小洞 意,以免驚動下面的人。他先找到張氏的 一可觀察下面的情況,二可透氣 徐晋階小心翼翼爬動,絕不敢粗心大

等候機會,他知道在此情況下,董家無人不止一人在此房睡,但徐晋階仍然耐心地 的情景,便知道因爲驟然多了許多吊客, ,客房隔鄰便是董小武的臥房了,照房內的寢室。張氏隔鄰是書房,現已改爲客房 趁這時候, 賓主都在吃飯,房內沒有人 爬至鄰家承塵上,找尋董小武 ,徐晋階

因此只要他不露身,便沒有危險。會理會一個酒家的夥記,是否已經離開,

擊。 回房。又過了一陣,下面房內却傳來脚步 疏落,徐晋階估計賓主已先後吃飽,紛紛 時間慢慢過去,廳內的說話聲,逐漸

亮起燈來,董朋在門口問道:「道長吃茶 徐晋階忙將呼吸放輕,未幾,下面即

房內那人應道:「也好,就麻煩你

眼便給人一個老實方正的感覺。 生得方頭大耳,隆鼻厚唇,相貌堂堂,一 二十三四歲的年青道人正在脫履。這道人 頭俯低,湊眼在紙洞中望下去,只見一位 徐晋階認得是抱石道人的聲音,便將

董師兄守靈!」董朋應了一聲便出去。 等下三更請喚醒貧道,貧道須代薛師兄陪 那抱石道人喝了兩盞茶,脫下道袍 董朋送茶進房,抱石道:「老施主

守靈,等到抱石睡着,便慢慢回大廳那裏 亦吹熄燈就寢了,徐晋階旣知董小武今晚

分心焦, 則下手之機,微乎其微 有六七個之多,其中有聆竹,徐晋階更加 敢大意,將呼吸盡量放緩,他心中却 廳內尚有許多人聲,細聽一下 假如今夜聆竹亦陪董小武守靈 竟然

知是否事實! 張某聞說貴派近日要委任新一代掌門,未仍無散去之意,只聽張漢問道:「道長, 看看又過了兩頓飯工夫,下面那些人

「貧道確有此意, 望能在風燭之年,

技 擺脫俗務,潛心研究敝派幾項失傳的絕

問?這不是要爲難道長麼?待新掌門上任 自然天下皆知! 劉堂斥道:「三弟,此事豈可在此時 張漢又問:「未知誰是未來的掌門?」

徐晋階甚是不耐,承塵上又悶又熱 聆竹道:「劉施主所言極是-

脚步聲,張漢立即喝道:「來者何人? 極爲難受,他以無比驚人的毅力忍耐着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

掌門苦茶師太和川中雙英林氏昆仲駕 外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峨嵋派

及林英光亦是聲名顯赫,地位崇高之大俠 茶師太地位固然尊崇,而川中雙英林英元 ,夤夜趕來送殯,隆情盛意令人感動! 當下聆竹立道:「快出去迎接・小武 廳內的人立即起了一陣騷動,須知苦

你也去!」刹那之間,大廳內走得一個 徐晋階嘘了一口氣,暗道:「眞是天

之處,他輕輕跳落棺上,拉回承塵,方跳 去,廳內果然不見有人,而下面正是停棺 助我也!」他立即扳開一塊承塵,向下望

項進棺木下面。 靈堂白幔之後,可是當他剛跳落地,走廊 的藏身之所有兩處,一是紙人之後,二是 上已傳來一陣脚步聲,他一急之下,立即 適才在上面一瞥之間,他已認定最佳

棺蓋上覆了一張紅氈,氈長垂下,雖然 董慕武那具棺材是架在兩張板櫈上面

R 8

蓋不到地,但人藏在棺下,仍不失是個隱

死無疑 徐晋階估計聆竹已將苦茶師太等人迎進來 屋外,不久,又傳來一陣杳雜的脚步聲, ・「怎地去得一個都不見?」見字尾音已在 心頭一陣緊張,這時候若被人發現,必 他剛藏好,便聞董朋喃喃自語的聲音

,董小武道:「董朋,快吩咐灶房煮 果然是聆竹等人回來,雙方寒暄了一

遇到林大俠和林二俠,還不知道董大俠不 ,也眞可說孤陋寡聞,弔唁來遲,尚盼 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道:「貧尼若非

安慰!晚輩則更是五內俱銘!」 肯千里趕來送葬,先嚴泉下有知,必大感 林英元道:「敝兄弟因爲事務纏身 董小武忙說:「師太貴爲一派之母,

時無法分身,未能及時前來,實在失儀

亦十分敬重,蓋此尼菩薩心腸,慈悲爲懷 因爲接近,兩派來往頗密,彼此十分熟落 爲蜀人做了不少好事 聆竹與苦茶閒話家常,羣豪對苦茶師太 董小武又謙虚了一番, 青城與峨嵋

可再在此進食,冒瀆董大俠之靈-麵食已煮好,請問是否在廳內款客? 苦茶急道:「貧尼來遲已是罪過, 過了一陣,董朋進來問道:「少主人

飯廳吧,諸位都請到內廳宵夜! 董小武看了師太一眼,道:「如此去 劉堂道:「董少俠,適才吃飯你吃得

太少,也去吃一點吧!」

師父, 煩你代徒兒招待師太! 「多謝劉三叔關懷,小侄實在吃不下

「薛師兄你也去吧!」 點點頭便請諸人去內廳。董小武又道: 聆竹心想屋內盡多高手,料不會出事

聲!」霎時間,偌大的廳堂只剩下一位孝 薛雄道:「師弟,若有事請呼喝

內除了自己與董小武之外,並無第三個 忽然耳際聽到一道似有若無的呼吸聲!他 得突突亂跳,正想辦法一刀結果董小武, 心頭一跳,凝神屏息再聽了一下,肯定廳 這眞是天賜良機,徐晋階一顆心興奮

來,緊緊握在手中 上疑雲,輕輕將一柄薄而窄的刺刀抽了出 爲何呼吸這般奇怪?徐晋階心裡又泛

死得好慘,不孝孩兒發誓替你報仇!」 對鞋印,不由一怔,隨即走了過去,低聲 心頭又一陣悲慟,忍不住泣道:「爹,你 上一對新的。回身之際,目光掃過棺材 悲慟中,突然發現棺蓋上之紅氈有一 董小武見枱上之白腊已將燒盡,忙換

門、 下竄出,一俯身,利刀便向董小武戮去! 他立即運氣於臂, 去掃紅氈,同時下意識地抬頭向上望! 道:「是誰如此大胆在上面踐踏?」他伸手 ,慘叫一聲,隨即倒地!徐晋階自棺底 好個董小武,不愧是青城派未來的掌 但聞「咯嗤」一聲,董小武雙脚齊踝而 載難逢的機會,徐晋階豈會放過? 伸出快刀,用力横劈!

繫於一髮之際,仍能擰腰滾開一

空,左脚一抬一落,立即踩住董小武的小 可是徐晋階亦不是省油的燈,一刀落

般刺將下來,直透進董小武的心房! 足抓去!與此同時,徐晋階的快刀又閃電 董小武上身一弓 雙手齊出 ,向其左

抽刀一揮,劈斷其手臂-劇痛,知被董小武雙爪抓中,急切之間 徐晋階心頭剛一喜,左脚便傳來一陣

智、武功和鎮定功夫! 淨俐落,一氣呵成,其間充份表露他的機不亂斬下董小武手臂,連續幾個動作,乾 不亂斬下董小武手臂,連續幾個動作, 由他在棺下劈出第一刀開始,到臨危

亡命向外飛奔。 的劇痛,腿上猶嵌着董小武的一對手掌 陣喝問聲。徐晋階那還敢逗留?忍着左脚 ,待徐晋階收回左脚,內廳那邊才傳來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

跑遠! 陣驚呼聲,張漢叫道:「快追, 他剛越過兩棟土房,便聞董家方面 凶手還未

去。 心頭奇怪,却無暇尋思,向沮水方向跑犬,忽然背後又隱隱傳來一陣慘叫聲,他 徐晋階瘸着左脚逃命, 急急如喪家之

手之際,左脚被其所傷,又是他的歹運! 不過他的運氣還是很好,居然讓他平安跑 能順利殺死董小武是他的好運,但得

晋階還是感覺到自己沒有走差了方向上 秋中夜,無星無月,四周一片漆黑,但徐 徐晋階喘着氣,向四周看了幾眼。深

,雖驟然被襲,又身受重創,在此生死

小舟,乘船逃跑比在陸地上安全得多了 他水性極佳,眞不行還可以借水逃遁。 昨天晚上他已悄悄在這附近藏了一艘

急,提起草叢中的竹篙,忙不迭躍上小 風送來了一陣脚步聲和呼喝聲,徐晋階大 船纜,急急將它推落河中,就在此刻,夜 徐晋階在草叢中找到那艘小舟,解下

向其撩去! 船尾,左手持竹篙,用力一掙, 黑影,隨即向小舟飛下 說時遲,那時快,岸上突然現出一道 !徐晋階原是立於 右手揮刀

中亦多了一柄劍,刀劍相撞,發出「噹」的 一聲响,在寂靜的深夜,格外响亮! 那人來得極快,徐晋階刀至時,他手

身竄前,越過徐晋階,恰好落在船頭! ,不料,那人借那刀劍相碰之力,凌空翻 徐晋階心想只此一刀已可將其逼落水

敵!他右手橫刀於胸前,左手持篙再用力 之穩,大出徐晋階意料,這無疑是個勁 一撐·小舟如箭,順流又竄出幾丈! 他姿勢之飄逸輕鬆,目光之準,落地

,但亦沒有迫近,証明小舟速度不慢於岸 那人立在船頭,同樣橫劍於胸,並無 岸上的呼喝聲,不絕於耳,聲音不散

迫來之意,徐晋階輕吸一口氣,道:「閣

「我與你是同路人,你還是將氣力花在竹 下最好立即上岸,否則在下不客氣了!」 那人聲音聽來十分斯文,淡淡地道:

徐晋階心頭一跳,忍不住低聲問道:

隻腿,還能跑得過聆竹和苦茶? 「若無我爲你阻攔追兵,憑你傷了一

方道:「你剛才亦潛進董家?藏在那裡?」 才那一陣驚呼聲,便相信了他的話,半晌 徐晋階想起那夜僱主的話,再記起適 「紙人之後!

徐晋階十分謹愼,以牙咬住快刀,雙「要擺脫聆竹和苦茶,可得加把勁!」 然收了劍,盤膝坐在船頭。悠悠地道: 單手持篙,不但速度慢,且困難,那人忽 但兩人手上的兵双始終緊握着。徐晋階 徐晋階不再問,那人亦同樣惜話如金

聞。 手撐篙,果然速度快了許多,過了頓飯工 夫,岸上的呼叫聲逐漸遠離,終至微不可 徐晋階仍不敢放鬆,再急撐三十來篙

在這個時候,振衣躍上岸去。 亮火摺子,只見董小武那雙掌十隻指頭都 自信已將對方拋遠,才敢喘息,那人却 徐晋階收了刀,再撐了一陣,坐下點

色漸明。 派立例「三淸神爪」不得隨便傳授! 嵌住自己的小腿肉,心頭駭然,難怪青城 再撐了一陣,亦棄舟上岸去了。未幾,天 掌拋在河裏,撕下衣袄,用力紮住左脚, 他用刀慢慢挑開董小武之斷掌,將手

天雖已亮,但滿天雲朶,灰灰沉沉的

自嘗苦果

吹來的風已帶着寒意,尤其是晚上,已立冬已過了好些天了,天氣變得很快

上次不同,不過還是有一棵大樹。 梟叫聲,同上一次一模一樣,但地點已與 今夜星月也是被雲遮住,遠處傳來夜

浪得虛名之輩, 佩服佩服!」 下有個沙啞難聽的話音:「潛龍果然不是 夜梟叫聲、鳥叫聲、雀叫聲之後,樹

相信你已知道!」樹上傳來徐晋階的聲音 :「我已完成任務,但你還未完成!」

刺了一刀,最後斬斷他雙臂,你還有什麼 你,你是怎樣殺死董小武的?」 「先砍下他一對足踝,再在他心房上

他奸笑一聲:「你誤會了,我豈會懷疑你 樹下那人臉上幪着一塊大黑布,只聽

徐晋階已自樹上跳下來 「既然如此,銀票何在?」話音一落

「不急!」那人十分鎮定:「我還有話

位僱主的,他向來謹慎,這時候手掌已緊

目的你亦不欲知道?」 「難道你不知道是誰僱你殺人的,殺人的

之心,人皆有之,難道你連一絲好奇心也 那人哈哈笑道:「這就奇怪了,好奇

我的好奇心!」徐晋階踏前一步:「做咱們

「董小武已死,而且是死在我手中

「放心,銀票我已帶來,不過我想問

的能力! 疑問?」

徐晋階是在左脚完全痊癒後才約他這

那人好像沒有看見, 自顧自地道:

「我不想知道,亦不許你說!」

「我珍惜我自己的性命 遠遠强烈過

> 了解目標,二是不可追查僱主的一切,非這一行的,有兩點是最重要的,一是盡量 如此不能保住生命!」

點收!」他由懷內掏出一疊銀票來,遞向 下的職業道德令人敬佩,銀票在此,請你 人,左手倏地探前,將銀票抓在手中,隨 徐晋階又踏前一步,雙目烱烱望着那 「好好!」那人連聲說好,又道:「閣

「依舊留信給『千杯少酒店』的勞掌櫃。」言 下次僱你,如何聯絡?」 即轉身向外掠去,那人忽然叫道:「慢, 畢再度掠去,眨眼間,已消逝在夜色中 徐晋階倏地住脚,頭也不回地道:

喃喃地道:「他是個聰明人,非常聰明 道:「此人使人放心!走吧!」 先前那人雙眼仍望着徐晋階的去向 「殿」的一聲,樹下突然多了一個人,

而且心思十分週密。」 後來那人輕輕一聲:「老大,你很少

如此盛讚一個人。」 那人仍喃喃地嘆道:「他實在太聰明

常聰明的人。 而又還能好好地活着,便已証明他是個非經死過二三十次了,他敢在刀口上舐血, 徐晋階當然十分聰明,否則他最少已

;有些人其聰明不在表面,只有細心的人有些人一點點的聰明,使人覺得極其聰明 或者是聰明人才能發覺,徐晋階便是這 有些人只有小小聰明, 便讓人察覺,

失大城之風韻,熱鬧而多姿多采,包括章古都長安雖已無昔日之繁盛,但仍不 台路,仍具昔日之姿采。 長安章台路是唐宋兩朝最著名的花街

心,也因此他才能長命百歲。 徐晋階給人的感覺只是穩重謹愼,少

自負風流的才子,仍响往此處之旖妮風光 柳巷,幾許名妓出自此處,直至如今許多 不遠千里來尋芳。

如今章台路最具盛名的烟花樓,便是

這裡了。 學問,囊中有金的公子哥兒,就更喜歡來 亦最昂,出入此院的,非富即貴,而有點 能歌善舞,有的還能吟詩作賦,是故收費 尋芳院裡姑娘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

防。

一口氣,証明僱主並無殺人滅口的意圖。 身形上,認出正是自己的僱主,這才鬆了

這一點,任何一個殺手卻不能不提

到兩個黑影在其附近飛過。

他怔了一怔,但由後面那位黑衣人的

面二十丈左右匿伏,當他剛藏好身,便見

前方跑去,卻兜了半個圈子,來到大樹後

徐晋階的確聰明而又謹慎,他由大樹

一夜魚龍舞。正是此處之寫照。 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

慕名而來了。 奴,始終是認錢不認人,也所以徐晋階也 不管院裡的姑娘才氣如何,鴇母和龜

位。 樹上置了四把鋼弩,分別對着樹下幾個方 變得謹愼起來,輕巧地躍上樹,原來他在

無異樣,這才向大樹掠去,到樹下行動便

徐晋階又再等了頓飯工夫,見四周毫

房買地,守家立業。 方安居下來,就像一般人,娶妻生子,置再當殺手,好好玩樂一兩年,然後找個地 去過多次,就未曾出過潼關。他已決定不 腰纏十萬金,騎鶴下揚州。揚州他已

收了鋼弩,然後才離去。

上以前所賺到的,他這一生已可不愁吃喝

七萬両銀子可以夠他花費大半生,加

非但如此,還可以過着奢華的生活

震動機關,發矢反將僱主射殺。

這便是徐晋階小心之處,他小心翼翼

用帶在身上的小石塊,拋射樹上的鋼弩,

萬一僱主剛才要殺徐晋階,他便可利

立志亦只求此。 活自在,徐晋階又何須當殺手?何況當今 少不風流只爲貧,孝子多金,不尋快

故此車行便備有各種車子,以應顧客之 外地來長安風流人物,多如恒河沙數

需。 命一個穿戴整齊光鮮的車伕,帶他到一輛 當掌櫃知道徐晋階要去尋芳院,立即

豪華的馬車前。「公子滿意否?」

芳院大門外 能不滿意?他付了錢,車伕便將他送到尋 徐晋階從未乘過這般豪華的馬車,還

問他過不過夜 車伕問道:「公子幾時再用車?」這是

日已時來接!」 鄉巴佬,拋了一錠銀子與車伕,道:「明 徐晋階雖是頭一遭來長安,可也不是

:「公子請 守門的龜奴見狀立即把腰彎得低低的

子與龜奴,緩緩地道:「帶路。」 綴其間,就像一座迷宮,他又取了一錠銀 極廣,瓊樓玉閣,櫛次鱗比,假山花園點 徐晋階雙眼望着前面,但見此院佔地

畫。尋芳院果然不比尋常,墻上掛的書畫 番,徐晋階也不管他們,瀏覽墻上掛的書 都是名家所作,非一般庸俗之輩能及。 鴇母堆下笑容,問道:「公子貴姓?」 那龜奴引他到大堂,先向鴇母耳語一

「龍公子,頭一遭來長安?可有慕名

且要過夜!」 「請媽媽推薦,價錢不論,但求好的

常人莫說相見,就是要替她挽鞋也不 身來,敝院的香蓮姑娘可眞是個人才, 鴇母笑道:「這有何難?請公子隨老 尋

緣,價錢合理,便無問題!」 徐晋階道:「妳無須多說,只須合眼

圍繞。鴇母親自引徐晋階進廳,道:「請 香蓮住在蓮花樓,樓前樓後都有水池

> 公子稍待,老身上樓請她下來相陪 ° L

莊;艷麗又不失淸秀。徐晋階不由暗讚了 沉魚落雁之貌,難得的是嫵媚之中不失端 階抬頭一望,只見那粉頭鳳眼瓊鼻,果有 一句,隨即向鴇母點頭表示滿意。 未幾鴇母引一女子自樓上下來,徐晋

禮。徐晋階道:「姑娘請坐,香兒,快送 鴇母去後,香蓮便向徐晋階襝袵行

杯,香蓮問道:「未知龍公子飯否?」 個侍兒捧着香茗上來,替他倆斟了

「尚未,請姑娘吩咐下人一下。」

起來,初識未熟,先說起長安之名勝古蹟 香蓮學杯邀飲 再說些風流韻事。未幾,香兒送上酒菜 香蓮打點香兒去後,便與徐晋階閒話

吟詩作賦,莫非姑娘也是個中能手?」 不由問道:「聞說尋芳院的姑娘,都能 徐晋階見墻上掛着兩幅字, 有詩有詞

酒 。「公子祖籍何處?」 ·,教公子見笑!」香蓮又爲徐斟一杯「賤妾只硬記住幾首古人之詩詞歌賦

娘何不吟一詩以助酒興?」 徐晋階隨口道:「在下原籍武陵。姑

首『送周韶落籍』詩,就教於公子。」 香蓮想了一下,道:「有了, 賤妾便

春;解佩暫酧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 吟道:「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 同姓,却無胡譏之意,只求應景。」香蓮 「宋時杭州名妓龍靚所作,雖與公子 「不敢,未知此詩是何人所寫?」

人。 徐晋階因外號「潛龍」, 故此詐稱姓龍

吹來,刮得黃沙蔽天,但長安卻有一番現

一月中旬,西北寒風如刀刄,北風

R 10

也因此,歷代皇朝許多建都於此。

不但風沙少,而且氣候亦比其他地方好得

在西北,長安是個得天獨厚的地方,

R 11

不如由奴彈曲助慶?」 「賤妾量淺,未能相陪,請公子原諒

誰書峨嵋遠山?一樽別酒,一聲杜宇。寂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起。但見香兒輕啓朱唇,唱曰:「故人別 放於長几上,香蓮告別一聲,即趺坐於地晋階豈有不允之理,香兒取來一具瑤琴, 實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胡思淚 輕輕調絃,香兒取板拍和,未幾琴聲即 美人彈琴,持杯聆聽,確是風流,徐

過去,携玉手登樓入房去也。 態楚楚可憐,徐晋階再也按捺不住, 聲瀝如鶯,幽咽宛轉,極合曲詞,神 拋杯

階將之擁於懷中,未幾亦入夢鄉。 帳裡幾回透春,香蓮倦極而眠,徐晋

劍向帳裡刺去! 見他足尖一掃,將几上之刀踢飛,隨即一 塵上已躍下一個黑衣人,恰落在床前,只 到床前踏几上取刀,說時遲,那時快,承 來一道輕响,徐晋階瞿然而醒,立即伸手 也不知過了多久,房內承塵上突然傳

之聲,黑衣幪面人一掌掃開帳子,但見床 只穿內袴的男人自床後跳出,擊窗而逃! 上正躺着一個血人,却是香蓮,又見一個 黑衣幪面人身子一弓,亦射過大床, 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响起,隨又聞木裂

> 左手在窗台上一按,飛身躍下 只見徐晋階越過水池,向假山那方飛

均裂,頓足往一棟小樓飛去! 窮追不捨,徐晋階回頭見劍氣森森,心胆 去!黑衣幪面人武功似不在徐晋階之下, 這是他聰明之處,他震開窗欞,射穿

房內,房內紅燭未熄,床緣坐着一男一女 懼,喉頭一嗆,噴了那粉頭一臉的酒。 酒給粉頭嘗,驟見有個男人撞窗進來,大 那女的倚在男的懷內,那男的正以嘴哺 徐晋階回頭見黑衣幪面人亦已躍上窗

廊的窗子跳出去了 口,順手抄起燭台向他擲去,同時震開暗

一掌震開窗子,回頭一望,拔身而起,伏內風大,全都關上,徐晋階橫前一步,再 有衣袂聲,這一下,當眞做到點塵不驚! 在樑上!由於他只穿一件內袴,飛動時沒 暗廊之上亦有一排向外的窗,只是夜

躍起,竄進房內。他不能不來,並非回來 內衝了出來,經暗廊繞到樓後,飛身躍下 取衣服,而是他身上的十多萬両銀票,全 幾個起伏,又來至蓮花樓前,再度拔身 徐晋階剛伏下身,黑衣幪面人已由房

穿上靴子,然後,俯身又摸地上的刀,只徐晋階迅速披上外衣,扣好腰帶,再 要那把刀在手,他便不怕。

一個人!沒有衣袂聲,只有徐晋階這種人 可是就在此刻,他忽然感覺房內多了

中閃閃生光,忽然他發現床間也有同樣有吸也屛住,轉頭游望。他一時眸子在黑暗 刹那間,徐晋階停止一切動作,連呼

剛才他的位置上,緊接着床後閃出那個黑 他連忙翻身滾開,一柄小小的飛刀落在

的話來:「你是誰?誰派你來殺我的?」說 話當中,他身子已弓起,竄射向窗子! 徐晋階喝出一句他向來認爲沒有意義

子急沉,順手抄起一張椅子往身後一格 展盡徐晋階所能,只要他慢半分,不死亦 「篤篤」兩聲响過後,徐晋階將椅子往後拋 去,身子仍向前射,穿窗飛下!

火把光亮,七八條漢子手持兵刄站在那裡 原來這是尋芳院的護院保鏢,他們是聞 當徐晋階躍落水池旁邊,但見院子裡

前將他捉了!」一個持棒的漢子立即撲上 ,長棒一擊而下 俺是你們的主

顧,刺客在樓上!」邊說邊閃 徐晋階喝道:「混帳,

錯步一閃,一拳擊在那持棒漢子的脅下 背受敵,便得伏屍靑樓,當下不再解釋, 則自己腹

與此同時,背後風聲又起,徐晋階大

一對閃閃生光之眸子!霎時間,四道目光

徐晋階伸手到几邊上摸索,風聲一响

人在半空,背後風聲急响,徐晋階身

將受傷,只要他稍爲慌張,亦不可能飛離 適才那幾個動作,看似簡單,實則已

徐晋階一落地,便聞一人喝道:「上

那人道:「先抓了他再說!」

徐晋階恐黑衣幪面人進來,

了幾根,長棒也被徐晋階劈手奪去! 但聞一陣「勒勒」聲响,那漢子肋骨斷

驚,一式「白鶴冲天」急躍而起,長棒四面 **亂舞,他以爲又是那黑衣幪面人用飛刀暗** 鑼聲急响,到處都有人喝捉拿强盜 算自己,不抖撥下的竟是長箭,只聞院裡 徐晋階驚怒攻心,長棒在假山上一落

,再借力騰飛,落在七丈之外,拔身向圍 院內護院雖多, 但那有人有此能耐

只能眼睜睜望着他,越墻逸去!

最賤 價的生意

呼的寒風。徐晋階四顧無人,仗棒向古城時三更已過,長街寂靜無人,只有呼 徐晋階爬過墻頭,落在長街上

客棧飛去 古城客棧離尋芳院不遠,徐晋階穿過

見房內竄出一道黑影 ,房門突然被拉開,徐晋階大驚後退, 先將耳朶貼在門上偷聽。 房內寂靜如死,徐晋階剛放下一顆心 一把長劍挾風刺

左臂,猛地一用力,身子便如離弦之矢向 好個徐晋階臨危不亂,只見他持棒的

破衣裳,不傷絲毫皮肉。 聞「嗤」的一聲响,幸而徐晋階勢快,只割 似已去盡,但手臂竟似還能多長幾寸,]去盡,但手臂竟似還能多長幾寸,只那黑衣人一身武功當眞不弱,身子看

一按,一個「鷂子翻身」, 條小巷跑去。 (,一個「鷂子翻身」,已翻出圍墙,向他再一退,至假山旁,右手在假山上

時他才定下神來 咬咬牙飛身躍進,匿在屋椽下,直至此徐晋階穿過兩條小巷,見有一所大院

時試過被人追殺的滋味? 這五年來,只有他刺殺 一定神,心底便泛上一陣難過的滋味 ,追殺別人,

氣,原來一個人在生死關頭,都同樣會說 想起適才的情況,他又是好笑又是好

些無意義的話。 他問黑衣人是誰,在當時雖是無意義

也是一位職業殺手。 海裏盤旋,毫無疑問,他是自己的行家, 的一句話,但此刻推敲之,則是重要的 黑衣人的一切,如走馬燈般,在他腦

自己不小心將財帛露出,惹他垂涎? 他爲什麼要殺自己?是有人僱他?是

的底細,又怎會有人僱殺手殺自己? 事時都先行易容,料江湖上無人知道自己 想想自己一向殺人乾淨俐落,而且行

出圍墻。 ,那人自然不能像在晚上那麼毫無顧忌, 他想到天亮,仍沒有結果,天亮之後

雖然沒要了自己的性命,卻令他傾家蕩 叫一聲苦也,此刻他才知道黑衣人那一劍 忽覺肚皮上一凉,禁不住低頭一望,不由 走出東大街,清晨寒風撲面,徐晋階

不見了,徐晋階發瘋般向古城客棧奔去。 外衣被割穿有何打緊,重要的是腰帶

此詩句含意極淺白,但對於徐晋階來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潼關無故人。

R 12

神仙,但東進潼關則另外一副景象。 說,卻完全相反,西出潼關時,囊中多金 裘衣寶馬,意氣風發,自覺是濁世中之

於肌瘦面黃,但觀其臉上表情,忽憂忽怒 無精打采地坐在鞍上。馬劣人瘦,雖不至 還不時回頭,顯露驚嘆之色。他便是 黄土道上,寒風瘦馬,一落魄青年.

怪古人有云一夜白頭,信哉斯言! 僅兩旬之時日,便有如斯之變化,難

會被雁啄眼,這報應也來得眞快。 剃之,徐晋階萬料不到自己終年打雁,也 難安,造化也眞會弄人,剃人眉者,人亦 被人跟踪着,就像背附芒刺般,使他寢食 自長安東進,徐晋階便一直覺得自己

在對方之前進關,否則再難擺脫其糾纏。 連忙搶了一匹馬,急赴潼關,他必須趕 直至三日前,他被跟踪之感覺才消失

亦個個皆像敵人,徐晋階長長吸了一口氣不斷張望,道上之行人,個個皆似閑人,一一入潼關,風沙便驟然減弱,徐晋階 , 一顆心仍難安定下來, 這一回當眞吃盡

胆量,全去了何處?所謂是福不是禍 下精神,放馬而馳,未幾即折入山 禍逃不過,有什麼可怕的?」當下 忖道:「徐晋階啊徐晋階,你昔日之勇氣 走了一程,一個念頭翻上心間,不由 作一是 沿

物色對象,準備夜劫。 不在戒備中,確實無人跟踪自己,便開始到洛陽城。他在洛陽城內住了兩天,無時 徐晋階在路上劫了幾家獵戶, 方有錢

> 歸田園。 **羞澀,路上又破了戒,便準備做一票比較** 大的,然後再重操舊業,再過幾年才隱退 他一向認爲殺手高過盜賊,可是囊中

夜在宴客,而客人居然又是江湖中人。 老闆家裏,沒想到那姓黃的鹽商,竟然深 徐晋階暗叫一聲倒霉,又動了好奇心

第三天晚上,徐晋階潛進一家鹽店的

「黃香主,近來生意似乎不前,是何原 一主三賓。只見主人對面那個虬髯客道: 伏在樑上偷聽下面說話,下面四個人

低,搶走了顧客。」 其中一家叫信義鹽號的最可惡,把鹽價壓 訴郝堂主,城內這三個月多了兩家鹽店 那姓黃的鹽商咬牙道:「屬下正想告

時之計耳,商人豈有不想多賺之理?」 郝堂主眉頭一皺,道:「諒此只是一

個月,屬下迫得跟他減,而他卻一減再減 要不以後生意將更差。」 到後來即使同價,顧客也不來咱們店光 郝堂主,你最好想個辦法警告他一下 黃香主咬牙道:「可恨的是他一減三

若去警告他,反倒令人生疑。」 兼賣官鹽的意思,便是求一個長遠之策, 郝堂主考慮了一下,道:「幫主叫你

反倒乾淨。」 「堂主,依屬下之見不如一刀將他殺了 左面那個額上有塊金錢斑的漢子道:

殺死,再掠去錢財,便沒有人懷疑到黃香 說得對,咱們假裝大盜,潛進他家,將其 右首那白面漢子也道:「不錯,楊兄

事不宜遲,如今便去,黃香主,他家在郝堂主頷首道:「這倒是個可行之策

「就在白楊巷內那所大屋, 」黃香主道:「梁幫主五十大壽,準既在白楊巷內那所大屋,出此轉左

「腊月廿七在幫內舉行萬鷄宴。」

慶祝,屆時屬下必親赴慶祝。」 主外號有蜈蚣兩字,鷄乃大敵,實宜殺之 黃香主拍掌道:「好一個萬鷄宴,幫

幫主『毒蜈蚣』梁景昇?哼,瞧不出這姓黃號有蜈蚣兩字,莫非專運私鹽的『銀河幫』 今日做你一票,可也心安理得。 的,竟是『銀河幫』的香主,好極了, 徐晋階心中忖道:「姓梁的幫主,外

尋思間,那三人已長身取兵刄欲行,

下人也保密,一早遣走他們,徐晋階悄悄叫人收拾,便往房內走去,料他的身份對 三人去後,黃香主打了個呵欠,也不郝堂主道:「不必相送,以免被人看見。」 ,看看無人便上前叩門。

黃香主緊張地問:「誰?」

號的老闆叫什麼名字?」 「黃香主,請開門,適才忘記問你, 徐晋階捏腔,模仿郝堂主的聲音道: 信義

的麻穴,隨即將刀架於其頸上,冷冷地道 :「別嚷,老子只是來發點小財而已。」 黃香主兀自不服:「你是誰?胆敢跟 黃香主連忙開門,徐晋階一指封住他

約見到床上還躺着一個人,徐晋階又封了之,快拿來。」他一手將他推進房內,隱 徐晋階低笑道:「剃人眉者,人亦剃

得正沉,徐晋階走前封了她的量穴,又走火光一起,便見床上躺着一女人,睡 黄香主的啞穴,然後亮起火摺子。 至黃香主身旁,解了其啞穴。

R 13

黃香主道·「錢都放在櫃裏。」

十來錠銀子,如何肯相信,黃香主苦着臉 :「適才郝堂主他們來,便是來取錢 徐晋階搜那櫃,只有千五両銀票,和

穴,將他抱放床上,施施然離開。 徐晋階估計他不會誆自己,封了其量

此他離開洛陽,便放馬去「千杯少酒店」可積蓄一大筆錢,足夠其下半生花用,因 晋階無意做盗匪,他有信心再幹幾年, 雖然那千五両銀子得來甚容易,但徐 仍

那店名好廳,卻原來是建在路旁的一座小 外。由西城門走,約莫七八里路便到了 「千杯少酒店」在信陽之西的駱駝店

櫃有良心,從不在酒裏滲水,因此生意頗 酒寮雖不大,但因在大路旁, 加上掌

張人皮面具,模樣兒十分斯文,白面細皮 到那附近,他伸手往臉上一抹,已多了一 衣服,易了容然後乘馬去「千杯少酒店」, ,似一養尊處優的財主爺。 徐晋階先在城內一家客棧落脚,換了

夥記共是四人,勞掌櫃夫婦及其一對兒 ,所以不走前門 以不走前門,走後門,這酒店老闆連他來此不是爲了喝酒,是爲了做生意

> 洗碗,見到他立即堆下笑容,道:「恩人 你爹,說恩公來此找他啦!」 你來啦!快進房裏去,小妮子,快通知 徐晋階走進後門,勞妻剛好蹲在後院

晋階問道:「老勞,生意不錯吧?瞧你又 未幾,那個四十歲的勞掌櫃便進來了,徐 徐晋階是識途老馬,逕自走進房內

被那巫剝皮迫死,更莫說有這家店子 恩典,若不是您,咱們一家四口,不但全 勞掌櫃忙道:「恩公,這還不是您的

你已替我辦了五年的事。 徐晋階道:「以前的事別提了 ,而且

又有幾封信給你的。」勞掌櫃打開櫃子 內取出三封信交給徐晋階 再取出一隻盒子,打開鎖,揭起蓋子,自 「哎,收收信叫什麼辦事?嗯,最近

徐晋階接信放入懷內,道:「多謝您

論如何,您也得讓俺請你喝一頓,要不俺 一家難以心安。」 今天剛熬了一隻老鷄,還有幾條海鮮,無 勞掌櫃那裏肯放他走,道:「恩公,

請得起,要不便是您看不起咱夫婦。」 叫咱們不安,雖說施恩不望報方是眞善人 「這五年來,你連名也不留,飯也不吃 但一頓飯算不了什麼,再說咱們如今也 話剛說畢,他老婆也跑進來了,道: 徐晋階只吟了一下方答應:「那就簡

單一點吧,在房內吃,我晚上還有一個約

「俺知道您的意思,小成子快關門,

俺親自下鍋。」那勞掌櫃就像孩子過新年 今日不做生意了 般,說不出的高興。

個念頭: 找個地方,做點生意,其實生活也過得下 :「一個人也未必要富貴才有快樂, 瞧他 去,何須再往刀頭下討活?」 家人沒點愁容……」忽然心頭又泛上一 「我身上也有千多両銀子,假如

樹枝幹較白,故名白松。

沙蔽天,故名黑風坡,泥土特黑,顯得松 泥土特別黑,而又處風口,北風一至,黑

風旣非黑, 松亦不白

,只不過坡上之

松幹本深褐,獨坡上之松白耶?

頓感內心十分平靜,可是這種生活是他向 來追求的麼?徐晋階心裏又亂了。 他脫下鞋子,躺在炕上,望着屋頂 宿香蓮一宵,便須花上千両銀子,這

「不,我不再賺十萬,也得賺五萬才

之一振,引腔學狗之吠叫。

徐晋階一早已到,聞貓叫聲,精神爲

況經歷上次長安之險。 於勞掌櫃,他還是不能完全放心,世上眞 了。「恩公,菜已燒好了,請出來吃。」對 有這樣老實,而又真心求報恩的人麼?何 徐晋階剛有了決定,勞掌櫃已來催促

到對方就在面前不遠處,因而齊停。

「貓」先發話:「昔有公孫氏……」

「狗」答曰:「我有子孫根。」

「貓」、「狗」逐漸接近,終於互相感覺

齊吃,那一家人見狀極是滿心歡喜地坐下 狀,仍不肯獨自享用,堅持要勞家四人一 徐晋階不覺微生慚愧。 徐晋階悄悄用銀針試過酒菜,見無異

我已是第二次來此喝西北風。」

今晚確是第二次。你要殺何人?」

「照信上所寫之日期,若你有誠意者

「段東華。」

哈哈笑道:「你終於來了,你可知道今晚

牛頭不對馬嘴,但「貓」卻頗爲高興,

近的赴約,因爲信上寫着,逢七在黑風坡 不以日期先後作準,先挑一封約見地點最

黑風坡離千杯少酒店只不過七里遠

四。」

貌如何?」

「無人知其祖籍,亦無人見過其眞面

的目標,大多數是名人,「何方人氏,相「段東華?」徐晋階微微一怔,他殺人

丫頭,快將魚洗淨,等

風本來無彩無色,黑風坡上之風,豈

徐晋階看在眼內,心頭難免有了感觸

活又如何過? 懷內的銀子,還不夠兩夜風流,日後的生

下貓叫聲,叫得甚是凄厲,可是厲而沙啞

此貓不知何種。

漆,伸手不見五指,風聲中,

忽然傳來三

三更,在黑風坡上白松林內,其黑如

密,風沙被拒林外

上,肌膚疼痛欲裂,幸而白松林樹木茂且

黑風坡上北風怒號,泥沙吹打在人身

那三封信當然都求徐晋階殺人的,他

也不下山,就在林內過了一夜 陣怔

有個外號,叫『黑子龍』。」

徐晋階失聲道:「原來黑子龍便是他

此人武功如何?」

向在西北活動,不知爲何最近會南下

,他

徐晋階立即下山北上去找段東華。

收五千両銀子,從未做過這般賤價的生計 而且要殺的人,還是在各方面都不在自 他出道五年,最便宜那一宗生意,也

確定了,實際上我所知道的亦僅此而

「至於他武功到底高至何等程度,就難以 方在子龍之前再加一個黑字。」那人道:

又有子龍之智,只因長年穿黑衣,所以

「子龍兩字乃形容他旣有趙子龍之勇

只是自保,說來可笑,他徐晋階以爲只有 可是嚴格來說,這根本不是「生意」,

入自林後走出來。「所以一直跟着他,無

「我不是說過,我想殺段東華麼?」那

「你如何知道有人僱他殺某?」

中讓我見到他接生意,那人說明要殺

還有別人,豈非永無寧日? 的人僱他追殺自己的,否則殺了段東華

一路北上,徐晋階的心情就如天色一

兩旁的腊梅却開了花,好一派冬日的景 天上下着鵝毛雪,四野一片白皚皚,

風雅,只怕賣的酒也不賴,信步走進去。 香壓梅三個字,觀此,料主人家也好兩分 見酒寮居然還掛着一塊金漆的牌匾,上刻 枝酒招。徐晋階勒馬下鞍,抬頭一望,只 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 路旁就有一座草棚,迎北風, 斜挑一

不料寮內竟無一個劉伶,只見堂中坐

人底細查清楚,再來找某。」 了,你應該先去找雙鷹神捕傳人,先將其 徐晋階不悦地道:「如此閣下找錯人

你?試問有誰知道你之祖籍,又有誰見過 那人語氣亦不快:「你以爲我在消遣

, 豈可相提並論?」 徐晋階冷哼一聲:「我是我,他是他

不慌不忙地道:「因爲他跟你一樣,也是 「你與他正可相提並論,」那人幪着臉

個職業殺手。」 個職業殺手,當眞奇聞,潛龍不肖,卻 半晌笑道:「找一個職業殺手去殺另 這話大出徐晋階意料,忍不住出聲驚

不想去殘殺自己的行家。」 「你不殺他,他卻要殺你,再問你一

句 ,你到底接不接生意,不接的話,其他 徐晋階第一次在這種場合中失態,急

以知道,而且我出不起高價,只有在此情 道:「且慢,你怎知他要殺我?」 「我早有除他之心,一直留意他,所

況之下,方請得動你。」 徐晋階冷冷笑道:「他既是職業殺手

價錢絕對不菲。」 要殺他比殺靑城派掌門聆竹道長還困難

靈光,正如君子可欺其方,你出多少 賢光都是一樣,他們武功雖高,頭腦卻不 徐晋階道:「聆竹、苦茶和少林掌門 那人急問道:「你爲何拿聆竹比喻?」

「一千両銀子。」

R 14

徐晋階還以爲聽錯。「只出一萬両

便想請我殺這樣的人?」

你也會想辦法殺死他。」 萬両僱他殺你,這是機會,無人給錢你 這一千両你根本是白賺的,因爲人家出 那人糾正道:「你說錯了,是一千

「旣然如此,你何必再花一千両銀

「因爲我怕你死在他劍下

怎知道你所說是眞是假? 徐晋階心頭猛地一跳,故意說:「某

借那妓女擋了他一劍。」 我知道他在長安已下過手,只是你命大 那人笑道:「我很難拿出証明,不過

退,閃到一棵樹後。 清楚!」說着竟向那人迫去,那人身子急 徐晋階大喝一聲:「你怎會知得這般

「潛龍眞令人失望,本末倒置,何能

每 一些對你有幫助的資料。」 只聽那人又道:「你莫忘記殺手信條, 如果你肯接下這宗生意,我自然會提供 一個殺手都不該知道太多東西的,當然 徐晋階吸了一口氣,極力使自己冷靜

徐晋階再吸一口氣,道:「好,我答

你找不到他,他也會找到你。」

我焉還有命在?」當下又問道:「殺人可

徐晋階心中暗道:「若讓他先找到我

去何處便不知道了,不過你也不必担心

端入懷內,那人道:「假如你兌了那張銀 紙中包了一塊石塊,他拋下石頭,將銀票 便不能毀約。」 「君子一言旣出,駟馬難追,接住。」 風聲急响,徐晋階伸手接住一團紙,

華的資料告訴我。」 「你放心,現在開始,你便得將段東

之後,請你在『千杯少酒店』外面,插下一

枝黑色的旗子,我即將餘款交給勞掌

龍」怎敢訂下期限,你再沒有其他話要問那人多家

那人笑道:「一千両銀子要你殺『黑子

「段東華出道只三年,名氣不淺,但

櫃。」言畢閃身向坡下馳去

徐晋階望着他的背影,發了一

兩煞相遇

所謂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所以

能者,必先迫問段東華,問清楚是什麼樣 手來殺自己,他暗下決心,假如情勢有可 人僱他殺人,不想如今竟然有人僱其他殺

般,灰灰沉沉,似壓了一塊大石。

你一直跟踪他,應該知道他如今大約在那

徐晋階不由語塞,半晌方道:「既然

那人沉聲說:「你怎麼連規矩也忘記

「你與段東華有仇?」

「半個月之前,他由鄭州城北上,欲

上溫着酒,中人欲醉,教人聞一口便飄 着一位荆布小姑娘,對着爐火打瞌睡。爐

徐晋階隨便找了一個座頭坐下

R 15

道:「客官,你要喝什麼酒?」 幾分嬌艷,她婷婷嬶嬶走過來,輕啓朱唇 清目秀,雙頰被爐火烤得紅撲撲的,更添 小姑娘瞿然而醒,抬起頭來,居然眉

「貴店最好的是什麼酒?」

用泥封着,只是此酒性烈如火,怕客官不「有一罈茅台,雖賣出了一半,但仍 「久聞茅台之名,未償一嚐之願,不

想山野小店也有此貨,那就來半斤試試

了疑,便暗暗提防。 又無一個飲客,莫非此乃黑店?」心中動 , 忖道:「怎會只有一位小姑娘把持 姑娘竟走進後堂,徐晋階心頭忽然一

刻飲之正宜。」 「茅台宜冷飲,此罈酒埋在後院雪中, 俄頃,那姑娘手持一壺酒出來,道:

道:「姑娘,令尊不在麼?店內只有妳一 徐晋階並不斟酒,目注姑娘臉上,

的 此破家當?這些酒也是家父在生時留下 「家父若還在人間,又何須奴在此守

「哦?爲何無客人光顧?」

上放了五六隻不同顏色和不同質地的酒具 懂得喝酒的人也越來越少!」說着在桌子 乜斜着徐晋階。 姑娘冷哂道:「如今知音人固然少

在考我麽?」再細看一下,那些酒具,居徐晋階暗道:「這話似乎在說我,她

「慢!閣下何人,因何欺侮一個小姑娘?

話剛說畢,但覺眼前一花,裘邦已縱 徐晋階冷哼一聲:「簡直亂彈琴!」

亦有爵、有杯、有斗、有盞,不由儍了然有銅、有瓷、有骨、有木、有牙,形式

收進袖子去,又走進內堂。 懂得牛飲的人!」她袖子一拂,將酒具全 姑娘冷冷地道:「原來閣下 也是個只

,毫無異狀,便問道:「姑娘,貴店沒 徐晋階趁此良機,以銀針試探壺中之

你不願喝,可以隨時離開!」 只聽那姑娘的聲音自內傳出來:「沒

酒烈而醇,又甘又美,酒下 怪沒有主顧!」當下 了半杯,放到唇上一呷, 盡將杯中酒喝個涓滴不剩 一般烈酒下 .。那酒氣只在體內盤旋,絕不上頭,與酒意迅速在腹內擴散,連四肢都覺暖 不由脫口讚道:「果然不同凡响!」當下 ;有主顧!」當下隨便取了隻杯子,斟徐晋階忖道:「這姑娘脾氣好怪,難 肚,立即氣冲腦門,絕不相同 一入喉,但覺那 肚,立生暖意

皮囊中, 密如炒豆。徐晋階獨飮無味,又因店內無 我們進去吃它三杯,暖和一下 外面有人聲傳來:「表哥,此處有酒賣, 其他東西可吃, 外面風雪漸緊,刮得酒招獵獵作响 拋下一錠銀子,正想離開,忽聞 便將那壺酒傾入隨身之羊

明是中氣極足,是練家子,當下又坐下音,在凛冽的北風中,仍然緊而不散,分 便買點帶上路飲。」徐晋階聽那兩人的聲 個聲音較沉的應道:「也好,

就像一根竹篙,另一個却極矮,而又長 旋見兩個大漢走了進來,一個瘦而高

> 來 更加令人有滑稽之感,但徐晋階却笑不出 得圓肥,這兩人本就難看,走在一齊;就

之,稱之「竹球雙雄」。這兩人是表兄弟, 矮胖的姓裘名邦,好謔的人,用其諧音謔 過,一看也料得着。那高的姓竺名盛世, 出道只七八年,但聲名已直追「川中雙 江湖上有「竹球雙雄」,徐晋階雖未見

掌櫃的 「怎麼店內無人?」裘邦大聲叫道:

「兩位客官要喝什麼酒? 「你門店內有什麼酒? 姑娘又沒精打彩地走出來,問道:

什麼酒說吧!」姑娘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 似乎不想有顧客上門。 「包羅萬有,豈能一一細列, 徐晋階甚是奇怪,忖道:「既然如 你要喝 此

看看她是弄什麼玄虛。」 何不索性關上門,不做生意? ·好,待我

們連西域的葡萄酒也有?」 却像一對銅鈴,嘎聲問道:「難道你 裘邦一對眼睛本來長細如縫,突然一

「那就更多了!」 竺盛世道:「也有陳年狀元紅?」 「只剩小半罈。」

放了一桌,裘邦訝然問道:「這是什麼意 裘邦道:「好,一樣先來一壺試試!」 姑娘進內取了兩壺酒出來,又把酒具

思? 只見那姑娘雙眼突然放亮,接着裘邦却竺盛世取了一隻德化窰製的白細瓷杯 「隨你們挑一具用!」

嚕囌什麼?」說着一溜烟跑進內堂 徐晋階再度長身欲走

船家,誰肯借宿? 就知道只有 一陣馬蹄聲驚醒,一聽聲音 騎,但聞岸上有人叫道:

此便索性道:「過來吧,連人帶馬宿一宵 徐晋階那船大概因爲已有人借宿,

却大出徐晋階之意料,甚至看不清,他用 如同一個皮球,但行動靈活,速度之快, 身在酒寮門口,攔住徐晋階,他身形肥胖

多給你二両銀子,不許你再租與他人!」 船家一聽忙對岸上道:「對不起,請 徐晋階心頭一跳,忙道:「船家,我

又對船家道:「快攔住他-你到別處去吧,不做你的生意了 可是那人已經拉馬踏上跳板,徐晋階

「三両銀子阻不了人,船家,我給你二十 不料那人已「飕」的一聲飛進來,道:

好,請您隨便,俺替你拉馬過來 船家呆了一呆,半晌才大喜道:「好

晋階。 臉,只露出兩眼和額頭,這時候也望着徐 不是怕夜風大,用一塊汗巾,圍住了半張 雙眼瞪着那人,那人一身黑衣,不知是 當他走上甲板時,徐晋階亦跳了上來

儍了眼,儍兮兮地道:·「原來兩位客官還 分冰冷。那船家剛拉了馬過來,見狀不由 時發笑,但他的聲音比較尖和輕,不過十 徐晋階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那人亦同

風緊雪大,即使人受得了,馬亦受不了。

錯過了宿頭, 便索性連夜趕路; 夜裏

此際來至河旁,見岸邊泊了幾艘船,

一艘較大的,喚醒船家,

跟他說明

他在路旁的一間小飯店飽餐一頓,因貪走

料沿道竟見到不少這等人色,黃昏

也無心理會,繼續前進。

袖看方發現不似,看那些漢子的氣質,估 計是跑私貨的下三濫。徐晋階自顧不暇

徐晋階起初還以爲是鏢局中人,再 料迎面又馳來一批人馬,居然還有

徐晋階不再計較,轉身走出去。

拱手道:-

欺侮我, 真是自作聰明!」

裘邦臉上不由發熱,訕訕地向徐晋階

閣下請原諒,是在下魯莽了!」

在胡鬧甚麼?我只是在聯絡一個親戚而已

只聽內堂傳來小姑娘的聲音:「你們

我在此等他三年,自個在傷心,誰說他

別想離開這酒寮一

裘邦道:「你若不交代清楚,今日便

徐晋階咬牙切齒地道:「不錯,的確

是舊相識!」

能用的只有十分之三,不過我還是很多謝 ,你那叠銀票,絕大多數已被劍氣紋裂, 不過我也沒白取,我本想給你多活三 那人道:「有一件事我得先說明一下

> 自己無福!」 個月的,不想這樣快便遇上了 ,只能怪你

旣然自己送上門來,某便給你得個全屍! 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段東華你 窩似被人扎了一刀,咬牙道:「真是踏破 他不提猶自可,一提之下,徐晋階心

不要了! 道:「兩位大英雄,俺一身家產在這艘船 ,請你們行行好,到岸上去吧,銀子俺 那船家一聽他們的話,看出不對,忙

「你怎知道某之……」 那人聞聲之後,目光一變,澀聲道:

某亦可了解你,如此才公平!」 徐晋階嘿嘿笑道:「你旣可知道某

階見他那副模樣,頗有快意。「不必多說 「好好,是公平!難道也有人僱你殺某?」 ,今日你我便以眞功夫見個高低!」 念在行家份上,某不願施暗殺,亮兵刀 「正是,否則如何稱得上公平?」徐晋 那人果是段東華,只聽他訕然一笑:

晋階,你和我便到岸上去吧!」 徐晋階心想道:「他邀我上岸,豈非 那船家又叫了起來,段中華道:「徐

他是旱鴨子,那就更非在此決戰!」他左 袖裡飛出八錠銀子在船頭。「拿

滋味吧! 晋階怕段東華溜上岸,抽刀在手,揮舞急 喝道:「今日也叫你嘗嘗被人追殺的 船家見狀果然取了銀子上岸去了,徐

只見刀風嘯嘯,懾人心魄。 他一口氣劈出七刀,一刀 。刀光罩住段東一刀比一刀快,

可來?」
取了一隻夜光杯,姑娘問:「你可知」

具的,我還知道一點。」 「這不是夜光杯麼?我家鄰居是賣酒

姑娘急問:「因何取此杯?」

娘自己也不知道?」 「喝葡萄酒當然要用夜光杯,難道姑 竺盛世道:「表弟,她是在考你的-

在下可有答錯?」 其色,增其紅,以合酒名之紅字。姑娘 這狀元紅色作紅褐,用白細瓷杯襯之,顯 姑娘大喜,臉上神情頗爲興奮,好像

拿起,又放下,徐晋階因在遠處,看不清 「姑娘,你這是幹什麼,倒好像小孩子在 她將酒杯排成什麼圖案,只聽裘邦問道: 看到久别的親人般,只見她把桌上之酒杯

關乎?」 竺盛世則問:「姑娘,此也與飲酒有

邦訝然問道:「小姑娘,你怎地不高興了 臉沮喪及失望之色,連眼圈兒也紅了。裘 是誰欺侮妳麼?」說着看了徐晋階 姑娘臉上之笑容倏地不見,隨之是

竺盛世担心的道:「小姑娘,若有~官請喝酒,我自個傷心,與他人無關!」 欺侮妳,妳不妨直說,在下便替妳出 姑娘不知爲何哭了起來 說道:「客

頭! 「你們兩個是什麼英雄俠義?有酒不喝 姑娘忽然發怒了, 瞪了他倆一 眼

由一個「死角」劈了過去! 徐晋階猛吸一口氣:「果然有幾分眞實本 急如炒豆,徐晋階那七刀盡皆被其擋開, 及時出匣,但聞一陣「叮叮噹噹」的聲音 華四周,更將其退路封死。段東華長劍亦 再吃我一刀!」他手腕一翻,那刀便

際,立即刺出一劍-東華擋了七刀之後,亦趁對方換氣轉式之 這一招乃徐晋階精心之傑作,可是段

殺死對方,絕不容易! ,向後一躍,也在這刹那,雙方本知要想取其胸!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同時收刄 這一劍幾乎是貼着徐晋階之刀刄, 直

將後身賣給徐晋階! 上岸亦不能魯莽,因爲一轉身,便極可能聞粗重的呼吸聲,這時候,即使段東華想 霎時間,船樓外之風聲全聽不見,只

然恨不得一刀殺了他,仍禁不住暗暗喝在這等情況之下,仍有此表現,徐晋階雖 華忽然改變打法,不斷騰挪閃避, 就更加佔便宜了,兩人換了幾十招 在黑暗中動手,進攻較佔便宜, 也不知過了多久,兩人又同時動手 - 招,段束 不想他 段東

能視物,他自忖急鬥不如對方, 小巧功夫閃避,再等機反擊! 段東華在適應了黑暗之後, 雙眼逐漸 因此施展

內力竟然如斯悠長,今日無奈 段東華不由暗暗心驚:「怎地這風流漢 又過了三四十招,徐晋階刀急如風 只好厚颜

劍將刀挑開,他左臂一抬, 剛好徐晋階一刀劈下 兩把小飛刀已 段東華及時間 一踏足裡面

,頓覺暖和。徐晋階料理了

河風雖猛然,但船樓內到底可禦風雪

借宿,多付了

,船家又搭了一塊跳板

馬匹,

因日間趕路疲累

,一坐下便睡着

R 17

豈肯錯失良機?揮劍急攻。 無損,雖然如此,右手不由稍慢,段東華 短而寬的刀,將兩把飛刀擊落地上,依然 之苦,早有準備,但見他左手也亮出一柄 可是徐晋階上次在長安,飽吃他飛刀

用真實本領見高低,怎地又使暗器?」 徐晋階失了先機,不禁駡道:「說明 段東華冷哼道:「我幾時答應過你不

囊中摸出三把飛刀來。 用暗器,你一廂情願罷了。」邊說邊又從 徐晋階想想他說的話也有道理,便不

徐晋階忍痛跳起,揮刀拚命砍下,段

飛刀,霎時他又陷於苦鬥。 再開腔,兩人愈鬥愈烈,徐晋階經過五六 十招,力才扭回頹勢,但段東華再發三把 「徐晋階,你死在某手中也不太冤,

鬥到底! 不如投降吧!」 「放屁!就算落海龍王那裡某也跟你

知在何時,那艘船居然離了岸,在河中漂 着船樓居然一抖,這刹那,兩人方知道不 話聲剛落,猛聽甲板上馬匹驚嘶,接

動,不善水,心頭暗喜,當下亦改變打法 霆一擊 好不可惡!」徐晋階更認定他向在西北活 只嚴密防守,準備待對方暈眩時方作雷 段東華咬牙道:「這船家解下船纜,

所乘,故而速度猛地减慢,要覷準方下殺 此出手都常有偏差,亦因此幾乎被後發者 去勢突然加速,船艙搖得十分厲害,彼 那河靠近黃河,未幾船便漂流至黃河

> 握刀急扎! 重心,倏地滾落地上,徐晋階心頭狂喜, 激鬥間,船速突然一慢,段東華失却

段東華和衣一滾,他驚而不亂,倏地

階左上臂! 滾落地,幸好段東華因在特殊情況下拋射 晋階發覺時,已經近身,大驚之餘,亦忙 其中兩柄失了準頭,第三柄斜射在徐晋 這一次因爲在極近的距離拋射, 待徐

自己亦被自己剛才發出,而釘在地上的飛 撩,即將飛刀掃落地;而段東華滾動時 最後兩柄飛刀射過去。 板上,一時抽不出來,段東華見狀,又將 東華急滾而去,「砰」的一聲,刀双嵌在 這一次徐晋階已有防範,右手寬刀 船

時間,兩人挺立如山,你望着我,我望着 但徐晋階這時候亦已將刀抽了出來, 他忍痛慢慢拔出飛刀來,緩緩站起來 霎

劍進攻 你,都在找尋機會進攻。 「蓬」的一聲响, 了聽覺,這對段東華較爲有利, 不提防,同時摔倒甲板上-外面浪聲水聲,不絕於耳,大大影響 再伺機發飛刀,忽然船頭傳來這對段東華較爲有利,他正想揮 整艘船倏地一横,兩人冷

瀉千里,若再遇到暗礁大石,不難被撞穿 熟悉水性,知道此刻船速極快,幾乎是一 那船打了個轉,又向前急行,徐晋階

不識水性的段東華固然難以活命,就是 中,掉落黄河中,可不是好玩的

他自己亦毫無把握游上岸。

以免給對方耻笑,而段東華似亦知道危險 ,慢慢退至樓壁,根本沒有攻擊之意。 他雖然知道危險,但絕對不會開口 在恐懼的氣氛之下,兩個捨生忘死惡

呼吸聲 自然的威力之前戰抖,船艙內只聞粗濁的 鬥的對頭人,都不由自主停下手來,在大

狹路相逢

船便在波濤中起伏,順流直下,急如流水濁黃,波濤滾滾,自後方向前奔騰,那水 矢

然無恙實在是徼天之倖! 原來一夜之間,竟已流入魯境,能夠安 再觀兩岸之景物,不由暗暗叫聲僥倖

樓內大不一般,忍不住長長吸了幾口氣 之感,但徐晋階却感精神大振, 與夜裡在

物體突出水面,心頭一跳,暗叫一聲不好 不及細想,低頭鑽進船艙,向船後飛

其心窩刺去! 去抓舵把,段東華突然轉過身來, 不由叫道:「快轉舵!」話未說畢,已伸手 只見段東華立在船尾,望着後面,他 一劍望

徐晋階忙不迭向後一跳,堪堪避過一

一觸即發之勢,幸而天色亦逐漸亮了。船樓內的呼吸聲越來越沉,氣氛當眞

清晨天氣嚴寒,風吹來,令人有裂膚

忽然他頭一低,見前面有一團黑色的

叫道:「你作甚,前面有礁石,還不

快把舵?」

一跳,徐晋階急忙抓住舵把向左 「你,你怎不早說?」段東華急急向後 一拉!

向前滑去。那一震之力較大,將段東華拋一聲巨响,大船突然一震,微微偏身,又 「快去前面看看船頭撞破了沒有,有礁石 便呼喊! 摔在甲板上,徐晋階亦跌坐板上,嚷道: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船頭那邊傳來

河水正迅速湧入,因爲船速已逐漸减慢。 不用段東華報告,他亦知道船已被撞破,樓,再走向船頭。這時徐晋階留下神來, 果然段東華驚慌地叫道:「不好了, 段東華竟然一聲不响,爬上來鑽向船

船頭破了,哎呀,船艙進水了! 氣,又恐那船未到,己船已沉,於是揮刀 游有一艘船正駛下來,徐晋階微微鬆了口 徐晋階也不理他,轉頭望後,只見上

段東華滿面驚恐,又鑽了回來,喝道

湍急的黄河裡,除非有一等一的水性,否銀子給他,他亦不用動手殺段東華了。在 低頭揮刀再砍,這時候就算有人付十萬両 則莫想上岸,適才他那一瞥,已如望着 ·「你幹什麼?」 徐晋階回頭看了他一眼,冷哂一聲

個死人。 段東華亦是個聰明人,很快便明白徐

塊木板,回頭看了段東華不由冷冷笑了起 可是刀重劍輕,豈有那般輕易?而河水之 晋階的用意,當下亦揮劍砍另一邊船舷 大量湧入,使船下沉之速度,越來越快。 這時候,徐晋階已拚盡全力砍下一大

段東華急得眼裡全是淚水,慌道: ,船上似乎還裝載了東西,但人却不 那船頗大,與徐晋階所乘那船,只大

向下一望,尾艙堆了許多麻包袋, 徐晋階見船尾有個艙口,便將之揭起 ,當下縱身跳下 不見

命?念在行家份上,我已忍住不親手殺你 「朋友,你這是什麼話?借給你,讓你活

而將任務交給河神!哈哈…

話未說畢,船已幾沒頂,徐晋階抬起

「你,你的刀借我用一用好不好?」

道:「朋友,我們來生再見了

徐晋階不由暗笑起來,半晌方道:

伸手出來,却是一個白薯。 幾已用盡,禁不住伸手到麻包袋裡摸索。 激鬥了半夜,再在水中掙扎了一陣,氣力 覺得全身乏力,他昨夜只吃了點東西,又 白薯可以生吃,徐晋階用手擦了一把 徐晋階躱在麻包袋上,喘了一陣氣

些凌亂了,且極多空隙。徐晋階認爲這 這邊,堆叠得十分整齊,對面那一堆便有 邊都是白薯,對面那些可能是別的東西 袋摸索,艙內的東西,分列兩行,徐晋階 袋子,裝的不全是白薯吧?」 吃了之後,心頭一動,忙道:「這許多口 階一口氣將之吃光,伸手再拿第二個,再 便咬嚼起來,薯汁居然十分甘甜。徐晋 他待眼睛適應黑暗之後,便逐口麻包

水冲得更遠。

担心的只是自己。河之兩岸全是峭壁,

他雙手緊緊抱住木板,此刻强敵已去

起來,却被河水嗆着了,

而他自己也被河

暗礁,居然斷成幾節,徐晋階忍不住大笑

與此同時,也不知那大船是不是撞到

出十來丈。

中,那河水極是湍急,眨眼間便已將他冲 木板,叫道:「來生再見!」一縱身跳落河

當下跳了出去。 當他走到一口袋子之前,忽然麻包彈 一柄長劍急剌過來-

岸。

來的地方,到時以他一身本領,自可上 窄,且如今是冬季,水量不大,縱有緩下 倒也不太驚慌,因爲河面不可能都這般狹 水流湍急,一時之間又難以登岸。不過他

使他喘不過氣來 可是與此同時,他小腹處着了一脚,幾乎 陣冷汗。劍刄割破了他肩膊處之衣服 變生肘腋,徐晋階大吃一驚,後背出 他雙脚向後一蹬,退後而去

勢而下

來

水底下有塊大石,便將之抵住,喘息起

尋思間,去勢忽被阻,他脚伸前一探

過了一陣,上游那艘船又現眼簾,

思道:「我何不上船來?」當下又抽出刀來

,來勢甚快,徐晋階心念一閃,忖

,暗中準備。

中只見麻包後走出 一口氣便定下神來,同時橫刀於胸, 徐晋階不愧是久經鍛練的殺手 望似黑暗 猛吸

R 18

刀,用力一刺,「篤」的一聲响,刀尖剌進階雙脚在石上一撑,極力拔起,反握手中

約莫兩蓋茶之後,那船已臨近,徐晋

船壁,他挺腰一翻,已上了甲板

想不到我還未死吧?嘿嘿,眞是皇天有眼 教你還得死在我劍下 那聲音果然是段東華:「徐晋階,你

到你我今生緣份未盡!」 徐晋階笑道:「眞是狹路相逢,想不

你多活一時三刻而已!」 起來,寒聲道:「不用花言巧語,最多讓 還是個美男子,只見他目光倏地變得凌厲 段東華臉上之汗巾已不見,想不到他

不到什麽便宜,何況如今!」他喘息已定 得了我手中刀,哼哼,昨夜你有飛刀也佔 徐晋階不由失笑起來:「你一定能贏

驚動船上的人?」 徐晋階忽然道:「我們在此打鬥,

「你害怕了麼?」

兵地打了起來。 段東華自然不會坐以待斃,兩人便乒乒乓 老子還猶豫什麼?」當下撲前揮刀便砍 「擾亂了船上人,會否又撞到礁石?」 徐晋階暗道:「不錯,你既然害怕

凶險了。 絕招都施展不開,可是不能閃避,却更形 艙內地方狹窄,加上有那許多麻包

時被絆倒,不約而同,坐在地上喘息起 仍然苦鬥不止。也不知鬥了多久,兩人同 慢慢倒塌,掉在地上,地形更爲惡劣,但 兩人鬥了一陣,都已汗流浹背,麻包

裡塞去。 蜀黍來,徐晋階忙亦取了一根白薯,往嘴 忽然段東華伸手進麻包,扯出一根玉

段東華吃了兩根玉蜀黍,氣力稍爲恢

,在地上喘息道:「徐晋階,你果然厲

段東華冷哼一聲:「我佩服的不是你 「你如今方知道我刀法凌厲,不嫌太

徐晋階一怔,問道:「那麼佩服我什 難道某之劍法不如你?」

無法强過你 「氣力,我休息的時間比你長, 居然

段東華目光一變,道:「你爲何不問 徐晋階問道:「你懂不懂水性?」

是如何上此船的?

「有人將你救上來?

讓我死於水中,誰知皇天有眼,那船突然 段東華冷哼一聲:「你心腸狠毒, 要

襲我,就沒想到這問題? 道你就慈悲為懷?那麼你躱在尋芳院內做徐晋階冷哼一聲:「我心腸狠毒,難 撞散,教我落在一塊木板上-

着下半生。」 一大筆錢,我殺了你,便不用再幹此行了 去找個偏遠的地方住下來,快快樂樂過 段東華忽然一笑:「多謝你代我賺了

能過奢華舒服的日子,又豈會幹這一行? 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假若不是希望下 ,回心一想,自己豈亦不是如此,不過五小孩子般,對未來的日子幻想得極爲美麗 徐晋階忽然覺得這人不太實在,就像 徐晋階道:「你喜山還你喜水?

你的身價居然值五萬両,眞使人意外。」什麼好!」他忽然岔開話題:「喂,想不到 「山!」段東華毫不思索地道:「水有

千両銀子!」他說完就哈哈大笑起來。「想 多少銀子麼?哎呀,當眞氣死人,才值一 我出道第一宗生意,殺一個惡霸,人家也 徐晋階哈哈笑說:「你知道你自己值

R 19

。「你竟敢侮辱我,一千両銀子你肯 段東華目光大變,一躍而起,挺劍便

,你不用生氣,我還未說畢……」 段東華怒道:「你還嫌未侮辱夠?刀 徐晋階一邊揮刀招架,一邊道:「喂

劍見眞章,何須口舌逞利!」 徐晋階亦怒道:「難道某家怕你不

認輸了吧,該死得瞑目了!」 力盡倒地,徐晋階跟蹌走前,問道:「你 是勢均力敵,依然不分勝負,直至段東華 成?」兩人又捨生忘死的惡鬥起來,當眞 段東華忽然抓起地上的甘薯不斷向他

挾在甘薯中射來。 空之聲傳來,白光一閃,一柄小飛刀居然 拋去,徐晋階揮刀亂擋,忽然一縷金刀破

手道:「你如今该知道》是一次。段東華拍聲,仰天跌倒,再也爬不上來。段東華拍一悶,誰知脚底踩到一個白薯,「砰」的一一閃,誰知脚底踩到一個白薯,「杯不迭扭腰 道:「你如今該知道到底是誰厲害了 徐晋階這一鷩非同小可,忙不迭扭腰

徐晋階掙扎地坐了起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道:「吃飽

多,段東華已經吃飽,坐在那裡望着他: 「喂,你口喝不?咱們上去偷些食水喝!」 也回敬他幾個白薯。徐晋階吃量比他大得 「換幾個白薯來!」徐晋階略爲沉吟一下, 段東華拋了幾根玉蜀黍給他, 道:

> 道:「好,我上去偷!」 徐晋階抬頭望了望那艙口,慢慢長身

段東華也突然站起,道:「不,我上

徐晋階已先搶過去,段東華「刷」地一

先上去,伏在艙口,待我上去時,再偷襲 劍急扎其後心,徐晋階回身一刀將劍隔開 道:「你出爾反爾,言而無信。」 「哼,你剛才抬頭望上面,九成是想

我!」段東華再一劍將徐晋階迫開,道:

東華迫退:「哼,你心腸狠毒,某又怎信 「還是讓我先上去!」 徐晋階一退即進,一連幾刀,又將段

免讓對方譏笑。 但一則仍不放心;二則又不肯先開口,以 陣,實在忍不住口渴,都有退讓之意, 兩人就這樣僵持着,各不相讓,過了

何船家不來探視?」 失聲道:「奇怪,咱們鬥得如此激烈,爲 忽然一個念頭翻上徐晋階腦海,不由

徐晋階冷笑道:「咱們上船已有多 一也許他們都在船頭吧?

久?他們不會一直坐在船頭吧?」 有見到有人?」 段東華覺得有理,問道:「你上船可

「沒有,我自船尾上來,一上來便跳

「某亦是如此!」

上船時,不見船尾有人把舵! 徐晋階又叫道:「奇怪!爲何我今晨 話音未落,徐晋階已趁他說話分神之 段東華失聲說:「我也不見!」

聲才瞿然一驚,慌忙跳開。 了一呆,竟忘記偷襲段東華, 死的惡鬭,居然不知時光流逝!徐晋階呆 原來竟然是晚上了,兩人在艙內捨生忘 一上甲板,風如刀刮,四周一片漆黑 直至聽到風

「原來已是晚上!

東華大聲問道:「什麼事?」 無月,伸手不見五指,隔遠看不清楚, 却走右首。兩人又在船頭相見,同時搖頭舷向前進!」他首先去左首那邊,段東華 無月,伸手不見五指,隔遠看不清楚,段,徐晋階向段東華打了個手勢,可是無星 徐晋階道:「分頭進船樓。」 徐晋階道:「咱們分頭自兩側,沿船

道輕呼。 忽聞對面有一個怪响,隨即聞到段東華一 聽,竟然無一絲呼吸聲,正在奇怪之際, 已十分奇怪,躡手躡脚潛進,凝神屛息而 船樓突出甲板,徐晋階見門沒關上,

什麼?」 近,但又一齊退後,徐晋階道:「你鬼叫 右舷,誰知段東華亦跑過來,兩人未經接 徐晋階忙跳出去,跑向船頭,再轉向

「我找到一件東西!」

華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大聲問道: 直往衣領、袖口鑽進去,冰寒透骨,段東船頭風大,吹打過來,似流水一般, 「胆小鬼!」徐晋階低哼一聲。

「你踢到的是什麼東西?」 段東華道:「軟軟的,似是一個人。」

徐晋階忙道:「你可有火摺子!」 假如是人的話,被人踢怎沒有發聲,

徐晋階道:「咱們再進去看看!」 段東華道:「有!但被海水弄壞了!」

具物體,他伸手到處摸索,終於讓他摸到 隻小几,几上竟有刀石,他敲打了好一 人分頭再進,這次徐晋階亦踢到

中了毒!,上肌肉全是黑色!段東華叫道:「他們是上肌肉全是黑色!段東華叫道:「他們是 艙之內,倒着好幾具屍體,身子僵硬, 燈光一起,兩人都齊聲驚呼,原來船

如石柱般停立着。 徐晋階道:「咱們下去看看!」但他雙脚却 看他們像是武林中人!」下面還有大艙 徐晋階道:「奇怪,是誰下的毒手?

種情况下偷襲你,教我不得好死!」 段東華道:「放心; 我段東華若在這

階又加了一句,才放心下 「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徐晋

視一下屍體,不見有傷口,料是吃了有毒 全是青壯的漢子。徐晋階蹲下身,草草檢 的東西。 八具屍體,除了兩個是中年漢之外,餘者 只見下面十分凌亂, 艙板上亦躺着七

食物,道:「咦,可不用再吃玉蜀黍了 段東華也悄悄走了下來,見櫃上放着

住口。 是吃了有毒的東西才……」話到一半突然 徐晋階急道:「不可吃,這些人可能

美事!可惜我用意是提醒你去搶東西 用費一絲氣力,就可結束對手,的確是件 段東華笑道:「你後悔提醒我麼?不

徐晋階哈哈一笑道:「徐晋階可不是

「這些是什麼人?」

「你瞧艙內這般凌亂,可能是遭海盜洗 「誰知道?」徐晋階忽又嘆了一聲:

可就吃得了!」言畢又齊聲大笑。 段東華道:「既然如此,那些食物

說畢,段東華已跳了上去,徐晋階却不上 無人把舵,黑夜行船,後果堪虞!」話未 徐晋階道:「你不要高興得太早,

你還不上來把舵?」 果然未幾段東華探頭艙口道:「喂

別。」 况又不熟悉,把不把舵倒沒有多大的分况又不熟悉,把不把舵倒沒有多大的分

「快找找船上有沒有錨,拋錨停定了

盗偷去了。段東華自後走過來,道:「奇 走上去。全船竟然不見一個錨,料是被海 待段東華消失在艙口之後,徐晋階才

能聽天由命了!」說着那船流速突然減慢 怪那舵把輕得很, ,而且有點不規矩,方向亦忽左忽右, 徐晋階長嘆一聲,道:「如此咱們只 好像壞了

船樓,將几子抄在手上,準備萬一船沉, 什麼東西撞擊,徐晋階十分緊張,忙閃進

未幾,又聞艙尾「砰砰」的响着,似有

船樓,徐晋階也隨後進去,兩人盤膝面對 那船越來越不穩定,段東華連忙走進

> 長夜漫漫,久久都未露出曙光。 上岸。豈料老天爺似乎故意跟他倆作對, 恨、仇殺,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希望盡早 趺坐,這時候他倆旣忘了飢渴,也忘了仇

轉頭由艙門望出來,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天際終於慢慢露出一絲光線,段東京

共舟同濟

轉頭問道:「什麼事?」 徐晋階被他的叫聲驚嚇了一跳,連忙

「你看!」段東華聲音依然充滿驚恐。

船……好像已來到大海!」 徐晋階也吃了一驚,忙回頭望出去,

由脚踵直冲至頭頂。在茫茫大海中,乘着來到大海麽?他信步走出甲板,一股寒氣果見四處一片白茫茫,一望無際,不正是 一艘沒有舵沒有錨的船,等於與死神搏

肚餓。

「我去煮些東西吃!」徐晋階這才猛然覺得

這是『銀沙幫』的船!」 忽又聞背後的段東華道:「咦,原來

是「銀沙幫」的標誌 角旗子,正中綉着一個草書的銀字,這果 艙之旁一根桅竿,上面掛着一面黑色的三 徐晋階轉頭隨其手所指望去,只見大

段東華忽然低聲問道:「徐兄,如今

,看看有什麼東西,最要緊的是食水!」 他們一向都是用海葬的,然後再搜索全船 來。半晌才道:「先將那些屍體拋落海, 某!」可是想起自己的危機,也笑不出 徐晋階心中有點得意:「你終也要求

到大艙和船尾艙搜索, 當下兩人將船上之屍體全拋下海,

> 一缸半的清水。 食,不見任何一件貴重的物件,幸好還有

長此下去,終無善果,何况那缸半水只能 不虞被撞沉,可是兩人都是愁眉不展,蓋 船出了大海,除非遇上暗礁,否則也

偷襲和攻擊對方,你認爲如何?」 們如今理該同舟共濟,在上岸之前,不許 段東華乾咳一聲,又道:「徐兄,咱

華又道:「口說無憑,最好擊掌爲証!」 加不堪設想,是以徐晋階一口應允,段東 當下兩人擊了掌之後,段東華道 此刻的確需要同舟共濟,否則 後果更

只一陣工夫,便將那一鍋子飯,吃個清光分香甜,兩人鬭了一夜,氣力早已使盡。段東華煮了一鍋玉米白薯飯,居然十 一派聽天由命之態 然後躺在甲板上,望着灰沉沉的蒼穹,

第」總舵設於何處麼? 的總舵,可能就在這附近。你知道『銀沙 具,他們只備了幾缸食水,証明『銀沙幫』 忽然段東華道:「船上的屍體足有十

有舵,即使知道又有何用? 「某亦不知道!」徐晋階道:「船上沒

不死在你刀下,却要葬身魚腹!」 段東華不由奇而問道:「聽你之口氣 徐晋階隨口道:「這也是死於非命!」 段東華突然幽幽地一嘆:「想不到我

似乎絲毫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徐晋階禁不住也輕輕嘆道:「生死全 ,放不放在心上,根本不能改變

「你倒洒脫!」

着他索性躺在船頭。 咱們不用溺死,大概會死於缺水吧!」說 面一望無際,徐晋階忽笑道:「這也好 那大船一直向前隨風順水而航行,前

朋友在身旁,一齊渡過難關 己亦要葬身大海,豈非枉作小人? 若要殺徐晋階,實是一個良機,不過殺死 一個人都希望在最危險和絕望的時候,有己亦要葬身大海,豈非枉作小人?何况每 他又有何用?自己之生死尚未卜, 段東華依然正襟危坐,本來這時候他 萬一自

我會偷襲你?」 半晌,段東華方道:「徐兄,你不怕

替人殺人,料你亦不會! 處而無好處,而且推己及人,我不會免費 人一定要有目的,如今你殺死我, 徐晋階雙眼望着天,悠悠地道:「殺 只有害

如人家說的是一條繩子纏住的兩隻蚱蜢 「說得好,這時候咱們生死與共, 不過,咱們眞的沒有逃生的希望?」

坐了起來,滿臉都是戒備之色! 華雙眼神光大盛,心頭一跳,急不及待地 漁船,自然有機會!」他再回頭,見段東不由脫口道:「也不一定,假如咱們遇到 徐晋階轉頭望前,見遠處似有帆影

主意,便很難說了 假如可以獲救,段東華會否立刻改變

:「徐兄,你瞧,那是不是漁船?」 段東華却無殺他之心,指着遠處而道

是! 「好像是,太遠了,看不清楚,希望

段東華道:「那就太好了!能夠活下

R 21 去才有希望!」

岩連生命也保不住,再多的錢亦無用,生 命眞是寶貴!」 徐晋階亦感慨地道:「不錯,一個人

有婆媽之情,又怎會做殺手?當眞奇 弱了下去,頭亦垂下,似乎又有什麼感 。徐晋階心中有點奇怪:「瞧不出他竟 「生命最是寶貴……」段東華聲音忽然

問你一個問題,你當殺手是不是受人控 半晌,他忍不住問道:「段兄,在下

段東華抬頭訝然問道:「你怎會有此

「這樣說來,你倒是自願的了

賺很多的錢!我不允許自己他日以賣自己 困,很早便立志以後一定要賺錢,而且要 大小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我自小便痛恨窮 生了,爹便將我賣掉……不賣掉我,一家 第三的,當我八歲時,因爲最小的妹妹出 道:「我家數代都十分貧苦,父親更是個 段東華點點頭,走到船舷,望着大海 我父母共生了七八個兒女,我是

,而不賣別人,一定是因爲你小時候很頑 徐晋階哈地一聲:「你父母將你賣掉

好我的師父經過,便丢下一筆錢,將我帶 捨不得,可是又迫不得已,幸而那一夜恰 的情景,我到現在還難以忘記,他們實在 到一半,突然停住。「父母臨賣我前一夜 「不是,那是因爲我是……」段東華說

> 後可曾去找他們?」 「聽你口氣,全不怨怪父母,下山之

早幾年逃荒去了,不知去了何處!唉,也 不知道幾時才可以一家圓聚!」 「我找過了,可惜找不到,聽村人說

父母是誰也不知道,只知道姓徐!」 徐晋階嘆息道::'你比我還好,我連

地大叫起來:「快看,那是船!」 「你是孤兒?」段東華問後,忽又興奮

有四艘,收留咱們兩個人,絕對沒有問 他亦禁不住雀躍起來,段東華道:「一共 ,現在已大了許多,隱約看得出是船, 徐晋階急忙轉頭望去,遠處那幾個黑

「這有何關係,只要是船便行了 咦,看來好像不是漁船!」

他們的船,又不見幫裡的人,只怕還會使 什麼手段對付咱們 有段東華那麼樂觀。「再說他們見咱們乘 咱們過去麼?」徐晋階心思比較仔細,沒 「若這是銀沙幫的船,你說他們肯讓

句好話 段東華白了他一眼,道:「你就不說

息道:「眞不幸,讓我猜到了!」果然前面 那四艘船已逐漸迫近,桅杆上是黑色三角 已可辨認。 這時候,雙方距離更近了,徐晋階嘆

段東華急道:「這如何是好?」

見那艘船的船頭站着一個大漢,大聲叫道 後去進船樓,未幾第一艘船已至跟前,只雖然不斷點頭,但神態極不自然,兩人先 :「江老四,江老四!」 徐晋階走到他身旁低語一陣, 段東華

> 方直駛過去,那大漢吃驚地道:「江老四 還不快轉舵?」船上的舵手見情况不妙 徐晋階與段東華自然不應,那船向對

大漢叫道:「你們是誰?」 並肩自艙內衝出,飛身躍上對面那船,那 當兩船擦肩而過時,徐晋階與段東華

階邊喊道:「借咱們一艘船回岸, 便饒你 紛紛跑了過來,兩人揮動兵器便殺。徐晋 下海中, 徐晋階先發制人,飛起一脚,將他踢 這時候,船上的「銀沙幫」幫徒,

麼?」 們的人,還想借船,難道本幫是好欺侮的 是頭目,聞聲怒道:「放屁!你們殺了咱 一個中年漢子使一柄厚背刀,瞧來似

他們全被人毒斃了!」 是跌落水,巧遇貴幫的船,爬上去方發現 段東華忙道:「咱們沒有殺人,咱們

何會自己弄斷船舵,至要漂流海上?」 急,徐晋階道:「假如人是咱們殺的,爲

兄 那頭目怒道:「殺人毀屍,好大的狗

今日便教你們葬身大海!」

斷了他們的舵! 兄被他們迫落海,兄弟們不甘心,故此弄 個道:「不錯, 一定是船上的弟

近, 向段東華打了個眼色,段東華會意, 一時間又不可能解釋清楚,當下立即 徐晋階見對方另外三艘船, 亦逐漸逼

策

那些「銀沙幫」幫徒如何肯聽?攻勢更

回來報稱:「姚香主,船上沒有一個弟 這時候,這邊已有人躍上那艘船看過

他倆的敵手,眨眼間,已被殺了兩個, 同時施展絕招,那些「銀沙幫」幫徒如何是 了三個,已有幾個被迫落大海。

傷的,亦紛紛躍下海去。段東華喜道: ,風緊扯呼!」帶頭跳落大海裡,其他受 徐晋階冷冷地道:「莫高興得太早 姚香主見勢色不對,忙道:「點子硬

艙已被毀了,不由暗叫一聲苦也-待趕去,那船已開始打旋,低頭一望,船 提防他們鑿破船底!」邊說邊向船尾跑去 只見船尾一道人影剛躍落海,他急不及 跳落海的「銀沙幫」幫徒紛紛浮上海面

慢渴死餓死・豈非更好?」 船已無舵,附近又無其他船隻,讓他們慢 本幫作對,教你們嘗嘗厲害,鑿船! 只聽另一個道:「大哥,且慢,如今

,只聽姚香主大聲笑道:「臭小子,敢與

航去,漸漸距那三艘「銀沙幫」的船遠了 面的船。徐晋階這船打了個旋,向左上方 ·兄弟們上船去!」那些人紛紛游向後 姚香主大笑:「不錯不錯,就這樣

空!我們剛才亦不應該動手,理應先向他 段東華道:「眞是一場歡喜,

如今才來怪我!大丈夫做事豈能反反覆 徐晋階怒道:「剛才你又不反對,到

覆!

又何必生氣,目前還是想辦法逃生才是上 般狹窄,亦不多見,我順口說說而已, 段東華嘆了一口氣:「男子漢氣量這

徐晋階將船上的屍體拋落海, 到艙內

探試,幸而這艘船的食糧和食水都很充足 拿了米,道:「有活魚有臘肉,還有咸菜 ,你喜歡吃什麼?」想來他必當下厨。 ,要維持半個月,絕無問題。段東華下艙 徐晋階見狀氣頭一消,道:「隨便

一壺茶喝!」

這又發現,原來風向轉了,船改向東北駛 你!」他見桌上有一塊茶餅,喜道:「俺泡 「那我到甲板去。」徐晋階走上甲板, 「你懂得生火燒水麼?都讓我來吧!」

船樓內,讓他找到一件棉衣披在身上,這 功,在甲板上坐久了,亦禁受不住,走進 候連「銀沙幫」那三艘船亦看不見了。 去。可是遠望前方,均是無邊無際,這時 天氣越來越寒, 饒得徐晋階有一身武

菜又香又甘。徐晋階忍不住讚了幾句,段 高,燒得稍差,便要吃駡!」 東華道:「以前服侍師父慣了,他要求很 連一壺茶,端了上來,兩人便在樓內吃飯 想不到段東華的手藝兒還眞不錯,燒的 未幾, 「令師還在麼?」 段東華已煮好了飯菜,把飯菜

段東華悲傷地道:「死了三年了, 要

徐晋階與段東

不他還不會讓我當殺手!」 「這跟我倒是一般!」

七一 手能賺錢,反正我孓然一身,生死與人無 窘態,嘴上却輕鬆的道:「有什麼比做殺 徐晋階一陣心虚,乾笑一陣,以掩飾 段東華問道:「你爲什麼會當殺手?」

兩人本來是仇家,但造化弄人,將他 「是的,有錢眞好,要什麼有什麼!」

> 方的必要。 係,兩人談些閒話,却都覺得沒有殺死對 們之生死安排在一起,改變他們之間的關

以爲我眞的不堪如此一擊,而接下這宗生 「那僱你的人,真的只付一千兩?難道你 那一壺茶已經快喝光,段東華問道:

偷看!」 然,忽道:「我,我要小解,不許你出去 徐晋階將情况告訴他,段東華這才釋 徐晋階一怔,道:「我也要去,

一齊出去吧!」

段東華忙道:「那你先去!」

船樓,段東華才出去。 -出樓站在甲板上・對着大海撒了・他回 徐晋階暗道:「這人倒有點奇怪!」當

才有了暖意。

得他大聲嚷道:「段兄,今晚咱們可以共 去燒飯,徐晋階在艙底搜到一罈子酒,喜 談笑之間,不覺已是傍晚,段東華又

醉鬼也不錯!來,喝一碗!」 水晶宮報到,怕什麼醉?醉裡斷氣,做個 不喝,說不定今晚遇到什麼意外,便要到 華淺嘗即止,徐晋階道:「段兄,不喝白 晚飯時,徐晋階果然不斷喝酒,段東

這酒嗆喉,實在喝不慣,你也留些明天 段東華道:「不是小弟不陪你,只是

他放倒在甲板上,因船上有些棉被,取了 兩條替他蓋上,自己却溜下艙底睡覺 罈酒未喝乾, 徐晋階才不理,喝了一碗又一碗,那 徐晋階已經醉倒,段東華將

輕嘆一聲,吹熄燈,爬下去。 上面,見徐晋階醉得像條猪,蜷縮在板上 得有點量眩,時醒時睡,甚是難受,爬到 不醒人事,段東華怔怔地望了他一

不由大鷲,忙不迭爬上去,大聲喚道: 「徐兄,有人鑿船!」 擊聲驚醒,再一聽,發覺聲音發自艙壁, 徐晋階毫無反應,段東華用力搖他的 耳際忽被一陣「砰砰」的撞

內的酒,盡潑在徐晋階臉上。 是熟睡如泥,情急之下,抓起酒罈, 酒……段兄乾一碗!」 肩膊。「徐晋階,快醒來!」 他見徐晋階還 應,轉了個身,含糊地道:「好酒好 這一記果然有效,徐晋階登時有了反

喝一聲:「徐兄,沉船了 **音却一記比一記重,連上面也聽到。他大** 壁上「砰砰」之撞擊擊,雖時斷時續,但擊 段東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下面艙

驚問道:「你說什麼?船沉了?」 徐晋階突然一醒,一骨碌坐了起來,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是不是有人

間不鑿,晚上來鑿,自身亦有危險!」 船?假若是『銀沙幫』幹的,豈不蠢鈍?日 連忙爬落船艙,道:「奇怪,是誰來鑿 段東華道:「先別研究原因了,首先 徐晋階聽了一下,酒意消了一大半

想個破解的辦法!」

先上甲板看看!」

尖還凌厲,徐晋階吃海風一吹,酒意全消 兩人剛走到左舷,但聞「蓬」的一聲响, 兩人到甲板,夜風吹打在身上,比刀

船登時一側,力度之大,無以復加,徐晋

然後徐徐浮上海面 「徐兄……」便「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海水 閉住呼吸, 身子也往下沉去,幸而他及時鎮定下來 他耳際只聽見船上段東華的叫聲 四肢展動,向前游了一程

方向,只是一種求生之本能 水還寒,黑暗之中,浮沉在大海, 都會作出掙扎,他拚命向前游去,不辨,也被凍死!但任何人在未到最後一刻 ,也被凍死!但任何人在未到最後一 四周漆黑,水寒徹骨,徐晋階心房比 不被溺

他也來不及細辨,已因那一撐而退了 團東西漂過來,他才意識地伸出手掌一 雙手一觸及那東西,方知不是船隻, 俄頃,忽覺水流有異,前面似有一大 開而撐

生所能,慢慢地爬了上去。 上因何有冰?徐晋階不及細思,便展盡平 後伸手摸索,這次方知前面那物是冰!海 段東華猛吸一口氣,再向前游去,

刻吃海風一吹,已結成冰屑,雙臂揮動時 音,原來他身上的棉衣吸了許多海水,此 活動一下,忽聽身上一陣「劈劈啪啪」的聲 不溜丢,故此徐晋階不敢妄動,雙手緊緊 冰屑碎裂,發出異响! 那塊冰山不斷隨水而流,而且上面滑 一個尖角,未幾即覺手脚僵硬,連忙

回去,這時候,他一顆心尚未定下來,估 因水急風大,漂流速度甚快,却不知要漂 量一下, 再解下衣褲擰乾水份,然後小心翼翼穿 徐晋階忙脫下棉衣,用力將水扭出來 自己所乘之冰塊,極是巨大, 但

到那裡

的只是呼呼的風聲。 他想起段東華, 去,起碼在白天也多幾分安全,忽然間 身子不斷顫抖着,如今他只望黑夜盡快過 骨,徐晋階頓覺自己如同處身於地獄中, 有被冰塊撞沉?他如今在何處?」回答他 天空大海成一色,風利如刀,冷寒透 不由忖道:「不知船有沒

漫長的黑夜,終於過去。海面上已濛 今生緣未盡

積極大,且中間髙高突起,如同一座小丘 塊!其實說是冰塊, 還有那艘船的踪影!學目四望,四周不見 浮着許多大小不一的冰塊,再回頭,那裏夢亮,這時候,徐晋階方發現海上原來漂 有陸地,亦無船隻,徐晋階不由暗嘆一擊 ,不如稱爲冰山尚較爲恰當一 ·天亡我也· 他發了一陣怔, 尚不甚恰當, 才打量自己所處之冰 因爲面

食物,如何能夠生存? 氣溫沒有夜間那麼冰寒, 日間水流較緩,冰山移動慢了許多 可是冰山上沒有

移動的方向,似是向南 面去了,由於有太陽,徐晋階又發現冰塊 許多較小的冰塊,不斷自後趕上,搶越前

本不能攀登! 情景,那邊比前面更陡直, 動。當下爬上「冰山」上,方看得到山背的 階抽出刀來,用刀尖抵冰,慢慢向上爬 流速慢了,冰山亦穩定了許多, 如同峭壁, 徐晋

陽光越來越猛,氣溫又更和暖了

段東華忙不迭爬上去,再將徐晉階拉上 晋階鬆了手,輕輕托住他的後腰,雙脚猛 。徐晋階坐在冰上不斷喘着氣 ,費了好大的氣力,方追上那「冰山」, 段東華掙扎了幾下,便逐漸放鬆,徐

你救了小……救命之恩……」他身子吃海 一浸,冷得牙齒格格亂响 段東華背着他,道:「徐兄,眞多謝

方恢復知覺和柔軟

忽然耳際似乎聽到一

個叫聲,

他心頭

徐晋階一口氣運行了七個大周天,四肢

眞氣流遍體內經脈,果然舒適了許多

閉眼運氣調息,以免凍僵了手足。 止前路茫茫,徐晋階索性盤膝坐在冰上,

叫,奈何除了冰之外,什麼也沒有! 也因此甚爲消耗體力,徐晋階肚子咕咕亂 這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依然十分冰寒

陽光照在冰上,刺得他雙眼發痛,反

在上岸之前是朋友麼?」 階嘆息道:「造物弄人,天教咱們再相會 在他身上,段東華又轉頭謝了一聲。徐晋 難道我還計較……算啦,你不是說咱們 徐晋階脫下棉衣,用力擰乾水份,披

身去,把外衣穿上。

你是女人?」話說出口之後,慌忙轉過

耳邊又不斷聽到有人呼叫,叫聲越來越

,忙慢慢將眞氣納入丹田,緩緩散功

邊問:「那船也沉了?」 他邊說邊將內外衣褲全脫下,用力擰

不敢我 音突變:「你幹什麼?」 邊轉過頭去,見徐晋階脫得赤條條的,聲 上去了!你呢?你怎會……」段東華邊說 塊更大的浮冰撞來,便將它攔腰撞斷,幸 敢放鬆,天亮後,見到那塊浮冰,便爬 一早已捉住了一塊木板,落海之後, 你摔落海之後,過了一陣一

來擰吧!」猛一抬頭,見他背向着自己 把水扭出來, :「你聽不到我的話?」 說着將衣褲穿 徐晋階仍自顧自擰衣服,道:「若不 很快便會結成冰,你也脫下

了衣服沒有? 段東華聲音顫得甚是厲害。「你穿好

「就快好了,大家都是男人有什麼所

R 24

冒出水面,

又沉了下去,雙手露出水面亂

海面,伸手扶住「冰山」,只見段東華猛

徐晋階有了上次的經驗,很快便浮上

重心,都滾落海去!

不太大,但冰上滑不溜手,兩人同時失却

話音未落,兩塊冰已撞上了,撞力雖

泣道:「徐晋階,你,

你沒有死?

「你也沒有死?啊,

小心,撞上了一

喜極,大聲叫道:「段東華!」

段東華這時候亦認出他來了,喜極而

那上面有個黑衣人,正揮手向自己叫着-「冰山」四分之一,是故速度亦快了許多,

向「冰山」漂流過來,由於體積不及

徐晋階連忙轉頭望去,

只見後面有塊

他定睛一望,可不正是段東華?不由

面,然後道:「放鬆四肢,蹩住氣,我才的背後,一手箍住他的脖子,將他拖上水

益吸一口氣,一頭扎進水裡,繞到段東華

徐晋階知道他不善派,急忙游過去

「你說錯了 !」段東華肩上的棉衣滑了

下來,慢慢轉過身去,雙眼緊緊閉着

同,似是個女人! 徐晋階才發現段東華的體態跟男人有點不 褲全爲海水所濕,都貼在肉上,這時候, 徐晋階忍不住仔細打量着他,由於衣

紮實,但再瘦的男人也不可能纖腰盈盈! 濕透,終會露出原形,胸部雖然可以用布 半晌,徐晋階才結結巴巴地道:「你 女人雖然可以喬裝男人,但衣褲爲水

上你不肯與我一齊……咳咳,那時我就該「不,我,我生我的氣……其實在船

緩緩坐在冰上。良久,又聞段東華問道:只轉了一下便停住了,眼光望着前方,又

然沒有看錯人,你可以轉過身來了 十年八載似的,方聽見段東華道:「我果

光陰似乎被留住,時光停滯

徐晋階暗中嘘了一口氣,慢慢轉身

「你生我的氣?」

殺手, 我,我不知道你是……女人……你怎不早 進地洞裡去,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 以出賣肉體的女人,到底不同,他雖是個 「是的。」段東華的聲音幾乎聽不到 徐晋階雖然常到青樓流連,但那種可 却是男人,刹那之間,也恨不得鑽

沒有聽過女殺手吧?」

「好像沒有。」

秋華,東華是我大哥的名,因爲女扮男裝 題,只好道:「我其實不叫段東華,我叫

段東華亦甚窘,一時找不到其他的話

所以借了他的名用!武林之中,

似乎還

你……要不是你,剛才我已死在海裡 「沒有必要何必說?我, 我絕不怪

> 去之後,我將訂金雙倍奉回僱主! 我一命,我是絕對不會再殺你了,最多回

徐晋階又乾咳了一聲,然後方轉過頭

……你這樣以後咱們如何相處?你救了

「其實……你不用自責,我都不怪你

才叫你脫衣擰乾海水 徐晋階又急道:「我真的不知道,剛 可沒有別的目

> 了。身旁坐的那個人,根本不是段東華! 去,一瞥之下,又將目光收回,心情又亂

段東華雖然算得是個美男人,但絕不

就聽你的話……」 却不下流,我也知道你是爲我好,現在我 「我現在已相信你……你雖然風流

內心衝動,挺立如舊,似一尊石像!便可將美景盡收眼簾,可是他却極力忍住 遐思的一幅圖畫啊?徐晋階只須一回頭, 段東華要寬衣擰水?大海之中,冰山之上 有一美女赤裸迎風而立,那是多麼引人 徐晋階又緊張起來,心頭怦怦亂跳

那聲音,我實難相信這是你!

「多謝你誇獎,相信你現在這副面孔

「你,你的易容術真是神乎其技,要不是

半晌,他才爆出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包括尋芳院的蓮花!

得出她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而且許多女 的吧?沒了這塊東西,除了瞎子,誰都看 她手上把握着一條白綾帶,大概是束胸用 像女人,身旁這人却活脫脫是個大美人,

太陽終於爬出來,投下微弱的光線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定閱價目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問似乎多了一重隔膜 也不是真面目吧?」不知爲何,兩人之

R 25

英雄氣概去了那裡?你又不是未曾接觸過 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徐兄,你在船上的 良久,段秋華又道:「還是在船上好 ,爲何與我在一起,便變了另一副面

當然不會「害怕」女人,只是剛才在她面前的旖旎風光,又是否在其眼底?他徐晋階跳了,不知她何時匿在承塵之下的?帳裡 赤身露體,把氣氛弄壞了,難以自若。 段秋華雖然極欲改變這種尴尬的場面 徐晋階想起在尋芳院那一幕來, 心又

才想到一個話題,問道:「徐兄,你說這 之一面,許多話不宜宜之於口。良久,她 ,可惜她到底是個黃花閨女,要有其矜持 「天寒地凍,不易消融,就算消融了

化爲水,也在咱們餓死之後!

「這大概是個報應!

「你後悔當殺手? 徐晋階奇怪地轉頭望着她,問道:

妻兒子女,他死了,你說他家人的感覺會 得心安理得,但昨晚却突然生了後悔之 咱們與他無仇無怨,爲了錢便將之殺有本錢,是富是窮,都只能有一條生命, 心!咱們被人殺死倒無所謂,但那些人有 死……咳,以前取人之祿,與人消災,覺 確十分後悔!不管誰,也不管那個人有沒 「昨晚抱住木板,在海上掙扎時,的

己!你不是說很喜歡錢麼?有錢便能買到 徐晋階苦笑道:「我如今只想到自

任何東西!」

買不到的!你能給錢老天爺,叫他放過咱 段秋華亦苦笑起來。「如今看來也有

倀,老天爺怎會可憐咱們? 我當殺手接第 岸,我便走遍天涯海角,去找尋父母!」 不再吃這行飯!若老天爺可憐我,讓我上 話,影响你的心情!不過,我已決定以後 道:「對不起,這時候我實在不該說這種 徐晋階哈哈大笑,道:「咱們為虎作 徐晋階不由默然,段秋華幽幽一嘆,

悔! 來再幹不幹殺手,都絕不爲以前的事而後 宗生意的時候,便已將一切想淸楚,將 兩人又一陣沉默,忽然海面上又刮起

晋階道:「你快披好棉衣吧!」 風來,「冰山」南流之速度又加快起來,徐 段秋華一雙妙眼望着徐晋階。「你不

都饑寒交迫,段秋華披上棉衣,挪動嬌軀 移開,道:「我不冷,你快穿上吧!」兩人 徐晋階讓她看得一陣心亂,忙將目光

才能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填氣便沿着人 心不知因何却不能平靜下來。過了許久 徐晋階連忙盤膝運功調息,可是一顆

久都沒法進入忘我之境 ,羞得她雙頰染紅,心房如小鹿亂撞,久裏便湧上徐晋階適才赤身露體的那一幕來裏便湧上徐晋階適才赤身露體的那一幕來 海風雖大,幸而「冰山」體積甚大,

上中間那座冰丘可以擋風,是故「冰山」前

進時,倒也甚爲平穩。

「咕咕」亂响,他一咬牙,以掌震斷一根小 天,才緩緩散功,一「醒」來,肚子也餓得 冰柱,拴了幾塊冰屑放進嘴巴裏嘴嚼。 徐晋階直讓體內眞氣運行了十個大周

冰丘,而兩人之距離也越坐越近。 點冰屑吃下。風越來越大,兩人一散了功 不一會兒,又覺寒冷起來,禁不住坐貼 一陣,段秋華亦張開眼來,檢了

:「你還不再運功?」 徐晋階見她嬌軀不斷地抖着,不由道

殺了我吧,拿我的首級去換取那一千両銀 幾眼,道:「徐兄,反正我是不行了,你 岔道去!」段秋華忽然回過頭來,看了他 「不行,冷得太厲害,恐眞氣會跑進

活麼?」 況你也未必會死……假如你死了,我還能 如洗,但一千両銀子也沒放在某心上!何 徐晋階哈哈笑道:「我現在雖然一貧

秋華若因饑寒而死,他徐晋階也活不了多 太令人心醉了!當然那也可以解釋爲,段 ,若果是語帶雙關,另有含意的,那實在 段秋華嬌軀猛地一震,徐晋階那句話

在自己的掌上,只聽她輕顫着聲道:「我 該不該解釋之際,忽然一雙冰冷的柔荑落 生怕段秋華誤會自己的意思,正在不知 徐晋階那句話說出口之後,也有點窘

稍生暖意,兩人心頭齊有異樣感覺,但都的一對玉掌輕輕搓動,未幾兩人的手掌都

不發一言。

一口氣,目光一及,忽然叫道:「段.... 你看!咱們有救了 徐晋階覺得空氣似要凝結,轉頭吸了

相信地道:「那是島嶼麼?」 形的黑色物體,橫在海面上,她有點不能 段秋華轉頭望去,只見遠處有一長條

物食水!」 「不錯!你看那島面積甚大,必有食

吧? 在這種地方,富有與貧困根本沒有分別 騷擾,咱們下半生可以安靜渡過,徐兄 段秋華道:「那也好,這裡沒有別人 徐晋階响往地道:「說得是,如果島

概也有水!」 已大致可見,徐晋階道:「那裡有樹,大 話,冰山越來越接近那長島,島上的情景 上不乏食物,倒是個理想的居所!」說着 不管結果如何,現在却是唯一的希望

變。 島之前,便被擱住了,兩人忙不迭跳上 ,兩人都有點興奮,希望水流和風向不 希望終於化爲眞實,「冰山」漂到長形

:「你且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待某翻過山 力不支,爬了一半已氣喘如牛。徐晋階道 那島有山 ,居然十分陡直,段秋華體

嶺看看!」段秋華居然十分溫順,依言坐

長長的碼頭,遠遠伸落海中,旁邊停泊着 向下一望,不由儍了眼,原來山背下, 一塊較平坦之地,平地之前是沙灘,一座 在一棵樹後。 徐晋階鼓起餘勇,一口氣爬上山頂

徐晋階英雄感油然而生,雙掌夾住她

就快來了,當下忙出去,將那大漢抱進來 再解開其穴道,那人一醒來,便道: 肉包子,一個烤餅,頓時有死而復生之段秋華實在忍不住,一口氣吃了兩個 「剛才我已先吃了一些了,你吃吧!」

可不吃素!」 的穴道,道:「老許,別亂嚷,俺這把刀先查明此處的來龍去脈!」當下解開老許 又將老阮那半瓢酒喝了。這才道:「咱們 火堆裡加了一根乾柴。 徐晋階吃了一個肉包,一個烤饅頭

老許忙道:「好漢,俺家裡尚有八十

句! 「住口,廢話少說,俺問一句,你答 這裡是什麼地方?」

是『銀沙帮』的總舵……」 天下事眞巧,早幾天徐晋階與段秋華 「此島名叫長蛇,是敝帮……不不

還想去銀沙帮總舵,想不到居然陰差陽錯 , 漂流到此!

當下徐晋階又問道:「島上有多少個

約有一千五百個,好漢,你跟本帮有 「本帮共有二千兄弟,如今在島上的

幾時做五十大壽?有沒有賀客?」 徐晋階沉聲道:「你們帮主可是梁景昇? 「如今是大爺問你,不是你問大爺!」

「梁帮主的誕辰是後日,已有了許多

派和竹球雙雄等人亦到了,估計明後天還 有貴賓登島!」 段秋華道:「諒不會有什麼好脚色!」 「那女俠就說錯了,連峨帽派,青城

> 也來?」 徐晋階一怔,訝然問道:「苦茶師太

「是的,小的怎敢騙你!」

感。「想不到這裡還有這種好地方!」她往

「你什麼時候換班?」

「明早已牌便有人來接班。」

脱下來,道:「段兄,你將身上濕了的衣 服換上,我到洞口等你!」 然後重新封了其量穴,再忙不迭將其衣服 於是徐晋階已問了許多島上的暗樁,

將徐晋階叫進去,徐晋階亦换了老阮的衣段秋華自無不允之理,她换了衫,才 服,兩人圍在火旁烤衣服 段秋華問道:「咱們如何處理這兩個

夜,讓精神恢復,再想辦法離開!」一頓 估計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今晚咱們飽睡 又道:「只是要離開可也不容易!」 也不是,不放也不是,不過到明午之前 徐晋階道:「這是個頭痛的問題,

「咱們偷一艘船離開, 你懂得駕船

矣!再者在海上幾天,食水食物也得充 們追上,擊穿船底,則不葬身魚腹是幾稀 受不了,假如偷大船,速度不快,易被他 一,假如咱們偸小舟,又恐大海顚簸, 徐晋階笑道:「那有這般容易的?第

「要長居也行!加入『銀沙帮』! 段秋華道:「那豈非要在此島長居?

這種情況下,還有心情說笑!」 段秋華白了他一眼, 嗔道:「虧你在

非如此,豈有機會離開?奇怪的是『黑 徐晋階長長一嘆:「也不是說笑,若

還不快進來!你不進來,我也要回營睡覺 有個人在哼小調,看來只有一個人,他胆 是爲了擋風,徐晋階凝神聽了一下,裡面 ·這種鬼天氣,一個人窩在這裡,可是 聲音越來越近,徐晋階待他轉身出來 洞裡有人道:「你奶奶的熊,老許, 吃過東西,精力恢復了不少,走勢比來時 已將黑,四周一片灰茫茫,山上有人走動 ,却不見有人上來。徐晋階一竄上山,他 道:「好漢饒命!」徐晋階一指封了其暈穴 將他拉進洞裡,再出洞,探視一下,天 徐晋階標前一刀架在他後頸,老許急

氣陡增,猛地乾咳一聲。

山洞只深三丈,便拐了個彎,大概建造時 ,果然有個山洞,當下小心翼翼走進去。

叭」地一聲,應聲倒地!

下抽刀躡手躡脚向那裡走過去,探頭一望

皮尖腮的漢子已鑽了進來,徐晋階情急之 在轉角處偷襲,可是已慢了一步,一個白

乘勢飛起一脚,那漢子猶在夢中,

徐晋階略爲思索一下,決定冒險,當

估計那裡有個山洞,是個哨崗!

見一個穿棉長袍的大漢自山腹中走了出來 閃到一棵大樹後面,再回頭探視。俄頃,

四處張望,嘟囔了一聲,又鑽進去了,

阮,你跟誰說話?」

徐晋階如箭一般標出,想重施故技,

天爲什麼這麼早來接班?」

徐晋階出其不意,被嚇了一跳,連忙

忙不迭坐下,徐晋階再度封住其穴道。恰

徐晋階手上微一用勁,那大漢一驚,

「你到底是誰?」

在此時,外面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老

定探個究竟,走了三分一程,忽聞旁邊有

雲陣陣,沉思了一下,便慢慢走下去,決

他料不到這種地方有人居住,心頭疑

「老許,你玩什麼?」

話未說畢,頸上一凉,已多了柄雪亮 ,徐晋階道:「相好的,識相的便乖

不少房舍,都是以大樹幹建成。許多船隻,有大有小。平地之上,還建了

人問道:「老許,是你麼!你奶奶的,今

乖坐下,要不老子便不客氣了的刀,徐晋階道:「相好的,

川中雙英

聲:「這裡實在太好了!」 段秋華一進入山洞,便忍不住歡呼一

疑是天堂,地上鋪了層厚厚的乾草,有半

洞裡生了一堆火,比起外面,這裡無

望,外面無人,他立即寫了進去

猛地一指戮出,封住其量穴,再回頭一

去,又吃了一塊肉脯,再喝了一口酒,精階也不客氣,抓起一隻饅頭,便往嘴裡塞 ,還有些吃剩的乾糧和肉脯,徐晋 可能 起在老許吃剩的冷饅頭,放在火烤。 個肉包子,三個燒餅,還有一瓶酒。「來 :「有酒還有吃的!」打開來看,竟然有三 段……咱們坐在火旁吃!」徐晋階又拾 徐晋階拾起老許帶來的那隻食盤,道

「徐兄,先吃了這個再烤吧!」

這刹那,他才想起有個「老許」,

近練成了什麼厲害的武功不成? 「是啊,這的確十分奇怪,莫非他最

R 27

但其地位之尊崇,却無可置疑! 當歷代掌門,武功未必是武林之頂尖兒, 「武林地位與武功是兩回事!少林武

提不起興趣,還是商量離開這長蛇島方是 段秋華道:「小妹如今對武林中事已

徐晋階道:「一切待天亮之後再說!」

聽到一個脚步聲:「老許,你爺爺來了!」 即守在山洞轉彎處,過了一陣,洞外果然 夜,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徐晋階立 隨即有人入山洞。 這一夜,是連日來,兩人睡得最酣的

許和老阮一動不動,滿臉驚恐地道:「好 穴道,問他:「你叫什麼名?」 交給段秋華,然後將他拖進洞裡,解開其 徐晋階順手將他手上的食籃奪了過來, 「俺叫林七・」那漢子望一望地上的老

今日又來了什麼大人物?」 「咱們只是因沉船,而被漂流到此

東海『黑鯨帮』帮主、華山派、少林寺和括 寨總瓢把子、長江的『三峽會』總瓢把子、 龍追魂劍』掌門卓遠、洞庭湖和鄱陽湖水 林七道:「有『鏡心鐵劍』蔡大俠、『靑

段秋華更爲詫異,忍不住喝道:「胡說! 他一口氣唸出賀客名單,使徐晋階和

> 你以爲咱們是初出道的雛兒? 梁景昇是什麼人,竟請得動這許多人來,

是林英光,所以才有這許多武林顯赫人士 兩位正副帮主,正帮主是林英元,副帮主 咱們兄弟們亦難以置信!今早梁帮主…… 不,是梁總堂主才宣佈,本帮已換了 林七忙道:「難怪兩位不相信!就連

何況「銀沙帮」向來以販賣私鹽爲業! 俠名昭著,怎會當上下三流帮會的帮主? 『銀沙帮』帮主?」難怪他奇怪, 林七輕輕一嘆,道:「是的,咱們也 徐晋階驚呼一聲:「林氏兄弟做你們 中雙英

主做大壽,其實只是借機對外宣佈本帮易 不太清楚……這次說是替梁帮……梁總堂

派人來道賀!」 段秋華點頭道:「難怪連九大門派也

那人剛轉彎,已讓徐晋階封了其量穴

道? 徐晋階又問:「難道你們一直都不知

進一步發展! 堂主說有林氏兄弟加入,本帮帮務極可能 出一句!也許是最近才達成協議的!梁總 主親自上岸接川中雙英回來,他也沒透露 林七搖搖頭,道:「早幾天,梁總堂

來道賀?」林七一臉茫然,看來銀沙帮的 時才決定的,苦茶師太等人又如何趕得及 人,對此事亦不無疑問。當下又問:「無 徐晋階搖頭道:「不可能,假如是臨

春才再入花名册!」 內弟兄們退出本帮,來去自由,待過了新 「俺還不知道,但林帮主說過准許帮

> 答,當下又封了其穴道。兩人便打開食籃 甚多,徐晋階和段秋華飽餐了一頓,便決 大概林七需在洞裏吃兩頓飯,所以食物 徐晋陷再問了一些情況,林七有問必 山去探淸情況。

之易容藥,只怕會讓他們認出來!」 她順手將自己的解洗藥遞給徐晋階。 段秋華道:「徐兄,你如不洗掉臉上

看來不太自然,不過其臉龐五官配合恰當 敷藥的關係,面皮頗爲白晰,而且青白, 看來頗爲英挺。 徐晋階洗掉臉上的易容藥,大概長期

大剌剌下山去。 此!才不至被人思疑!」當下商量完畢便 乘船欲去魯東探親,半途船沉,漂流到 個名,詐稱是東北關外人士,是表兄妹, 徐晋階道:「如此還不行,咱們得化

果然姚香主臉色晴陰不定,道:「且

:「來者何人,快站住!」 尚未到山下,已被人發現,大聲呼聲

些大漢還是將他們緊緊圍住。 們因沉船,無意中被漂流到此的!」但那 徐晋階忙道:「請諸位不要誤會,咱

看了他們幾眼,覺得十分陌生,當下問道 「咱們是表兄妹,在下朱新 爲首那人赫然是「舊相識」姚香主。他

一根毫毛!」山洞還有你們三個弟兄,咱們可沒傷他們 在下表妹洪秀雲。咱們昨夜到此,上面那 , 這位是

船在何處?由那裡來的?」 姚香主忙道:「快上去看看!你們的

「咱們剛才聽見貴帮如今已換了由川中徐晋階將原先想好的「供詞」說了一遍

雙英主政,方敢下山

帮主有淵源? 姚香主冷哼一聲:「你們跟敝帮正副

林,聞名已久,尚乞借艘船,讓咱們 「雖不認識,但川中雙英俠名傳遍武

聲:「一艘船要多少銀両,你們可知道?」「誘的」中白光十二 「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姚香主冷笑一

認出當日便是這廝提議讓自己餓死在海上哥!」然後走近姚香主身旁耳語,徐晋階 的,忙捏了段秋華一下,示意她小心。 願付銀子!」 銀沙帮一個漢子忽然叫了一聲:「大

站在一邊,待弟兄們回來再說!」 不曾傷咱們弟兄一根毫毛!」 之堂弟姚雄,大聲道:-「大胆狂徒,還說 下山來,那叫姚香主大哥的漢子是姚香主 未幾,老許、林七和老阮已被同伴抬

惡意,又聞川中雙英俠名滿天下,才敢下 山借船,你們為何要縛咱?」 徐晋階忙道:「且慢,咱們的確沒有 姚香主道:「來人,將他倆縛了

「報告姚香主,後山亦無冰山!」 姚雄道:「大哥,這兩人分明是好 說着到後山去的帮徒亦回來報告:

們不是說要去見帮主和副帮主麽?誰知道姚香主道:「快給俺縛下!嘿嘿,你

你們會否使詐,屆時偷襲咱們帮主?」 下大聲道:「你們敢上來,咱便不客氣 徐晋階恐被縛之後,會遭受殺害,當

們但求自保,不可得罪林大俠與林二 四,展開攻擊,徐晋階忙道:「表妹,咱 的刀挑開!其他銀沙帮帮徒,紛紛撤出兵 **有幾分本領,斜側裡揮出一刀,將徐晋階出刀來,首先向他撲去!不料那姚雄居然** 姚香主大聲喝道:「快上!」徐晋階抽

數上認出他倆的身份,則後果不堪設想! 這樣做有其原因,他恐怕讓對方由武功路 段秋華會意,不敢盡展所長,徐晋階

漢便近不得身,似走馬燈般,圍着他倆團 兩人只用五成本領招架,那八九個大

問道:「什麼事?」 大船,接着山腹裡走出幾個人來, 人赫然是在洛陽露過臉的郝堂主,見狀喝 正在僵持間,只見碼頭外又駛來一艘 爲首那

的仇家派來打探虛實的!」 遍。「堂主,這兩人一定是咱們銀沙帮 姚香主忙將剛才的情況加油加醋說了

無空接待,請移玉到洞內小廳吃茶稍候如 何?郝某一有空便來會兩位,借船之事, 頓。然後抱拳道:「兩位既然漂流到敝島 再來問他們!」回頭又斥了姚香主手下一 先帶他倆到雄獅廳吃茶,待某接了貴賓, 遠來是客,豈可不問靑紅皂白便動手?你 不可在此動手!」當下大聲道:「姚香主, 台後再談!」 ,乃敝帮之幸,亦是緣份!請恕郝某暫時 郝堂主低聲道:「如今有嘉賓光臨

又覺此人辦事穩重,料不會在帮內遽 徐晋階見他說得合情合理,態度又誠

R 28

變之下,不問情理下毒手,當下回禮謝了

走去。徐晋階與段秋華暗中戒備 姚香主悻悻然道:「算你們兩個走 走前引路,向 一座山洞

的「鏡心鐵劍」楚開南等人。 大廳,廳內坐着許多人,包括徐晋階熟悉 姚香主並沒有停下來,經過大廳左面

別有天地。入口是個空地,石壁之後是座

那山洞居然十分大,而且洞中有洞

有氣派。 塊牌匾,以草書寫着雄獅兩個字,居然頗 又是一座佈置得十分雅緻的小廳,上掛 的甬道,甬道兩旁似有石室,他走到最後 一處方停下來,然後推開石門,只見裡面

知要喝酒還是喝茶? 着一瓶腊梅,姚香主道:-「兩位請坐!! 小廳擺放着紅木椅几,旁角几上尚插 不

意要讓姚某難堪? 姚香主道:「你看不起本帮,還是故 「咱們不口渴,不敢勞煩閣下了!

段秋華還待解釋,徐晋階道:「如此

「稍候!」姚香主走了出去,石門却不

情意:「這還用你提!總之彼此都得小心 段秋華輕瞥了他一眼,目光帶着幾分 最好不要沾唇。」 徐晋階道:「不管他送來的是酒還是

地板,徐晋階與段秋華猝不及防,一齊跌那椅子的坐板突然陷落,而椅子下面竟無 話音未落,胯下突然「啪」的一聲响,

已到地底,只震得他倆尾龍骨隱隱作痛 五內好不舒服,適才吃下的東西,都陸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尚未定下神來

空隙 臂粗的鐵枝,鐵枝之間,只有拳頭般寬的 太恰當,因爲三面石壁,只有一面圍以兒於一大纖籠之中,說是鐵籠,實際上並不 上面的石板又合上,再望周圍,方知處身 一大鐵籠之中,說是鐵籠,實際上並不 耳際又聞「啪」的一聲响,抬頭一望,

的,你怎地如此款待客人-着陰笑, 徐晋階剛站起來,便見姚香主嘴角噙 大步走過來。徐晋階道:「姓姚

不好!嘿嘿,先餓你們幾天,咦,這娘兒「誰叫你倆今日撞上門來,碰到大爺心情 樂一下才送她上西天一 原來竟是個美人兒!好極了, 姚香主哈哈大笑,回顧一下 大爺樂得先 道:

英懲罰你? 徐晋階道:「姓姚的!你不怕川中雙

霉!」說罷轉身而去。 你們一下來便提他倆的名字?算你們裡報到了!」姚香主冷森森地一笑,「誰 「待他倆知道,你倆早已到閻羅王那 倒叫

景昇,却未必能完全控制銀沙帮! 反拙!依此估計,林氏昆仲雖然說服了梁 徐晋階兩人面面相覷,料不到會弄巧

未平,一波又起!」 段秋華嘆了一口氣,道:「眞是一波

閘,又燃起一個希望,道:「林氏昆仲料鐵閘外的情景,見附近還有幾度這樣的鐵 「這裡面似是一座監獄!」徐晋階打量

會下來巡視!咱們還有機會!」

的,今日爲何到現在才來送飯?」 国便傳來一陣人聲,有人駡道:「他奶奶 說着前頭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周

早開大會,所以灶房來不及造飯!」 只聽一女子的清脆聲音道:「因爲今

鐵閘隙縫伸出來的手掌上派發饅頭。又有 人道:「他奶奶的,又是吃乾料-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蹲在地上,往由 徐晋階與段秋華由空隙中望去,只見

「姑娘,還有咱們這裡未派發!」 頭已派光了,她起身欲行,徐晋階忙道: 小姑娘來到徐段兩人附近,籃中的饅

這是上面交代的,我可作不了主!」 那姑娘轉身道:「今日沒有你們的份

會來了這裡?」 「你,你不是『香壓梅』酒家的掌櫃麼?怎 徐晋階目光一及,忽然叫了起來:

你到我家酒店喝過酒?」 ,在空隙處望了徐晋階幾眼,道::「你那姑娘眼圈兒忽然一紅,快步走了過

「是的,你介紹我喝茅台!你還未答

派飯!你又怎會讓他們抓來的?」 才暫時:: 主……幸好他們換了帮主,所以,所以我 被他們抓來的……說要將我送給他們的帮 姑娘向後望了幾眼,低聲道:「我是 …那抓我來的人 ,便令我來這裡

,忙道:「不用怕,川中雙英是好人,他何覺得這姑娘十分可憐,居然甚是疼愛她 們遲早會放你出去! 徐晋階如何向她解釋?段秋華不知爲

即道:「他們真的是

R 29 好人?那爲什麼還不放我回去?」 「他們忙嘛!嗯,小妹妹,你叫什麼

我叫小珠,家在吳家店。」

家在何處?」

意何在?」 我不明白,你爲何搬出那麼多的酒盞,用 徐晋階接問:「你家內還有什麼人?

她認得的……他要我起碼在那裡等三 **蓋擺一個圖案,說我有一位失踪的姐姐,** 珠眼圈又紅了。「但我爹教我每日須用酒 「我一家大小因瘟疫都死去了……」 …可惜到現在我還未找到我要找的

去了,要不他們又要打駡我!」 小珠用力擦一擦眼淚,道:「我要上 段秋華忙問:「你擺的是什麼圖案?」

們連一個小孩子也不放過,我一定要救她 段秋華咬牙道:「眞是豈有此理,他

徐晋階忍不住笑道:「咱們可是泥菩

麼?這些人分明要毀她清白!」 請你協助小妹救她離開!你沒聽她說 段秋華道:「徐兄,小妹求你一件事

拂她意思,輕輕點頭,說着走廊上又傳來 新帮主來巡視,都站起來!」 一陣雜沓的脚步聲,有人高聲道:「本帮 徐晋階見她情切,有些奇怪,却不忍

件事求你一 段秋華大聲叫道:「林大俠,我有一

萬鷄大宴

上那七八個人立即快步走了過來

開開眼界一 錦縣,關外風景不同關內,副帮主實該去 不由一陣慌亂,徐晋階道:「在下等住在

錦縣麼?少俠與他可認識?」 作响導!啊,關外的『白玉鼠』不是也住在 林英光笑道:「說不定他日要請少俠

處聽到『白玉鼠』這名?請恕在下孤陋寡聞 他心念電閃,嘴上却說道:「副帮主從何 近,對較遠一點的地方,根本毫不知情。 他雖然出過一次關,但只限於山海關附 徐晋階見他目光閃爍, 心頭猛地一跳

過關否? 聽人說的,也許記錯了!嗯,少俠以前入 林英光尴尬地笑笑,道:「林某也是

過他的聲音?」 道他只是信口胡吹,目的是爲了試探自己 心頭又升起了一團疑雲:「我在何處聽 「幾年前隨家父進關販賣貂鼠和人

兄妹感激不盡,比之在海上漂流的情景,

徐晋階忙道:「多謝麥兄費心,我表

此處已是天堂一

地方接待,請屈就一下!」 呼貴賓,只因客人太多,再也撥不出其他 好貴賓,只因客人太多,再也撥不出其他

跟麥某來!」他引他倆到下一層的一個小

麥香主微微一笑,道:「如此兩位請

下,確有蛛絲馬跡可尋,心頭不由一 忖道:「莫非她對我生了情愫?」再細思

此生一 的地方,少俠宜到各處開開眼界,方不枉 林英光哈哈笑道:「關內有許多好玩

有事可到外面說一聲,甬道裡整夜都有咱

麥香主道:「如此兩位請早點休息

「在下正有此念!」

說話,按理沒被認出來的可能性-前一直都是易容隱身,更常故意用「假聲」 害怕,第二個原因也不大可能,因爲他以 懷疑我?」照說第一個理由,他根本不用 試探我只是基於為『銀沙帮』的安全,還是 晋階暗中嘘了一口氣,邊吃邊忖道:「他 林英光告罪一聲,便到別席去了,徐

段秋華不曾涉足關外,心頭就更加不 , 生怕又有人問她有關關外的情况

關外?

坐下,邊玩弄着衣角,邊問道:「你去過

段秋華這才逐漸恢服常態,走到石床 假如你露出馬脚,對我絕無好處!」

明,

出馬脚了,你真以爲我…… 妹怕他們再問我有關關外的風俗, 光有異,粉臉又是一紅,忙解釋道:「小

則要露

徐晋階道:「我覺得你的決定十分聰

人一種精明的感覺。「你們認識林某,要 爲首那人五十多歲,蓄着三絡短髯,給

過說了一遍。 「咱們是聽貴帮的人說的!」他將被捉的經 段秋華尚未開口,徐晋階已搶先道:

另一人道:「那閣下是何人?

父母已亡,又過厭了遼東的生活,所以乘 冰撞毁,幸好咱們抱住木板,後來爬上浮 船欲還祖家,順便完婚,不料半路船被浮 却在遼東長大,她是我表妹洪秀雲,因爲 冰,却順流漂浮到這裡!」 「在下朱龍,祖籍齊魯蓬萊,但自幼

林英元道:「兩位學過武,請問出自

請原諒!」 到關外,吩咐過在下不許說出他的名諱, 「宗師本是關內人氏,後來因避仇逃

有幾分相像,聞言道::「咱們如何証實閣 林英元旁邊有個漢子,相貌與林英元

知在何處聽過,但此時亦無暇思索,忙答 下之言是虛是實?」 『銀沙帮』?即使有人知道,料亦都是武林 道:「憑林大俠昆仲的名頭,有誰來搗蛋 ,再說在今日之前,又有誰知道兩位執掌 徐晋階突然覺得其聲音有點耳熟,

白道的表表者!」 段秋華剛要開口,徐晋階又截口道: 林英光續問:「是誰將他囚住的?」 背後的楚開南道:「此話亦有理由!」

「算了,也許他們一時魯莽,在下亦不想

苦茶師太道:「剛才這位女施主說有

事相求,但到現在還未說哩!」 林英元道:「來人,先將他倆放了出

但我認為以林帮主的為人,理該放她回家 的小姑娘來,本來欲獻給梁總堂主,因爲 貴帮出現更換帮主的事,所以暫時擱置, 段秋華道:「貴帮捉了一個十三四歲

那小姑娘叫什麼名?」 林英元臉色一變,道:「竟有此事?

「她叫小珠!」

休息,稍候本座再去招呼他倆!」 「麥香主,請你帶朱少俠及洪女俠到上面 **宽枉之聲四起,林英光忙對一位手下道:** 他又問其他囚犯,有沒有冤枉的,刹那間 忙向林英元致謝。林英元命人去找小珠, 說着鐵閘已打開,徐晋階及段秋華連

吃過飯沒有?」 面,引他倆到一間小廳裡,問道:「兩位 那位麥香主帶徐晋階及段秋華上去上

「還沒有,不過不餓,只是口渴得厲

爲何會更換帮主?」 獄,料是其心腹,因而問道:「未知貴帮 碟點心,徐晋階見他陪林氏昆仲去巡視監 麥香主忙着人送了一壺茶來,還有

帮以後會改變宗旨,爲武林盡一份力!」 微,不大清楚,亦不能信口 麥香主臉有難色地道:「在下職位低 開河,不過本

女俠留下,待萬鷄大宴過後,再隨賀客們「麥香主,帮主有話交代,請朱少俠及洪忽然又走進一位銀沙帮帮徒來,道: 回去!只不知兩位有沒有意見?

> 「能成爲貴帮座上客,實乃在下兄妹之榮 幸,豈有反對之理!」 奈何不合情理,開不得口,當下道: 徐晋階與段秋華當然恨不得立即離去

了那許多。 白松等人,其他的因爲名氣稍弱,也記不 看竹和抱石、括蒼神劍、少林一禪、武當 香主的介紹,認識了卓遠、殷峻、江蛟 廳內坐滿了人,三三兩兩在談笑,經過麥 識!」當下徐晋階與段秋華隨他到大廳。 吧,待麥某介紹幾位武林高手與兩位相 麥香主道:「如此請兩位到大廳裡坐

來,但到底心虛,言多難免有失。可是如意。老實說,雖然他倆不虞被人認出身份 這兩個武林後輩吧,這正合徐段二人的心 此却也悶煞人,好不容易方等到吃晚飯 招呼,便繼續他們的談笑,大概是看不 **羣豪也略略跟徐晋階和段秋華打了個** (許多。

跟前敬酒。「朱少俠、洪女俠,日間敝帮 個不絕。林英光親自走來徐晋階和段秋華 多有得罪,尚請原諒!」 的堂主親自來招呼敬酒,笑聲在山洞裡响晚飯時,林氏兄弟、梁景昇帮着帮內

事, 在下已經忘記一 徐晋階忙道:「副帮主客氣,日間的

「少俠大量,令人佩服,林某敬兩位

低見牛羊的情景,不知兩人住在遼東何 不過向來甚爲响往關外黑水白山 當下三人舉杯虛敬一下 」說着目光却望着段秋華。 林英光又道:「林某不曾出過關 各自呷了一 「、風吹草

段秋華不曾出過關,如何敢答?目光

羣豪仍在廳內高談闊論,麥香主過來問道 則「圖窮匕現」勢難避免・ 兩人滿懷心事,好不容易才散了席, 咱們,不知是何原因!」 三十里內去走一趟,剛才林英光故意試探 徐晋階點點頭,道:「只是山海關外

之後,見旁邊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望着自 段秋華脫口道:「住在一起!」話出口 們? 段秋華吃了一驚,「莫非他已懷疑咱

小心!」徐晋階道:「不過適才瞧他之眼神 似已減少了對咱們的懷疑!」 「有可能!所以咱們今夜睡覺時須得

己,羞得她雙頰如染胭脂。忙又道:「我

·「兩位是分開住,還是欲住在一起?」

,我不慣與外人睡覺!」

徐晋階聽後,心頭泛起一陣異樣感覺

「你睡在床上吧,我在地上睡!」 「希望能平安渡過這幾天!」

還是由我睡地上,你睡床吧!」 徐晋階剛一怔,段秋華又忙解釋:

我已習慣!」 「豈有這種道理?你不用與我爭了

要回祖家完婚,不知是否另有含意?」 「他日間對那姓姚的說,我是他未婚妻 「那就委屈你了!」段秋華心中想道:

身,少了許多麻煩,而且她容貌武功都是 頭怦怦亂跳:「她在想什麼?假如能與 … 咳咳,那也適合,大家都是殺手出 徐晋階偷眼見她粉臉無端端發紅,心

道:「表哥,你還殺不殺我?」 正在胡思亂想間,耳際忽聞段秋華問

輕拍拍胸口,道:「好險!」她見徐晋階目

他出去之後,段秋華立即關上門,輕

輕嘆一聲道:「經過這幾日的共患難,若 「她叫我表哥,是要我當她表妹?」 還下得手的,還是人麼?」心中却想道: 這表哥兩字又叫得徐晋階心跳不已,

長安,毀了你的血汗錢,上岸之後,我賠 之前,誰想得到你我會化敵爲友?上次在 段秋華亦嘆息道:「世事滄桑,十日

> 切! 錢的看法有了改變,錢並不能買到 何須認真?再說經過這幾天,使我對 徐晋階不由吃吃笑道:「錢財乃身外

能用錢買到與家人團聚機會! 一定快樂,像咱們這樣,如見不得光的蝙 徐晋階見她這樣說,不由想起自己的 有花不盡的金錢也沒意思!像我便不 「不錯,錢並不是萬能的,有錢並不

得有理!像我也不能用錢買回我的 你在想什麼?」 徐晋階心頭一跳,脫口道:「表妹說 父

身世,目光登時一黯,段秋華道:「表哥

室之內只聞兩道急促的呼吸聲。 下臉來。徐晋階見狀亦甚窘,刹那間,石 張臉登時紅得如同熟透的柿子, 表妹兩字一進入段秋華的耳中, 嬌羞地垂 她

中間尚有一重隔膜,都不敢向對方表露! 濟,至今實在已是郎有情,妾有意,只是 仇家開始,因爲中途遇險,而逼得同舟共 這兩隻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蚱蜢」,由

旣曰萬鷄大宴,雖不一定使用一萬隻

三千隻鷄全部「解決」。 攤上,便傳來不絕的鷄叫聲,數十個大漢 鷄,但爲數亦甚驚人。天未亮,長蛇島沙 不斷持刀宰割,依然弄了個多小時才將

白淨的沙灘上,染滿了鷄血 燒水拔毛,剖腹斬件的人就更多了

簡單的棚子,山洞內外張燈結彩,好不熱不敷應用,因此沙灘上便用油布,搭了個 要應付二千個人的讌會,山洞裡自然

R 31

<u>賃</u>種手段,自各地找來了二三十個厨師, 故沙灘上亦搭了兩個臨時灶房。 再加上銀沙帮原有的,就更加可觀了,是 爲了弄這個萬鷄宴,梁景昇一早便用

裡的二三百罎酒抬上來,已要花費不少人 出入的人更是不絕,單是將那些藏在地窖 忙碌地指揮着,冷落了嘉賓,而山洞裡外 銀沙帮的首領,包括林氏昆仲,都是

要富裕,也不在乎。 做的是私鹽的生意,比起武林各大門派都 午時,林氏昆仲親自進山洞請嘉賓出 這個萬鷄宴花費可不少,不過銀沙帮

坐了 然不 洞入席,平地上只擺了三四十張桌子, 島上的生活甚爲枯燥煩悶, 夠,看來帮內的一般徒衆只能席地而 因此辦喜 顯

開笑容, 的蠘(梭子蟹)蜆之類的海產, 今日亦不 事時,便顯得更爲興奮了,人人臉上都綻 一直至未牌,宴會正式開始,首先是由 宴會開始之前, 即使昨日仍强顏歡笑的梁景昇 時放懷大笑。 帮徒送上好些清水蒸 讓嘉賓送酒

福武林云云。擾攘了好一陣,羣豪方開始 動,給予極高的評價,最後還望銀沙帮造 少林武當的代表亦對梁景昇的慷慨行

他讓出帮主之位

林英光致詞,他先向梁景昇祝壽,又感謝

小珠亦 珠亦有座位,離他們不遠,她忍不住偷 徐晋階和段秋華挑了一個不起眼的座 以免引人注目。忽然段秋華發現

偷向她招手

知姐姐貴姓芳名?」 小妹說情,很多謝您!」邊說邊行禮,「未小珠走了過來,道:「聽說是姐姐替 「愚姐洪秀雲。」段秋華不知爲何,覺

吧! 得與她甚爲投緣,道:「妹妹,你過來 ·」她挪一挪位子,將小珠按下 席中有位大漢道:「小姑娘坐在這裡

待俺與你調個位!」

心中暗暗叫苦:「眞是冤家路窄!」 賓,赫然是洛陽那位鹽商黃香主!徐晋階 一位銀沙帮的人招呼賓客,而這一席的迎 位,讓小珠坐在段秋華的旁邊。每席都有 段秋華忙道:「多謝俠士!」衆人忙換

藝兒,請大家品嚐!」 五香鷄子,是金陵古風酒樓的蔣師父的手 黄香主却認不出他,學杯道:「這碟

起來,酒水淌得滿襟都濕了 甚是粗豪,頭一仰,便「骨嘟骨嘟」地鯨飲 竿頭更進一步, 酒,來,俺敬大家一杯,也祝銀沙帮百尺 一個人大聲道:「有佳餚,豈能無 梁大哥壽比南山!」這人

各有特色,風味亦異,雖然厨師要應付二 亦學碗,呷了幾口,五香鷄子後又是太白 黄香主也勸飲,徐晋階與段秋華只好 但依然保持一定的水準,席中讚譽 布棚之內,呼酒猜枚之聲,更是不 中醫鷄、叫化鷄、鹽鹵雞等等,

姓? 段秋華低聲問 小珠。「妹子, 你貴

段秋華脫口道:「你也姓段?咱們倒

亦是姓段,不過她是河北人氏!」

定還是同鄉哩!這倒巧得很!」 「未知妹子原籍在河北何處?」

「河北新郷・令堂可是新郷人?」

子聽過否?」 母提及,她有位堂兄名喚段新沛,未知妹 也未定!」嘴上却道:「不是,愚姐曾聽先 ,暗道:「也許她知道爹娘逃荒去了那裡

悄用脚踩了段秋華一下 大,惹得旁人都轉頭望過來,徐晋階又悄 ,論起來,咱們可是一家人了!」她聲音 小珠突然摟住段秋華,嚷道:「姐姐

這話怎說?」 段秋華似無所覺, 顫聲問道:「妹子

段新沛正是先父,那麼姐姐不是小妹的表 小珠眼圈兒又紅了, 嗚咽道:「因爲

己闖出來的,忙打圓場。「表妹,表哥從

段秋華也吃了一驚,心想這禍都是自

未進過關,他怎會到你店內喝過酒?他跟

有個華字!」 你……你不會叫小珠吧,名字應該、應該

是她!老天若有眼,教我找到家人!」當段秋華心中暗道:「不錯就是她!就 下一把將段珠華攘在懷中,淚珠泊泊滾

是……」話至一半,只覺大腿一緊,被徐

姓洪麼?姓洪跟姓段祖上可沒有淵源!」 小珠眨眨大眼睛,問道:「姐姐不是

小珠笑道:「咱原籍也是河北,說不

而且秀雲與小珠是堂姑表,在下與秀雲是 不同姓的丈夫,她們的子女肯定不同姓, 何表哥表妹一定要同姓?幾姐妹分別嫁給

徐晋階鎭定地道:「一表三千里

,爲

真情流露

也答不出話來!

懸起,臉上的肌肉綳得緊緊的,一時之間 解決一個「危機」而鬆弛下來,一顆心突又

這一句話眞要了徐晋階的命!他剛因

叫你表哥了!表哥 - 你幾時去過我店內買

段珠華天眞地道:「這樣說,我眞要

段秋華「啊」地一聲驚呼起來 。「你

你開玩笑罷了

出個星星的圖案?」

段秋華用脚踩了她一下,問道:「你

要是他未去喝過酒,又怎知道我用酒盞擺

段珠華訝然道:「他不是開玩笑的!

哥因何不同姓?」說着目注徐晋階 忽然黃香主問道:「奇怪,表妹與表

段秋華忙道:「不是這個,因爲先母

段秋華正是新鄉人氏,聞言心頭狂跳

是表,認眞要算起來,拿算盤也計不清 三千里這句話的確不錯,隔了好幾代,

話未說畢,同席已有人答道:「一表話,就

珠亦驚奇地道:「表姐, 你怎知

道?不錯,我正是叫段珠華!

便叫星星,所以爹叫小妹擺出一個星星,抱走,她因爲自小很喜歡星星,所以小名 爲何要用酒盞擺星星? 「爹臨死說,我有位姐姐小時候讓人 所以小名

得極是奧妙,他每拳都是打徐晋階的要害 逼得徐晋階不得不盡力應付。如此一來 不離焦的?」

足, 秋華便毫無勝機。 一,可稱得上勢均力敵,但以一對二,段林中享有盛譽,亦足以說明一切,以一對 又怎敢當殺手?)可是「竹球雙雄」能在武 必然不錯(若不是自忖武功有過人之處, 一流的,她較欠缺經驗,以及內力稍嫌不 段秋華在殺手這一行裏,算得上是第 仍可以在殺手行中揚名,說明其武功

黨的,歪着步走了過來,道:「喂,小子

話未說畢,只見一個大漢,喝得醉葉

出去,

道:「表哥,讓我來!」

,憑你這副儍頭儍腦的模樣,怎配得上你

球雙雄」!那矮胖如球裘邦說:「姑娘,待

誰知那邊搶出兩條漢子來,竟是「竹

咱們陪妳玩玩吧!」

段秋華因自己一時忘形,而致連累了

徐晋階道:「在下的事,

用不着你

來,給哥哥姐姐玩!」

没錢買玩具,爹常把不會打碎的酒盞拿出 有反應,而且家祖最喜歡收藏酒具,家裡 假如是姐姐或是姐姐的朋友,他們可能會

,便逐漸露「底」了。

段秋華低聲對妹子說了幾句話,跳了

突然湧上一股熱血,腦袋發昏, 段秋華屢遇險招,徐晋階不知爲何,心底 顧,故意賣了個破綻,飛起一脚,將姓劉 徐晋階見「竹球雙雄」出招十分狠辣, 什麼也不

人!」醉漢把手上的酒盞拋開,捋起衣袖脚不一樣,便知道你小子易容來騙女

「我偏要管!俺瞧你臉上的膚色跟手

不打話,抽出長劍便向裘邦刺去! 徐晋階,急、焦、憤諸情齊湧上心頭,也

她志在救人,這一劍使得又快又毒,

- 」醉漢把手上的酒盞拋開,捋起衣袖

道:「來來,你出來,待大爺伸量伸量

上用力搓之,道:「你瞧清楚,可有易容 道連我也認不出來?」她用手到徐晋階臉

狠毒,分明不是好人!」

段秋華怒道:「那麼姑娘便送你上西

旁一撩,將段秋華的劍挑開。「姑娘心腸

「好毒的劍法!」竺盛世掣出長劍,自

地,立即滾開。

子雖胖,但反應極快,雙脚一撑,仰天倒 裘邦猝不及防,幾乎着了道兒,幸而他身

段秋華急道:「我自己的未婚夫,難

「有的藥是搓不掉的,你以爲老子不

們也是孟不離焦!」 竺盛世的腹背,道:「你們焦不離孟,咱 住他,徐晋階已趁這時候,抽出刀來砍向 向一張酒席落下,食客們忙不迭伸手接 姓劉醉漢水牛般大小的軀體飛起丈餘

招 迫開幾步,旁邊的賓客,紛紛將桌子拉開 劍將刀格開,徐晋階刀一沾劍立即翻腕換 人亦閃到一旁去。 ,一口氣攻了四四一十六刀,將竺盛世 竺盛世見他勢急, 不敢怠慢,回身一

段秋華得到徐晋階的幫助,只暫時解 但裘邦的地趟刀可亦不是好對付

吧! 力敵, 徐晋階忙道:「表妹,只可智取不可 妳雙脚走動總比他用身體靈活

竺盛世長劍又再攻過來,說:「武林 段秋華說:「兩個打一個,虧你們還 展小巧身法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段秋華依計施 ,挪騰閃避,消耗了裘邦極大

是男人!」

段東華的劍便立即展開殺着! 或用脚踢,襲擊裘邦,只要他露出空門 的體力,她另又不斷將椅桌,或用手掃

睁睁看着他被殺,當下又有幾個人跳了出如此一來,裘邦危矣,但羣衆豈會眼 來,圍攻段秋華!

都是兩人應戰,除非身受重傷: 心領了,但表裘兄弟倆無論對方幾個人 裘邦喘息稍定,道:「諸位好意裘某

施虐,不必拘泥於常規!」 面子,而是咱們不能讓這女魔頭再對武林 只聽殷俊道:「裘兄差矣,此戰不關

盖,以衆取勝的小人,你敢不敢與姑奶奶 是個女魔頭!姑奶奶說你是狗賊,是不知 不顧自家生死。「你是什麼身份,判我 段秋華連攻三劍,每一劍都十分狠毒

子他都不能不接戰。 當衆挑戰,爲華山派的聲譽,爲自己的面 的人,反而比認識他師兄的爲多。段秋華 掌門師弟,因常下山行走,武林中認識他 單打獨鬥?」 殷峻在華山派的地位頗尊,是現任的

將咱們白道的朋友瞧扁了 殷某來會會她,教她口服心服,也別讓她 當下跳後兩步,道:「諸位請退,

喪胆的殺手『黑子龍』,下手之際,萬萬不 道:「殷三俠,須知她是武林中人人聞名 話音剛落,只聽苦茶師太站了起來

胸膛! 她分神之際,施行偷襲,一劍直取段秋華 這一叫段秋華不由吃了 一驚,殷峻趁

段秋華怒道:「虧你們還是名門正派

林氏昆仲不知何時已不在場!

他只說了一半,便止住不說了,因爲

張板構立即向裘邦飛去!裘邦刀一抬一絞

段秋華連忙跳開,同時脚尖一勾,一

,那張板櫈頓時斷爲兩截

說時遲,那時快,姓劉醉漢又撲前,

不料那醉漢一套「醉八仙」拳,

力一翻,自板櫈上翻開。「林帮主,請

徐晋階雙臂一擊,將他拳頭接住

借

路。他人未滾至,便已抽出刀來,向段秋 他滾動時,身體之靈活,竟如常人之走 多酒桌,空隙有限,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華雙脚斬去。

醉漢,已把桌子掀了,伸手便向徐晋階打 朋友是客人……」話還未說畢,那姓劉的

黄香主忙道:「劉兄,請回去

1,這位

倒

但竺盛世有了準備,才不會輕易被其擊 天吧!」她「刷刷」幾劍,全是進手招式,

裘邦又滾了過來,布棚之內安放了好

R 32 揮拳就打。徐晋階不敢露出眞本領,只隨

卜風。

自身安全,使得殷峻頗多顧忌,居然落了 ,簡直無恥!」她存心拚命,出劍全不顧

哥!!

說得太滿,如果輸了,不但以後自己在武 林中難以抬頭,就連華山派盛名亦要受累 , 殷峻更感無地自容, 恨不得將段秋華切 「啊」地一聲叫了出來,更有人喊起好險來 他心急之下,冒險進攻,反讓段秋華在 段秋華精神大振出劍更快,殷峻將話 拖了一道傷口,旁邊觀戰的人,都

佔了個快字,只須鎭定,覷準機會發制人 苦茶師太忙道:「殷三俠,這女魔頭不過 ,即可取勝!」 可是他心頭越急,遇險之次數越密,

且不去說他,誰肯去助竺大俠先殺了她 忽又聞林英元笑道:「殷三俠顧面子

一齊走出去。道:「竺兄請歇歇,讓咱們徒永安和長江之「三峽會」總瓢把子歐陽浩 龍」江蛟、鄱陽湖水旱十三寨總瓢把子司 個來領教一下,這小哥的功夫! 洞庭湖十一水寨總瓢把子「蛟勝

階再追趕,已讓司徒永安截住。「小子, 較雜,身份尚未暴露。 種女人也值得你愛麼?」原來徐晋階所學 你何必爲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賣命?這 一刀向殷峻劈去!殷峻忙不迭閃開,徐晋 竺盛世跳開,徐晋階一個倒飛,反手

我段秋華,請隨便!但請別為難我表哥根本不知道我另有一重身份,要殺要剁 不錯,我便是『黑子龍』段秋華,我表 段秋華立即停劍道:「都給姑奶奶住

> 佛!」段秋華依言將劍拋下 苦茶師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

心,並以其血祭旗!來人,先將她綑縛 宗旨,欲造福武林,便殺了段秋華以示決 林英光大聲道:「本幫自今起,更換

便先過我此關!」 秋華身旁,喊道:「誰敢動她一根毫毛 徐晋階揮刀迫退司徒永安等, 跑至段

緊圍住 帶珠華離開!」說話間,羣衆已將他倆緊 段秋華急道:「你幹什麼,快走吧!

逃得了今日,也未必逃得過明日,旣然如在一條繩子上的蚱蜢,生死與共,就算我 此,倒不如死在一塊兒,黃泉路上也不寂 徐晋階道:「秋華, 你我是兩隻被綁

何還不動手?我便是『潛龍』徐晋階 一頓又將刀拋下,厲聲道:「你們爲

做不了夫婦,來生再結連理吧-極而泣道:「徐郎徐郎,我果然沒有看錯 段秋華芳心感動,投入徐晋階懷中,喜 ,你外冷內熱,是個有情人,咱們今生 話音剛落,人羣中又發出一陣驚訝聲

徐晋階緊緊握住她的柔荑,問道:

上路,我還怕什麼? 段秋華搖搖頭,道:「有你陪我一道 林英光哈哈笑道:「好一對同命野餐

鴦, 他笑聲剛起,徐晋階心頭便是一跳 來人,給本座亂箭射殺!

暗道:「怎地笑聲一模一樣?」目光落在其

華, 亦大笑起來 ,心頭又是一跳,忽然輕輕推開段秋

來了。林英光大聲道:「這對狗男女,爲出來!」那些銀沙幫幫徒已紛紛搬出弓箭 教他們萬箭穿心,絕不爲過!」 了金錢,不顧道義,殘殺不少無辜,今日 林英光怒道:「死到臨頭,你還笑得

川東銀號銀票,我還未去兌換一 徐晋階道:「林二俠,那張三百両的

「你胡說什麼?快射箭」 林英元與林英光臉色齊變, 喝道:

・「且慢ー 忽然人叢中跳出一年青的道人來,

先收拾了這對狗男女,免得夜長夢 徐晋階見那道人是抱石,心房又是一 林英光問道:「小道長有話等下再說 林英元亦急喝道:「停!放下弓箭! 少林代表一禪大師亦走到抱石身旁,

一言? 道:「阿彌陀佛,兩位施主可否先聽貧僧 林英元寒着臉道:「大師有什麼話

人,何不讓他們改過自新,造福武林?」 立地成佛。貧僧瞧這兩位施主,是性情中 「適才苦茶掌門亦說過,放下屠刀,

辜? 過自新?弄個不好,又不知要連累多少無 此兩人之頑劣,以他倆之作爲,又怎會改 林英光笑道:「大師久居山中,不知

凶的人!敝派黄師兄亦被殺手所殺,小道 奸大惡之輩,相反,最該誅的却是以錢買 抱石道:「不然,小道瞧他倆亦非大

> 之一 比兩位大俠更痛恨殺手,但亦不必急急殺 苦茶道:「抱石 ,貴派大仇你不願報

在場,他亦不會反對!」 ,反而袒護這種人?還不回座?即使令師

他倆。 生,况敝派掌門弟子被殺,貧道亦想問問 道可否求個情?今日是大喜之日,不宜殺 誰知看竹道長亦長身道:「師太

非這兩人所殺…… 苦茶道:「道長此言差矣,董小武又

子是被誰殺的了 道:「聽師太此言,莫非知道敝派掌門弟 不料看竹詞鋒極爲犀利,只聽他長笑

動,又如何知道? 「不然,是次咱們來參加此萬鷄宴 苦茶悻悻然道:「貧尼是在江湖上走

還是由師太通知的,証明師太雖身在山 却能知天下事一

殺掉, 替董小武報仇吧! 董小武是貧尼所殺的,好,你過來將貧尼 苦茶臉色大變,愠聲道:「道長懷疑

道讚成先將這兩人關押起來,再慢慢查明 是這般不講道理?」嘴却笑道:「師太言重 青城派不敢强出頭! 當然如何處置他們,這可是銀沙幫的事 看竹胆子再大,也不會懷疑你!不過貧 看竹心中暗道:「這老尼今日說話總

苦茶冷哼一聲:「諒你也不敢!」轉頭

嫉惡如仇,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了,所以 一知此兩人乃殺手,便恨不得將其殺掉, 林英元乾咳一聲,道:「敝兄弟素來

起來,過兩天再慢慢拷問,諸位請入弟又豈敢一意孤行?來人,先將他倆關押以免殆害江湖,旣然諸位都這樣說,敝兄 明是受林氏昆仲指使的! 們?那個姓劉的醉漢,故意來找麻煩,分 果不是他倆僱請咱們的,爲何會懷疑咱 道:「徐郎,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如 「身材和聲音!」段秋華忽然提高聲音

氏昆仲的一個原因!秋華,咱們要小心提 徐晋階道:「這亦正是我適才懷疑林

防他們派人來暗殺咱們!」 段秋華嘆息道:「我已不將生死放在

徐晋階苦笑道:「想不到咱們又舊地

徐晋階與段秋華又被關押在原先被囚

心上 「她很聰明,一定會要求一禪保護 ,只望舍妹能安全溜出去!」

她! 氏昆仲爲何要殺董小武!」 「對!」段秋華沉吟道:「按說董小武 」徐晋階一頓又道:「我想不通的是林

兩人十分緊張,立即提氣運功,準備最後 忽然通道上傳來一陣杳雜的脚步聲,

巾,汗巾下角幾乎長及胸腹!」我叔董小武的人,臉上圍着一塊極長的汗柄已覺得他們的聲音不知在何處聽過!僱

「這是我的一種直覺,昨天我見到他

間應該沒有仇隙方對一

自小便在青城學武,至今未下山

,他們之

的?

死董小武的則是林英元!」

段秋華臉色大變,澀聲道:「可是眞

百両的銀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段秋華道:「徐郎,剛才你說那張三

「我懷疑是他僱我殺妳的,而僱我殺

真相大白

何關係?

「你沒發覺他留着髯,若不用大汗巾

秋華截口問道:「這又與林英元有

個是他熟悉的,便是郝堂主 林英光。徐晋階甚是奇怪,那些人只有一 人均手握兵刀,不過沒有一個是林英元或

因何不直指其非?如此咱們也不必再被關 「徐郎,小妹還有一件不明,你剛才圍住,豈非要露出馬脚?」

二來人家不會相信兩個殺手的話,弄個徐晋階嘆息道:「一來咱們沒有証據

一個個排好隊,上去接受重新審問,多 郝堂主令手下將監牢打開,道:「你

隊,偌大的一個地牢,只剩下徐**晋**階和段 那些囚犯都興高采烈,高擧雙手排着

秋華兩個人 「帶他們上去。」郝堂主回頭看了徐習

走進監牢的人少說也有一二十個,人

數會獲得釋放!!」

R 34

村英元好像便是僱我殺你的人-

段秋華道:「說真的,小妹也覺得那

徐晋階心頭一跳,問道:「你是憑什

不好

· 反會迫使對方立即下

一眼,忽然把手一揚 ,一團黑忽忽的東

> 西 忙伸手一抓。 ,便由鐵枝隙縫中飛了進來,徐晋階急

去。 又有機關,插翅難飛!」言畢隨那些人上 ,不可輕舉妄動,上面有咱們的人守着 郝堂主又道:「你們兩個最好識相點

出那姓郝的是在提醒咱們麼?」 手的鐵鍊打開,再替段秋華解了。「秋華 然是幾枝鑰匙!他大喜,連忙將雙脚和雙 不可拿掉鐵鍊,以免被人發現,你聽不 徐晋階撕開那團小布團,原來裏面竟

要給咱們鑰匙,會否是個陷阱?」 「奇怪,咱們與他非親非故,他爲何

的舊部,不服林氏昆仲!」 徐晋階搖搖頭。「不像,看來梁景昇

兄弟臉上神情都十分陰沉,眉宇間透出殺 只見走來的兩個人,竟是林氏昆仲,兩 脚步聲越來越近,昏黃的火把光芒下 步聲,兩人再度緊張起來。

話音剛落,前頭又傳來一陣輕微的脚

這般猴急? :「徐某早預料到你們會來,只是料不到 徐晋階仍然坐在地上,故作輕鬆地道

會來?」 林英光沉聲問道:「你怎知道,咱們

多讓一個人知道內情!」 ,最好是自己動手,若假手於人,豈非 徐晋階打了個哈哈,道:「要殺人滅

道了?老夫不明白的是在那裏露出過馬 林英元吸了一口氣,問道:「你已知

「所謂若要人不知

們當然是做錯了事,要不徐某又怎麼知 如在下亦讓你倆認出來!」徐晋階道:「你

去,但不明白的是你們殺人的目的。」 我,都是爲了減口,以免內情被洩漏出 明白你們僱我殺段秋華,又僱段秋華來 「馬脚處處可見,有何稀奇,只是我 林英光問道:「咱們在何處出過錯?

咱們才不管他!」林英光道:「不過咱們絕 不甘心失敗! 「如果董小武不是被立爲掌門弟子

段秋華道:「你們與董家有仇!

「當然不是,不過因爲.....

不許再說! 林英光未說畢,林英元斥道:「二弟

好內疚的? 竟然是俠譽滿天下的川中雙英!還有什麼 大好聽,但想不到更令人痛恨的買凶者, 還有點內疚,幹這種殺人的勾當,到底不 徐晋階又打了個哈哈,道:「某本來

之色,他沙着聲道:「每個人都有其秘密 亦有外人不知的痛苦,老夫當然不例外 林英光臉色微微一變,目光竟有痛苦

相信你們做殺手,亦有苦衷!」 徐晋階道:「沒有,我只想賺錢,想

殺手,想你之武功和機智,若想賺錢,大 可以去當鏢師!」 林英光厲聲道:「只爲求錢,便充當

可惜只懂得責人,而不懂得自責!」 林英光不由語塞,林英元沉聲道: 徐晋階冷笑道:「林二俠說得眞好聽

我平生只做過

件錯

,除非己莫爲 正 「不知你相信否

R 35 「不止吧!最低限度你今晚很想錯上

來。「不錯,這是迫不得已的,不殺你倆 老夫今生寢食難安! 林英元臉色又是一變,但隨即笑了起

當衆宣佈了 去,假如咱們不顧職業道德的,日間早已 段秋華道:「咱們發誓不將秘密說出

回岸!

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林施主,請你及早

抱石一躍站在珠華身前,道:「若要

心!念在此點份上,老夫給你倆一個全屍 「除非兩位變成死人,老夫才能安

接着,段秋華亦大笑起來,笑聲不絕於耳 ,林氏昆仲互望一眼,亦笑了起來。 話音未落,徐晋階忽然狂笑起來,緊

到,一個快死的人,也會這般開心!」 半晌,林英光才道:「老夫實在想不

聲通知一禪那些老不死的麼?」 林英元則沉聲道:「你以爲可以用笑

蜜腹劍的小人!」

們調開,何不說說你的所謂苦衷?啊,你 門弟子……嗯,莫非你有子侄在青城學藝 要殺死董小武,是因爲聆竹老道立他爲掌 被纏住,不可能反抗,此處之囚犯已被你 亦有機會角遂下任掌門?所以……」 徐晋階故意大聲道:「反正咱們手脚

告知全武林!」

位私生子在青城出家,老夫一直覺得對不 夫才能心安!」 起他,希望幫助他成爲下任掌門,如此老 「不錯!」林英元沉聲道:「老夫有一

說!貧道幾時叫你們殺人?」

「爲我?」抱石一呆之後,斥道:「胡

不明白?你便是林英元的私生子!」

這一說,地窖裡突然靜了下來,抱石

徐晋階哈哈笑道:「抱石,你現在還

「孽畜,咱們殺人還不是爲了你這小畜

林英元又退了一步,林英光駡道:

私生子在青城派當道士,這是個大秘密, 此,而且大名鼎鼎的大俠林英元,會有個 是以,林英元聲音一落,便聽到一片驚呼 徐晋階只是隨口問問,想不到真的如

> 但見走廊上有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青城 只見林英元林英光一陣風般轉過身去 , 女的則是段珠華!

林英元臉色大變,顫聲道:「你,你 取代其位?

錯,假如董小武不死,你如今又怎有機會 林英元嘆了一口氣,道:「他沒有說

「這,這可是真的?

再斥徐晋階胡說,半晌才聽他顫聲問道:

我……貧道沒有這樣的父親!難道你養不 師父說我是孤兒,是他在山上拾來的! 抱石神態若狂,大聲喝道:「胡說!

實情告於兒子,雙眼又露出請求諒解的神 「因爲,因爲……」林英元始終不敢將

情。 林英光道:「如今此事已爲他們所知

活!」說着已向前標去! 你說該不該殺?而且連這小妮子也不能 抱石長劍一橫,喝道:「住手!」

迫他拿出鉅款來,也爲了絕後患,才雀巢 殺董小武,咱們在梁景昇身上下了禁制, 爲了你受了多少委屈,你知不知道?爲了 林英光駡道:「孽畜!愚叔與你爹,

說,不該做!」 今日這些話,往日殺人的事,便不該 抱石沉下臉道:「假如你希望我好的

「有我在此,便不許你行凶!」 閘飛去,他迅速取出鑰匙來,要將鎖打開 抱石抱劍飛前,向林英光後背刺去。

敢無禮!」 :-「小畜生,我爲你幾至身敗名裂,你竟 林英元左袖一拂,將其劍彈開,喝道

抱石道:「你既然不教養我,便不該

奇怪,一副請求諒解的神態,使得他不敢 身子亂抖,望着林英元。林英元神情十分

老夫殺死他們有何不對?」 抱石居然抽出劍來,道:「有我抱石 林英光怒喝道:「還不快滾! 抱石道:「兩位僱人殺死敝師兄,小 林英光駡道:「孽畜!這兩個是殺手

在此,便不准你們行凶!」

悲聲道:「你,你居然駡我!」 敬佩兩位,想不到你們竟是兩面三刀,口 道尚未跟你們算帳哩!小道以前一向十分 還要將你們殺人的事,告知敝派掌門以及 林英元臉色大變,踉蹌地邁了一步, 抱石戟指道:「我爲何駡不得?貧道 你今日竟敢與我動手!」 鳩佔,走來這裏當什麼勞什子的幫主!

林英光怒哼一聲,一個倒縱,反向鐵

,我不想知道--」他依然揮劍刺向林英 話未說畢,抱石已截口道:「你莫說 「你又怎知你母親是甚麼身份…

不教訓教訓他,異日後果不堪設想!」 林英光回身接戰,道:「大哥,今日

不停手,老夫便先斃了她!」 一把將段珠華攫住,喝道:「畜生,你再 林英元退開一步,忽然又轉身掠前,

小姑娘也不放過? 「你……」抱石跳後一步。「你連一個

亦不放過! 開長蛇島,却料不到林英元竟然連段珠華 將其擒住,並以此威脅林英元,讓他倆離 望等到林英光進來,然後猝然發難,合力 徐晋階與段秋華一直在等待時機,希

「林英元,快放下人來,否則徐某便將你 的所作所爲,公諸於世!」 出去,徐晋階見狀只好亦走出去,道: 甩掉手脚上之鐵鍊,將鐵閘拉開,衝了 刹那間,段秋華突然自地上跳了上來

人心目中,就如狗屁!」 林英元哈哈笑道:「你說的話,在別

先要了那小妮子的命!」 日可以逃得出去!快退回鐵閘內,否則便 林英光拔出劍來,道:「你眞以爲今

錯再錯,至泥足深陷!」 抱石則儍了一般,扶墻而立,對於他來說 :「施主,臨崖勒馬尙來得及,千萬莫一 ,今晚實在太意外了,就像做了一場夢! 林英元亦道:「聽到沒有,快進去!」 就在此刻,甬道上又傳來一個嘆息聲

林英元一回頭,只見甬道上已多了一

不來,這小姑娘無拳無勇,你且先將她放 看竹道:「貧道本不想來,却又不得 英元臉色又是一變,喝道:「老道,你來 個道人:看竹,也不知他是何時來的!林

「老夫正想叫你退出去,否則便先殺了這 下來,一切好說話!」 林英元神態有點瘋狂,哈哈大笑道:

段秋華叫道:「林英元,你敢殺我妹

便與你拚命!」

可是一禪等人已全在上面等候!」 看竹鎮定地道:「要貧道出去又有何

忙伸手來接!說時遲,那時快!林英元抽 段珠華學起向他拋去,看竹標前一步,急 話剛說完,林英元怪叫一聲,忽然將

燈,雙手一接住段珠華,便將她往後一拋 自己亦順勢向後打了個觔斗 這一着十分毒辣,幸而看竹亦非省油 出佩劍,

望看竹的小腹刺去!

子突然升高幾尺,林英元那一劍,剛好在 竹人在半空,劍刺其背,眼看他必濺血劍 其胯下刺空! 下,誰知他雙脚一橫,撑住兩邊石壁, 林英元一劍不中,次劍又再剌出,看 身

亡!」揮劍瘋狂進攻! **英光大喝一聲:「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 腕,欲轉劍刄,徐晋階及時鬆掌跳開,林 雙掌一合,挾住劍刄!林英光手臂運勁翻 ,林英元一劍斜刺,徐晋階冒險揮掌, 與此同時,段珠華不顧一切向甬道外

R 36

徐晋階空拳赤掌,有點抵禦不住,

這兩個殺手累事,他恨不得吃其肉,寢其 斷後退,這時候林英元亦轉身改攻段秋華 今日之淪落至此田地,歸根結底,都是

退,再將劍反遞與段秋華。「拿着!」 看竹見狀當然揮劍而上,將林英元迫

徐晋階。「徐郎,這劍借與你用!」 口氣攻了七劍,將林英元迫退一步,飛向 赤身門林英光,更爲危險,奮不顧身, 元成名數十年,豈是省油燈?她極力拚鬥 都沒法平反敗局,眼角一瞥,見徐晋階 段秋華一劍在手,精神大振,但林英

己用吧!」 徐晋階忙道:「我不慣用,還是你自

言畢標前幾步,與徐晋階、段秋華合鬥林 加要不得,貧道沒奈何,只好出來了!」 「兩位林施主,勝之不武,殺人滅口,更 得徐晋階與及段秋華險象橫生,看竹道: 林氏昆仲雙劍合璧,威力更大,只殺

管閑事,莫以爲我不敢殺你!」 林英元厲聲道:「看竹牛鼻子,你多

死, 五個人在地窖裡捨死忘生大戰,抱石 否則你我兩人今後豈有立足之地!」 林英光接道:「今日在場的人,都得

珠華已悄悄爬上去。 、段兩人在看竹加入之後,形勢漸

仍如石像一般,呆立在墻角,無人發現段

夫閃避,因此仍然落在下風。 ,方可喘一口氣,但看竹與徐晋階因沒 加上地方狹窄,不利施展小巧功

(了,越來越得心應手,不由獰笑道:林氏昆仲雙劍縱橫,心意相通,又合

你們如今還有何話可說?

看竹怒道:「貧道只恨自己眼盲,看

突然變招,將剌向徐晋階的那一劍,改戮 他劍勢凶猛,連忙撤臂微退,可是林英元 林英元長劍一絞,急切其臂,看竹見

兆,且速度之快,無以復加! 這一劍如流星曳空,不但事先毫無先

撞倒她,可能會帶給她危機,正在猶疑問 ,同時飛起一脚,急蹬林英元的下陰! ,只見徐晋階左臂一直,曲指向劍脊彈去 看竹後背已靠近段秋華,再退必然會

前臂,已應聲跌落塵埃! 受重傷,是故只見他身子一偏,手腕一翻 心上,林英光雖可殺看竹,但自己亦難免 長劍隨勢一絞,「嗤嗤」一聲,徐晋階左 這一着,他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

發出一道痛呼-脚,將林英光迫退,與此同時,徐晋階亦 血光暴現,看竹方瞿然一醒,飛起

覺得如何?」 段秋華大吃一驚,急問:「徐郎,你

着徐晋階的斷臂,猛失重心,跌落地上! 在其脅下刺了一劍,段秋華跟蹌一退,踩 林英元冷笑一聲:「待老夫送你上西 林英元趁她說話分神,「刷」的一聲,

不由駡道:「畜生,你瘋了麼?」 林英元一回頭,見阻止他的竟是抱石 「噹」的一聲响,一把長劍將其劍架住

及時揮劍架住林英元那一劍。只見他神 原來適才徐晋階的痛呼聲,驚醒了他

> 管我的事?」 是我!你既然不養我,不教我,又何必來 態亦有點瘋狂,大聲道:「瘋的是你,不

代為父的殺了他們,咱們父子再慢慢林英元忽然溫聲道:「洗象,你且讓聞, 「難道你至今還不知爲父是爲你好?」

「洗象!洗象是誰?」

「便是你的小名,是你娘起的

開!」他出其不意,一掌將抱石推開。 脚步聲,林英元聲音大變,急道 這時候,甬道上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 …「快讓

停下手來,急道:「快將劍放下 上。「你敢傷他們一根毫毛,我便自殺! 這一來,林英元、林英光都不由自主 抱石大叫一聲,橫劍架在自己脖子

走過來,林氏昆仲臉如死灰,「噹郎」一聲 主!」只見一禪帶着一羣人,自甬道那邊 ,長劍跌落地上。 「阿彌陀佛,須放下屠刀的是林施

口 住徐晋階,道:「妹子,快替我包紮傷 段秋華不顧自己的傷口疼痛,上前扶

到 看竹道:「大師,幸好你們及時趕

僧亦想不到林施主竟然會僱殺手…… 一下,一木包上竟然會僱殺手……咳一禪道:「若非那小姑娘來報訊,貧

看竹問道:「苦茶大師爲何沒來?」 「她說她身子不適,回房休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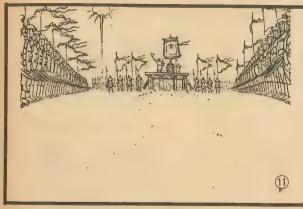
(本文轉入第12頁



10 安排已定,第二天黎明,只聽得三聲轟天大炮响 ,岳韓張劉四位元帥,好似天神臨凡;十二員猛將恰 如蛟龍出海,六柄鍾,六條槍,一根銀剪戟,三條渾 鐵棍,一齊冲向金龍陣。



7 一月期滿,金營擺陣已畢,兀朮差人到宋營下戰書,約定明日破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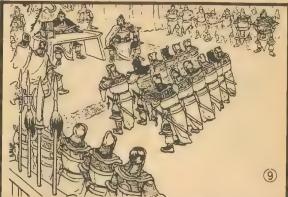
11 金營將台上看得清楚,急放號炮,令左右營陣脚立時移動,緩緩向中間圍裏攔來。



8 岳飛立刻約了韓世忠、劉琦、張信三位元帥到軍中商議。決定由岳飛、張信攻打左翼,韓世忠、劉琦 攻打右翼。



12 左邊岳元帥衝入陣後,手攀瀝泉槍一路挑刺。馬 前張保擒動鑛鐵棒,馬後王橫舞着熟銅棍,一面掩護 元帥前進,一邊吆喝着軍士們奮勇殺敵。



9 又叫岳雲、嚴成方、何元慶、余化龍、羅延慶、 伍尚志、陸文龍、鄙懷、張奎、張憲、張立、張用等 十二員猛將聽令,命他們聽見號炮,從中殺進。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四

徐玉珊・編繪

大破金龍陣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為流傳,深為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 岳飛收到箭書,通知全營戰士加意防守,免得中 了金人偷襲之計;一面思考金兀朮所擺是何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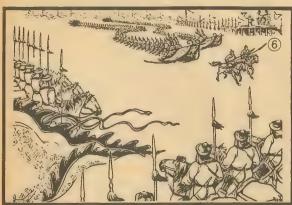
上集說到金兵攻宋營失敗,鐵浮陀都被推在小荫河內。兀朮心裏十分氣惱,說要擺下一座"金龍紋尾陣",誘岳飛前來破陣,一鼓擒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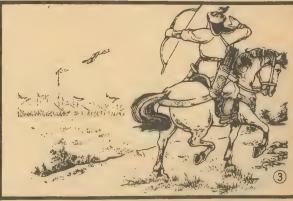
5 十餘日後,岳飛趁一天夜晚,悄悄帶了張保到鳳凰山茂林深處,盤上一棵大樹,偷偷觀陣。



2 當時兀朮調撥了兵將,由哈迷蚩率領,按圖擺陣,先行操演起來。



6 但見金營燈火通明,中央將台上旗幟揮動,遠遠 兩條長蛇陣,頭並頭,尾並尾,首尾各有照應,好像 金龍紋尾一般。人喧馬嘶,殺氣騰騰。





22 關鈴看見一個勇猛的金將,猜出是金兀朮,不由 怒氣上冲,舞刀便砍。兀朮用斧擋住。狄雷、樊成二 人趁他還手之時,揮起兩柄錘、一杆槍,前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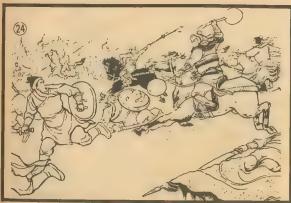
19 狄雷、樊成看那小將生得面如重棗,丹鳳眼,臥 蠶眉,騎一匹黃驃馬,提一口靑龍偃月刀,年紀不到 二十,長相却似關聖。原來他是關鈴,也是來助岳雲 作戰的。



23 兀术一人難敵三隻出林乳虎,直殺得兩臂酸麻, 渾身大汗,不得已調轉馬頭敗走。



20 三員小將拍馬望正中殺進。錘槍並舉,金兵紛紛 潰退。全陣立刻騷動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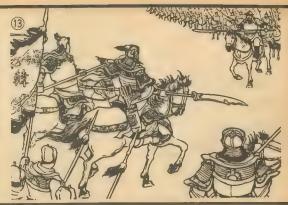
24 兀朮又怕擾亂陣勢,只得繞陣而逃。金兵見主帥 逃走,人心慌亂。三員小將趁勢把金龍陣衝得七零八 落。



21 兀术正在將台上指揮,猛見陣形錯亂,號令不住 ,便提了金雀斧,飛馬衝出,想打死來將,鎭定不穩 局面。



16 却說金門鎮先行官狄雷,本是一員虎將,久有投 靠岳飛、殺敵報國之心。他聽說朱仙鎮上痛擊金兵, 急往披挂起來,拿了兩柄銅錘,跨上靑鬃馬飛奔前來 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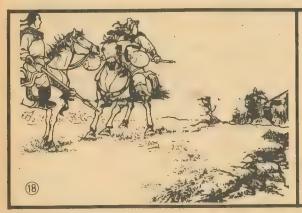
13 右翼韓元帥也帶了韓尚德、韓彥直和蘇勝、蘇德 諸將一齊殺進。正遇哈迷蚩。



17 這日到了朱仙鎮,正逢殺得熱鬧。狄雷看淸旗號 ,剛要殺進陣去,忽見正南來了一位英雄,跨着紅鬚 馬,手執鏨金槍,正是孟邦杰的妻舅樊成。



14 哈迷蚩等不敵自退。衆人方覺可疑,只聽金營又一聲號炮,他們的陣形立刻大變,從四面八方一層層包圍上來,圍得鐵桶相似。韓元帥被圍在垓心,頗有殺不散,打不開的局勢。



18 樊成原來也是投奔岳飛協助退金兵的。狄雷大喜。兩人正在商議從哪一方殺入,後邊一陣馬蹄聲,一位小將由遠而近,正向二人跑來。



15 從中殺進的衆將,這時也被裹在陣內混殺,金兵以多為勝,殺一層又一層,只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31 不一刻,中央將台被踏為平地。哈迷蚩不知生死。一塲惡戰把金龍絞尾陣打得七零八落,金兵大敗。 各營立脚不住,一齊棄寨而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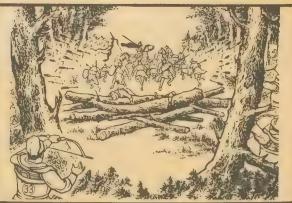
35 兀朮催馬走到嶺前觀望,果然只有一線小路,十分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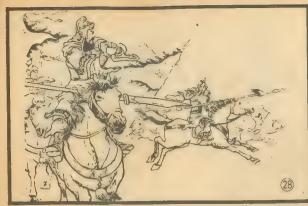
32 却說金兀朮帶領敗殘軍馬,敗退二十餘<mark>里,追兵</mark> 漸遠,哈迷蚩也趕了上來,才算心神略定。不料,前 隊敗兵忽又發起喊聲,向後潰退。



36 這時,後面追兵的喊聲愈來愈近。兀朮迫不得已 發令道:"拚一死也要過去,有畏縮不前者,以軍法 從事。"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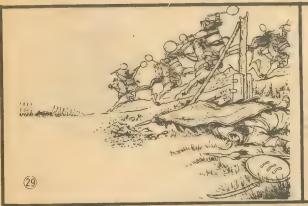
33 原來前面正是劉琦元帥的人馬,他們已從小路抄來,砍削樹木,遍地釘樁,阻住了去路。樹林裏又埋伏了弓箭手。只聽一聲梆子响,箭似飛蝗一般射來。



28 劉元帥正在衝殺,忽然想起一事,向岳元帥說了 聲"少陪",立刻率領本部人馬,匆匆殺出陣去。連 岳飛也不知是何原故。



25 陣裏四位元帥見敵軍陣脚散亂,就指揮衆將士四 處追殺。





26 關鈴遠遠看見了岳雲,高聲喊叫。岳雲見了關鈴 ,好不歡喜。



30 他們的武器都是兩柄錘:岳雲使的是銀錘,嚴成 方金錘,何元慶鐵錘,狄雷銅錘。錘起處嚇得金兵亡 魂喪膽。這就是著名的歷史故事:"八大錘大鬧朱仙 鎭"。



27 樊成殺進陣中會見了孟邦傑。狄雷正好遇見岳飛,岳飛叫他努力殺敵,爲國家立功。大家一齊抖撒精神,向前衝殺。

朱菓無意中將自己的血液救了芷君很是感動,衆人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

和青龍幫有干連,只好暫時躲到友人歐陽瑜家中,再托龍琥回家將孫女芷君和護理的丐 阜地鮫王元鏢暗算,跌入汹湧浪濤,一個孤兒龍琥乘波逐浪將他救起,方之淵並不知道 幫長老也搬到歐陽瑜家中躲避,對龍琥的武功十分讚賞,對他的身世表示同情,對他吃 王元鏢因何事下毒手,因爲同黑鮫幫並無過節,至於該幫歸順揚子江青龍幫,更談不 前文提要・ 來到鐵塘江,恰遇錢塘觀潮之日,江岸人頭湧湧,被當地黑鮫幫

前文書至千手華佗方之淵因孫女芷君得到痼疾,找

搜集情報

寶石!」 芷君道:「嬸嬸·快看·多麽美麗的

?白色半透明、泛着彩虹的是蛋白石。其 他的是……。」 青的、淺藍的、橙色的不知道什麽實石了 翡翠、紫紅的是紅寶石、藍的是藍寶石。 石吸引住了、同聲地感嘆道:「綠色的是 歐陽夫人早被藍色布上的五光十色寶

燈下觀看·忙得不亦樂乎·小琥在旁看着 他帶來的。 他們高興 兩嬸姪興高采烈地一塊一塊地拿起在 自己也高興、因爲這些高興是

與, 說話多了:吃得多了, 酒亦喝多了。 築這頓晚宴 開得晚收得亦很遲 ・一邊品茶,一邊賞月、是很風雅的賞心 是菜餚多:準備費時,收得運却是大家高 帶着幾分酒意,在景色怡人的園庭中 今天的中秋佳節:爲了慶節、塘畔小 開得晚

方夫子與小寒酸在亭中下棋、老叫化

料不到今晚不能留在方廬賞月,感觸萬分 盪漾漣漪。芷君懷念起在家裏賞月情景 **琥坐在荷池邊用手搬弄着池水,引起一片** 在旁吸着他的長烟管作壁上觀 •輕輕低吟起來:

枕簟微凉, 「蘸索清秋珠淚墜,

展輕渾無寐。

月明如練天如水 階下寒聲唬絡緯, 殘酒欲醒中夜起

悄悄區門閉 庭樹金風

思量一夕成憔悴。」 可惜舊觀携手地

小現不想小君太感傷,隨着借詞寄意

「明月幾時有

輕聲道: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の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何似在人間。 起舞弄清影。 我欲乘風歸去,

低綺戸, 轉朱閣,

照無眠。 何事偏向別時圓? 不應有恨, 人有悲歡雕合,

千里共嬋娟。 」 但願人長久, 此事古難全。 月有陰晴圓缺,

只識得幾首蘇軾及陸游的,只是附庸風雅 「很喜歡,可惜古爺爺教我不多、我 哥哥,你也喜歡詩詞?」

小琥吟龍: 芷君心情好轉,道:•「號

多東西?」 芷君問道:「古爺爺是不是教了你很

紀小,學得雖多,懂的却少。」 「古爺爺是位老學究,可惜我當時年

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如朱熹所發般;『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 「學然後知不足・學無止境・我們應

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器。人不學,不知理。」要我『博學之・ 「古爺爺常對我說:『玉不琢:不成

名言,還有一句『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 倦。』補充。 只有渴望充實自己知識的人 才知道知識是無窮無盡的,學能致用 「古爺爺說得對,他是取自『禮記』

永遠也不會厭倦。

的機會啦?」小號也感懷身世起來。 我孤泊飄零。 「古爺爺去世後,就再没有人教我了 四海爲家、還有什麽學習

亦很需要你留下,以解目前之危;還有 •機會難能可貴 • 你必須掌握 • 何况我們學』的環境 • 我們這裏就具備了此種條件 …」 芷君羞澀地接不下去。 在正需要的,是一個能施你以『琢』和 的知識,提高你仍未成熟的武功 以衷誠的協助你,指導你,充實你仍缺乏 下來· 這裏有你需要的良師益友· 他們可 我們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希望你留

不討厭我,我永遠也不會離開妳的 惜妳,保護妳·我也暗地裏發誓要這樣做 小君、妳放心、我不會離開妳的、只要妳 。好像忽然間天賦重任,我必需永遠的爱 在方廬一看到妳時、就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不知怎的,我 ,如果我離開妳。這任務又怎能盡到呢? 「小君・請妳不要急。雖然『人有悲

地歌道:「琥哥哥,你眞好。」 小琥的手、深情地望着小琥的眼睛・輕輕 芷君心裏甜甜的,有點兒陶醉

共蟬娟。 看池邊一對金童玉女・但願人長久・千里 月明如練天如水、銀色的光芒、籠罩

之法。 處方、及所施之針灸與剖解手術、雖則早 同億集中於翻閱其子方芸生之病歷及

方之淵徹夜未眠,思考解决心中疑難

之入微。 已耳熟能詳,仍苦加思索,重覆分析,觀

傳、因方之淵有見及此、方芷君出生後、 芸生爲病從口入,而方芷君則爲先天之遺 從無方芸生之病例一 就即與父母隔離・一飲一食・受到嚴格控 ·但不幸仍現出乃父之病徵。 按方家心宗、及方家峪族民之歷史、 白血。換言之、方

白 效 衞不固所致。乃用針取其子之內關、曲池 循·方淵之苦思數日·方得一法:以金針 血、換以新血、泄血易而換血却無前例可 破子之指,取血而察之、見子之血較常人 兆、應先察其血質而後思灌血之法、隨即乃子日益憔悴、實缺乏血液或血液敗壞之 Ш 藥、未見微效。後見其子屢服養血之藥無 、中脘、三里數穴。針後、服理氣養血之 而忽心悖亢進、故診斷其爲氣血虧損、營 其子病發時,面色白而唇靑,四肢無力 知其子血液敗壞、唯一搶救之法爲放泄壞 犯險、爲人父者焉能見子將死而不救? 導己之血灌入子體而替換子之血,此學雖 ,爲行醫數十年所未見,詫異莫明,乃 痠背痛·稍勞而氣喘呼吸困難·脈沉遲 ・血乃滋養六腑・促進新陳代謝之本・ ,乃苦思立竿見影之法、以補充所缺之 發現方芸生之血泛白、極之偶然。見

苦思,並囑脯臘店老板特晒小羊腸衣(灌 副手兼護法。 臘香腸的外膜,用羊腸充氣晒成。作者註 方之淵令金匠特別打製數支通心金針 作爲主要灌血工具。老叫化洪浩爲

酒中殺菌後,再將金針接於腸衣兩端, 方之淵將腸衣、及金針腸衣放入高梁 金

> 立即染紅半透明腸衣内壁,待有血由另一針一端插入自己臂彎之大脈中,只見血液 方芸生之臂彎大脈中,並囑老叫化用第三 金針端滴出時,立即朝金針插入仰臥低處 直至所泄之血變紅爲止。 支針插入方芸生另一臂上大脈放血。换血

髓,百毒不侵,若芷君換以小琥之血,其之淵帶來一綫曙光。朱菓能使服者洗骨換 **툦成份之血**·對芷君產生良性效用,給方 治療猶豫不快主要原因,發現小琥含有朱 治標,不能治本、此乃方之淵對方芷君之 舊病復發,經再換血仍不治。故換血僅能 可延長兩年,並生下芷君。兩年後方芸生 效用必會更大,或能治本? 手術可說頗爲成功·因方芸生之壽命

方之淵抱着滿懷希望,迎接黎明。

飛來峯下的冷泉取來大量冰凉的泉水,以考慮到朱菓吃後的反應,因此特地託人到 與方芸生的手術不同的地方,就是方之淵 備芷君換血時不時之需。 換血的手術是在第三天早上進行的

的血、和小君的血很親和,没有起排斥作 用 血認親」的方法,測試過血緣不同的小號 · 手術進行順利。因方之淵會採用過「滴 方之淵點了芷君的睡穴才進行換血的

完畢。 很快便熱了起來、結果換了三槽水才換血 立即將她放入盛滿冷泉水的水槽中、泉水

芷君在手術間不久便起反應·方之淵

雙手脈門, 脈門,一方面測探脈息 另一方面探方之淵一直把住芷君没有浸入水中的

> 改模正君的前額、突然出聲喊道、「小號 測體温。方之淵看見雙手針口很快便癒合 ・於是將花君的手也放入水中、自己的手 ・趕快護着小君鼻孔。」

枕傍着 頭上、因爲他發覺正君的前額雖然有冷水 燒壞腦子,必須及時設法散熱 方之淵立即用冷泉水不斷地澆在芷君

聲抹上了豆子大的一額汗。 化、歐陽瑜夫婦和小號,被方之淵的急叫

然走出。 道:「一切已趨穩定,大家請出外廳稍坐 正常,方之淵殷然地向各人點點頭。微笑 。」設着,解了芷君睡穴。衆人魚貫地欣

到很奇怪。「爺爺!

走出房外並掩上房門 成功。」方之淵向芷君打眼色和手勢後

來容光煥發。芷君瞥視衆人・看見大家的手術後流着滲着小琥血液的芷君、看 欣切擊情,很受感動;「謝謝大家!」目

距離十萬八千里,妳說功勞大不大?妳應 該怎樣謝我?」老叫化打趣地道 ·替妳挑冼澡水 - 從飛來峯到塘畔小築, 「小君 · 老叫化出動了丐帮十萬大軍

啦,捶背啦、抓癢啦、捉虱啦

站在房間裏關心地看望着芷君的老叫 ·但仍然相當燙手、爲了防止熱力

半個時辰後,芷君的脈息及體温漸趨

芷君隨即醒來,見自己泡在水槽內感

「小君、起來趕快換上乾衣、手術很

光落在小琥臉上、「謝謝・琥哥哥!」

你吃啦一替你補破衣服啦,梳頭啦,梳鬚

嘻嘻

老叫化現在宣佈;從現在開始, 大家被他們兩人逗得笑了起來 「好了,樂子够了,該談正經事兒了 塘畔小

就・認爲學問不可無師承、否則、事倍而瑜數日鑽研小册子及分析你現在的武學成 築進入非常時期、以抗外患。 「龍瑰聽令。經洪浩、方之淵、歐陽

林浩刦 功半 心、羣策羣力,共同挽救即時發生的武「目前必須合遐邇爲一德 聯愚智爲

天,恢復元氣:明晨寅卯,後院練武塲報「龍琥,因今晨輸血,特准你放假半

「龍琥領命,準時報到。」小琥朗聲

「方芷君聽令!

子兵法,受命爲參謀,特准放假半天,明「妳自幼熟讀歷代名賢經武策略,孫 「有!」芷君忍笑地高聲答道。

晨辰巴中堂報到。」 患;用兵之方:貴乎知己知彼, 命。制賊之道、在於有備無 請問敵方

情報可會獲得?」

又是一次哄堂大笑。 「明晨可呈達備考。」 「有勞花子爺爺元帥。」

了没有?」 芷君問:「號哥哥,小白小、翠吃過

得飽飽了。幾天間,它們長多了不少羽毛 「吃過了,今晨手術前我就給它們吃

吃。 己的名字時才張口、不像前幾天般搶着來 小翠彷彿聽懂芷君的話・當芷君叫到牠自 從另一小籠子中。拿小蚱蜢在餵着牠們; 翠的口兒,張得大大的在吵着要吃。芷君 弄醒了・「咕哇」・「咕哇」・小白和小 翠柔軟的羽毛、不小心却把牠們從沉睡中 君忍不住將鳥籠打開,輕輕撫摸小白、小 「這是小白的:這是小翠的了。」小白和 「羽毛不單是多了。而且長了。」芷

與其他鳥類大不相同。 不知是牠們的天份較高,還是舌頭和聲帶 是飛禽中·唯一的兩種·能教牠們講話。 訓練得會講話。」芷君知道鸚鵡和八哥, 「花子爺爺答應了我、把小翠和小白

内望出窗外看到的。」 得小白和小翠『呱呱』大叫。我是在房間 把小剪子:在鳥口内不知剪什麽東西?弄 手裏、左手用力把鳥嘴捏開、右手拿了一 其中一名丐帮弟子,還把小白和小翠捉在 名丐帮弟子,來到這裏看小白和小零啦, 「怪不得今天大清早、洪老就帶了二

到他們·一定要罸他們。」 他們到了塘畔小築也不伴我玩,下次再見 「那一定是『禽朋獸友』兩位叔叔。

「什麽『禽朋獸友』?」

手裏剪舌根的、就是他。他有一對雪山白 驚、從雲南滇池與大雪山之間捉來、經高 鳥、爲他做事情。剛才將小白和小翠捉在 通言語、並且會驅使一些經過他訓練的飛 『禽朋』姓高名遠:能與各種各樣飛禽溝 「那是丐帮很出名的兩名四袋弟子

> 的右臂累極了。 歡我, 臨走時在方廬上空盤旋了很久, 引兩年多没見高叔叔了。他的『大雪』很喜 讓牠背着我升空。眞的又刺激又有趣。 叔叔訓練後·很聽話·我曾坐在牠背上

號由此而來。」 • |個偏愛飛禽,另 | 個却喜愛走獸,綽語,與高叔叔 | 般:大家都非常喜愛動物 不離孟地兩人常在一起。雷叔叔能溝通獸 『禽朋』後・因爲志趣相同・從此就焦 「『獸友』雷明叔是大個子・自認識

一齊來教牠們講話。妳認爲好嗎?」 叔再來的時候,妳不要忘了介紹給我相識 不親眼看到的話,難叫人相信、無論如何 異有趣。真的會有人能溝通禽獸語言嗎? 林逸事,覺得高遠,雷明的事蹟,非常奇好了!」小號從來没有機會聽到別人講武 • 芷君的話,他十分相信。「小君・高叔 我要他教我怎樣訓練小白和小翠, 「有高叔帮助訓練小白和小翠眞是太 我們

你失了這麽多血,身體有什麽地方感到不 叔的鬍子。」芷君眼睛很興奮地望着小琥 』更聽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剃剃高叔 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很有耐心地教小 ・見小琥面色有點蒼白・道・「琥哥哥、 白和小翠、教得牠們比『大雪』和『小雪 「小白和小翠是我們救的、教養牠們

便没事了。就是看見妳的手術很成功 「我很好・不用担心!我坐息一會兒

> 三-開始。」 芷君一邊說,一邊拉着小號一起坐了下來 來坐息 」芷君知道號哥這樣關心自己,感動得心 法平靜,故不能立即定下心來及時坐息。神又好,臉色紅潤得很好看,我高興得沒 道:「現在開始,乖乖地坐息。一、一、 兒有點抽搐起來,說道:「我不要你伴了 將小琥下肢・吃力地盤成打坐姿式,又 你要關心自己的身體。我要你立即坐下 ·我要看着你做。 不準你偷懶。」

詳入定。芷君發覺琥哥哥的臉色並不是蒼 着幾分委屈的神態 閉上雙眼 很快便安 ,而是没有以前那麽皮膚黝黑吧了 小號像怕了芷君似的、臺無異議地帶

武場中等候了 未大亮、小琥早就坐在塘畔小築後院的練 寅卯在秋天來說、僅剛露曙光、天仍

準時出現練武場中。 寅卯剛正,老叫化、干手華佗及寒儒

其浩瀚含意。 切磋釋惑,恐怕你終窮此生 亦無法明瞭 者也。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古爺爺所留 孺子可教也,師者 能傳道 授業,解惑 子·乃武學之經典摘錄 若無智者從旁 老叫化看見小琥早巳在場 讚道、

乃蒼生之福也! 祐·賜下機緣·能處此地·乃子之福也 有釋、道、儒、丐、酒、醫;帝、后、侯 ・毒・火,巫。在場巳佔其三。承皇天所 「當今武林正邪黑白兩道頂尖人物

等亦師亦友:爲拯斯民於塗炭・爲天下開 「古云:『三人行,必有善師。』吾

太平・此吾輩之任也。」

冕之榮」者、屈指可數。」 世間能『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 爲柔、塞知爲昏、變恩爲怨、染潔爲汚。 毫釐,繆以千里。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 偶·公與私·僅隔於一綫一念之間·差之 於私;成於眞而敗於僞。』善與惡、眞與 方之淵接道:「『天下事成於公而敗

難再 伏?」 應玉潔冰清 勁草 嚴霜識貞木。此乃江湖上正邪之別 。」歐陽瑜感慨地補充道;「大丈夫立身 「識定不妄趣、力定不妄移。疾風知 百年展眼光陰 當爲雄飛 待人應光風霽月·萬古此身 安能雌

·齊聲道 ^「你明白吾等之心意嗎?」 三人說罷一六道尖銳的目光,射向小

弟子龍琥一拜。」 叩拜,恭聲說道:「三位恩師在上、請受 是非、堅持原則,光明磊落。」設着跪下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對心思耳目的運用 不入于正,即入于邪。做人要分清黑白 小耽惶恐地點點頭,說道。「我明白

煉要訣。」 體之十二經絡及八大穴脈分佈 小琥說道、「今天由老夫主講 方之淵用目光向歐陽瑜打招呼,轉向 「琥兒不用多禮。」三人欣然微笑 及氣功鍛 題目爲人

了註脚。字有時用朱砂寫 是小册子隻字全無:而現在的掛圖却寫滿 的小册子,將形像畫大很多而成。不同的 。小就學目看去 歐陽瑜已經將十 原來是按古爺爺給他 餘幀掛圖 有時用墨寫 懸掛牆壁

以下能收縮之肌肉產生所想之動作,及反體神經控制中樞,司承大腦意念,驅使頸 矯若游龍、發力甚大。 對練武者言,即能反應迅速。動若捷冤 經絡爲人體背面最重要之陽海之經絡,人 人體各處之知覺。故督脈之健碩暢通

各異。詳情參攷醫書武典、並強記之。 各穴道連絡之散佈肢體神經不同,作用亦 、陽關、腰兪、長強・共有二十七穴。 「督脈由齦交、兌端、水溝……至命

很大裨益。 臟器官之強健、生息不絕、却病延年、有 命之結、氣血新陳代謝、營養吸收之樞紐 起於承漿止於會陰,共廿四穴。爲人之生 ,受任脈經絡之暢通、對人之肢體穴腑內 「任脈經絡爲人體正面陰海經絡・穴

陰腎經絡·起於湧泉止于俞府計二十七穴 •起於至陰止於附分計六十三穴;足之少 澤止於聽宮計十九穴;足之太陽膀胱經絡 十一穴;手之少陰心經絡,起於少冲止於 之太陰脾經絡、起於隱白止於火包、計二 絡、起於劣兌止於頭維、計四十七穴;足 商陽止於於迎香計二十穴;足之陽明胃經 計有十一穴;右手之陽明大腸經絡,起於 門計二十三穴;足少陽胆經絡・起於竅陰 極泉計九穴;手之太陽小腸經絡。起於少 止於朣膠計四十三穴;足厥陰肝經絡,起 九穴;手少陽三焦經絡、起於關冲止於耳 ;手厥陰心包經絡。起於中衝止於天池計 「左手之太陰肺經絡・由少商至中府

、肝、脾、肺、腎相連、 · 人體之手足經絡與五 顧名思義

手足經絡之暢通·五臟亦健碩。

三十六穴,分爲死、暈、麻、啞等受襲反 應穴道。 左右雙穴。大穴有百零八個,其中重要有 「人身大小穴道甚多,有單穴,亦有

帶絡督脈。 脈於咽喉、主營血、衞氣、獨帶脈橫貫如 陽陰維蹻及衝五脈、均由下至上縱貫絡任 而不提,乃因其重要遠次於任、督二脈。 二脈、餘下之陽陰二蹻、衝、帶等脈、略 「人體之奇經已談 ·八脈僅提任、督

等組織系統、由此日趨強健。 循環至入體各個部位,人身之血脈,神經間,以意頜氣按經脈起止運行,促進血液 、靜、綿、深、長心法調息吐納,使『先長之源。坐息之目的,藉悠、緩、細、勻 先天之氣』乃自母體內成孕時便賦有之成 爲『後天之氣』;下層丹田氣海之氣爲『 『後』天二氣溝通交結爲内力於胸腹之 「坐息運氣有一、上層胸肺呼吸之氣

效不著。 脈爆破而癱瘓,甚至吐血而亡。傳言奇藥 或練時遭外擾 肌強之發展,若不能及時導引利用 能把內力驟增:實為不確。奇藥僅能促進 ·藉不懈日夕鍜煉之積聚而成。練不得法 「吐、功夫能達精、氣、神結合境界 , 會因岔氣而走火入魔, 血

一。如此妥善 **刦,及時導化藥力而吸收體內。機緣巧合天然冷泉在後,逃出服下朱菓血脈賁張之** 運功心法在先 「琥兒福緣甚厚。得小册子 誠爲上天特別之眷顧也 "服朱菓因重心指引運功於 粗懂坐息

> 於此,復得良師益友,此其二也。 義重・琥兒受其苦心陶冶薫染、以仁安人 ,以義正己。因而產生錢塘拯溺,遇吾等 一班兒自幼受古爺爺撫養。古老才高

寄以重任,需深銘在心,不負所託。」,行拂亂其所爲。』琥兒、上蒼之眷顧乃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方之淵說罷,見小號孺慕受教的樣子 「需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苦

有問有答。非常貫注。 • 很感快慰 • 接着低聲與小瑰談話 • 互相 老叫化及歐陽瑜,識趣地走出練武塲

練多年。 正義人士的實力就可突然增強。在此武林多事之秋,三人任督脈暢通了 追問。因爲他,老叫化及小寒酸等人,修此點對老夫有莫大帮助。」方之淵懇切地 「你必需追憶你如何貫通任督二脈 到現在任督二脈尚未能貫通。若

候多年的剩下來的兩枚朱菓後‧坐息時。出原因來,便問道:「方爺爺‧我吃了守 解・獲益不淺 感到内急難忍。我就是運勁到這時候,才僵硬一口渴得很。運氣至會陰,長強時, 慰交、承漿之間 便覺得腦袋發漲 體內之勁氣增大很多。但每每運氣至 忍不住將勁散去,要不,就胸背漲痛起來 好像勁氣阻塞。」 小琥雖然聽了方爺爺對穴脈的詳細講 ·聞言苦苦思索·仍然找不 我吃了守 舌頭

方之淵道:「什麽時候此種感覺突然

小琥稍想一會 「就在跳入錢塘江救爺爺的時候,當小號稍想一會一好像在整理頭緒,才

這是老叫化想看了很久的憨態。老叫 轉。 疹,不時休克昏迷。曾延醫服藥,不見好 烟台 土

屬靑龍帮。 又排慶筵、據云慶祝結盟成功、黑鮫帮歸 筵席,與黑鮫帮帮主林勝天洗塵。翌日 - 崇明青龍帮總舵・八月初七大排

萬

勢要打他。没好氣地道:「又說文件準備

芷君被老叫化逗得忍悛不禁、作起手

打起妳爺爺來,那就糟透了。」

不清楚文件、亂發夢囈的决定、調兵遣將 是很好嗎?花子爺爺真怕妳會打瞌睡,看 會是好的,可以養足精神來辦大事。這不

化不禁老懷大開,哈哈笑道:「貪睡多一

今晨呈遞・在那裏了?」

老叫化不慌不忙地從懷中抓出一大把

角。後因鎭江鏢局總鏢頭剛好同在萬花樓 罷·没有大打出手。 請客、出面調解。雙方看總鏢頭臉子而作 衆在鎮江萬花樓夜宴中・因冷言冷語而口 曾與當地青龍帮發生爭執。事源爲雙方帮 ー鎭江排教分舵・於八月十三日・

然受羣蜂侵襲,螫傷不少寨中漁民。 洪澤湖雪楓寨・八月十二日、 史

突

洪澤湖

花

被殺。蒙面賊亦有死傷,但均被蒙面人携被搶金沙超過十萬両,受傷十數人,十人突受數十名蒙面大盜偷襲,損傷慘重。計 走。現場未留下任何蛛絲馬跡。 巢湖巢縣金沙莊、八月十三日夜

取蘇州河水路赴約。

一蘇州

林

請:離黑鮫帮蘇州總舵,帶領四位護法, 初五、應青龍帮龍頭九天神龍公孫敬之邀

常 的報告,生面孔者頗衆。中秋過後囘復正 出入帮衆人數增加。據熟悉該分舵弟子 蕪湖青龍帮分舵・自八月十二起 · 巢湖

有崇明總舵,鎭江分舵,江陰分舵 青龍帮船隻往來突然比平時多 : 所懸旗號 金陵長江江面、自八月八日起、 ·蕪湖 連同

> 水裏時,內勁仍然使到胸背漲痛。忽然潮邊練得水性很好,但怕力氣不能抵受冲擊時我看見江濤汹湧而來,雖然我自小在海 來。……難道……難道是江潮,礁石替我碰撞,漲痛便消失了。勁力亦隨着強大起 湧將我捲入江底,胸背先後受到礁石強力 打通任督二脈的?」

碩。」 感嘆一次上天對小琥的靑睞。隨着對小琥「事實却是如此。」方之淵不能不再 · 使四肢矯捷有力· 五臟六腑日 趨強壯健生生不息· 大週天則將血氣勁力循環肢體 陽循環之『大週天』。小週天令血氣勁力將此勁氣分走十二奇經而囘任督,則爲陰 任督之間,僅爲陰陽循環之『小週天』。續道、「琥兒、你現所掌握之坐息,連貫 「琥兒、你現所掌握之坐息,連貫

並囑小琥自行吐納。自己却陷入深沉的思 說罷、細語解釋大週天坐息的要訣

提「氣」・順兩腿而上、氣會肛門 唇微張,把「氣」貫到丹田 感到小腹立、引短令長」地呼氣時,舌守下牙床,嘴 項而達頭項百會,再順雙耳前側分別而下 提肛」引「氣」上升,經尾髓、脊髓和頸 時、小腹漸漸收縮。舌舔上牙齦,自湧泉 順兩腿而下:直達兩脚掌心的湧泉;吸氣 即鼓漲起來,再把「氣」沉至會陰 然感到膀胱發漲・需要小便・急忙跑到毛 ,相會於舌尖承漿·與呼氣時的氣息相接 · 完成了足少陰腎經絡的「大週天」。忽 小號依隨方爺爺的要訣。「調柔入細 再一 分支

上三竿乃未開舖營業,才由顧客報官, 被迷香悶倒,然後被綑縛、塞口。事後日 路消息;所有護院、銀號掌櫃及夥計均先 十萬両,現場乾淨俐落,毫無綫索。據透 被爆竊,銀號損失銀票五十萬両,白銀二十一楊州萬通銀號,八月十一日午夜 ·揚州

開全帮大會。 通告帮衆於八月十六日囘定海總壇報到 舟山巨鯨帮突然停止一切業務 舟山

日被人暗算受傷因而疑爲青龍帮所爲。 ・曾收到青龍帮邀請信而未赴會。八月十 九江鄱陽帮總寨寨主湖中蛟楊達

分析,得出下列幾項結論: 餘字條全部讀完。再經過半個時辰的研究 芷君花了整整一個時辰時間・才把百

黑鮫帮,尤有意再侵蝕鄱陽寨。金陵長江 排教衝突的真正原因等·還需要作進 江面及蕪湖的青龍帮活動的目的,鎮江與 青龍帮近來非常活躍、旣併吞了錢塘

是否與靑龍舌併野心的擴大有關?還要了 帮可作爲例子。 解事前有無接到青龍帮的要脅。九江鄱陽 楓寨等受傷帮會、均爲水上作業的帮會 巨鯨帮、烟台蓬萊帮、洪澤湖雪

龍帮集中金陵船隻有關?必須通知金陵丐 絲馬跡、只有水路才能掩飾。是不是與青 搬運五萬斤金銀、所需人手不少。能無蛛 案,失去金沙十萬両,白銀七十芦 短短數日間,突然發生兩起距大刮竊 .向o光

順·澳下一泡混濁的尿。

歉而抹上脂紅。

現心中十分高興·繼續不斷的運功。 身體下墜,吸氣時身體有點飄盪浮逸,小 」。漸漸體會到方爺爺所說的「吐如落雁 絡……等奇經,各自試運功行一「大週天 · 納如起飛」境界。因爲他覺得在呼氣時 什麽手陽明大腸經絡 - 什麽手太陰肺經 小號就是這樣專心地·按着掛圖所示

小君一見投緣,兩小無猜,真是天造地設一可反三,將來成就無可限量。難得他與點頭,心中暗忖道。「琥兒天資聰穎,擧 之淵也可以聽到聲音。方之淵讚賞地微微 疙瘩·體肉氣血鼓盪。連靜坐他身邊的方 彷似上冲雲霄、全身騰起、全身豎起鷄皮 腦至百會。這股熱力力量頗大,令到小琥 這股熱氣急速上升,冲尾閻沿夾脊直衝後 地降至會陰,沿雙腿而下至厲兌;吸氣時 週天」中,他呼氣時突然感到身心在震動 練·他認爲這是「大大週天」。在「大大 • 一股熱氣忽然滙集在小腹丹田處, 急驟 貫將十二奇經的大週天串連在一起依次來 「大週天」的調息法門漸漸熟說,可以連 ·心中暗忖道。「琥兒天資聰穎·學 一個時辰很快過去了。這樣小號已對

精神閱讀起來。

黑鮫帮帮主翻江龍林勝天,八月

牙。手勢一揚、走了出去。芷君默默集中

地飛鴿傳來的情報、請參謀過目。」說着 少也有百數十條。道:「這些都是丐帮各 字條來、放在書案上堆得高高的、看來最

·向芷君霎霎眼微笑·露出滿佈烟漬的黄

話,暫且不提。 一段經綿哀怨、悲壯凄慘的故事。此乃後 這一霎時的忖想。想不到後來惹起了

似尋人。

州、方家峪等地。手下近日空巢而出 帶領手下、四處奔跑、曾到錢塘觀潮、杭

像

·自八月十三日起·變得非常活躍·頻頻

錢塘黑鮫帮分舵主旱地鮫王元鏢

兒貪睡・遲到了。」 兒一紅,設道、「對不起,花子爺爺。君 見花子爺爺早巳坐在書案旁等候。不禁臉 **芷君在巳時初才踏入中堂報到的,看**

老叫化看見芷君容光煥發,兩頰因抱

、頭痛、臉色金黄、身有麻

金陵共有三十餘艘。

上吐下瀉,共有不下六十人。但島上居民

舟山羣島巨鯨帮衆傳染上瘟疫、

·錢塘 李

中秋宴後病倒 堂堂主海蛟黄士棠,護法飛魚鍾兆文等。 僅有數人,有同一病况。 烟台蓬萊帮帮主青鯊陸宗海,內

高低 帮追查船隻的來往方向,及來往船隻水位 船隻押運入手的安排。

其報告图治藥方所得效果。 楓寨的瘟疫、中毒及蜂螫的病患者 並囑 必須開藥方图治巨鯨帮、蓬萊帮和青

及地方案子 芷君接着提筆 寫一幾張條子 以備 餘下一百二十餘條子,多爲江湖恩怨 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金陵、九江等地。 交給花子爺爺 利用丐帮的飛鴿傳書網絡 •分別傳給崇明、舟山、烟台、洪澤湖

密得好的。難道黑鮫帮或青龍帮要暗殺爺 讀的許多條子中 唯一能拉扯上的 能顯露出黑鮫帮謀算爺爺的動機。從所閱 目的就是不讓有人醫治他們? 芷君直到現在 蓬萊、雪楓寨所患的病 還未尋到一點綫索, 爺爺是能 ,就是

要丐帮崇明分壇將青龍帮的詳細資 芷君想到這裏 又補充了給崇明的條

,頭頂上冒着紫色的霧氣。芷君忖道。「那裏低聲討論着。琥哥哥則在場子裏運功 **琥哥哥的功力進步得真快!** 看見他正有和爺爺、歐陽叔叔三人,坐在 爺爺。結果找到後院練武場的休息室 才 芷君處理完畢一切機宜 到處找花子

老叫化傳音呼喚芷君 用聲怕驚動小號 過來這裏坐。辦完公工嗎?

報告,並把她寫的字條交給花子爺爺,叫光問她。芷君心裏明白 低聲將結論作了 芷君輕輕走一過去。三人用詢問的眼

他快些傳出

陣撲翼聲遠遠而去,兩隻鴿子很快消失在 老叫化立即走了出去。隔了一會,一

「琥哥哥 用完功了?快坐下來。」 看見了芷君等在休息室 便走了過去。 小琥這時剛好運功完畢,長身而起

哥哥抹去額旁的汗珠。 說着、走到小琥身旁 用自己的手絹替琥

起坐在方之淵身旁。 小號感激地看了芷君一眼、跟芷君一

條子已經傳出。我們繼續談吧!

老叫化也隨着走入休息室 說道:

以近知遠以微知明。據近日所得消息分 道義路上無炎凉』之輩 自命清高, 華東武林道上 「巧者勞 智者憂。」方之淵道。「 多爲『隱逸林中無榮 醞釀着一巨大謀陰。

琥兒爲衆望所歸人選 吾輩亦有很大借助 等必須爭取時間 倚借外力僅能靠在坐各位力量及智謀。 明哲保身。故要揭發及消弭此陰謀 不能 華東武林正道人士 「一、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吾 「經初步研究結論爲: 盡速提高各人之武功。

之需要,到適當時才作安排。 須盡速詳細了解敵人情况 以利戰略安排 。兵機貴能潛移默化 「一、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吾等必 盡量免傷天和。

進行之。」 所向無敵。如何連横合縱 「三、連横合縱。吾等必須聯絡受害 共同抵抗。正義之師。 應選適當時機

方之淵設罷,目光巡視衆人。

大家深表同意 點頭作答。

匀、靜、綿、深、長」的法門 昨天早上經過方爺爺詳細地分析了人體 小現深深地明白「業精於勤」的道理

積聚在自己體内的朱菓功效

達到易經洗 因而更加勤力運功,希望很快便能化開 午後:小琥明白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

苦澀;不深不長時、所運的氣却滑溜得很 粗濁;不靜不綿時一運行的氣有些遲滯和 發出聲音;不細不勻時 運行的氣便變很 結論、吐納不悠不緩的時候、一吐一納會 · 對行功效果有怎樣的分別。結果找到了 吐納行氣運功。小號反覆地嘗試單獨法門 難以控制。 於是,小號更加勤地靜在房中一靜坐

風化解・融滙貫通的感覺。運行十二大週 加 納運氣。小琥經過一個一個法門地循序增 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同時以八個法門來吐 天後,小號覺得自己走入了一個靈台清明 吐納的竅妙。眞氣運行時 做到不聲,不 • 眞氣歸元 穩丽若定的境界。 ·不澀·不滑。眞氣通過的地方產生春 努了個多時辰 最後才能掌握到這種 經過這些不同的體驗, 小琥午後調息

見芷君正在躡手躡脚地替他收拾房間,正當他運功完畢 緩緩睜開眼睛時 看 轉過頭來 琥知道芷君照顧自己,眞是無微不致。說 臉上露出愉快欣喜的笑容。小 用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注

很快便掌握到「悠、緩、細 和吐納行氣運功的要訣奧秘

道。「又要勞煩妳·眞不好意思。」 「小意思吧了。」

塊怪石頭有什麽用處?」 在再看見它,好奇地問道,「號哥哥,這 注意力,被實石的光芒全部吸引去了。現 看到,但引不起她的注意。因爲當時她的 正君記得號哥哥拿實石給她時,她曾經 芷君偶然看到桌上,放着那塊怪石頭

不放。」 的有點兒怪有一種力量將我的小刀吸住 來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麽用。不過,它真 小琥說道:「這怪石頭是由天上掉下

「磁石?」小琥問。 「磁石!」 芷君說。

有一塊 用來吸取受到飛針暗器所傷者陷 正君是看見過磁石的 因為她爺爺就 於體內的細小鐵針。小號就不知磁石這玩 意·聽也没有聽到過 因而反問。

爺爺的黯黑大不相同,忍不住走過去拿起 君看見琥哥哥那塊磁石 銀光閃閃的, 和

「蠻重的嘛!琥哥哥,它怎麽從天上掉下 才能將它托在掌裏。芷君驚奇得很,道 看它只有拳頭大小 她却很貴力氣

象很深,又聽到遊人說,五老峯頂,有石爺爺常常吟讀李白的『登五老峯』詩,印廬山風景很有名氣 因此到廬山遊覽。古『我來杭州時,途中經過九江,知道 想去體會一下。我登上五老峯時,已經是 统· 刻着『日近雲低』、『星聚層巒』、 『去天尺五』 『俯視人干』等字句 很

「公冶叔叔一定會將它打造成一把漂 試的。」 來的新金屬,鑲嵌在一些普通金屬上來測 時間和燃料。 屬的數量不很多,他告訴我這是爲了節省 因此一他經常把這些辛苦得

別人都瞭解得比較透徹。他首先打破了沉

般的空氣。

行。李時珍若不品嘗百草,何來不朽巨著

「雖則無以往經驗爲憑藉・但事在必

的思索時間

·而且自己又是醫師,因此比

方之淵對即將要發生的事情

來。二 可以從刀鋒和刀身的色澤不同把它分辨出 藝呢?很多刀斧的刀刃都是鑲上去的 「對、爲什麽我會想不到 『鑊』的技 0

堅硬金屬的冶煉成本很高。」 了改善性能外:價錢也可以便宜些 有的刀剪利器,刀刃必然是鑲上去的。除 了生了一個缺口吧了。就是這個原因 堅硬刀鋒時,就不會隨缺口而裂斷,大不 作刀身後,這缺點就改善了。當碰到另一 鈍的刀鋒,可惜易斷。但鑲以較軟的金屬 必定性能較脆,可用來打製出銳利而不易 「公冶叔叔設、凡是堅硬的金屬、也 因爲

冶叔叔。」 「我這就找花子爺爺、借丐帮通知公 「原來冶煉的學問是這樣高深的。」

她當然更着急了。她很想琥哥哥有一樣稱 心的兵器。她不着急才怪。 芷君性子急得很,有關號哥哥的事、

蕭索的秋風、吹到各人嚴肅的臉孔上、使 能够創造出新的經驗或成績。 不决;只有意志堅定、果斷敢爲的人 因為誰也不知怎樣說才恰當。人們遇到了 氣氛更盈緊張。誰也不想首先說一句話, 邊的楓樹的葉 一件疑難的事情時 寅末時分、衆人已經齊集於後院練武 · 場中輕飄着幾片梧桐落葉 練武場 在曙光下金光閃爍。微帶 往往把心不定 猶豫

> 立即叫道:「開始」」 週天。小琥向花子爺爺微微點頭、老叫化 一刻過後,小琥和方之淵已功行十二

色。

則面對着她爺爺坐下,雙眼注視爺爺的

歐陽瑜二人,分別站於他們兩側;芷君

納行氣運功;方之淵亦就位調息;老叫

小琥立即在方之淵背後坐下,徐徐吐

位。這是他們昨晚早就安排好的。 。衆人隨即活躍起來,走上自己應站的協

右膏肓兩穴上,運功由左右手勞宮穴徐徐 逐漸加大:來補償化解的消耗。 有導引作用外:還有化解的作用。小號爲 即溶合於一股内力之内。這股内力,除了 到方爺爺身體輕微震動後,小號的眞氣立 將眞氣迫出、注入方爺爺膏肓雙穴中。感 了保持輸入眞氣的穩定不變,眞力不能不 小琥隨即將雙手、按在方爺爺背後左

琥的真氣消耗隨之減少。這樣運行數小週 奇經,以壯筋骨血氣。在走完了十二奇經 內所走的經絡,發覺方爺爺目的在於先走 小號可以感覺到自己眞氣在方爺爺體 的地方、坐下來看星星。不知不覺就睡着它、因為它太熱了。我就在離開怪石數尺它、因為它太熱了。我就在離開怪石數尺度帶着熾熱的鐵一樣的暗紅。我不敢觸摸。樣的。我走到那裏時,空氣頗熱,我甚 了起來。我立即跳了過去,想看看流星是方。撞擊山石時,聲音很大,把我嚇得跳光亮。霎眼間,便墜落在離我十多丈的地 自很遠的天空。向着五老峯飛來,非常的 高氣爽、月亮很早便升起來,月光蓋過了 星光。等了很久,忽然看見有一顆流星, 星星。我不得不要等待月落後,才能看到 頂·體會一下 我走到那裏時,空氣頗熱,我甚 心中想,今晚就露宿五老峯 『星聚層巒』罷。晚上,天 亮的小刀或小劍。我要立即聯絡他!

它留在身邊作紀念。」
我看見它樣子可愛,而且是流星,因此把機動它,小刀被它吸住,把我嚇了一跳。機動它,小刀被它吸住,把我嚇了一跳。 「第二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立刻看

塊磁石,就是向他拿的。

時、稱爲流星;墜落地下時就叫它爲隕石 興趣地仔細觀察。 」芷君從來没有看過隕石,因此,很感 「它是流星?隕石?在天空發光流動

金屬的。」接着,芷君問小琥道:「它看 叔在這裏就好了,他一定會告訴我是什麽 「它是金屬·不是石頭・要是公冶叔

刀鈍了一它在表 小琥答說道:「是的、它很硬。我曾 它在表面一點兒也没有刮花的痕 像切銀子般切它·結果小

> 比起他的祖先還要嚮。很多出了名的武林於藍而勝於藍。他現在的名氣,在武林中 他:很感奇怪。 他家中玩了幾天:才懂得這麽多。爺爺那非常有趣,這是我九歲時,爺爺領着我到 很多,他告訴我一它們的性能都不一樣 屬來,然後測試它的性能,同是那些礦石 冶成的金屬混和在一起來煉·創出新的金 冶煉各種不同種類的礦石、並將不同礦石 於門外而不接見,他的性情很怪,只喜歡 繼祖傳秘法 人物,慕名懇請他鑄製稱手刀劍,均被拒 ,他改變混合的比例多次、得出的新金屬 「公治叔叔是著名冶鑄世家子弟・承 「公冶叔叔?」 對冶煉之術獨具心得、青出 小琥聽到芷君兩次提

> > 很快變成爲意志,去貫徹旣已作出的决定

當事情已經作出了决定,人的焦急便

入地獄。』光陰寶貴、開始吧!」

『本草綱目』。佛日

: 『我不入地獄

志和毅力。 索尋覓,堅毅不懈。我眞佩服他的堅強意 生銹、却很容易鈍。因此、他還一直在摸 我已經找到一種金屬:接近理想、 會銹的小刀 「公冶叔叔說・他馬了要鍜製一把不 ,花了他半生的時間、他告訴 但雖不

蹄的趕到這裏來才怪。」 銹。公冶叔叔要是知道了,不立即馬不停 「這怪怪的隕石・看來一點兒也没有

找一鐵匠打一把刀 連匕首也打不出來。」 「我知道這隕石是這樣堅硬,曾經想 ·但看見僅這樣小的

看到公冶叔叔琳琅滿目的兵器架子時,你 就知道我的意思了!爲研究而冶煉的新金 「公冶叔叔的辦法可多了。要是你能

再幾週天後 天後、小琥的眞氣,便完全不被化解了。 小號眞氣已回復像開始的充

地價性稍增眞氣 迫使方之淵突然雙顎張持穩定。當眞氣接近承漿時 小琥潛意識解力又開始增強,小琥相應摧輪眞氣 保 墜而至會陰 立即意會到要走任脈丁。化 舌頂上顎 這時一小號忽然發覺方爺爺的眞氣急 接合齦交。眞氣立即上冲

顎張露牙 嚇得要不是手掩住嘴吧 芷君看見爺爺臉色一陣灰 一陣青, 便會

的真氣便不受方之淵之内力所能導引 要不是分解力忽然增強 小琥 直

定 班要增至七成眞力·才能供够眞氣保持穩 經百會進入脊脈後 化解力更大

令小 從水裏走上來一般 濕透了。歐陽太太不 哥哥滿額大汗 放下。芷君躡足走了過去 關心地揩抹號 見爺爺囘復安詳 知已渡過第一關,尚有一關便能大功告成 這時小琥按在方之淵背上雙手 已徐徐 雙眉緊皺·心中又大吃了一驚。後來看 這時芷君看到爺爺臉色巴漸安詳 ·突然看見爺爺整個人震離原地 ·小號依言喝了。 早捧着參湯在旁 小琥全身的衣服 好像剛 心中石頭才又放了下來 用手勢命

老叫化和歐陽瑜,你望着我 方之淵仍在原座繼續調息。 我望你

> 走 調息,恢復所損耗的元氣。 要他立即去洗澡更衣 正君待小號喝下了参湯・拉了他往外 然後在房間裏

眞氣鼓動 呼吸隱隱作聲。知道爺爺已漸 入佳境·心中十分快慰。 爺爺身旁坐下。看見爺爺神情安定 全身 安頓好了琥哥哥的芷君、這時又走回

便走出庭園裏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晚膳後 大家覺得廳堂的空氣翳熱

像在凄咽。 着淺綠瑩光。秋蟲唧唧 落葉沙沙聲、 已經逐漸消散 陣陣秋風吹來 頗爲凉快 螢火蟲有些在低飛 有些停在花叢中閃 院子裏尚没有月色,太陽留下的熱氣

完。 有悄話會被別人聽到似的一話永遠說過没 芷君拉着小琥坐得遠遠的 好像怕悄

是方之淵首先打破沉寂。 陽瑜坐在老叫化身旁。大家都在沉思 老叫化吸着他的長烟管。方之淵 還

預言。 借鏡 老叫化 「想不到一切如此順利 一切將會比今天更順利 必須再作部署。老夫之經驗可作 明天就輪到 老夫可敢

不去。」 「就是難爲了小子!老叫化有點過意

陽瑜說。 意。小琥定會明白,而且義不容辭。」歐 「一切爲大義着想 晚生認爲不需介

尬。 「話雖則是如此說:但老叫化總感尷

「老叫化是否拉不下臉子?」方之淵

「這倒不是 書獃子認爲老叫化架子

何人敢保證丐帮能致身於度外?」

何言!總之:老叫化受人大恩 必當泉湧 「大小寒酸均認爲需要、老叫化復有 書獃子趕快介紹心得吧!」

通齦交 少陰經絡之止點兪府穴導入會陰。承漿之 分旺盛,方可度入任脈會陰。老夫乃自足 **琥兒眞氣共行。相信琥兒已有經驗相輔** 琥兒眞氣通之· 通穴後才摧促本身内力與 衝通 當衝穴時謹記放鬆本身內力·交由 緊記先疏通奇經十二經絡 長強之通會陰全憑琥兒眞氣主動 直至其氣十

後之感受。」 老叫化道:「老叫化想知道督任旣通

「晚生亦然!」

爲止。老夫當時彷似易筋洗髓、精力充沛 眞氣鼓動。此時應連隨再功行十二奇經八 眞氣歸元。」 直至控制住鼓動眞氣 進入祥和境界 「督任相通後 即感靈台清澈 全身

「眞不可思議!」老叫化、歐陽瑜齊

設。

一脈,亦很順利地打通了

。大家均喜氣洋

因爲他們都想不到 數十年來的艱苦

但當敵方一旦採知丐帮正在採其情况

本

• 必須經過時間去證明。

明顯地看得到的。他們所掛慮的,是治了

還是仍没有呢?這問題没有人能回答

換血後的健康恢復得非常快,這是大家都

現在他們所牽掛的事情是芷君。芷君

要製造機會·運用機會·征服機會。

其實·成功絕不會是偶然的

· 你一定

老夫再與琥兒切磋 便會萬無一失。」

將此二脈打通了:不是就可以治本了嗎?

脈相通・對易筋洗髓功效這樣大・把芷君

有一個小號提出的問題,既然任督一

擊嗎?·還需要商権分析。

有無萬全之策?

肯定的。問題結徵是她能受得起這樣的衝

將芷君任督二脈打通,對她的好處是

天體弱多病,功力僅能折半。仍有四年功。至今十一歲餘,已有八年功力。但因先

小君自三歲懂事始,老夫即傳授吐納之術

方之淵考慮」很久·才抬頭設道·「

只有芷君的爺爺才能解答。

「要幾何

待明白舒動筋骨後:才可證實。」

血脈張收間

仍免強可加控制;但行走任 血脈之漲痛、極難忍耐、往

君坐息行功情况、見其眞氣行走奇經時、 此乃琥兒血液之效也。老夫數日來觀察小 力。自換以琥兒血後,數日間功力倍增,

「老夫認爲丐帮目前尚未被捲入漩渦

願,而且是借助一十三歲小童之力來實現 修練能達到的願望、居然在數日間得償所

眞叫他們不敢相信。

「據老夫體會、當其眞氣輸入身內後

有幾何?」

「要幾何 有幾何。此乃内在感覺,

聲感嘆。

兩日後、老叫化、歐陽瑜兩人的任督

同·加以冷却。運來飛來峯之冷泉·仍冷

「解决熱力急升之法・如換血情况相

驟升之故。朱菓反應也。

往散功作罷。主因爲其眞氣行走間、熱力

和手法。 變化成冲、推、挑、架、切、穿、撩、砍 、摟手、圜肘等 ·屈伸囘環的掌法、拳法

彈踢、蹬腿、飛脚、裹合、外擺、撩踢等 步、僕步、歇步等步型、變化成進、退 開、並、跳、躍、行、踏等不同步法 向前、向後、向寡、向外等伸擺不同的 下肢、包括了弓步、馬步、虛步、丁

只見小琥一時獨立平衡、一時縱步、

捉摸,匪夷所思。 不清楚動作的變化。攻擊力量和部位難以招式。叫人目不暇給。目力不好的話,看 呼呼聲嚮。力量 一時跳躍騰空,配合上肢動作。 速度、靈敏、耐力等的 **在場演得**

望着方爺爺、等候他進一步的指示。 , 臉不紅, 氣不喘地站在練武場中, 眼睛 不一會,小號便將六十四式操演完显

以起程。」

今日收拾好所需要東西,明天早上,便可 遊山玩水,緩緩而行,隨後與你們會合。

烈。 過小册子,所給予他的印象,當然已很強 內的招式。歐陽瑜的描述和自己翻閱研究 方之淵是第一次看小現操演的小册子

愕站忘言 而忘了鼓掌一般。 但當他看完小號的演練後、驚詫得他 就像剛聽過一曲妙韻

「方爺爺-

爲強身健體之用。天資好而矯健者。 自己迅捷之正確反應。缺乏上述要點任何 速度、勁量、及對敵方意向之正確分析與 之招式、全屬猛烈之攻擊性招式、講求以 一點、册子中之招式則一無是處 想了一下,才對小耽說。「小册子所載錄 方之淵聽到小號叫他,才醒覺過來 僅可作

的共同心聲。 君的問題能够完滿地解决了。」這是閱後

的!豎的入來、橫的出去。」

「此乃妳自己的事。吾等僅祇加以協助而

「小君、妳安排一下。」方之淵道:

開方廬時,就蹙下了滿肚子的氣。他們不

來就罷,來了的話。老叫化就給他們好看

」老叫化自己完成了任務,心中更加高興 尤其是發覺丐帮弟子辦事能力高,速度 方之淵看着芷君、鼓勵她發言。芷君 「現在應着手部署如何打扮轉移了

能借小琥之眞氣打通任督二脈。」

行走靈隱、天竺、冷泉等弟子的駐脚於飛

「飛來峯中涵靈穴岩洞數十

處 做帮

修練,達到本身眞氣旺盛。控制自如。方逗留冷泉時日、難以預料。先待小君自行不足。估計需置身於冷泉中。方能萬全。

對君兒無微不至的關懷。」 看出爺爺心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 「多謝花子爺爺、歐陽叔叔、爺爺和琥哥 設着,起立向各人巡廻地唱喏,微微

的。

花旦」、我們是『老生、老旦』、跑龍套

「對。」老叫化說道:「妳是正牌『

芷君啐道:(「事情並不複雜,我們可

地設。

之處。書獃子認爲可行否?」老叫化熱心 覓得冷泉之源及合適岩穴,作爲小君修練 來峯岩穴之中。丐帮對於冷泉熟悉。當可

峯僅一箭之遙,呼應可聞。吾等方外 整友

• 借住靈隱寺中,以策萬全。靈隱離飛來

歐陽瑜補充地道。「吾等可扮作遊客

*智光大師定必歡迎。」

但需等待丐帮肯定的消息傳來、方能定

方之淵沉思了一會・道:「此策可行

·要大家受這種委屈 · 我没法忍受 · 而且目的已經達到 · 不能再窩囊下去。爲了我的辦法 · 利用一些時間來充實自己 。 現在 不能接受。 魅魍魎?君兒認爲『遊』,只不過是權宜 的情况、與幾日前的情况,有天淵之別 大丈夫頂天立地,當爲雄飛,安能怯於鬼 屈膝萬福。禮罷續道:「君兒覺得,目前

然不會忘記牠們)爲第二路,責任是一

爲第一路·負責開路先行·並安排錢源的 以兵分兩路;花子爺爺、歐陽叔叔和爺爺

一切,我和琥哥哥、小白、小翠(芷君當

們的實力,現在又是這樣強大, 青鮫帮或是青龍帮能作出什麽名堂來?我 「我想不出即使堂堂正正地去錢源 自保是十

恭聽」。」

闋好戲。老叫化得趕快乾淨耳朵、等待

就這樣辦。小生隨伴花旦

一才能唱出

歐陽瑜,見他們沒有異議。才說道:「好

老叫化看了一眼方之淵,然後再看看

早一天或是遲一天、没有多大分別。現在 、攪亂他們的部署。你們認爲是嗎?」 「爺爺重現江湖・這不是遲早的事、

們因爲太過關心芷君、恐怕在她修練時受 孔變紅。其實、他們何曾怕過誰來呢?他 番義正詞嚴、慷慨凜然的話、不禁有點臉 突然出現、倒有可能打亂他們的原定計劃 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聽到芷君一

武塲走走。」

方之淵招呼他道:「琥兒,我們到練

小靜在一旁獃獃地聽

: 隨即噗哧地格格淺笑

心裏却是甜

「没正經!」芷君向老叫化爺爺啐了

小潭而不溢。潭水深可及腹,内有暗孔漩大小若錢,冷泉由孔冒湧而出,注入不遠

「錢源罕有遊人,四周如

冷泉、壑雷

、古天竺、

飛來峯等,均爲丐帮杭

• 天光透入:眉目可辨。錢源滿佈小孔

下石瀨洞穴之内:

洞内石鐘乳倒垂如蓮花

率很高,報告的內容是

「冷泉之源爲『錢源』・位於白猿峯

丐帮杭州分增當日午後便有報告、效

到騷擾,才會這樣的「杞人憂天」吧了!

足。杭州分壞散佈該區弟子有二百餘衆。 州分壇受施之勢力範圍。其他帮會難以插

「錢源洞已潔淨候用

停讀了字條後:各人都很高與:

「對、天跌落來當被蓋!老叫化在離

R52 古

上肢、包括了拳、掌、鈎三種手型

均是一種手型、脚法和步法的完美組合。 演練小册子的招式。六十四式招式 、用户句图式。六十四式招式 每招練武塲中·小琥按古爺爺的吩咐·在

或可達到與敵兩敗俱傷之局面。

經吾等研究結果 『無字册』·以便稱謂。無字册之要訣、 ;彼微動 己先動。」 「册子中・隻字全無。老夫命之以名 ·應爲:『彼不動 己不

字册之最高境界。 然體能之矯健已至頗高境界 但仍未達無 應。達到六十四式能連續順序演出後 當 本無關連 但排列時曾作巧思 均按困難 循序漸進 、八・六十四式中之圖次安排・ 以利習者體能發展之適

再將原圖所攻穴道 按可攻範圍內之人身法一一練全。不信?可將每招倒亂試之。 有變化之可能性。 穴道改變再試之 再將原圖所攻穴道 「無字冊招式變化億萬 窮一生也無 相信誰也無法計算出所 而爲體能

更需沉實忍耐 堅守無字册之要訣 反應之迅速 及判敵意向之正確。遇強敵 「園要者不爲其變化繁多

眞氣不足、技術不足、經驗不足者,實難 無字册招式 以較敵爲快之速度攻之。此 審察出其招式破綻所在 立即選擇合適之 肌肉收縮情况判斷出其招式意向範圍 並 就在敵『微動』之瞬間完成。天資不足, · 『彼不動 己不動; 必需注意『微』字 敵剛稍動 可從其 「老夫再提一次 覓破綻·選擇招式·進攻等反應, 敵 微動 琥兒必須謹記毋忘 ·己先動。

染上自以爲是一自己騙自己之錯誤。故凡够聰穎。老夫要汝警惕者 乃聰明者往往 當然 天資方面 老夫覺得汝巳足 今後就應針對『四不足』來

事必須客觀分析:愼以爲戒。

點 日裏、指點我武功,希望能提高一點就一道:「方爺爺、我很明白、你想在短短半 原來無字冊裏。還有這許多學問的,應 · 「方爺爺 我很明白·你想在短短半 以備明天路上不時之需 琥兒聽了方爺爺的一番話 茅塞頓開 「汝明白老夫與汝來此之目的嗎?」 好好保護小

君 老夫所言練習 選較易之不順序招式另作 君能得如此郎君、夫復何憾?方家後繼有 另一番感慨。「琥兒天緣,天資均厚,小 能不掛心呢,聽到了小號的答話後,又是 人矣。」想着 唯一能承繼香燈的後裔。做爺爺的,那 方之淵嘆了一口氣,小君是他的孫女 由易至難。」 老懷大開 道:「繼續按

八式最易 以後每一個八式都比前一八式式難 或那些易 他最明白不過,第一個 四式中選出兩式來變。那些無字册的招 之變換 覺得別扭、生澀。經重覆幾大後 ·逐漸純熟。小號就是這樣 隨意在六十 最後八式是最難的。 小琥按着指示 ·開始練習。起初招式

兩個變化了的八式加起來變,又應該多少 式變一變豈不巳有一百六十四式?假如將 到什麽感興趣的 作記號 計算起來。小孩子就是這樣,想 式呢? 想着,便停了下來 用手在地上亂 變出了一共二十八式。心想道:每兩個八 小號就是選了第一個八式來變 結果 正經事便置諸腦後。

在練習時,產生疑難、 小琥忽然停了下來 在地上亂畫 以爲他 「爲何停下?有問題乎?方之淵看見 一時未能够想通。

> 故在地上比畫。尋求答案。 「一共是一千五百四十式!」

小琥終於計算了出來,高興得叫出聲

到小寒酸書房去。」 術與身體筋骨配合。練習到此為止 之一招者 幾稀!訓練目的,在於提高技 計算不清也。二八混變 巳達此數:計來 ?想着 忍不住笑了起來。道:「號兒。 變化可能性時一不也是計算了大半個晚上 多。想起自己晚上在研究這無字册招式的 幹什麽。穉子童心,要怪也不能怪得那麽 無用。汝能掌握要訣 反應能與判斷配合 ·目的已達,老夫敢斷言 ·能接反應正確 方之淵聽到小號的話,才知道小號在

愈深

思索破解之法。

讀,研究時需謹誌招式,並以無字册招式

則應變能力愈強。今特選出交汝觀

的,堆滿了幾個書厨。書案上除了放置文歐陽瑜書房中的藏書眞多 分門別類 多東西,小琥也不知道它們的名字和用途 房四寶外,還有壓尺 調色碟子……等許 多種的筆。腦邊一卷一卷的 放在長長的 式樣的毛筆,小號想不出爲什麽要用這麽 小琥興緻勃勃的瀏覽。 **瓷皿中紙卷** 大概是尚未裱好的字畫了 ,案旁筆架子上 滿弔着大小不同種類和

子的呢?小君就是在方爺爺的書房讀書的 呢?不知道方爺爺的書房是不是也是這樣 個樣子的。 古爺爺的書房怎能叫它是書房 ○小琥看了一會 想道 •「原來書房是這 籍。所以,小琥才有機會滿足他的好奇心 一個書厨前 齊走入書房的。方之淵和歐陽瑜走到其中 方之淵、歐陽瑜和小號等三人 忙着在抽選他們所需要的書

> 手勢也看不到。 用了。」小琥在想得入了神·連方爺爺的 我看方爺爺的書房一定放置了兩張書案 「琥兒、過來」

方爺爺的呼喚:喚走了小琥的胡思亂

長。武者須輔以閱歷與經驗、閱歷、經驗 早年行道江湖所見所聞之剳記、極之珍貴 派之秘笈、當然非爲原本・乃爲歐陽叔叔 想。小琥乖乖地走了過去。 。需知武林各派之武功、各有其特點與專 「此乃歐陽叔叔珍藏之武林各主要門

房四寶 切勿客氣。」歐陽叔叔關切地。 輕輕拍着小琥肩膊而說。 「此書房由現在起、交由汝用。若需 以誌所得 ·以著所疑。可動川文

着了迷,連方爺爺和歐陽叔叔離開了書房 在書桌後的椅子上,開始閱讀。瞬間,便 着「少林」二字在裏頁第一頁上·隨即巫 ・也不知道。 小琥翻開堆在案上的第一册,只見寫

寞地在家中靜坐。日子彷彿過得特別的慢 已經有兩年,沒有機會在外邊走、只能寂 開得燦爛迷人。芷君心裏很高與 香氣。草叢中生命力很強的野菊,驕傲地 的鞋子沾濕了。微風吹來帶着枯草枯葉的 露珠佈滿在路上的野草裏、把小琥和芷君 。有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小號,走在一起 昨天晚上刮了一陣子東南風,特別多 因寫她

當然也是原因之一。

和芷君就是遠樣妳一句我一句地走 不知 很漫長;兩個人走同樣的路時 路就好像 不覺間,已經走到了海寧。 當一個人單獨地走路時 雖然所花的時間是相同的。小琥 往往覺得路

地道:「兩位小客官 集不大,很快便找到一家規模頗大的飯店 着芷君在海寧鬧市中找食肆。由於海寧市 我們店裏最拿手的有,清炒蝦仁 油爆鱔 。店小二招呼他們坐在靠窗的桌子 葱爆牛肉……。」 小號看見太陽已經走到頭頂上 要點一些什麽菜? 便領 熱心

個鹹肉白菜湯好了。」 炒一盤青菜,再一個清炒蝦仁 和一 立即學起手 芷君知道·不截停他 說道:•「來一個蒸釀豆 他就會設個不

「小客官喝酒?還是喝茶?」

「來一壺香片吧!」

曉得點菜 從來也没有點過菜。 小琥放下了心頭大石 因爲一點兒不

半天路 這頓飯吃得很慢,小琥怕芷君累 茶送來了。小琥和芷君在喝茶 眞有點口渴了。 走了 讓

豈不是要他白跑一趟?」 「小君 要是公冶叔叔到塘畔小樂去

她多休息一會。

「放心 我已經託花子爺爺吩咐丐帮 攔截公冶叔叔 叫他轉道去靈隱寺

不行 「妳就什麽事兒也想得很週到!我就 「其實,你也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凡 顧得這頭來、就忘了另一頭的。」

> 清楚 錯誤就愈少。」 事多方面想一想,就犯錯不大。愈分析得

快。 這段期間最好 《期間最好 不寒不熟的走起路來很愉蘇浙道上,一年之中的天氣 算中秋 付過賬,他們又朝着杭州方向走去。

的。 更了。這還是入黑後、小琥看見路人稀少 便背着小君走 才趕上未關城門前入城 小琥和芷君走到杭州時 已經打過二

位小官人 條胡同。入門前 住進了.塘畔小樂 離丐帮杭州分壞僅隔二 命百歲啦!」小琥從懷襲拿了幾塊碎銀子 了起來 走向小琥和芷君跟前,道: 「兩 · 分遞給兩名小丐, 並接過一片方勝。 依照丐帮安排好的指示 「我們是姓龍的・訂了一個套房。」 施捨幾文錢啦! 恩德無量 長 坐在門旁有兩名小丐站 小琥和芷君

房。飯菜也送至二號房!」 聲叫道:「客來了一帶客官們到西廂二號 「對對……。小客官這會才到。」揚

小琥對坐任帳房內的掌櫃說。

領路。 打躬迎引道:「這邊請。」說着走前側身 -來了。」堂内走出一名小二。

中燈光點點顯然還有不少墨客騷人正在 月色下的西湖 想得很週到。從愈外望,可以看見西湖。 床單枕頭都是簇新的、茶早已備好放在桌 夜遊,遠遠傳來幾陣笙歌聲、點綴着西湖 上。芷君很滿意 心感老叫化爺爺為她設 房間很清潔整齊 好像罩上了一層輕紗。湖 兩張床上的舖蓋、

仍帶着春色。

的餸菜送進房間一擺滿了一桌子的。大概 聲,小號去把門開了。另 老叫化知道小號餓了。 「客官:飯菜來了。」傳來幾下敲門 一小二把满托盤

排筵歡迎 海寧分舵 去,一齊看。「青龍帮已派人駐入黑鮫帮 並把小丐給他的方勝拆開 外活動。 小琥見小二都走了。 故海寧市面平靜、毫無帮衆在 黑鮫帮海寧分舵成員均在忙於 隨即關上房門, 芷君也走了過

·可靠。請安心休息。 「塘畔小築爲丐帮杭州分壇迎賓之處

州 「首批人等已抵靈隱,勿念。!

哥 隱聽到輕微的鳥兒起飛時撲翼聲音啦。」 另有安排,一直有丐帮弟子弔着我和琥哥 怪不得當我們曾經幾處地方後 我隱 芷君讀後心中忖道:「原來花子爺爺

桌前、叫道:「吃飯了、要不就凉了。」 塊肉的是花子爺爺爲小琥準備的 清而不 · 芷君看了一下桌面上的餸菜,心知大 小號已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滿佈菜餘的

要她早些安寢,因爲走了整天路,怕累壞 稍作洗漱、小號就哄着芷君。

的靈隱寺大雄實殿。殿側殿前擠滿虔誠信 芷君漫步穿過人**羣**不一會。便看到宏偉 軒敞臨溪,青帘出樹,熱鬧得很。小琥和 九里松的靈隱二山門前 早上巳時還末到 小班和芷君便抵達 只見酒肆櫛比

> 隱約間。 徒,香燭烟氣瀰漫,彷彿鹽隱寺存在空靈

火一般的隨着微風搖曳。岩下流水淙淙 有的血紅,有的蠟黃:在朝陽照射下,像 得有點深沉。岩邊屹立着幾株丹楓 葉子 是大雄實殿,光綫被嬝嬝烟霧映照下 走進廟門,一面是高高的岩崖,一面 滌人心弦。 顯

禪師、從殿内轉出相迎。 穿着袈裟 紅光滿臉,長鬚皓白及胸的老 老叫化、方之淵、歐陽瑜 伴着一位

施主大概是龍小俠了?歡迎・老衲等候已 光煥發,可喜可賀!」轉頭對小號道:「 歡迎光臨。女施主已有兩年未見,如今容 久、快請内殿用茶細談。」 智光大師微笑向芷君和小號說道。「

行。 小琥和芷君,走向内殿。老叫化等隨後而 說着,用手一邊一個的、慈祥地拉着

候、由丐帮弟子帶領來到錢源岩洞的。 白天遊人如過江之鯽,川流不息。方之淵 、小班和芷君等三人、是在傍晚人靜的時 靈隱、天竺、飛來峯、冷泉等地區

的枱子,枱子上放着光亮的銅鏡、木梳等 東西。芷君看過一切佈置覺得十分恢愈 間隔成小房間似的。格內還有一張梳裝用 當地放置在應放的地方。洞中安置了兩張 就是增加了很多人工裝飾及日常用品,恰 生古允如描述一般,非常潔淨。所不同的 洞中情况正如丐帮杭州分壇香主窮書 其中一張用竹編織的屛風環繞着。

是不用置疑。

,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不過,它的重要性,却 ,也是高度神秘和保密的。外間對這個調查組

候多時了。

下證件,笑吟吟地說:「上校,將軍在裏面守

洛鐵夫忽忽來到機密室,守衛循例檢查

洛鍼夫禮貌地點了點頭,然後推門進入室

「是的,將軍!」洛鐵夫立即行了一個軍

「呵,上校,你來了!」

可是,都沒法查出絲毫綫索!」 到夏威夷海軍基地之後,我們立即仔細調查每 個知道機密的軍官,甚至用上了測謊儀器, 無論如何,一定要查出眞相。」 將軍坐了下來,又詳細地說:「巡洋艦回

或者,有沒有接觸任何陌生人?」 洛鐵夫冷靜地問:「他們有沒有上岸參觀

有關艦隊在太平洋的行動計劃,竟然給洩露開

在香港的特工人員,便得到確實的情報,知道

的原因。不過,當戰艦離開之後,中央情報局 香港三天。這只是一般的禮貌訪問,沒有特別

隸屬第七艦隊的一艘導彈巡洋艦,曾經訪問

將軍詳細地說道:「大約在一個星期之前

性都很高,因此,應該不會出問題的!」 集體行動, 天,都是一些酒吧、廟宇之類,不過,他們是 「這些高級軍官,曾經集體上岸遊覽了半 逗留時間又短,而且,他們的警覺

「艦隻有沒有公開讓人參觀?」

害艦隊的事情!」

「這是什麼資料?」

且,他們都是資歷很深的人,相信不會做出危 密資料,只有幾名戰艦的高級軍官才知道,而

「不大可能!」將軍再說:「因爲這些保 「將軍是說:戰艦上面的官兵做的?」

「有沒有給當地人上過戰艦?」

「是關於第七艦隊監察蘇聯海軍在越南基

手的。 「也沒有,連補給的事也都是水兵親自動

會不會是從別的方面洩露的!」 「這樣……確實離奇!」洛鐵夫又問:「

些情報,越南和蘇聯都最感興趣。」

「對!」將軍點起一支香烟,又說:「這 「呵,是南中國海艦隊活動情報!」

「這會不會是國安局或者是越南特工之所

洩的! 從情報分析,機密確是從戰艦逗留香港期間外 「肯定不會! 」將軍苦笑一下 , 又道:

洛鐵夫想了一會,說:「那麼,要從他們

防範以後同類型事件的發生,以及確定日後戰 上岸到過的地方入手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調查結果要提出

艦訪問期間應該要注意的守則。這是你此行最 「我樂意接受任何挑戰!」洛上校起立行

將軍微笑地對他說道:「好,祝您馬到功

行禮完畢,便轉身離去。 「將軍,我明天便會立即出發!」洛鐵夫

,那裏是一個好地方,祝您工作愉快! 「在香港,我們的情報人員會隨時協助你

方。那裏,有我的朋友,有我的親人……現在 「香港,這個美麗的大城市,也是我出生的地 要回去工作一段時間,那質在美妙得很!」 洛礟夫步出了房間,吸了一口氣,心想: 儘管洛上校是如此雀躍,可是,面對的任

務, 這情况,洛鐓夫却不曾想到了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藍光調查組」的秘密辦公室。 洛上校離開情報科大樓之後,便乘車去到

在那裏,洛鐓夫吩咐工作人員辦妥一切的

指示。 同地方的小組成員聯絡,以便交代任務和提出 這房內,充塞着各式各樣的電子儀器和通程序,然後來到目己的辦公室。 訊器材。洛鐵夫可以通過螢光胖,和處身於不

幾名身在美國的成員通了話。 洛上校先後用最新式的「透視電話」,和

和報告。 的成績或進展過程,並且,還聽取成員的意見 談話內容主要訓示各人有關各項大小任務

注重單獨行動的重要性。 個人自發性爲主,特別是小組女性成員,尤其 藍光小組所以能够在短時間內,成爲國防 洛鐵夫主任一向的工作方針,都是以誘導

任領導有方的成果。這一點,是軍方人士深有 部所重視的情報單位,其主要原因,便是洛主 洛鐵夫辛動工作到黎明,待各項工作都交

港。 然後休息一會,便立即乘搭民航機逕直飛往香 代清楚,特別是此行到香港之後的聯絡方法,

浴鐵夫的幹勁與效率,往往是使人佩服不

深夜,一部軍用吉甫車高速穿過守備森嚴

計劃被洩露

少校查眞相

的大閘,來到國防部情報科的門前。

身穿軍服的高大男子急步離開車厢,直往建築

「吱」的一聲,吉甫車輕巧地停下。一個

頂頭上司。 情報機構的最高負責人,而他,也是洛鐵夫的 赫斯廷將軍。他實際上,是國防部內所有 室內坐着的,原來就是聯席會議參謀總長

「是,將軍-「上校,不要客氣,隨便坐。

大家坐定了之後,氣氛也就比較輕鬆了很

之後,休息了一段時間,身體已好了些嗎?」 將軍關心地問:「鐵夫,你從地中海回來 「謝謝將軍關心,好多了……沒有新的任

鐵夫上校,當下立即舉手致敬。

嚴密,差不多每隔十公尺,便有衛兵把守着建

洛上校急步跑上二樓。一路上,警戒非常

男子右手一揚,並沒有停住脚步。

多。

「停步,檢查!」警衞向來人揮手示意。

「上校,您好!」警衞瞥見此人原來是洛

務,反而感覺煩悶!」

命? 「哈,哈……年輕人總是生氣勃勃!很好 「將軍,今次緊急召喚,是不是有新的任

軍官都可以擅自進入這座建築物的。

儘管這是國防部的地方,但並不是每一個

任何人,不論官階多高,也要得到特別通

行證,才能踏進這裏。

可是,浴鐵夫上校却是少數例外者中之一

對 你們藍光小組,有用武之地了!」

組成員,時刻都預備行 洛鐵夫立時精神百倍,答道:「我們的小

煩上校單獨走走。」 將軍嚴肅地說:一不過,今次的任務,要勞 「很好,你們藍光精神, 我絕對明白:

是美國國防部情報科的核心組織,而這個組織

他領導之下的「藍光調查組」

「沒問題!我只須要交待一下 ・立即可以

「香港 「好!今次的任務,就是要去香港調査 我很久沒有回去了

方人,負責 將軍乾咳一聲,說:「沒問題…… 次行動什較合適。

當相起童年的玩件,便想舊地重遊。 段時間,所以對正地万份外有濃厚的感情。每 洛鐵夫年幼的時候 曾經在香港生活了一

香港啓德機場。

時候的印象相比,質的變了很多。 港果然繁榮與旺,四處都是高樓大厦,與年幼 。當他步出大堂,望望外面的景色,心想:香 洛鐵夫挽着輕便行李,很順利的通過海關

想着想看,突然一個白種男子迎面走過來

的塞了一張紙條給洛鐵夫。 當他們擦身而過的時候。那男子突然很敏捷

打開紙條・育見有幾個英文字,寫着・「跟我 洛上校呆了一下 , 趁旁人不注意, 他靜靜

來。」 洛鐵夫心想:他是什麼人?爲什麼知道我

還不斷朝他打眼色 看見這白種男人朝停車場的方向走,而且 洛上校不愧是情報人員,他瞥了這人一眼

的話,他的用意應該是協助自己的調查工作 不過,是否需要他們的援助,也是一個疑 洛鐵夫心內盤算着,如果這人是美國特工

紙條揉成一團,然後暗中棄掉。 問。而且,對方是什麼人,也很難立即查明 機警的洛鐵夫沒有跟着前去。他把手中的

模樣,也站在一角,沒有再起步的意思。 這人看見洛鐵夫沒有跟來,顯然很心急的

處,排在人龍裏,預備乘搭「計程車」前往酒 洛鐵夫看在眼內,然後他却突然行往候車

那人顯然焦急得很,但是又不敢逕直走近

來

一會,洛鐵夫跳上計程車,吩咐司機開往

尖沙咀東部的酒店

在車上,洛上校暗中觀察後面,果然發覺

有一部豪華汽車緊緊跟着來

洛鐵夫吩咐司機將車轉入一些橫街窄巷

「對一說得好!」 將軍隨即笑道:「所以

R56

子 們國防部的情報人員,都是各具專長的精英份

的情報人員,都是垃圾,廢物!」 情局調查眞相……這樣等於說—

將軍激動起來,猛然拍着枱面,大聲說道

「絕對不要這樣!」

洛鐵夫照舊坐着,冷靜地答:「當然,我

將軍輕嘆一聲,起立說道:「我們不能倚靠中

我們國防部

「這就是我們國防部最感頭痛的問題!」

機密的情報呢?」

的幾天,活動更是頻密!」

「他們如何在短短的三天內取得這些高度

在香港的特工人員甚爲活躍,尤其是艦隻訪問

「據中央情報局給我們的資料,越南潛伏

日

飛也似的轉入一條小巷。 然後突然高聲說:「停車 洛上校隨手給了五十元,跟着挽了行李, 那部豪華汽車也很快的趕到來,車上的白

份之前,他不可能胡亂出手的!可以無須如此躲藏,不過,在未曾確定此人身可以無須如此躲藏,不過,在未曾確定此人身 種男子伸出頭來,朝四周看看,卻沒法找到洛 原來洛鐵夫很小心的躲在一個角落,很有

少許陌生,而一個陌生的人,還是收斂一下爲 響調査工作。實際上,别了多年的地方,也有 而且,此行任務也不想過份張揚,以冤影

這些地方,可 敢再废露面,這一回,他不打算入住酒店,在 洛鐵夫看着那部車離去,等了 他來到一問商店,問清楚地址,然後撥電 以說是全無秘密可言。 很久,他才

話找他一位青梅竹馬的好朋友。 幸運地,很快就聯絡上。

啦。 「鐡夫?眞的是鐡夫嗎?」 對方與奮地叫

「喂!耀堂嗎?我是鐵夫……我來了香港

迅速而簡單地說清楚目前的情况,對方立即高 興地叫洛上校等候一會,說會馬上駕車趕來。 二人久別重逢,自然有一番高興。 洛鐵夫舒了一口氣,然後耐心地等待。 「真的!耀堂,我想打擾你… 不久,他的朋友白耀堂果然很快便來到 :」洛鐵夫

位傑出的心理學專家。 這位白先生,是本地一名大學講師,也是 他的一家,住在山明水秀的大學宿舍裏,

事實上,他在社會裏也是一知名人仕,而

生活挺舒服寫意。

且還很熱心於社會服務。

「鐵夫,你來香港玩也不預早通知我,不,不過,他此行的任務,卻沒有坦白說出來。 洛鐵夫住進白耀堂的家裏,倒也方便得很

當我是朋友了!」白耀堂吃着水果,開玩笑地 說。

酸上 「哈-你還是這樣幽默。」洛鐵夫坐在沙

二人難得重聚,自然談個痛快。 「鐵夫!你打算逗留幾天?」 「很難說,玩厭了就回美國。」

零零地在美國生活,有沒有再結婚的打算?」 「鐵夫,自從你的太太逝世之後,你就孤

打擊,我也心如死水了。現在,全身投入工作 從中可以尋求寄托!」 洛鐵夫輕嘆一聲,說:「經過那次沉重的

「還在美國軍部工作嗎?」

「你以美籍華人的身份,竟然做到上校的 「是,這份工作很適合我。」 眞是了不起!

老粗一名,怎及你學者身份來得受人尊敬。」 白耀堂微笑地問:「你在美國國防部實際 洛藏夫大笑一會,再說:「有些運氣罷」 「你太客氣了,老朋友面前還說這樣的話

可能不洩露箇中眞相。 官員的身份,就算是與老朋友談心事,也會儘 吧。」洛纖夫略略地說說。實際上,以他情報 上是做什麼工作? ·沒什麼特别… 主要是內部行政

壓力?」 「在白人的圈子工作,有沒有感受特别的

黄皮膚的人總會吃虧些!」 且,雖然一般人的種族歧視心理不大,可是 夠快速地冒升起來,難觅會遇到一些壓力,而 「起初是有的,你知啦,一個黃種人,能

和兒女也加入談天。面對着這個幸福的小家庭 ,洛鐵夫的心內也泛起無限的感傷。 二人嘻嘻哈哈地暢談很久,白耀堂的妻子

讓我找響察評評理!」

「騙錢還要罵人!」洛鐵夫不滿地說:

這混吉的傢伙。」

「你想撒賴嗎?沒有錢就不要入來……你

「這種賬單找决不會付!」

,就是那些海軍軍官督到過的地方。

情如火的尤物,一個接一個的無上裝女郎,不 斷上來閒聊,令人有眼花擦亂的感覺。

「老闆…

道。

的! 難怪那些水兵會給弄至暈頭轉向!

觀察這裏面的每一個人 這裏,本地客反而佔多數,而白人顧客只

現 ,洛鐵夫便打算雕去。

「你們有沒有弄錯?」

- 賬單上面不是清楚列明了嗎?」

眼花擦亂。於是便說:「什麼東西都算在裏面 洛鐵夫仔細一看,只見項目一大堆,令人

「這個我也明白。」

個女人惡狠狠地罵道

你們想騙錢嗎?」

「先生,你說什麼話,虧你說得出!」

後,决定親身去一些酒吧視察。

酒吧的打手,功夫也有一套。

大震重重的一拳,就朝洛鐵夫的面部擊過

洛鐵夫本能地回身招架。這個人,原來是

個黑暗的角落。

漢突然從後面撲上來,使勁的把洛鐵夫推向一

洛鐵夫正想轉身雕去,冷不防一個彪形大

去。

避過來勢然後搶步上前,左手一揮,右手

一搭

洛鐵夫何等經驗老到,只見他側身一閃,

立即把大漢緊緊抱着!

「騙錢還要揍人!」洛鐵夫怒目瞪視,萬

洛藏夫淺飲着啤酒,靜靜坐在一角,留心 好不容易才打發這些妞兒離開。

得三幾個,而且,也沒有水兵在內 仔細觀察好一會兒,也沒有什麼特别的發

有理會。

這傢伙卻一腦煙地跑了出去,洛鐵夫也沒

「先生,這賬單算了。」一個女人木無表

大漢低頭認錯,洛鐵夫才鬆了手

情地說。

一個女人白了他一眼,施施然地說:「當

「鐵夫,你確實有一手。」

翌日,洛鐵夫單獨外出探訪一些親友,然

他特意選擇一間在海旁的酒吧,這間酒吧

與普通的酒吧無異,這裏的女侍應也是熱 「老闆,請我飲一杯酒,好嘛……嘻…

洛巍 夫心想, 這些女人, 也不是容易應付

衆女侍也七嘴八舌地紛紛在說項,洛纖夫掙扎一會只好求饒道:「好漢諸高抬貴手!」

大漢怎樣用勁也不能捋脫洛鐵夫的雙臂,

悻悻然地說:「做事要留有餘地,不要欺人太

怎料賬單竟然是千多塊錢,洛鐵夫立即說

他上車之際,突然從後面傳來一叱喝聲: 鐵夫才離開酒吧。 到了街上,洛鐵夫想乘計程車離去,正當

公道合理才能長久……」教訓了一頓之後,洛

洛鐵夫隨手放下二百元,說:「做生意要

「是他了……是他了!」

斬在計程車的車門上。 遲,那時快,幾張鋒利的刀便「鏗,鏗,」 洛鐵夫見來勢汹猛,立即快步跳開。說時飛撲而至,爲首的一個,竟然是剛才那大漢! 幾名揮舞着牛肉刀的青年,像旋風似的, 地

人見狀,也紛紛四處走避。 司機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將車開走,而路

洛鐵夫立即轉身喝道:「喂!你們不要亂

那幾名青年,二話沒說,又回身再度撲前

洛鉞夫閃身避過一刀,第二刀卻已從另一

恐怕也已血洒街頭。 面劈來,這密集的攻勢,如果身手稍遜的話

夫,是經得起嚴格考驗的!

不過,洛上校的搏擊技術可以算是第一流 洛鐵夫左閃右避了一會,便快速地展開反

攻。 當他俯身避過一刀之後,卻突然右腳後踢

把一個青年打倒在地。 這一下 就是有名的「虎尾腳」

地提升起來。 一刹那,整個人的重心忽然能夠從極低點急速 驚懼不已!不但如此,洛鐵夫的右脚才收回的 這迅猛的一招,去勢有如疾風閃電,令

外兩名青年學至暈頭轉向! 响,洛上校已經凌空躍起,左脚一掃,迅把另 這一轉眼的變化,只聽到「呼,呼」的兩

結束了 絕技,在短短的三秒鐘之内,已經把「戰鬥」這兩下招數——虎尾脚,以及凌空橫掃的

欣彎了的利刀 幾名進犯者紛紛抱頭而竄,現場遺下多把

> 步朝這裏跑來。浴鐵夫既然是受襲者,當然是 理直氣壯地站着不動。 遠處忽然傳來呼喝聲,原來是兩名巡警快

跑邊說道:「不要惹麻煩……快走 洛鐵夫當下一怔,也不知怎的,竟然也跟 可是,有一個人影忽然從他身邊閃過,邊

着此人跑起來… 這人的速度確也厲害,洛上校拚力奔跑,

竟然也追不貼。

像認識我? 看他身裁短小,跑動起來却如此疾勁,連自己 也沒法追上……他爲什麼要跑呢?爲什麼他好 洛鐵夫心想:這個男子,很像是本地人。

的下意識裏,就是要尋求答案。 一連串的問題立即閃過他的腦海,洛鐵夫

弟,不要再跑了,好不好?」 二人一前一後地狂奔,很快便轉入一些橫

停。 那人並沒有理會,不斷左穿右揮地轉過沒

誰……」 洛鐵夫追得急了,又高叫道:「你究竟是

這時候已是華燈初上,在這些黑暗的橫街

步了 窄巷裏,危險性是很大的· 洛鐵夫充份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决定停

地注視着對方。 了跑動。就這樣,二人相距十多呎,彼此緊緊 奇怪得很,前面的男子見狀,反而也停止

,似乎是華籍人士。 約略地看見這名短小的男子,年齡大概廿多歲 似乎是華籍人士。 在昏暗的小巷内,並沒有任何人。洛鐵夫

「你為什麼引我來到這些地方?」洛上校對方並沒有答話。 「你是什麼人?」洛鐵夫沉着地問。

「你是啞的嗎?」 對方同樣不作聲。

那名男子却放聲大笑! 浴鐵夫有些氣惱,喝道:「不要攪花樣了

竟然知道洛鐵夫的身份一 「洛上校,幹嗎?這樣怒氣。」那名男子

「你到底是什麼人?」洛上校顯然大吃一

的地位,總不能如此輕率行事!」 共場合胡亂闖禍……你知道嘛,以你在情報科 那名男子笑道:「洛上校·你不應該在公

怪異,雖然他能說出我的身份、不過,爲安全 洛鐵夫心內一怔,暗唸道:「這傢伙行爲

計,也不能胡亂透露任何機密。」

「你說什麼?我不大明白。」洛鐵夫小心

說道。 這男子微微一笑, 說:-好,做得好!不

括我在内!」 非常危險的……要記着,不要輕信任何人,包 多方面的注意……這樣的情况,對你來說, 過,我要提醒你……你此行的任務,已經引起 是

中情局的特工人員? 這名男子說罷,便想轉身雕去。 「兄弟!」洛纖夫急忙問道:「你是不是

即跑開,很快便消失於黑暗的角落裏。 「記着,不要輕信任何人!」這個男子隨

可能是善意的,而且,更可能是中央情報局的 洛鐵夫默默地想着:「看情形,這個人很

的危險性? 都已給暗藏的敵人監視着?抑或是代表了任務 他的說話,是否意味着自己此行的一切

這美麗的地方,背後有幾許神秘の

真的,以後的行動,更要加倍小心了 這一連串的問號,使洛上校感到迷惘……

必需的。 的家裏。爲了老朋友的安全,小心謹愼是絕對 洛鐵夫轉換幾次路綫之後,才返回白耀堂

加晚會。」白耀堂笑容滿臉地迎上來。 「什麼晚會? 「籲夫,你回來正好。我正想找你一同參

「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友誼聚會。

「全校的?」

的聚會 男女交誼晚會。」

「不是。」白耀堂笑道:

「是我們心理系

「我單身一人,不大好吧?

「去吧。」白耀堂神秘地笑笑:「對你有

拉地把洛鐵夫「塞進」房內,吩咐道:「要穿 「時間快到了,更衣罷!」白耀堂連推習 「攪什麼把戲啦?」

得帥些。」

死女孩子啦! 凝視一會,白太太笑道:「噢,鐵夫真帥! 一會,白耀堂與太太也盛裝而出,三人互相 洛鐵夫沒好氣地穿上了西服, 還結了領智

「不要開玩笑了,」洛爾夫尷尬地笑笑:

「很久也沒有參加這些聚會。

「小孩們不去嗎? 「不要說了,時間不多。」

是大人們的世界。」 「孩子?我們找朋友照顧… 今天晚上

人? 洛鐵夫望了一眼,問: 三人邊行邊說,不一會已經來到了禮堂。 「爲什麼只得十多

笑道: 「今天的晚會是特別爲你而設的!」 人多好辦事, 人少好安排嘛!」白耀堂

白太太低聲地說道:「耀堂要爲你找女友

「噢,眞是!」洛爾夫一臉無可奈何的神

。白耀堂乘機介紹洛鐵夫給聚人認識。 人進來,紛紛迎上來問

中有三位女孩子、約莫十多歲,生得相貌娟好 來賓有男的,亦有女的,年紀也不大。當

常然,這三個女的,就是白耀堂要介紹的

到其中一位女孩子面前,介紹道:「這一位是衆人聊天玩樂之際,白耀堂拉着洛鐵夫來 李小姐,是我們系裏面的行政人員。」 白耀堂拉着洛鐵夫來

「洛先生,你好。」這位小姐很禮貎地笑

「李小姐,你也好。」

有些兒造作 可是,言談之間,總帶幾分輕佻,而且 是,言談之間,總帶幾分輕佻,而且,還洛徽夫輕輕打量這女孩子,樣貌果然不錯

對她的印象,簡直是沒法接受。 ,不斷地借故接近。可是,洛鐡夫的心目中, 另一方面,這女孩似乎對洛藏夫存有好感

之際,身體緊緊的辮抱看他。她的作風,與外 位小姐,真是熱情豪放得很。她與洛鐵夫共舞 另外兩位女孩子也分別給介紹了 。其中一

爲什麼似乎不願意說話?」 「洛先生,你在外國生活,必定很開放的

「洛先生,你喜歡外國的,或是本地的女 「噢,沒什麼……」洛鐵夫胡亂答道。

「這個……沒有一定的……不過,我較爲

喜歡文靜溫柔的女人。」

「噢,原來如此!」那熱情的小姐登時答

那一位?」路上,白耀堂急急追問:「鐵夫,怎樣?喜歡 好不容易才結束這個交誼晚會。在回家的

「這個……我知道,不過……緣份不可白太太也勸道:「她們都是好女孩。」白太太也勸道:「她們都是好女孩。」 「三個選擇一個,也不合心意?」 「她們沒法與我那逝去的妻子比較!」 「沒有,肯定沒有!」 ……我知道,不過……緣份不可勉

服洛鐵夫。 三人邊行邊說,但是,白耀堂始終沒法說

迎面而來,招呼道:「白博士,您好。」 就在距離家門不遠處,一個清秀的女孩子

「噢,加代,回宿舍嗎?」白耀堂微微一

笑 「好,努力學習罷。 「是呀,功課很忙。

去。 這個叫加代的女孩子輕輕點頭,然後才離

這個女孩子轉身的一刹那,眼神真的酷似一個路鐵夫怔怔地奚看少女,暗唸道:「呀!

道。 「鐵夫,你在看什麽?」 白太太在一旁笑

友。 「沒有甚麼……我覺得她酷似以前的女朋

!」白太太不禁大笑起來。 鐵夫原來喜歡這類型的女人

很好,漢語也說得不錯……可是,卻只有廿二 加代是日本早稻田大學轉過來的研究生,成績 「真的嗎?」白耀堂驚奇地說:「長谷川

、三歲……比你年輕十多年了!」

我只是說……有些面害吧了。」 夫才祗三十 祗三十多歳,正是男子的大好年華……」「這有什麼關係?」白太太運忙說:「鐵 「你們不要誤會!」洛鐵夫急忙解釋:

道 「是呀!加代眞正是好女孩。」白耀堂也 「喜歡的話,就承認了嘛!」白太太又說

附和着。

「是什麽意思也好!」白太太提議: 「不是這個意思。」

天就讓耀堂正式給你們介紹。」 「哈!哈,承認了!」白太太很開心地笑 「隨你們的意思罷。」各鐵夫微笑地說。 「好,一定辦得到!」白耀堂笑道。

道。 ,已經產生一種很特殊的感情。 事實上, 洛纖夫的内心,對剛才那女孩子

她那一閃而過的月光,確實已令他沒法忘

1 第二日早上,洛鐵夫勿匆乘搭汽車到市中

頓市的一個秘密聯絡點 他來到電報局,拍發一封電報往美國華盛 這是藍光調查組的一個分站。

軍取得聯系,以便能夠和中央情報局的要員會 洛鐵夫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要與赫斯廷將

准洛上 經過一輪保密程序,將軍下 校和中情局在香港的首腦會面 達一指示,批

而且,更爲協調美國情報機構的行動而作出的 有感於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應付這陌生的環境, 努力,這是必需的一步。 洛鐵夫急於要聯絡中情局的原因,是因爲

> 間酒店的咖啡室,與中情局分部代表李斯德會國方面的認可。在下午三時三十分,在海旁一 經過又一輪聯絡功夫,洛上校終於得到美

這個李斯徳,就是赫赫有名的「中情局之

灘休息一會。現在,距離約會時間還遠,趁此 這裏的海灘非常美麗,四週風景如畫,波 洛鐵夫辦公聯絡方面的事官後,便轉往海

平如鏡,躺在幼細的沙上面,晒晒太陽,吹吹 海風,簡直是人生的一大樂事。

太多,疏疏落落的,令人更感舒服。 可能不是假日的原故,沙灘上面的人並不

陪我……し 玩,但是,我又害怕一個人有危險……你可否 女行近來,輕聲問道:「先生,我想游出去玩 不久,正欲上岸休息的時候,一個妙齡少洛鐵夫換上泳褲、下水游了一會。

:大家作個伴也好。」 洛鐵夫微笑道:「可以,我也是一個人:

邊說道。 「小姐,妳的泳術頗高明。」洛鐵夫邊游於是,二人一同向浮台方面游去。

爬上去,然後,大家也熟絡地談笑了起來。 二人迅即抵達浮台。洛鐵夫協助那位小姐 「先生,你也很好!

不如再游遠些 休息一會之後,女孩子又提議:「先生, 再游出去的話,便越過游泳區了。

樣胆小!」那女孩子天真爛漫地笑道。 教生員看不到的……有危險的話便麻煩了! 「哈……哈……看你堂堂男子漢,原來這

女孩子應該小心一點嘛! 「妳也太任性了!」洛鐵夫輕輕一笑:「

然「噗通」一聲跳了下 你也太像我的父親!」那女孩竟 云,還不斷地喊着:

有意外的事。於是,只好跟隨在後面… 哎,哎,胆小鬼、讓我游給你看! 洛鐵夫看見女孩單身一人游了出去,恐防

後面游了很久,也沒法追得贴。 怎料,這少女的泳術果然高超。洛鐵夫在

眼看大家離沙灘越來越遠,浴鐵夫也有點

着急,於是,大聲叫道:「 連續喊了幾下, 那少女竟然不知所踪! 「危險了!」洛鐵夫恐怕女孩遇溺,於是 小姐,游得太遠了

些東西拉扯着 會,洛鐵夫的腿部,不知怎的,竟然給 奮力在附近搜索。

水衣的大漢 上,怎料,糾繩着他的,原來竟是幾名穿着潛 洛鐵夫大吃一驚, 拚命掙扎,試圖游回岸

「噢,中計!」洛鐵夫暗叫不妙。

校盡力掙脫糾纏,拚命浮出水面,吸了幾下新 那幾名怪客猛力將洛鍼夫拖入水中,洛上

,似乎是要將他置之死地! 大漢並不罷休,繼續衝過來將洛鐵夫按下

全的潛水人,處境可說是非常危險。 不過,他長期鍛練的氣功,使他能夠抵受 洛鐵夫單身一人在水中,面對幾名配備齊

夫,着實令他不致窒息而死-較長時間的水中搏鬥,尤其是那一套閉氣的功

了起來。洛上校反而愈戰愈勇,乘着每一個機 都急速冒上水面吸取一些空氣。 那幾名兇狠的大漢見沒法取勝,步法也亂

夠從被動轉化爲主動,他硬朗狠勁的身手, 水中也能夠充份發揮開來。每每,他的一拳一 在這樣反反覆覆的摶鬥裏,洛上校已經能

腳,都令敵人手足無指了

已經明白,這一次的伏擊,已經是徹底的失敗 不到十分鐘,大漢紛紛向四週游開,敵人

他的確己逃離厄運! 洛上校急忙浮上水面,長長的吸了一口

灘上,急促地喘着氣。 他拚力地游回岸上,然後,無力地躺在沙

這個美麗的港灣裏! 那幾個傢伙再糾纏下去的話,我也可能葬身在,大家還在四處走動遊戲。洛鐵夫心想:如果 海灘上面的人,沒有一個知道他遇到伏擊

地?他的一切行徑,似乎都被人知曉。以後, ,顯然不是一般人所爲,究竟是誰要置他於死 不過,再回心一想:這個預先安排的計劃

不過,那可思的女孩可能會回來的,如果他的處境,便愈發危險了! 找到她的話,便可以報仇雪恨了

想到這裏,洛鐵夫立即精神百倍,他走遍

整個沙灘,企圖找尋一些線索,可是,什麼也

「眞晦氣!」洛籔夫輕嘆一聲,便離開海那些偷襲者必定在其中的一般上面。 遠處的海上,有一些遊艇在徘徊。很明顯

攤直往市區而去。

洛鐵夫很小心地在市中心轉了一會,以便

確定沒有人監視着。

·客人,而洛鐵夫卻選了一個幽靜的角落坐這間酒店很高級,侍者很有禮貎地招呼每 大約三時左右,洛上校進入了咖啡室。

着進進出出的人。 心地閱讀。事實上,他卻不斷打量四週,觀察 他要了一杯咖啡,然後打開報紙,裝作專

> 人員。雖然,洛上校並不認識此人,但是,他 那個即將到來的李斯德,是中情局的資深

「中情局之虎」的綽號,並不是輕易得來

處事的作風,卻往往令情報界爲之震撼的!

閣下可是洛鐵夫先生嗎?」 緊張起來。一會,侍者有禮的問道:「先生, 差不多到預定的時間了,洛纖夫也有些兒

對方是一個外國人,操者英語問道:「洛 洛鐵夫很自然地行往電話間 「有電話找你,請到服務台接聽。」 「是的,有什麼事情了」

號房間。」 「你是誰?」浴鐵夫謹慎地追問

先生嗎?那個地方太多人了,請上七樓,第五

為了保密的原故,總要小心些為妙。 洛鐵夫細心一想:自己並不認識這個季斯 「李斯德。」對方隨門山了線。

五號房間,果然,還是剛才那個男子在接聽。 很好,很好!」對万微笑說道。 於是,他故意吩咐接線生掛了一個電話上 「你辦事果然仔細,不愧是監光小組的主

洛鐵夫堅定地說。 「那你可以放心了 。赫斯廷將軍已經和我

「我要肯定面對的便是真正的季斯德!」

聯絡上,你的任務,我絕對清楚。 洛上校放下電話,隨即離開咖啡室。他小

,確定五號房間只有一個外國人之後,才往拍 心翼翼地觀察一會,才乘搭電梯上樓。 到達七樓之後,洛鐵夫還仔細地詢問侍應

男子。年齡大概是四十開外,棕髮,留有八字 門開了,迎出來的是一個普通身材的外籍 洛鐵夫不得不留有戒心。

銳利的眼腈。這一切,一切,都顯示出這一個濃的眼眉,線條優美的嘴唇,再加上一副目光他的面部輪廓頗爲特出:微勾的鼻子,濃

「幸會,李斯德先生。」

二人握手,寒暄一會,才分别坐了下來。 「很好,很好。我是在這裏出生的,當然 「洛先生,來了香港幾天,可習慣嗎?」

有一份很親切舒服的感覺。 「嗯。還在朋友的家褒住嗎~」

洛鐵夫暗唸道:「哦?他似乎知道我的一

是,便笑道:「閣下在香港的一 便笑道:「關下在香港的一切行踪,我們這個男子看見洛鐵夫顯露迷惑的神情,於

都清楚知道。」

個不太熟悉的人面前,說話總是有所保留的爲 這正是高明的一招。因爲言多必失,在 洛鐵夫輕咳一下 ,卻不回話

「如果閣下住得不大舒服, 大可以搬來這

據點,安全問題應該是很好的!」 問酒店,你知道嘛,這裏是我們中情局的外圍

默默地注視着他的每一下動作,並沒有多所說 **這漢子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洛上校只是**

任務,危險性是非常的大!」 指掌,而敵人也同樣曾知道。所以, 「洛上校,你知道嗎?我們對你的事瞭如

好勝,更不樂意讓我們來做……所以,只好讓該掃手的……你也應該清楚,赫將軍爲人倔强 今次的行動是國防部的事,我們中情局是不應 這個李斯德嘆了一口氣,又說: 「我明白。」洛鐵夫慢慢放鬆了戒心 「本來,

手?」洛上校開始願意說出心憂話了 你來擔負這個風險了。」 「李先生,那麼你認爲我應該從那一處著

潛伏在這裏的越南特工,一供給找們第七艦隊 東的情報機關幹的好事。他們很可能聯同一些 ,今次事件的幕後敵人,就是蘇聯國安局在遠 「首先,你要明白,照找們中情局的估計

這個可能性很大一

他們用那一種方法,我們也不大清楚。」 「那麼,你們怎樣知道機密外洩?」 「應該不會錯了 。」李斯德再說: 「至於

幫助藍光小組完成任務,我可以告訴你。」 慢慢說:「本來這是我們的秘密,不過,爲了 李斯德站了起來,來回踱着步,然後,才

間空手道武館。這地方,時常有一些越南特工 「我們中情局有一個外圍據點,那裏是一 「不必言謝。」李斯德點了一支煙,然後 「謝謝你。」洛鐵夫由衷地說。 ·消息就是從這憂得到的。」

「敵人不知道這個據點?

局的臥底人員……所以,便變作我們的外圍據穴,不過,他們有一些人投向我們,成為中情穴。不過,他們有一些人投向我們,成為中情

「會不會是反間計?」

「從長時間的成績證明,這是一個無價之

二人的話題愈來愈深入,範圍也很廣泛, 「哈,有一點運氣罷。」 「你們的工作果然了得!

何互相聯絡等等事宜。 其中包括了怎樣協調各個情報組織的活動,如

> 館內的臥底人員,如何? 最後,洛鐵夫問道:「我很想會唔那間武

安排一切。不過,你要化裝,改換一下面目才 李斯德想了一會,說道:「可以,我們會

人員知道內情的嗎?」 「沒有問題。」洛徽夫又問:「這些臥底

的資料,也許對你有用處。 「他們只知道一些大概,不過, 他們提供

「好,這樣總算有些頭緒。」

天與你會面,質正得益不少,謝謝。」 洛鐵夫起立與乎斯德握握手,說道: 「那篑,那篑,太客氣了。」李斯德送洛

上校雕去,又頭中: ,如果有什麼危險,就搬來這裏住罷。」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 「這間酒店可 以說是很安

「好,那麽就照我們先前的計劃辦事,再

見。 「再見,合作愉快。」

奧容滿面地說:「鐵夫,今晚有貴客到。」 要的一步。洛鳅夫回到白耀堂的家裏,白太太因爲,經過今次的曾面,可以說,是踏出了重 洛鉞夫步出了房間, - 「是什麼人?」 心情顯然比較開朗

「長谷川小姐!」白太太偷偷笑道。 「你也樂意認識她罷。」白太太也還以顏 「你又當媒人了!」洛釵夫白了她一眼。

色 心的喜悅眞是難以形容! 洛鐵夫雖然裝作若無其事,但實際上,內 「我眞不夠妳說了。」

子認眞地看了一會。道,在一個糾糾武夫來說 簡直是難以言喻。 洛上校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竟然對着鏡

愛情的吸力,原來是這麼誘人的!

次,是二人正式的曾面,洛鐡夫客氣地道:「 長谷川小姐,妳是耀堂的學生嗎?」 不久,白耀堂偕同長谷川加代回來。道一

教。 這位日本姑娘操着純正的本地話囘答道:

「可以算是……我是研究生,也是系裹面的助

白耀堂在一旁說道。 「加代的成績非常優異,是難得的人材

太太笑道:「這樣的女孩很難得的!」 「你們看,長谷川小姐多麼謙虛……」 「那裏,我還要加倍努力才及得上。」

頭 洛 歲夫怔怔地看着這個略帶灌怯的女孩, 「過獎了。」這位姑娘面紅耳熟地垂下了

心中也不禁產生了無限愛慕之意。

呀。」 年輕人,不用太拘束了,來,來……邊吃邊談 白太太看了一眼,笑吟吟地說道:「大家 是啊!這樣的姑娘真的很難遇上

的晚上。 於是,這一頓飯就爲二人造就了一個浪漫

感,彼此談得很投契,而且,更燃亮起那愛的 **那個加代姑娘,顯然也對浴钀夫產生了好**

也毫不考慮地應允了。 步行到研究生宿舍,只是十多分鐘的路。不過 洛上校却提議在校園内散步,而長谷川小姐 飯後,洛鐵夫送加代回去。由白鄉堂的家

的校園,更使人份外舒暢。 這一晚,月色非常明亮,映照着廣闊幽靜

的環境眞適宜讀書。 **图的氣氛更富情調。洛鐵夫邊行邊說:** 有一些携手漫步的情侶在喁喁細語,使周 「這裏

「打算在這裏逗留多久? 「是啊,校園景色實在很美。」

> 道裏工作。 「我很喜歡香港,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在

「有沒有打算到美國攻讀博士課程,那裏

的學校也很有名的

「也許何的。」

長谷川小姐看見洛上校雀躍的表情,臉上 「如果妳到美國,可以來找我。」洛鐵夫

,只好尴尬地說:「我太唐突了……妳不要…也泛起一絲笑意。那邊廂,浴鐵夫也自感失儀 「不,不……」長谷川小姐連忙示意:「

我怎會介意呢?」

能夠認識妳眞好……我很像年輕了不少!」 洛纖夫窒着天上的繁星,情不自禁地說: 這位日本姑娘却道:「我又不是整形醫生 兩張泛紅的臉,令大家也不禁笑起來。

怎麼能够令你年輕呢…… 洛鐵夫笑道:「不夠妳說了。

在這樣羅曼蒂克的環境裏,男女間的感情 二人相顧而笑。

確實容易滋長起來!

回到白耀堂的家裏,白太太搶先問道:「 「哈,我怎知道? 怎麼樣?」

「不要否認了!」白太太笑道:「我看得 大家都喜歡對力。

不過,大家的印象都不錯。 「那有這麼快呢!」洛鐵夫微微一笑:「

…打鐵也要趁熱嘛!」 要錯過了。這樣好的女孩子是不容易測上的… 白耀堂也帮口說:「鐵夫,喜歡的話就不

「我會好好地把握!」 「謝謝你們的關心。」洛鐵夫尷尬地說:

關上了門,臥在床上,胡亂地想着 銳在白太太的笑聲中 ,洛鐵夫回到房中

果她成爲我的妻子,那麼,我將會是一個最幸 福快樂的人!」 「這姑娘給我的印象很深……老實說,如

會不會嫌棄我的工作 「唉……不知道她對我的印象怎樣……她 這些出生入死的工作

喪妻的男人結合?她…… 「她有沒有男朋友呢?她會否介意和一個

想着,想着,洛徽夫不禁笑了起來。

也會胡思亂想,不知所措。 眞的!一向做事果断堅决的洛上校,竟然

愛情,原來也會令到堅强的男人變得軟弱

好事。 川小姐。當然,白耀堂和他的太太也落力促成 接着的幾天,洛鐵夫不斷找橢口約會長谷

二人出外遊玩談天,感情也就發展得很快

情局臥底的會面,已經聯絡好了 一日,洛上校接到李斯徳的通知,他和中

。這裏,人客並不多,環境亦算清靜 洛鐵夫立即按照時間地點,來到一間餐廳 洛上校揀了一張近牆的座位,要了一杯咖

啡,靜靜地等待着。 不久,一個身材矮小,並不起眼的年青男

來到洛鐵夫的面前,輕聲地說道:「香港不錯 子匆匆走進來。他打量一下四週的環境,然後 洛鐵夫若無其事地回答:「嗯,不錯,不

是陳雄。 那個男子立即坐下來,說:「洛上校,我

R62

知道的,儘管問好了 「好,這個地方很安全。有什麼想

他們和這個陳雄很熟絡似的。 奇怪得很,侍者並沒有過來招呼。似乎。

他 「你不要吃些東西嗎?」洛鐵夫不解地問

·我的。」 文說:「這裏的侍應都認識我,他們不用招 「我坐一會銳要走。」陳雄點起一支香烟

兩張一千圓面額的大鈔,說道:「這些…… 洛鐵夫打量一下這個人,然後從袋裏拿出

好意思? 這個陳雄稍爲遲疑一下,說:「這……怎

啊! 袋,然後微微一笑道:「 「拿去龍!」洛鐵夫把鈔票塞進那人的衣 中情局的活動費太少

子立即笑容滿面地說。 一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這個矮小的男

鐵夫又說:「只要你肯帮忙,我們絕不會虧待 「我們國防部情報科可大方得多了!」洛

采飛揚地說:「有關第七艦**歐**洩露機密的事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如果你想知道得更多, 大可以混入武前内,相信會有所收穫。」 「這個當然,當然。」男子吸着香烟,神

「你在武館内担任什麼職位? 武館內有什麼自己人?」 一般的雜務工作。」

大都是血氣旺盛的年青人……不過,我們的館「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學員。其他的, 長和他左右手,却大多是越南的特工人員。」

「他們是利用這間空手道武館,作爲招兵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 是吸收一些好身手的人,然後招納來寫組織賣 買馬,大展拳脚的地方,而他們最喜歡的,就

「對,不過,我只負責一些細微的聯絡任 「你以前也是特工人員?

「那個情報你怎樣獲得?」

是外圍組織,而實際上,奪取這些一級情報的 才得到消息。不過,據我所知,這間武館也只 我却不大清楚。」 必定是厲害非常的人物,而他們採用的手 「很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些文件,然後

二人秘密談了很久,然後才决定由陳雄介 「好,我决意闖闖虎穴!」

改頭換面才可以,囚馬,他的面容,已經被敵 紹洛鐵夫到武陌任助教。不過,洛上校要徹底

靜靜地化裝外出。 過了兩天,洛鐵夫瞞着白耀堂和白太太

生華僑。 得黑黑實實,令人看來,更像一個東南亞的土 而且,還貼上了八字鬍。面部的肌膚也刻意發 他的裝扮,可真徹底了。不但頭髮剪短,

陳雄也讚嘆道:「上校的化裝術員的令 這個扮相,果然判若二人

道。事實上,他連繫音也改變了 這地方座落於市郊的一間木搭建築。因爲 陳雄立即帶着洛上校來到武館。 「那裏, 熟能生巧罷!」洛鐵夫沉着聲說

人練拳的嘈雜聲。陳雄吩咐他等一會,自己快二人來到武館的大門,洛鐵夫已經聽到衆正離大路相當遠,所以,環境也頗幽靜。

步走進去。

,館長答應你的請求,不過,要先看看你的功 不一會,陳雄出來笑道:「這次頗爲順利

們對我的信心!」 「這個,沒有問題。而且,還可以增加他

笑吟吟地說:「身體頗爲結實,功夫則要考驗 洛上校跟着陳雄來到館長的辦公室。 下打量着眼前的

一定有足夠份量,館長大可以試試。」 陳雄也陪着笑臉說:「他姓丁,我介紹的

先生表現一下 「好!」館長神氣十足地說:「就讓這位

這位「丁」先生當然並無異議 一行數人步出辦公室,來到一間很大的練

相信,他會令各位一新耳目! 教,功夫非常了得,而且,還是黑帶高手。 大家齊集列隊。今天,我們武館來了一位新助 武場。館長拍拍手,高聲說道:「各位學員,

而我學習的,是剛柔流空手道,最近,已經考 取了黑帶三段!」 「各位兄弟,不必客氣。我剛從冲繩島回來, 洛鐵夫從容不迫地站了出來,慢慢說道 衆人立即鼓掌歡迎。

「好,好!」衆人興奮地鼓掌

到十分榮幸!所以,特意來獻醜了! 「各位,我今天得蒙館長先生的賞識,感

了黑帶。瞬息之間,一個威風八面的武術高手 立即呈現在衆人的面前。 洛鐵夫隨即換上帶來的空手道袍,並東上

的人也不由地看得入了神-呼」有聲,而步法也顯得純熟老練…- 在場 便耍出一套拳來。他的拳風果然厲害,「呼 這位「丁先生」向各位鞠了一個躬,然後

一套拳法耍完之後,館長隨即提議大家切

第一位・上!」 員說:「大家排好隊,一個接一個……來, 爲首一個束着綠色腰帶的大個子,在一下 「好!」館長笑着,然後對着一羣興奮的 洛鐵夫勉强地答:「點到即止罷。」

看來,他的搏擊經驗也很豐富。 **傢伙的拳脚頗爲硬朗,舞動起來也十分靈活,** 洛上校盡量使出傳統的空手道招式來應付 洛鐵夫見來勢兇猛,便沉着地應付。這個

高喝聲中,立即快步衝上來

在一來一往的較量之中,也能發揮得恰到好 彼此华來脚往一會之後,大個子明顯地處

於下風。就在這個時候,館長却叫道:「第二 第一位還未退下,第二位已經衝了過來

鐵夫上校。就這樣,洛鐵夫便要同時和兩人較 洛鐵夫心内一怔,暗暗吃驚不已, 那位大個子顯然並不服氣,繼續糾纏着洛

就在這時候,館長又叫道:「第三位,上!」 **猶疑地加入「戰團」!** 衆人的情緒相當熱烈,大家都蹬蹬欲試。 這個束着啡色腰帶的青年聞訊,立即毫不

「館長,一個對一個嘛!」一旁的陳雄心

「這樣才可以見到眞功夫!」館長陰陽怪

不斷將內勁注入掌中,令發揮出來的空手道招 式更加硬朗有力。就這樣,幾個人的較量,便 洛鐵夫面對三個挑戰者,也不敢怠慢。他

> 漸漸脫離了「切磋」的界限! 那邊廂,館長却深沉地叫道:「第四,第

洛鐵夫大吃一驚,邊打邊喊道:「這怎樣

說這樣,一個接着一個的加入「比試」行列 可是,大家熱烈非常,根本不當是一回事

「館長!這怎麼行呢?」陳雄吃驚地說。

看着。 這個特務頭子却不回話,只是津津有味地 ,心中

也實在氣憤!於是, 幾下照面之後,便躍出包圍圈,高聲提出抗 洛鐵夫被七、八個人纏得緊, 他便施展上乘的武術步法

讓道:「大家不尊重我,我也不願意留下! 不要生氣。大家都想領教一下,所以,就請領長却收下笑臉,有禮貌地說:「丁先生 游罷,便裝作要離去的樣子

陳雄也立即打圓塲地說:「大家有少許誤

罷,不要記掛在心。 於是衆人紛紛向這位「丁先生」請罪。就 洛鐵夫順勢說道:「我也不會介意的。」

我請吃晚飯罷。」 回去。至於丁先生,爲了表示我的過失,就讓 這樣,一傷「誤會」便喜劇收場。 館長吩咐道:「今天練習完畢,大家可以

於是眾學員紛紛握手問好,然後才相繼離 洛鐵夫見機不可失,也立即同意下來。

練武房。偌大的道塲,就只剩下洛鐵夫和陳雄 館長表示要收拾一下辦公室, 也獨白離開

情形,令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洛鐵夫鬆了一口氣,輕聲問道:「剛才的

「你的表現很好!」

應變能力吧了!看來,他們必定想吸收你加入 「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何在? 無需憂慮!館長只是想試試你的功夫和

「那很好呀!」洛鐡大不禁笑了起來。

正傾談間,這場內的電燈突然之間全熄滅

在黑暗之中,洛鐵夫警覺地說道:「有問 一張很大的尼龍網便從屋頂撒

把二人徹底困着!

網了 却笑口吟吟地行了出來,說道:「大角終於上 名大漢,紛紛握着武士刀對 準二人,而那館長 -哈,哈 電燈却立即亮着。在四週,已經有七至八

9 份?嘿,你那同黨已經招供了,你沒法抵賴罷 一館長陰沉地說:「洛鐵夫,你終於自投羅 陳雄大聲問道:「你們不要攪錯呀! 哈,陳雄,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身

局! 洛鐵夫輕嘆一聲,說道:「原來是一場佈

你引誘洛鐵夫上釣,真的太順利呀! 太不濟了!」特於頭子得意地說:「我們利用 陳雄大聲罵道:「你這卑鄙的像伙。 「你們想怎樣? 「本來你的身份很秘密,可惜,你的同黨 」洛鐵夫沉着地問。

被轉移往越南,當作一隻棋子來和美國政府談「哈,哈,我們不會殺你的!不過,你會

家都是幹這些勾當的……你也不見得那樣清亮 「卑鄙! 「卑鄙?」特務頭子大笑起來:「我們大「卑鄙!」

> 紛紛把刀尖戳二人的臉。 「再動就給你當嘗!」持着武士刀的大漢洛鐵夫怒罵起來,不斷在網中挣扎。

着洛鐵夫的頭部, 幽幽地說:「想試試嗎?」 館長慢慢行過來,右手迅速拔出手槍,抵

館長却大笑起來,隨即用力把洛鐵夫的八 「來!儘管開槍!」

聯過我的眼嗎?哈,哈……」 字鬍扯了下來,嘲弄地說:「這些道具,可以 」這位充滿虐待心態的特務頭子,不斷用槍 「還有,你臉上的油彩 …當我是呆子嗎

管擦着洛鐵夫的臉。

他苦苦哀求道:「 館長,放過我罷,我是 被迫另一方面,在 身旁的陳雄已經赚破了胆。 身體,只好怒目而視,忍受百般的侮辱 洛钀夫上校怒不可遏,可是, 却沒法移動

沒用的傢伙,留下來也沒有用。」 「你這懦夫!」特務頭子取笑道:「你這

陰沉地說:「讓你這個叛徒嘗當! 那館長却轉移目標,用手槍指着陳雄的臉 「不要呀!」陳雄嚇至面無人色

陳雌便昏了 「啦」的一聲,那「手槍」射出一些白烟 過去。

付敵人的特別武器。 原來,這是一支「迷暈」槍,專門用來對

「哈,想你好好睡一會!」館長隨即再開 「你想怎樣?」洛鐵夫沉聲問道

功如何了得,那些厲害的白烟上經使他暈頭轉 立即運氣封閉呼吸道,可是,儘管洛上校的氣 就在那令人量眩的白烟過來之際,洛鐵夫

塞進一隻透氣的木箱裏、就這樣,他和陳雄給在半昏迷狀態之中,洛鐵夫感覺到目已被

威力還在,使他沒法爬出來, 下快些起航,他試圖移動身體,但那些白烟的 洛鐵夫聽到館長的聲音,似乎是催促着手

會醒過來。 迷不醒,有如死猪一樣,看來要一段長時間才 他推一推身旁的陳雄。誰知這傢伙簡直昏

海浪拍打的聲音,這條船應該是在大海中高速他們似乎處身於一個黑暗潮濕的船艙裏,從那 洛鐵夫從木條的裂縫中窺探外面的情况。

可能以經給弄主越南了!哎! 洛上校混身乏力地想:「當藥力消散後,

非常惡劣 他困在木箱中,只好聽天有命了。 一股悲觀的情緒立即湧了上來。他的心情 内心的痛苦 尤其是想起那溫柔體貼的長谷川 簡直是難以言喻!

過了很久,洛鐵夫迷迷糊糊地聽到一陣嘈

「隊長,不要 埋曾他們 …… 「隊長,怎麼辦了」

大聲地說:「不理會他們不行!停下來罷,希那個隊長的聲音原來就是館長,只聽到他

望他們例行公事便好了! ,果然有另一艘船靠近來 一會,船似乎停了下來。洛鐵夫細心靜聽

是香港水警的船,那便好了。 「天無絕人之路!」洛鐵夫心想:「希望

貨呢? 夫聽到館長在說:「我們出海打魚嘛,何來私再過一會,甲板上傳來一陣嘈雜聲,洛钀

們到艙底看看 一把雄壯的聲音說道:「不要嚕嘛!帶我

R64

「啦」的一聲,鱠門打開了 幾個身穿制

> 服的水響人員走了入來,果然是香港的警察! 洛鐵夫使出混身的氣力・把木箱撞得「格

喊道:「有人呀,有人呀!救……命!」,格」發響!另一方面,他拚命用柔弱的聲綫

那些走進來的水警人員登時呆了一會,說

工紛紛扭作一團,塲面頓形混亂! 在這一刹那,館長大聲叫道:「打! 艙內外立即引發打鬥。水警和那些越南特

在漁船內外不斷聽聞,間或傳來一兩下慘叫 這時候,槍聲也响了。「ト・ト」的槍响

水警快艇迅速趕來增援。一下子,瞬負立即分 有些特工還想跳海逃生,不過,在附近的

槍聲停止了, 全部特工人員都被拘捕,雙方都有一些人 打鬥也以結束。

,把二人救了出來··· 那個木箱被抬上甲板,水警人員撬開木條

追次的事件,立即震動當地政府的高層人

幾天才能夠康復 美國領事館立即介入調停 雖然,他的傷勢並不嚴重,不過,也需要休養 頻開何商討 幸好事件被迅速地保密,沒有洩露開來。 洛鐵夫給單獨送到高度設防的醫院病房, 企圖把事件的影响降至最低點。 雙方的高層人物頻

道,而新聞界始終沒有察覺。 幸運的是:這次事件只有政府高層人士才知 病房外面有警察把守,保安措施十分嚴密

的分歧也很嚴重。 這件事牽涉的範圍很廣,影响也很大,而雙方 不過,幕後的談判工作異常複雜, 因爲

美國領事館的人不停與保安科的官員商計

希望能夠靜靜地解决事件。

商讓之後,情况慢慢有了轉機。 夫和那些越南特工一併驅逐離境。不過,經過 頭兩天之內,政府官員的態度是要把洛鐵

洛鐵夫的病房外面來了兩個人。一個是領 在第三天正年。

隊的負責人一 事館的代表,而另外一位,則是是察部門特警 — 史亨利警司。

詫異地問:「這兩位有甚麼貴幹!」 夫正臥在床上胡思亂想 看見有陌生人到來· 看守的警察立即帶着二人進入房間。洛鐵

問候洛先生的。」 國領事館參贊——皮爾斯·是代表領事館到來 爲首的外籍人士自我介紹、說:「我是美

警司·特意到來見見洛鐵夫先生的。」 另外一位身穿警察制服,雄糾糾的中年男 也自我介紹道:「我是皇家警察嫁史亨利

且簡單地敍述一下這兩天以來,美國領事館與 一輪寒暄之後,大家都坐了下來。 洛上校立即站起來與兩位訪客握手問好 皮爾斯參贊關心地垂詢洛鐵夫的傷勢,並

香港政府高層秘密商討的結果。 洛上校細心地聆聽、慢慢地・心內的疑慮

干預的。當然,不能夠引起公衆的關注,這**一** 也逐漸消失。啊!雙万終於都達成協議。 然後可以繼續完成調查的工作。」 史亨利警司也說:「你的工作,我們不會 皮爾斯輕鬆地說:「洛先生,多休息兩天

慌爲首要原則……這些,是無須說明的。」 我們作調查工作的,必定以不引起大眾的恐 史警司笑道:「洛先生的威名,我們也略 「我明白,我明白。」洛上校如釋重負:

熟, 洛先生 必定 會明白。

有所聞,今天得以會面,也是本人的榮幸。」 「那裏,那裏,客氣了

三人輕鬆地談了一會,彼此都變得熟絡起

内容: 情局方面願意向香港政府提交一份詳盡的情報 能夠迅速解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中 皮爾斯參贊認眞地說道:「這次事件所以 …特別是關於越南特工在本地活動的價

」史警司點着香烟, 「當然,蘇聯國安局的活動也包括在內一 說道。

「嗯,這樣對大家都有利。」洛上校站起

來,倚在窗前觀看外面的景色。 史警司又 說道:「這間醫院的內外,都有

的 我們的密探看守…… 洛先生的安全是不用憂慮

現了・」 的「工人」,說道:「這些是密探,我早已發 「我也看得出! 」洛鐵夫指着外面草地上

洛上校轉身問:「陳雄和那些越南人・怎 「哈!哈·果然是高手!

様處置とし 「這些人總算很合作 ,他們提供的資料,

使我們掌握很多綫索。

「不瞞你說,我們特警人員聯同政治部「是否要一網成擒?」

將要展開一隻搜捕行動,這些間諜雖然精明, 今次也不易逃脫了

的關係。」 皮爾斯笑道:「這些成果,都是港美合作

老練,看來,他的手下也非平庸之輩。 洛鐵夫留意到這個史警司,果然非常精明

給我們特響人員提供一些集國式的突擊技術 : 一我今次到來的主要原因,就是要請洛先生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史亨利警司笑了一會之後,突然正色地說 <u>__</u>

一番。

小虎冷冷道:「趕快吃飯,時候不早

把你那套杖法教教我,讓我也能揚眉吐氣

呆瓜第一個起勁,道:「好啊!你就

,小虎在一旁急得不得了……

六:誤墮彀中

危在旦夕

心裡却在駡:臭要飯的,你神氣個屁

全施出來哩。 小祖宗十八般武藝只露了一二手,還沒

飽精神足,走嘍!」 吃完飯,老叫化領先起身,說:「飯 小虎却坐着動也不動,道:「請你老

人家走到院子裡去等一等。 「那我就在這裡等吧,你有話快說 我對他們有話

別就誤時間。」老叫化脚步停下來了 小虎道:「不行,你還是在院子裡等

有什麼秘密,我老人家不能聽?」 呆瓜道:「老大,都是自己人嘛,你 老叫化臉色不悅地道:「怎嘛,難道

幫的家務事,柴老先生,你難道一定要聽 前教育』,雖算不上是秘密,但却是四龍 第一次叫明了出陣仗,所以我要來個『陣 要說什麼就快說吧。」 小虎瞪了呆瓜一眼,道:「這是咱們

煩。」 趕我走是不是?好,不聽就不聽,你有屁 老叫化一哼,道:「說來說去還是要

放,不要磨磨菇菇的我老人家不耐 說完竹棒敲敲出了房間

比較好。」

敲了呆瓜一記響頭道:「以後你對那老小小虎看老叫化真的走到了院中,重重

啊! 子少把『自己人』掛在嘴邊,告訴過你們, 逢人只講三分話,你還不能牢記在心

快說吧!」呆瓜苦着臉道 「好嘛好嘛。你那套什麼『陣前教育』

其妙。」 三八花道:「告訴你們,在這種草木皆兵 何人存依賴之心,免得給別人賣了還莫名 只相信自己的腦袋,希望你們也不要對任 危機四伏的情况下,我誰也不敢相信 小虎眼睛睜得大大的,目光一掃大牛

强。 聲回答,不過回答的口氣死板板地相當勉 「知道了,老大。」呆瓜大牛三八花同

是『靠得住』,我也不知道, 前二次來陰的完全不一樣 「現在去賭場,算是第一次明着叫陣,對 是『靠得住』而是『莫代死』,我們也不至于 『陣前教育』,把我的預測 ,同時我也想好了點子, |次來陰的完全不一樣,那老小子是不定會有準備,眼見着是生死關頭,跟 虎也理會不了那麼多 萬一那小子不 向你們說明 所以 來一 聲道

大牛讚嘆道:-「小虎哥, 你想得眞週

照我的計劃去做。 功夫高的人太多,但有幾個是有好結果的 殺來殺去,不知道那一天,給人抽冷子 小虎精神功更加抖擻了道:「江湖上 完蛋大吉,所以這次你們一定要按

啊? 你快說啊?脫了褲子半天不放屁急死 三八花喳呼道:「到底是什麼計劃 他邊說邊吹,用意還是在穩定軍心

就翻墙出去, 個去。等我引開那些釘梢的 梢,所以去賭場叫陣,由我跟那老小子二 小虎道:「我們現在已經被不少人釘 給我買六桶桐油。 人以後,你們

呆瓜一怔,道 .. 「買桐油幹嘛?點燈

發覺的地方都給燒上。預備好了以後,就 在賭場外面,給我先四面八方,不要被人 會儘量拖時間, 假如我在賭場裡面也唱起歌來,你們立刻 唱二句歌,給我通個消息,但不要放火, 「不是點燈, 你們買了桐油,偷偷地躱 小虎道:「我

三八花道:「假如你不唱歌呢?」

差錯。」 來會合吧。」小虎道:「千萬記住了,別出 「那就表示一切正常,你們就等我出

麼歌啊? 呆瓜見小虎要去,急急道:「你唱什

虎說:「我就先走了。 「就唱二句『春天裡的一把火』吧!」小

多話說啊? 小虎笑道:「老人家,對不起,打仗 人已走出房外。老叫化道:「有那麽

前總得安排安排呀。」 老叫化敲着竹棒棒走了二步,倐然回

頭道:「他們怎麼不來?」 老人家說是不是?」小虎又在打馬虎眼 「讓他們歇歇吧,去了也是累贅,你

料得沒錯,就隱隱覺得後面有人在釘梢 二人一問一答地出了龍門客棧,小虎

老叫化道:「你老人家在吃飯的時候,討為了拖延時間,小虎故意慢慢走,對 不討厭蒼蠅?」

「討厭怎麼辦?」小虎又問 老叫化道:「當然討厭。

問蒼蠅幹甚麼?」 「趕啊!打啊。」老叫化道:「你倏然

你老人家何不趕一趕,打一打。」 小虎笑道:「後面就跟着幾隻蒼蠅

堂多多,爲什麼自己不趕,要我老人家 老叫化笑駡道:「臭小子,你真是名

有了保鑣,何必本幫主親自動手。」 小虎道:「不要忘了, 你是保鑣啊

身來, 梢的朋友,都不見了。 老叫化哼了一聲,站住了,倏然轉過 發現除了一些來往行人外,那些盯

怎麼打啊?」老叫化道:「還是辦正事要緊 走吧。」 「他們避不見面, 閃閃躱躱的 要我

們是木瓜。一人一作用服我們就追,順

不用轉彎抹角了。」 口中道:「你到底有什麼鬼點子,說吧 說着, 往前趕去,老叫化只好跟着

點子,好吧-停步道:「有你這位大保鑣,還用什麼鬼 小虎追過半條街, 回頭走吧。」 一個屁也沒看見

擺地走到賭場 這一來一往又折騰了半天, 才一搖三

賭場門口那三盞燈籠依舊高高掛着



起來,左邊是:今天不回家 燈籠上的對聯却換了字,右邊是:大家

通。小虎喃喃駡着,一馬當先,朝門裡 他奶奶的,越來越不像話,還是狗屁

却是緊張的,怕對方認出人來,立刻大戰 以小虎雖然人五人六,大搖大擺,心裡 門口仍站着二個凶神惡煞般的大漢,

不

那知二名大漢視如不見,竟讓小虎與

賭場,却見場子中人雖多,一眼就可以看 這是怎麼回事?心中猜疑着,人已進入了 ,都是賭場中的小脚色,沒有賭客, 小虎覺得情况反常,反而起了疑竇,

那靜得連老鼠走過都能聽到脚步聲。 個個目光凶巴巴的瞪着,氣氛沉肅,一霎 骰子的丢骰子,彷彿在小玩玩打發時間, 見小虎與老叫化進來,齊都停下了手, 那些賭場裡小脚色在玩牌的玩牌,丢

天經地理,看樣子你們是準備好了。」 冷冷一笑,道:「你可是來接收賭場的?」 那胖猪般的莊家倏然出現了,對小虎 小虎道:「有錢還錢,沒錢要賭場,

,就讓小鬼與老鬼看看咱們的準備情 頭一揚,四下一望,大聲道:「兄弟 胖猪大笑道:「的確是準備好了。」

有的拿刀,有的拿三節棍,有的拿鐵鍊子 回答,每個人都在桌子下來抽出了兵器, 立刻包圍成一個圓圈,把小虎與老叫化 「好。」二二十個賭場小脚色哄然一聲

> 口二名大漢竟把門關上,加上了門門價團團圍住。大門口接着彭地一聲大響,門 二名大漢竟把門關上,加上了門門槓

甕 中捉鼈嘛!」 小虎哇呀大叫一聲,道:「這好像是

們二個自己送上門來找死,叫你們來得走 大笑道:「一點沒錯 ,今晚是你

種陣仗夠不夠看? 老叫化也大笑道:「不夠看。 小虎哈哈笑着,抬頭對老叫化道

子莫非吃了通心粉,開了竅?口中却大聲 道··「不夠看也得看。 連小虎也感到驚訝,暗暗忖道:這老小他們二個似乎在一吹一唱,默契之佳

意思? 老叫化一愣,道:「你這句話是什麽

也給我看住,我要看看誰是甕中捉鼈。」 人,都由你負責,不能放走半個,連大門 小虎道:「我的意思就是這裡所有的

子冷冷地問。 「愛說笑,難道讓你來甕中捉鼈?」胖

哈!剛才你不關門我也想關門哩。叫你們 可知道小甕外面我却擺了一隻大甕,哈 一個也跑不掉。」 「一點沒錯。胖猪,你擺了個小甕

在做鼈呢!」 小甕裡再捉鼈,說來說去,還不知道誰 :「哈哈,有趣有趣,這叫大甕套小甕 小虎洋洋得意地說完,老叫化也搭腔

的神色,胖子反而猶豫起來了,轉頭目光 一揚,喝道:「天槓地槓,你們去看看 聽了這番話,再見一老一小這種鎮定

色,老叫化的竹棒棒倏然飛出,棒化長虹 想開門探一探, 聞言立刻應了一聲,轉身去卸門門槓子 ,竟插入門門槓上,把門釘死。 天槓地槓大吃一驚,伸手去拔竹棒 剛才關門的二名大漢綽號天槓地槓, 小虎向老叫化使了一個眼

窗板,向外張望。

空蕩蕩的那有半個人,情不自禁脫口道 窗外有個鬼!你小子敢唬人。」

由于今晚賭場關上了門,外面黑漆漆

啊!門雖關着,還有窗子啊!」

小虎接口道:「不信你就自己去看看

胖子倏被提醒,果然走到窗口,撑開

癟十啦。 拔棒棒 沒有拔出來,小虎已大聲道:「 ,小心我飛刀出手,你們都要變成 你不再要

經飛出來,等跳開一看小 一時之間,窘在那裡,不知道要不要再去 天槓地槓雙雙跳開, 虎並沒有舉動 他們以爲飛刀已

你二個一條生路就是。 小虎笑道:「這才聽話,等一下我放

然變了,厲聲道:「你敢放火?

小虎道:「你還算聰明,只要你敢動

隨風吹到鼻子裡,他怔了一怔,臉色倏

那知胖子却聞到一股强烈的桐油味道

叫化更是皺眉頭,不知道小虎使什麼玄

鼻子怎麼看?屋裡的人齊都一怔,

叫你用眼睛看,是要你用鼻子看。」

虎笑道:「胖猪,我叫你看,不是

黑暗歹路莫去行……做人愛去眞打 「的郎郎……郎……人生挫折莫怨嘆 這時,外面隱隱傳來三八花的歌聲:

會變焦炭,

你要不要試試,要試我就開始

嘿嘿,這把火眞要燒起來,你們一個個都 手,我就唱『春天裡的一把火』給你聽聽

胖子却氣得臉色鐵靑,大喝道:「給 一聽這歌聲,小虎的心更加定了, 我 那

唱!

胖子急忙搖搖手道:「不要唱,

不

來。小虎大聲道:「你們只要一動手,就 統統死定了,不信試試看! 二三十個小脚色擧刀擧棍立刻逼近攏

己搞成這種緊張兮兮的局面,我也只能泡

其實我今天並不想接收你這家賭場,你自

小虎大笑起來:「好,不唱就不唱

老叫化拍手笑道:「對,靈不靈當場

意思是幹嘛?

胖子又是一呆,道:「那你今晚來的

,乾脆唬了再說。 他知道小虎最喜歡唬人,不管三七廿

我都不要了,你看着辦。」

「只要你回答我二個問題,賭債賭場

了一點,道:「好,你問吧。」

一聽這話,胖子緊張的神色稍稍平復

小虎道:「第一個問題,是誰請你們

,神色皆陰晴不定。 周圍的小脚色一聽這話,齊都停止逼 胖子厲聲道:「我就不信!

近

外面有什麼可疑人物。」

家包你們能得到正確消息。」 此之謂也,後天就後天吧,反正我老人 大牛苦着臉不說話了,他想起家中情

我們半天,大有進展了 這份陰霾,笑道:「老叫化,我看你跟了 小虎那有不知之理,爲了故意要冲淡

「什麼進展?」老叫化一怔。

是青出于藍勝於藍。」 你人五人六地吹牛吹得比我還要行,真正 小虎道:「唬人啊!剛才在賭場裡

眼無珠,沒能認出來,依我老人家的功夫 老子的混號亮出來會嚇死人,那胖猪是有 ,還用得着吹牛唬人? 老叫化只有苦笑,暗暗道:他娘的

現在倒是有點喜歡你們了。」 誇獎,我老人家本來還有一肚子氣,不過 個毛孩子也沒用。於是笑道:「承你幫主 他這番話沒說出來,因爲覺得跟這幾

沒問問我是不是喜歡你!」 「少來。」小虎似乎不領這份情:「你

虎的手,道:「小虎哥,我們快避一避。」 遠一輛馬車馳來,三八花倏然轉身拉着小 他們邊說邊走,街上行人還不少, 「幹嘛呀!又見到什麼鬼啦!」小虎正

三八花又拉住呆瓜,更急促道:

與老叫化說話,聞言一怔。

會 趁機也握住她小手,覺得是難得的機「妳沒事又三八啦!」呆瓜又在取笑她

走……」 三八花急得跺脚道:「你們不走我先

> 裡?不要跑啊,嗨!嗨,不要跑啊!呀! 經馳近,馬上的漢子在大呼小叫:「阿花 大牛小虎,你們也在這裡,那可好……」 小虎大牛呆瓜立刻明白過來, 小虎呆瓜大牛正自愕然,只見馬車已 你爹在到處找妳啊!妳怎麼在這 原來是

人像冤子一般往回飛奔。

祝記車行趕車的夥計

搞得老叫化子一頭霧水,呆呆木立着,不 知道怎麼回事。 了箭的兔子,個個不擇方向,掉頭飛奔, 物或惡鬼還怕,也像三八花一樣,像中 這刹那,個個魂飛魄散,比見了江湖

了一鞭,趕車追趕起來,一邊大呼小叫: 那趕車的夥計一見四個小鬼溜了,

不要跑呀,嗨!我有話告訴你們……」

個毛孩子東奔西散,跑得沒半個影子。那足,却沒有小虎他們靈活,三轉四轉,四化邊喊邊趕車,惹得路人紛紛側目駐 夥計只能把車停住,急得直跺脚

『孝子』啊!這年頭是老子孝兒子啦…… 鼻涕,到處拜託,到處找人,唉!真是 不知道你們爹娘整天一把眼淚, 「你們這些小鬼啊!逃家逃到這裡來

回江夏,傳送這個消息 咻咻地回到客棧,進門就見到棺材, 他嘟嘟嚷嚷地趕車回頭。決心專程趕 這邊三八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知道棺材抬進門就會

來,想看大牛呆瓜他們不知跑到那裡去 她坐在炕上抹了一把汗,慢慢地冷靜

胖子道:「是我們老大的命令!」 小虎抬頭望着老叫化,這意思就是希 老叫化看了小虎一眼,道:「這樣吧

胖子忙道:「大恩大德,以後再報。」

我老人家就打圓場如何?」

「那我們後天來聽回音,如何?」

心你們幾條狗命,我會連房子帶人,把小虎冷冷道:「後天假如沒回音,就 一齊燒光。大保鑣,咱們走。」

好不要打馬虎眼,是經過那個黑媒婆牽的

小虎點點頭,大聲道:「胖猪,你最

道。」胖子說。

「這都是老大接的頭,我們那能知

「咱們老大還沒到。」

那個黑媒婆的牽綫?」

什麽名堂來的,何不直接了當的問他經過 化輕聲地說:「你若這樣問下去,問不出 望他說明一下。

「他們老大就是紅鬍子仇八怪。」老叫

拔起竹棒棒拉開門門,走出賭場。

桐油,從暗中冒了出來。

唱『春天裡的一把火』啊?」大牛先喳呼起

娘的一把火,燒了乾淨。」

胖子急叫道:「臭叫化,你也敢落井

老大來了再重新蓋吧!」

老叫化拍手笑道:「對對,你就唱他

,問你你不知道,那好,這家賭場等你

小虎冒火了:「他奶奶的,問人人不

小虎笑駡道:「妳的的郎郎唱得荒腔

呆瓜趁機拍三八花馬屁道:「我覺得

「嘿,要對付你們這些毛人,我老人

不唱,現在你還來取笑我,回去就剝你的 三八花啐了一口唾沫道:「叫你唱你

「可惜今天主角不是我,讓你窮耍嘴皮子 以讓你們一個個回姥姥家。」老叫化道: 家不必落井下石,相信不要半炷香,就可

我就不信你真的不知道。」

小虎嘆了一 口氣道:「要後天,他奶

去要拖到什麼時候?」 大牛叫起來道:「還要等二天,這樣

老叫化笑道:「古人曰:欲速則不達

才道:「我不能作主,還是要問過老大。」 胖子的臉色就像火燒屁股的猪,半晌

八怪什麼時候到?」 老叫化見小虎不反對,問胖子道:

說完,一搖三擺地走到門口,老叫化

走出一箭之地,大牛呆瓜三八花滿身

「小虎哥,我們搞了半天,你怎麼沒

走板,我一唱豈不是把妳比下去了。」

三八花還唱得蠻好聽的嘛。」

呆瓜皮 索有沒有得到? 「不要吵了。」大牛道:「小虎哥,綫

奶的,這批江湖人真難纏。」

題是咱們這位四龍幫幫主非要追查不可,

的。」

人,應該知道洩漏生意上的機密是犯大忌

胖子道:「臭叫化,你也算是個江湖

老叫化呵呵笑道:「這點我知道,

R 68

是咱們燒房子

你現在只能選擇一下,是回答問題呢?還

R 69

道:-「妳跑得比我們還快嘛! 一見三八花已在房中,又樂了,呆瓜

你們不跑,現在大禍臨頭啦,還笑得出 三八花沒氣的回答道:「早叫你們跑

麼大禍臨頭,妳不要說得這麼嚴重好不 呆瓜笑道:「人已經避開了, 還有什

被搶的銀子誰去追啊?我看這次辦案只能提回去,挨頓棒是免不了的,但是大牛家 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嘍!」 家搜,我們眞變了甕中之鼈,被串成一串 帶上一大批捕快,都到了紅岩寨,一家一 牛的爹, 想一想・我家小方趕車回去一定會把消息 「說你呆,你眞呆,爲什麼不用腦袋 還有你的爹,加上小虎哥的老爹 最慢到明天晚上,我家老爹,大

情况要比那些江湖人殺進來還要嚴重。 大牛更是連連嘆息,三八花說得沒錯,這 聽這話,呆瓜頓時愁眉苦臉起來,

天不怕地不怕,那個不怕

呆瓜哭喪着臉,吶吶道:「那怎麽

逃家的惡名,太划不來:「三八花,咱們 **綫索了,放棄了實在不甘心,回去還挨個** 大牛想了半天,覺得好不容易快得到

在那裡也躱不過,別忘了小虎他爹是捕頭 岩寨,三十里不見人煙,不出紅岩寨,躱 「能換那裡啊?」三八花說:「出了紅

換個地方住好不好?」

·老大怎麼還不回來,我看只有他才能 呆瓜搔了頭皮道:「這可麻煩了

點子最活,就拿眼前來說,雖然時時驚險 想想提心吊膽,但仗着小虎的點子, 的確也只有等小虎拏主意, 三八花的心裡, 小虎的腦筋最快 所以覺 倒

得有小虎哥在,終會有辦法的。 能處處化險爲夷,沒吃一點苦頭, 還是沒有看到小虎的影子。 等啊等的,等到外面梆子聲已在敲二 於是三小蹲在炕上,齊都痴痴地等。

又到何處去尋找? 呢?三小齊都担心起來,可是夜半三更 小虎人去了何處呢?會不會發生危險

就在憂心重重中,三小熬不住睏倦

小虎也是跑得聽不到四週人聲,也停 *

心,誰會瞭解自己的思想與行爲?折,沒有一點結果,誰會相信自己這片信 己是一片熟誠,仗義勇爲,可是若半途夭 要大。要是被老爸抓回去,那一頓棍子, 必定是三天三夜叫祖宗都不會有人救,自 鄉的人看到,這漏子比挑上什麼馬蜂窩還 他的頭腦比三八花更清楚,知道被家

、後有虎,眞衰!他覺得腦袋空空,一片 他奶奶的,現在是腹背受敵,前有狼 抬頭一看,竟是一座廟。

找個地方歇歇先靜一靜。 他心中想著,跨進了小廟,黑漆漆的

面供的不是土地公,原來是送子娘娘。夜色,供台上却燒著蠟燭,燭火搖紅,

道有沒有躱開邦固星圖,行在他們,不知裡又想起大牛、呆瓜、三八花他們,不知

老頭一定會得到消

會偏偏做捕頭? 奶奶的,老頭子那一行不能做,怎麼 小虎有點怨天尤人起來,

他老爸辦起案來並不怎麼樣, ,鼻子比狗還靈,自己很少跑得了。 是不是該回去搬個地方呢?但是想來 因爲他知道 但是要找自

是與情况脫了節,怎麼去找綫索?不出紅 想去,竟與三八花講的不謀而合。 出了紅岩寨,三十里不見人煙,豈不

一亮,就是躱在老鼠窩裡老鼠也會怕。 想來想去,還是死路一條,唉!現在 這裡仍在老頭子的一畝三分地,官符

岩寨,那等於等著老頭來抓人。

敬敬地拜了三拜。 虔誠地祝禱一番,把香插在香爐裡,恭恭 起供案上現成的香,點上三支,就在案前 **真是沒咒好唸了,還是求求菩薩保佑罷。** 反正送子娘娘也是菩薩,小虎轉身拿

:「你想生孩子啊?」 剛剛拜完,身後突響起一聲輕笑,道

紅衣姑娘已踏進廟門,竟是被叫化打跑的 小虎大吃一驚,突地轉身,只見一個

聲道:「我怎麽會受傷呢?你看我不是好玫瑰釵蘋果臉笑得如白天的太陽,嬌 啊?玫瑰姐,妳沒受傷吧?

已極,看得小虎呆呆的,脫口道:「我就 知道那老小子在吹牛。」 說著還輕盈地轉了一圈,那姿勢美妙

「誰在吹牛啊?」玫瑰釵似乎還沒有聽

「就是那個臭叫化子啊 !他說把妳打

「多謝你這麼關心我 我担心妳會不會受傷 。」玫瑰釵的確有

在他沒有傷我之心,否則我就慘 一份感激:「那老傢伙的武功的確高 小虎一怔道:「他的武功眞是那

玫瑰釵道:「是啊, 看來你對他並不

誰知道他是那個洞裡冒出來的。」小虎覺 瞭解多少嘛! 「我們認識那個老小子才半個下午

要跟他在一起呢? 得玫瑰釵很可親、不知不覺地倒向她這邊 這只能說是「緣」字,是沒有理可說的 玫瑰釵哦了一聲,道:「那你爲什麽

我的,可惜她死了,妳能不能幫幫我? 追回一批銀子,玫瑰姐,紫大姐答應要幫 小虎道:「我要他幫忙找一批强盗

就是我的弟弟,我不幫你幫誰啊!」 ,忙點點頭道:「你是五姐的乾弟弟,也裡却不敢說,同時也覺得與小虎蠻投緣的 毛孩子抓强盗,真是笑掉大牙。不過她嘴 噗噗, 玫瑰釵忍不住笑出聲來,幾個

拜了菩薩就得到庇估,忙道:「太好了 玫瑰姐,那妳快說啊!」 小虎高興得跳起來,阿彌陀佛,果然

玫瑰釵道:「你還沒把事情跟我說清

楚,叫我說什麼啊!來來來,坐下慢慢說 不要慌。」

銀票是那裡來的。玫瑰姐,妳現在能不能 給的辦事酬勞,還答應辦完事告訴我這批 我追查的就是這一家, ,妳五姐手上有大批錢豐銀號的銀票, 小虎坐回拜墊上,道:「事情是這樣 聽妳五姐說是別人

告訴你,我得好好考慮考慮。」 姐說得沒錯,銀票確是酬勞,但是能不能 思起來了 玫瑰釵聽完後神色變了一變, - 半晌才道:「我的確知道 - 五 立刻沉

搶案死了二個人,找不回那批銀子,大牛 妳洩漏的消息,行不行嘛?」 他,以後就是我的事了,我絕對不會說是 個黑媒婆說出來,告訴我們那裡能夠找到 的爹會急得上吊, 慮呢?不要考慮好不好嘛,妳不知道這件 虎急急道:「玫瑰姐,爲什麼要考 妳就做做好事吧,把那

但是我一定幫你,不過有個條件。」 小虎道:「我什麼條件都答應。」 我要想一想,這件事關連太大

他宰了。」玫瑰釵正色說。

「你要離開那個臭叫化子,最好能把

了能得到綫索,忙道:「我答應,我一定 小虎本來對老叫化沒好感,現在又爲

玫瑰釵道:「那你明天晚上到這裡來

我們再見一次面,現在你回去吧。」 「好吧。」小虎點點頭,坐著却沒有

坐着, 玫瑰釵已走到廟門口,回頭見小虎仍 不由詫然道:「你爲什麼不走呀?」

> 能回去・我有點兒困難。」 小虎苦笑了笑,吶吶道:「現在還不

玫瑰釵道:「又有什麼困難啦, 我可

伯事情沒辦完,他們找到我。」 「唉!我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哩。」 「是這樣的,剛才碰上家鄉的人, 我

玫瑰釵笑道:「是不是怕家裡人把你抓回

瑰釵在一齊・連話都說不流利順口了, 是什麽道理? 小虎有點臉紅,點點頭,他覺得跟玫 這

你今夜不能回去,就跟我走吧。」 玫瑰釵走回來,牽著小虎道:「來

「回我住的地方呀!讓你舒舒服服睡 小虎一怔道:「去那裡?」

夜,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晚,明天你再回去不遲。」 三八花的情形有點担心,不過心想只隔 小虎心想也好,雖然他對大牛、呆瓜

大的事又是什麼事呢?跟仇八怪及魚四又 說花裡嬌是五股大土匪之一,怎樣她手下 有什麼牽連呢? 裡嬌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她們所說辦重 看來却是蠻好的, 同時他對花裡嬌也有一份好奇心 而且有人情味,那麼花

毫不猶豫地跟著玫瑰釵走出了送子娘娘 這些小虎都想一一知道,於是興冲冲

十二金釵休閒中心」。門前,門榻上有塊橫區 門前,門榻上有塊橫匾,上面寫著「花姨釵走了一大段路站在一家氣派豪華的大宅 前,門榻上有塊橫匾, 夜色已深,路人已少 小虎跟著玫瑰

的山水畫,這地方豈止舒適,

這到底是那門子生意?小虎不懂。聯:甜甜蜜蜜連環泡,淸涼有勁美女派。

出的人猛打招呼。 邊還有一個賊頭狗腦的小伙子在跟進進出 這麼晚了,還有許多人進進出出,門

跟在旁邊道:「玫瑰姐,這是什麼地 玫瑰釵已走上台階,小虎看得迷迷糊 「來坐!來坐!有空來坐。」

釵神秘地笑了一笑 「這是我們暫時落脚的地方啊!」玫瑰 「怎麼這麼多人進進出出, 做什麼生

「做男人生意啊, 不過你放心,我們

是不做的。 做男人生意?怎麽是連環泡,又是美

裡透出來的男女歡笑聲不堪入耳,他慢慢 女派,小虎覺得眞是狗屁不通。 經過曲折迴廊又有一排排房間, 邊說邊走,小虎看到進門大廳有櫃枱 毎間房

花裡嬌,看來她的頭腦倒是蠻新的,點子 只是掛的招牌不一樣吧了,莫非主人就是 也蠻多的 這裡分明是與妓院差不多的豔窟嘛

地明白了

落, 「這就是我住的地方,怎樣,還舒適吧。」 帶客廳的大房間,才叫小虎坐下,道: ,客廳中的檀木八仙桌,幾張高脚玉石櫈 山水畫,這地方豈止舒適,甚至豪華髙牆壁上掛的是杜甫親筆的詩詞,杜元載 玫瑰釵牽著他的手走進了一間臥室連 杜鵑正在盛開,柔軟高貴的紅木床舖 高大的雕花窗戶,面對著一座小小院

貴幽雅兼而具備

連連點頭,暗中稱讚。 廳堂中的佈置還沒有這般高雅哩, 小虎記得過年的時候,曾到過知府邸 不由

一邊道:「那你住下吧。」 玫瑰釵倒了一杯茉莉香,送給小虎喝

極了,又連連點頭。 小虎喝了一口,入喉生津,覺得過癮

我睡在這兒,那妳睡在那兒呢?」 倏然想起一個問題,道:「玫瑰姐 「床舗這麼大,咱們一齊睡呀!」

「這……這不太好吧。」 小虎的臉立刻緋紅起來,吶吶道:

們是姐弟是不是?」 想到那兒去啦,莫要人小鬼大, ,那兒去啦,莫要人小鬼大,應該想们玫瑰釵格格一笑,道:「小鬼頭,你

條我一條,不是行了嗎?」 晚上各睡各的,反正我棉被多得很 「所以姐弟就不能亂來, 不能胡思圖

在他來說,這裡的一切,都是新鮮的 小虎覺得這主意不錯,猛點頭。

的仙女,假如自己有一個姊姊,像她那樣 這樣過一夜,更有新鮮刺激的感覺。 他覺得玫瑰釵太美了,美得像童話裡

慮的玩,那就更好啦。什麽秀才、考舉人 假如她能一天到晚,牽著自己無憂無

處看看玩玩,但不能往裡走喔,那是大姊與東西,道:「你坐坐,要玩的話可以到際,却見玫瑰釵在房裡稍爲整理一下擺飾 處看看玩玩,但不能往裡走喔 、狀元・ 這些遐思像電光石火一般地圍繞著腦

想睡,你就先睡吧,不必等我,知道頭駐居的後院,不准任何人進去的,如果

R 71

有邊,這也稱是一種等級上的分別,在別 色的緞邊。站著的金銀雙釵與玫瑰釵就沒 還是有個差別。坐著的花裡嬌衣服上有黑 人是看不出來的 二個大美人。亦都穿著紅衣服,不過其中 七分世故三分風情。她座位的後面還站著 臉上有微笑的表幟,年齡雖不大, 然坐著一個穿著紅衣的豔麗女子 推門進入了一間幽靜的坐居間。房中赫 ,直向後院走去,走過一重較大的花園 玫瑰釵交代完了 ,風姿優雅地走出房 却透出 圓圓的

任務完成,四龍幫小鬼幫主被我帶回來 玫瑰釵上前盈盈一禮,道:「大姊頭

, 妳有沒有盤問過他?

口吻却是有點威嚴,不愧是江

」花裡嬌

婆,目的是他朋友家被搶了, 跟五姊之死不但沒關連,而且還認五姊做 玫瑰釵道:「我大概地問了 他的目的想追查咱們生意上的黑媒 要把銀子追 問

跟咱們辦的事沒有關係,但終是一件麻煩 你夜半三更想辦法宰了他! 花裡嬌聽完, 想了一想,道:「雖然

看來依舊那樣嬌滴滴迷人,就像下命令款 她下命令殺人的時候,臉上的笑容

玫瑰釵大吃一驚,道: 岩不太好吧

,他還是個毛頭孩子嘛!

手礙脚。」花裡嬌的語氣相當冷。 他,我看殺了乾脆,免得咱們辦起事來礙 齊。還有那個難纏的老鬼,似乎也在利用 什麼名堂。還聽說他們跟六殺和尚在 『玉手屠夫』灰頭土臉,再下去不知會攪出 才他們還去了賭場要放把火燒掉,攪得 玫瑰釵似乎真的喜歡小虎,聞言吶吶 「毛孩子也會攪出大紕漏的,聽說剛

慫慂,我怕會節外生枝。」 處喳呼找他的,加上那個『仙杖破衣翁』一 啊!那三個小把戲個個鬼靈精,一定會到 道:「可是他……他還有三個同伴在外面 花裡嬌想了想,道:「這樣吧,明天

事。 叫他把那三個小鬼一齊引來,最好連老鬼 齊引來,咱們佈個陷阱,一齊殺光了

於是話題一轉,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是,是。」玫瑰釵好像找不到藉口了 小虎的命運在這三言二語下,似乎已

看這廣大的屋宇下,究竟搞些什麽玩意兒 著無聊,就走出房間,閒逛起來,他想看 會吸引這麼多人,生意這麼好 這時的小虎不知危險將至,一個人坐

朋友,要不要到房裡去『麻二節』,一節算 半裸的妖嬈女子,只見她嘻嘻笑道:「小 沒走幾步,碰上一個穿著極少,幾乎

虎怔怔道:「什麼叫麻二節呀?」

服按摩啦!」那女子邊說邊伸手想拉 《严世》: . 那女子邊說邊伸手想拉小「小土包子,讓你開開葷,就是脫衣

> 很,不想麻二節,謝啦。」 小虎慌忙閃身,連連道:「我舒服得

笑道:「還是個童子雞哩,想一想再來 ·我不要你錢。」

肉,性感得很,她向小虎做了一個媚眼 倏又碰到一個女子,穿著三點式,全身是 或者暹邏浴也可以。」 嬌滴滴地道:「小朋友,來個三溫暖吧! 不要錢也不要,人人都能麻二節,麻 有什麼搞頭。小虎喃喃駡著,

暹邏浴,你能不能說明白點。」

裡外外,淸淸溜溜,輕飄飄地可以好好睡 「小土雞,就是替你洗個澡,讓你裡

細一點。」 要叫三溫暖啦暹邏浴啦,妳能不能再說詳 小虎笑道:「洗澡就是洗澡, 爲什麼

男人的荷包也要清潔溜溜·不光不溜了。 樣都有,虧花裡嬌想出這麼多花招,難怪 溜開,他覺得這裡的名詞千奇百怪,什麼 性感女子不但笑得曖昧,而且笑得神秘 小虎想了想,笑嘻嘻地搖搖頭,趕快

玩?!

他連身帶滾的跑開,只聽到後面格格

小虎一呆,停步道:「什麼三溫暖

「進來就知道啦, 包你價廉物美。」那

子門口,剛跨過月牙門,倏聽到門旁有個這樣邊逛邊玩,走到像宮殿一般的院 大漢喝道:「小把戲,滾遠點,這裡不准

笑道:「我到處玩過來,爲什麽這裡不能小虎就是槓子脾氣,不由惱火了,冷

了回去,一副人五人六的模樣,似乎天塌 下來也不怕。 他瞪大眼睛,把大漢凶巴巴的目光頂

是普通人可以進來的。」 那漢子道:「這是做皇帝的地方,不

說隨便那個都可以做皇帝。」 「做皇帝?」小虎好奇之心大起:「你 「我說過不是普通人可以進來的。」漢

量量自己的身價,腰裡的荷包飽不飽?」 子臉上露出不屑的冷笑:「要做皇帝先得 你居然敢輕視老子,小虎心裡更不服

個陪襯,主要的是銀子。」 漢子皺皺眉頭,道:「身份也不過是

身份夠不夠?」

氣了,他鼻裡一哼道:「堂堂一幫幫主,

要多少銀子?」 子別的沒有,就是有銀子,說吧,做皇帝 小虎大笑道:「你爲什麼不早說,老

時間,一天有一天的行價,一個月有一個 月的價錢 , 語氣也緩和起來:「那要看你做多少 漢子一聽小虎口氣不小,似乎有興趣

呢?於是道:「做一天是多少行情?」 比老爸當個八品的雜佐官兒一定威風多了 既然有這個機會過過癮,爲什麼要錯過 一直對做皇帝蠻有興趣的, 覺得

加小費一成,共計三百三十兩。」 漢子道:「一天的價錢是三百兩

挖出來,交給漢子道:「壹佰伍拾兩金子 台上拿了三錠金元寶,此刻立刻自腰帶中「行。」小虎走出客棧的時候,就在櫃 ,該只多不少吧。」

漢子拿在手上,頓時儍了眼,接著拉

上,好好侍候啊!」開噪門大叫道:「貴客臨門啦!當一天皇

在一盞盞紗燈照耀之下,看得小虎眼花撩 大堆女子,有的穿紅的有的穿黄的,也有 不知人間何處 隔著院子的三榀大廳中,立刻湧出 這一喊,頗有驚天動地, ,綠的,個個千嬌百媚,花花綠綠, 翻江倒海之

年紀稍 阿雪姐 稍大的道:「奴家是這裡的宮廷女官這些女子把小虎擁入大廳,其中有的 你叫我阿雪好了 現在快脫衣

虎一怔,問道:「爲什麼要脫衣

不然那像是皇帝,你說對不對? 阿雪笑道:「做皇帝就要換龍袍啊!

如此,小虎自己笑自己真儍,那

有不穿龍袍像皇帝的,脱,當然要脱。 打扮的女子已捧著一隻金光閃閃的盤子, 他三下二下就把外衣脫掉。一名宮女

旁邊的女人七手八脚就拿起龍袍往小虎 盤上擺著一襲龍袍,還有皇室的冠冕 走到面前。

可是問題來了

連跨步都不能跨,一跨準摔跤、甭說是走 子跟身長差不多,下襬拖在地上一大截, 就像掛在衣架上一樣,寬大尚且不說,袖 龍袍是大人的尺寸,穿在小虎身上,

R 72 有沒有小的?」 小虎忙道:「不行,不行,尺寸太大

阿雪苦笑道:「沒有啊!我們一般都

啊 皇帝,是開天闢地頭一遭,想也想不到 是接待大人,像你這般小的客官會上門做

阿雪,拿把剪刀來。 旁邊十多名宮女都吃吃笑了起來 小虎點子多,笑嘻嘻道:「沒關係

「把袖子下襬剪掉就行了,其他就凑 阿雪一怔道:「拿剪刀幹嘛?

合湊合了。

間,損失太大了。」 專門做戲服的裁縫店訂做,至少要十天時 袍要七、八十兩才能買得到,而且還是跟 阿雪忙搖手道:「不行不行,這襲龍

阿雪想了想,無可奈何吩咐左右道:「好 金子,應該足足有餘了吧?」 小虎笑道:「剛才我付了一百五十兩

吧,拿把剪刀來。」 這麼一點意思也就夠了 也剪掉了半截。雖然變成了四不像, 剪刀拿來了,龍袍剪掉了半截, 但有 袖子

的模樣 像戲台上的金鑾殿,一切擺飾與柱子都是 時小虎遊目四顧,才看清楚這大廳佈置得 金黃色的,雕龍勾鳳,的確有點皇帝宮殿 於是一干宮女又把他擁上了龍椅。這

薫人,當然也是女子裝扮的 ,手執拂塵,站在左右二旁,身上香氣 這時從裏面走出二名穿着宮服的小太

其中一個高聲唱道:「皇

呼萬歲。 一干宮女以阿雪爲首都跪了下去,三

唱朝的太監又道:「平

兒 尾音拖得長長的,像煞眞有這麼回事

右邊沒有武將,這算甚麼臨朝呀?阿雪 快去召集朕的文武大臣。」 「慢點慢點,皇帝臨朝,左邊沒有文臣 小虎大呼過癮,童心大發,叫道

奏皇上,現在是晚上,文武大臣都休息啦 儍了眼,阿雪眼珠兒一轉,嬌聲道:「啓 明日早朝,文武大臣自然會在午門等候 大家料不到小虎還雞蛋裏挑骨頭,都

是笑道:「下面還有甚麼節目啊?」 小虎暗暗稱讚這個阿雪應變急智,於

個眼色。 「當然有啦!」阿雪向二名太監施了一 唱朝的太監又唱起來了:「皇上有旨

氣氛中,一頂黃色的鑾輿已由二名宮女抬 無事退朝,擺駕回宮啦!」 于是滿廳的宮女又三呼萬歲, 熱鬧的

二名太監扶着小虎上了輿座, 阿雪扶

女隨後侍隨,向後面走去 着輿槓在八名宮女提着紗燈前導, 阿雪在輿中道:「皇上要在那裏用膳 八名宮

反問道:「有那些地方,妳說出來參考 小虎也不知 道有些甚麼地方可 以用膳

參考。」 西二宮妃子,加上其他三十六宮, 阿雪道:「後宮除皇后寢宮, 還有東 隨你挑

「哇,那麽多啊!那就到皇后寢宮吧選。」 我先看看誰做我的皇后?

> 門口早已跪了一大堆女子,其中一名身穿 鑾輿在一座精緻的宮院前停了下來 阿雪道:「臣遵旨,擺駕皇后寢宮。」

抬起頭來給朕看看。 小虎大刺刺地道:「平身,皇后

果然長得明豔美貌,小虎開懷地大笑道: 「好好,進去吧!」 只見她明眸皓齒,鵝蛋臉上春意無邊 那裝扮皇后的女人羞答答地抬起頭來

的阿雪道:「朕是吃過飯來的,這不好玩個節目實在不好玩,於是問站在旁邊侍候 飽,不過是每樣嚐了一點,他覺得吃飯這 ,下面的節目是甚麼? 的阿雪道:「朕是吃過飯來的 寝宮中,早已擺上茶餚, 小虎早已吃

二名宮女替皇上沐浴按摩。 阿雪抿嘴一笑,道:「是讓皇后與十

頭。」都不喜歡,到這裏來洗澡豈不變成寃大 面甚麼三溫暖,暹邏浴只要一両銀子, 小虎忙搖搖手道:「洗甚麼澡呀, 联

外面不 阿雪道:「這裏的排場與氣氛完全與 一樣喔,皇上試試就知道了。

脫褲子 小虎忙搖頭,道:「這麼多女人看我 像甚麼話,我不幹

阿雪道:「那就請皇后侍候皇上睡龍

好玩,不好玩。」小虎覺得沒有甚麼花樣 大爲失望。 「立刻睡覺?這是不是大煞風景。不

阿雪覺得小虎真難纏,苦着臉道:

皇上喜歡玩甚麼?

捉,妳們大家躲,被我捉到了,就要受 小虎想了一想道:「捉迷藏吧,我來

R 73

把處罰規則訂一訂吧!讓大家也好知 阿雪微微一笑,道:「好啊!皇上就

口 個辦法好好整整這些妖精,小虎心裏想, 花了這麼多錢,我可要撈夠本, 「被朕抓到的人,要先親親我的 得想

衆宮女立刻苦臉叫道:「好臭啊!」

我就拿她推出午門斬首 虎大笑道:「誰說皇帝的脚是臭的

小虎道:「當然有,聞了皇帝脚,再 阿雪笑道:「親脚就親脚,還有其他

喝皇帝尿。怎麼樣? 衆宮女面面相覷,作聲不得。阿雪道

是甚麼處罰都不必受了嗎?」說不像話?其實妳們只要不被我捉住,不 怎麼能喝尿,不像話。 小虎道:「皇帝的話就是聖旨,妳敢

,喝尿就喝尿,咱們就開始吧! 子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於是道:「好吧 一點,不就沒事了?她覺得鬥鬥這個毛孩 阿雪一聽也對,捉迷藏的時候躱得快

有的乾脆躲在院子裡,有的躲在牆角,聰 宮女怕被捉住親脚喝尿,早已四散躱開, 明一些的早就揉上了柱子,讓小虎根本夠 虎的眼幪住,紮住小虎腦袋瓜子上。 位宮女拿來一條白布,阿雪就把小 那些

> 道:「捉到了!捉到了! 叫亂跳。小虎倏然抱到一名女子,哈哈笑到處亂闖,嚇得二十宮女嘰嘰喳喳亂笑亂 這時小虎才大叫一聲開始,幪著眼睛 來,先受罰。」

捉到的不是宮女竟是玫瑰釵。 他伸手拉下白布,抬頭一看,頓時一

這裡來亂搞,才該受罰。」 只見她笑駡道:「受什麼罰?你跑到

走 我 回去睡覺啦!」拉著小虎的手就往外 「小小年紀就亂花錢更要罰,走,跟 小虎叫屈道:「我付了銀子啊!」

敬 地送出廳門 阿雪對玫瑰釵似乎頗爲敬畏,恭恭敬

足啦! 才不讓那些女子親親皇帝脚,喝一口皇帝早就叫我睡覺啦!」他玩興未盡,覺得剛 尿實在不甘心,玫瑰釵笑駡道:「快起更 辦事也俐落。 還說早呢?明天還有事,睡得好精神 玫瑰釵的房中 小虎道:「這麼

一邊說一邊已在整理床舖。

負了 玫瑰姐對自己倒是一片深情。我可不要辜 也是這樣嘮嘮叨叨的侍候自己睡覺嗎?這 小虎條然有一種甜蜜的感覺,母親不

自己脫鞋脫衣上床,笑道:「好,我睡覺 明天有什麼事啊? 心中有了這樣的想法,他立刻乖乖地

「你家鄉的人不是會來找你嗎?」 玫瑰釵也挑滅了燈火,上了床,道:

務必使對方鍜羽而歸,對家裡人就沒轍 對付江湖人物,可以想點子、出奇計、 「是啊!」小虎想起這件事就感到煩惱

> 的人抓回去?」 只見玫瑰釵側頭道:「你這麼怕家裡

不想回去而已。」小虎强辯著。 玫瑰釵笑道:「那就在姐姐這裡住一

陣好不好?」

辨り 「好是好,可是我還有三個同伴怎麼

你們。」

到 「那好極了。」小虎高興得幾乎想擁抱

個老叫化

「那就早點睡吧,明天就好好修理那

小虎道:「玫瑰姐,我還有件事想問

玫瑰釵道:「你要把那個臭老叫化也 小虎一怔道:「什麼條件?」

「我還當什麼條件呢?」小虎笑道:

玫瑰釵釘上一句道:「假如他不肯來

用綁,我都會把他騙來綁來。對付這個老 小子,我有的是辦法 小虎拍胸脯道:「這點妳放心,用騙

那個老叫化子?

「對,難道你反對?

來這裡,我就不怕他。」

「我的確不是他的對手,不過只要他

幫妳,老實說,我也早想修理修理他

小虎笑道:「玫瑰姐,妳放心,

我會

「我明天就去帶他們一齊過來。」 「不過有個附帶條件。」玫瑰釵說。

齊帶來

「那就看你的嘍。」玫瑰釵道:「早點

「玫瑰姐,妳有困難嗎?

小虎看玫瑰釵久久不語,又問道:

「不,沒什麼困難,我在想,先告訴

了你,只怕害了你!

你還能去找嗎?

個時候,你已到了黃泉路上,

難道做了鬼

虎啊小虎,

告訴了你又有什麼用?明天這

意傷害小虎,可惜大姊頭的命令難違。

玫瑰釵聽了有一份內疚。她實在不願

何必要殺他。」 「不不,我認爲修理修理他就行了

人六的討人厭,不由道:「這事我學一百

「哼!我要他知道,女人不是好欺侮

「對對,」小虎想起那老叫化常常人五

「不是怕,只是目前事情沒辦出結果

隻手贊成,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

「妳打得過他嗎?」

「帶他們一齊來啊!」

「我說行就行,躲在這裡,沒人能找

「妳答應我的事,不知道能不能先告

「什麼事?

小虎道:「玫瑰姐,妳是不是想宰掉

等于去送死。 「妳說嘛,我不怕。」小虎槓子頭脾氣

幾個人惹得起,你去找他,萬一他惱火,

「因爲那個黑媒婆很厲害,江湖上沒

小虎一怔道:「爲什麼?」

殺和尚落荒而逃叫救命,倐看到私 把戒刀殺了過來,他一面抵抗,一面大 **修看到老叫化從空而降,殺得七** 啊?

毛髮無損,有什麼可怕。

覺得唬過魚四,砸過賭場,還不是一樣

我就告訴你,那人名叫『筱乩童』

麼小雞童呀? 他家裡開養雞場

玫瑰釵嘆口氣道:「你既這麼想知道

大叫一聲,醒了起來,揉目一看,紙窗上都變成小雞,又跳又叫,自己大吃一驚,木劍向大牛、呆瓜、三八花一指,三個人 天色已亮,原來是場亂七八糟的夢。 轉眼之間,一個穿著八卦道袍的邪氣道士 現,與老叫化打了起來,這時大牛、呆瓜 手執桃木劍出現了,口中唸唸有詞,桃 二八花拖著自己跑,說要去找筱乩童。 虎正在高興,又遇到玫瑰釵突然出

筱乩童。此人不但武功奇異,

而且還會法

神壇作法的乩童,姓筱,所以大家都叫他

玫瑰釵笑道:「不是雞鴨的雞啦!是

術,所以沒有人敢惹他。」

三八花暗忖道:我就不信他是唐僧手

眸正望著自己,笑道:「你剛才大叫一聲轉身望去,玫瑰釵早已醒來,一雙明 嚇了我一跳。」

有個唐僧可以制住他,我非去鬥鬥他不 下的孫悟空、猪八戒。就算是孫悟空,還

「做夢啦!」小虎有點不好意思,咕嚕

一會。」 玫瑰釵道:「時間還早嘛,還可以睡

「不了。」小虎道:「我想早點回去看

上專做黑媒婆生意,現在都告訴了你,你 法,淮揚城中家喻戶曉,實際上他在江湖 座『三元壇』,表面上專門爲人去邪收驚作

「他就住在准揚城的三元街,開了一

重要去那裡找他?

心裡想著,口中已問道:「那個筱乩

可以睡了吧。」

小虎道:「玫瑰姐,謝謝妳,狗難。」

們。」 太早來,今晚我在這裡擺宴,歡迎你 玫瑰釵點點頭道:「好吧,不過不要

「一言爲定。」小虎穿上衣服鞋子,就

清的沒有特別刺眼的人 著鋤頭的農人,挑著菜擔的小販外,冷淸 大清晨,街上行人很少,除了一些荷

見店小二叫道:「小客官,你要找誰啊?」 麼一夜之間,你認不得啦!」 小虎瞪眼道:「我就住在西跨院,怎 一路回到龍門客棧,剛踏進店門,倏

店小二訝道:「原來你昨天沒回店

同伴翻墻逃走啦!你運氣好, 你們,那個老叫化見機得快,帶著你三個昨夜三更,店裡突然來了一大幫江湖人找 店小二緊張兮兮道:「那你快走吧! 小虎吃了一驚,道:「你知不知他們 沒遇上。」

逃到那裡去了?」 「那麼江湖人是誰?你淸不淸楚?」 店小二聳聳肩攤著手表示不知道。

和尚,我也不怎麼清楚。」 店小二想了想道:「聽說是什麼七殺

::「小二哥,我存在櫃上的金子結結帳, 鷩異地想著,倏想起身上已無半分,忙道 他奶奶的,來得比估計的還快,小虎

店小二道:「那老叫化早已結淸帳帶

了。 無分文怎麼行,看來是非找到他們不可小虎一呆,心想糟了,出門在外,身

不過他們的,還是早早回去吧。 啊!你們小小年紀何必跟江湖人混,你混 他又心事重重,店小二道:「小客官

們 他們不出紅岩寨,他相信一定能找到他 小虎鼻中一哼,轉身就走。只要大牛

去呢? 老叫化會把大牛、呆瓜、三八花帶到那裡 盯梢一個都不見了,於是心裡暗暗盤算, 他一路走,一邊暗暗注意,那些埋樁

紅岩寨雖然不太大,但一千多戶人家

,四個人眞要躱,還眞不容易查

金子 子,連吃飯都成問題。不由暗暗駡起老叫 化來,埋怨他爲什麼沒想著自己,留下些 中午,不但二腿痠痛, 只能在每戶人家門口略為打量,這樣挨到 挨戶去問,又要防著撞到那批凶神惡煞 ,卻找不到一點頭緒,偏偏袋裡又沒有銀 小虎一路走,一路查看,既不能挨家 而且肚裡餓得發慌

這眞所謂飢窘交迫,小虎只能動點子

去找自己,豈不比自己亂闖亂找好得多 了,絕不會再去查,而說不定大牛他們回 幾天,二來七殺和尚旣已去過了,人亦跑 ,一來是老客戶,身邊沒銀子還可以馬虎 思索之下,覺得還是應該回龍門客棧 主意一定,立刻又回頭往龍門客棧

走。 剛到客棧門口,倏見遠遠一大堆人神

廻避, 分明是官府中人 子,手執刀械鐵尺,氣勢洶湧,行人個個 氣十足,大步走來, 那些人個個頭戴官帽

非出了什麼大事,那能出現這麼多官差! 像紅岩寨這種地方,平日三不管,除

府的總捕頭 看清爲首的官差,正是老爹黃二郎,江夏 小虎躲在墙角,凝神仔細望去,倏然

毫不考慮的閃到一處,轉身奪路而奔 才真正的完蛋大吉。 糟糕!老頭子怎麼也來得這麼快!這 小虎大大吃驚之下

躱的地方也沒有, 他奶奶,這一 怎會這麼倒霉,真衰到下不但飯吃不成了,連 下不但飯吃不成了

質在太多了

虎卻怎麼也睡不着。因爲小腦袋裡的念頭

玫瑰釵說完,翻個身就自顧睡去。小 「小鬼,名堂倒不少,快睡吧。」 意思就是道晚安。」

「嘻嘻,這是我們同伴的專門言語,

大堆捕快來抓人,嚇得他轉身就跑,半路

迷迷糊糊中,他看到了老頭子帶了一

父碰到了魚四攔路冷笑,旁邊條地出來一

個高大的和尚,好像就是七殺和尚,拿了

三皮圖進賬 十萬両纏

設個地方

,小爺爺我帮你拿吧。」

二人相携轉入屋後、片刻始出、大笨

奪經過

,還有三個不知名的人去雙俠住處奪得,

自己先得後失的經過說出

却被他逃脫,雖然找不到,無意中又遇到情痴瘋瘋癲癲的零妻,開不出所以然,再辦自

宅四狼其中一人定有他的份兒,經過盤問,直認不諱,氣得小仙非把他閹了不可,閹後

和尚的行踪,正在鄭州逛窰子,和尚嫖妓,色心未空,看來洛陽古 水寒的三個色狼,和誰是殺風塵雙俠的兇手,然後準備上路

前文書至張小仙在丐幫總壇和老蓋切磋武技,商量找尋强暴秋

,忽然

小和尚空空來報不了

丽文提要:

己的事要緊,見趙勇慫恿齊魯變雄來找塢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趙勇願意將藏寶圖的搶

久風塵雙俠雙雙倒地不起。」 趙勇道:「是的 ・惡門極爲慘烈・不

括你姓趙的老匹夫在內?」 小仙的雙眸之中幾乎要噴出火燄來:「包 「你們四個人都是殺人的兇手、」張

> 子龍這個老小子眞有一套,藏在狗窩內的 牛高學着一塊羊皮,喜上眉梢的道。「趙

瘦高之人。」 弱,根本插不上手,兇手乃悟悲、低矮與 「憑心而論。六人之中數趙某功力最

到

一個老鼠洞裏

難怪雷天字、錢四海找小

倖得到藏寶圖?」 「既然你是最差勁的一個,何以能僥

分。」 、混亂之中被四人各抓住一個角 「那藏寶圖年代已久 復經長期折叠 當場瓜

的眉頭稍稍一舒 情理之中 覺得與自己已知的事實尚稱脗合,且俱在 阿郎仔細推敲一下趙勇的前言後語, 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當下緊皺 說道:「藏寶圖現在何

去取。」 飛刀趙勇不假思索的道:「老夫這就

大笨牛好機伶,道••「老小子行動不

管它是真是假,錢如三江之水滾滾來。 接過藏寶圖,阿郎細一審視 確也是不爭的事實,一賣再賣三賣 發現是

作是白花花的銀子。

這小子滿腦子的發財夢,將藏實圖看 不然白花花的銀子早飛啦。」

下方空白處有「留待」二字。 相連,旁邊有「欲作神仙夢」的詩句, ·講圖象,看撕裂處的紋路

角的一塊。正巧與雷天宇手中之物上

而覺得舒坦一些・道・「張教主・老夫已 顯係眞品無誤。 交出了藏寶圖,趙勇在心理上似乎反

『鬼胎穴』?』 可否請即刻動手,爲趙某解

張小仙言而有信。倒也十分爽快。收

重大·縱然死罪可免·活罪亦難逃·這一 接行兇、然而禍變因你而起、你依然責任 替你解,但風塵雙俠之死,就算你並未直 起藏實圖、朗聲設道:「『鬼胎穴』可以 咱們再慢慢的算。

楚是如何解的。 「鬼胎穴」已解。却没有人看清 戟·手法好快·只聽趙勇慘叫

嘭·大屁一個接着一個·無休無

個洞。 是響屁,聲聲震耳,好似在汽球上戳

擺獵獵作響 不臭,只是放氣而已、趙勇的衣襟後

東西來・

還衝着大家晃動一下 來、馬上引起一陣騷動、

朗的聲音道:「在本教主手中。」

仙心念電轉,乍然靈機一觸,爽

他可不是說着玩、從口袋裏取出一件

道:「藏寳圖現在何人之手?

皮蛋瞧一下他逐漸縮小的肚皮,道

骨頭的野狗,像爭食臭肉的蒼蠅,蜂擁而

像追逐

企圖強奪便搶。

「好舒服啊 大笨牛在趙勇身後站了 一會兒・道

多多却一揚柳眉兒,道:「糟啦,那

羣魔頭又去而復返。」 可不是嗎,順着多多手指之勢望過去

臥龍莊外

人頭鑽動。爭先恐後,

湧進來

便已是三死四傷

皮蛋有感而發道:「讚!這是狗咬狗

不相讓。亂成一片,打成一片。刹那之間

這一着委實絕妙透頂、你爭我奪、各

人不償命,踩死人不赔錢!

揚聲道:「豬八戒,你們去搶吧,打死

却見張小仙手一揚,擲到大家身後去

上各貼着一塊狗皮膏藥、藉以遮醜、走在 大羣人。 狼牙棒馮通與神斧馮元兄弟,腮膀子

,低矮駝背, 後面是一個生就一對鷹眼・ 彷若在背上揹了一隻大鼓的 烱烱有神

駝背老人,想來必係駝背叟無疑。 駝背叟的旁邊有一個瘦巴巴的乾癟老

知·是武林中的一個怪傑丁老二。 頭·長着一張猴兒臉·從馬總管的口中得 大刀錢四海、乃子錢大進、女兒小辣

似皮革的手帕 仙丢出去的並非藏寶圖,而是一方色澤近 最後是一場空、因爲張小

大笨牛道:「也可以說是豬八戒咬豬

張桌子來。」 阿郎對皮蛋·大笨牛道·

大笨牛道:「搬桌子幹嘛?

「去・搬兩

張小仙道:「咱們今天要開一塲拍賣

片,約有四五十人之譜,獨不見無血刀雷椒錢純純亦赫然身在其中,黑壓壓的一大

皮蛋道:「實你有人要嗎?」 大笨牛道:。「賣什麽?」

蛋搬出兩張大八仙桌來,放在院子裏。 大笨牛終於明白過來,忙不迭的與皮

叫苦不迭: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殘酷

眼見父親兄姐均在場、多多心中暗暗

羣魔來勢極快·一眨眼便衝到衆人面

狼牙棒馮通虎吼一聲,首先開口說

然要打退堂鼓道:「小仙、我爹他們在此 我看我還是不露面的好。」 四大金剛一齊跳上八仙桌去,多多忽

他是他·妳是妳·怕什麽。」 皮蛋道:「你們已經脫離父女關係、

怎可退讓。 的副教主・地位比他那一把刀還要高哩。 大笨牛道··「是啊·妳現在是白吃教

着離開臥龍莊·更不可能從本教主的手中 搶去藏實圖。 血流多划不來,再說,不論是那個王八蛋 或者是這個豬八戒得去,誰也不可能活 爲了一張藏寶圖。拚得你死我活,頭破 阿郎拉開嗓門,大聲叱喝道。「各位

是白吃教送他們的紀念品。」 能,諸位不妨瞧一瞧他們兄弟的臉, 『自作自受』・一個『自尋煩惱』・都 皮蛋指一下馮通兄弟,道:「當然不

的人歡迎上來一試。」 個不停·還有那一位小辣椒姑娘·也是過 這位飛刀趙勇趙大俠,腹大如鼓,響屁放 表宏論的機會,道:「諸位可以再看一看 ,都是我們敢主的傑作,想刺字放屁 大笨牛高高在上,也不肯放過這個發

下面鴉雀無聲·没有人敢輕學妄動。

掃而過,道,「旣然不想拚着老命來硬搶 ・又不願放過這個得到實圖的好機會・本 阿郎一揚雙目,緩緩的從大家頭頂一

> 教主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小小建議。 下面有一個相獲的聲音道。「別繞圈

請張教主痛快的證明白。」 阿郎道:「簡單,簡單,由本教主來

拍賣,你們大家競標。」 皮蛋馬上隨聲附和道。 「對!是賠本

大拍賣!」 大笨牛上前一大步道。 「對!是流血

大拍賣!」 多多受了感染:亦道。 「對!是跳樓

大拍賣!」

的人得標。」 二萬両,大家可以盡量往上加 象詩句作了一個簡短的介紹,道:「底價 張小仙取出一張羊皮來,將上面的圖 ·出價最高

動可以叫牛車來載。」 百二八十萬両白吃敬也不會嫌多。 大笨牛道、「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人拿不

場中寂然,無人應聲喊價。

是唯一的點綴。 只有飛刀趙勇的響屁,仍放個不停

金銀財寶 也有武功秘笈。」 價,就有機會一一圖在手,希望無窮 皮蛋賣力的拍着雙手、大聲喊叫。 發什麼呆 快出價呀·只要超出底

一萬一。」 不久。前面有人喊出價錢。 二萬一

接着,大刀錢四海喊道。「二萬二、

一爹!」 多多突如其來,情不自禁的叫一聲;

慕之情的自然流露,再則也是一個警訊 這一聲多有兩層意義,一則乃是需

R76

僞造的藏寶圖。 希望父親不要浪擲白花花的銀子,買一張

雄的嫡親女兒 照樣出價競標 本教的多多副教主 是大刀錢四海錢老英 下手中的雙龍抱月刀 老夫没有妳這一個女兒。」 阿郎借題發揮道 可是"大刀錢四海却毫不承情,抖一 。「各位聽到没有, 冷冰冰的道:「住 足證本教

「二萬三。」 神斧馮元跟他哥哥馮通換一個眼色 絕對公正

絕不徇私。兩萬二 那位還要

「二萬三 那位願意再加一點?」 氣氛眞像是正式的拍賣塲 皮蛋道:

五指頭 那個瘦巴巴的猴臉老頭右手擊起兩個 左手學起五個指頭,說道:「二萬

的?」 道:「二萬五 二萬五 大笨牛耳聞目見 精神爲之一振 一 還有那一位要加精神爲之一振 說

「一萬七!」 二二萬六!」

二萬八!」

「三萬整!」

抬到三萬両。 人羣中七嘴八舌 一陣哄抬 霎時已

出價最高的是狼牙棒馮通 神斧馮元

啦 眞是消天下之大稽!」 一張泡過屎尿臭水的羊皮 這麽值錢 阿郎暗暗竊笑道:「奶奶的 破紀錄

・有没有人再加?没有人加就賣啦。」 嘴巴却正經八百的道:「三萬一三萬

> 皮蛋拍着巴掌計數。 [| . | |-- |]

總管 銀貨兩記!」 佈成交 將手裏的臭羊皮交給多多 「多多副教主 從此刻起 妳兼任本教的 待皮蛋數至三:無人出價時 負責本教的一切銀錢收支 務必要 阿郎宣 道。

多多躬身應是 立與馮氏兄弟進行交 「是!教主!」

易 飛刀趙勇的屁始終没停過 這時肚子

裏的氣已經消去一大半。

加 底價兩萬五 放他自己的屁 了一張羊皮來大聲噴呼,道。「讓姓趙的 打鐵趁熱 張小仙精神百倍 有錢的大爺們可以儘量往上 咱們繼續拍賣 這一張的 又拿出

鼻子 二萬五 二萬五 加呀 快往上加趙子龍的饗屁一點也不臭 大家用不到捂 嚷嚷道。「不錯 臭屁不響 響屁不臭。 大笨牛變成了 應聲攝 高學着拳頭

二二萬八!」

三千両。 大刀錢四海毫不考慮,一下子就加了

父親千萬別花冤枉錢一買一張臭羊皮。 多多叫苦不迭. 暗自禱告上蒼 希望

第二個出價的,是那位武林怪傑丁老

「三萬五!」

• 一加就是五千两。

悔八輩子! 五 想買的人趕快加,錯過機會保證會後

啊 圖共有四張,一張的用處不大 大笨牛指着馮通兄弟,說道:「藏實 再買再加

萬兩銀子已傾其所有,心有餘而力不足

就賣啦!」 五 有没有人肯再多加一點點?没有人加 阿郎一本正經的道 Ji n 「三萬五 - 三萬

這一次是由大笨牛來拍巴掌計數

一張羊皮賣給駝背叟。 無人再加價 張小仙宣佈成交 將第

交易所得 白花花的銀子,單是算數就會把多多累死 兩張八仙桌不被壓垮才怪。 但精神抖擻 心情却快慰無比 幸好 全部是大小不一的銀票、若是

,接近完成階段。

的 底價三萬,規則相同,誰出得錢多就是誰 在手上彈一彈,亮一亮,道:「一圖在手

丁老二道:「三萬二!」 錢四海道:「三萬一!」

皮蛋拍打着雙掌道。「三萬五,三萬

這個道理 馮家昆仲當然懂 可惱三

只好作壁上觀。

剛完成與馮通的交易,接着又忙第二

直忙得多多香汗淋淋,嬌喘不已。

飛刀趙勇的大肚皮巳經消滅的差不多

就有希望得到聖僧哈里巴的億萬寶藏。 張小仙緊接着又取出第三張羊皮來,

丁老二道:「三萬七!」錢四海道:「三萬五!」 錢四海道:「三萬八!」 丁老二道:。「四萬整!」

局面、別的人皆退避三舍、噤若寒蟬。 形成大刀錢四海與丁老二二虎相爭的

四萬両時一錢四海並没有再往上加。 多多緊張的要死 還好當丁老二加至

第二次,切勿失之交臂。」 欲加請快、跳樓流血大賤賣、絕不會再有 皮蛋道:「四萬、四萬、欲購從速、

快! 、跳樓、自殺大賤賣,欲購從速,欲加請底里,重複着皮蛋的話語道:「對!流血 大笨牛的情緒激動、興奮得近乎歇斯

問馮通兄弟:「賢昆仲要不要再加?」 阿郎同樣與高采烈,情緒接近瘋狂,

欠帳的話。」 狼牙棒馮通道。「四萬一,如果可以

赊欠!! 張小仙嗤之以鼻:「現金交易,恕不

期付欵如何?」 駝背叟廳眼一翻:道。「四萬一,分

邊看熱鬧吧。」 皮蛋道,「老駝子,没有銀子就在一

最後一張!」 握時間,錯過良機,就會悔恨終身,這是 道:「四萬,四萬,加價的朋友請把 環顧全場,皆默不吭聲、阿郎雙肩一

聳:

這一次皮蛋喊的特別慢、結果還是没 <u>+</u> !

人再開口加價。 「實了! 散會!」

好像伙,駝背叟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多去處理。 大笨牛故意碰了小仙一下, 聲若蚊蚋

阿郎拍一下大腿,决定賣出,交由多

般道:「老大,那臭羊皮還多得很,怎麽 不賣啦?」

啊,買圖的人手中,說不定原來就有一張 棍打死。」 賣四張馬上就會拆穿西洋鏡,被人家亂 張小仙雙目暴睜、噤聲喝斥道。

皆打從心眼裏樂出來,笑的連嘴巴都合不 張臭羊皮、一共得銀十萬五下両、四個人 多多的交易已進行完畢,算算帳、二

前,厲色地喝問道;「我兒趙明可是你殺 復元,猛地一個大跨步,衝至駝背叟的面 飛刀趙勇的氣已全部放盡,功力亦告

止步道:「誰是你兒子?」 一等已相繼離去・駝背叟亦待轉身・聞言 拍賣大會已結束、馮通、馮元、丁老

飛刀趙勇奔至愛子倒地之處、道:「

許是吧。」 混戰之中・拳掌無眼、死傷在所難免・也 駝背叟沉思一下 •冷若冰霜的道。

「看刀」

電·金風一掠而到。 三把飛刀,上取變目,下取咽喉,疾逾閃 趙勇一聞此言,殺機陡生 揚手打出

叟的功力之深,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單 掌一拂·暗力如湧·三把飛刀像是撞上鐵 齊皆爲駝背曳捏了一把汗,孰料,駝背 他的飛刀絕技、素爲武林同道所看重

R78

屋樑之上。 篤!篤!篤!三聲響·飛嵌進趙勇身後的 壁銅牆、不但寸步難進、抑且掉轉頭來

之人莫不爲之駭然色變。 一拂之力,竟有邉麽大的勁道,目睹

「哼!」

掉頭就走。 駝背叟冷哼一聲、没有多說一個字、 飛刀趙勇不禁勃然大怒道:「還我兒

命來!!」

背叟。 雷霆萬鈞之勢凌空墜擊,不要命的猛攻駝三招快攻,一氣呵成,人巳彈飛而起,以 呼!呼!呼! 人隨掌進·掌隨身發。

「哼!」

起迎上去。 駝背叟發出第二聲冷哼,人已旋飛而

任何人皆不信駝背叟的功力會如此高絕 發出一聲慘叫,立如斷了綫的風箏,一個 蓬!的一聲,兩股暗力猛一撞,飛刀趙勇 倒栽葱栽下來。一命嗚呼。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如非親目所見,

撞之力。人已飛過屋脊,乘風而去。 而駝背叟却輕鬆寫意得很·藉着那一

四個人。 的馬總管亦不告而別,一霎時便奔走一空 僅僅還剩下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 院子襄的人接着紛紛離去,連臥龍莊

棒!好棒啊!三張吳羊皮,換了十萬五干 讓位給咱們也不幹啦!」 而銀子,有這麼好的生意來做、皇帝老子 皮蛋馬上跳了起來,大吼大叫道:「

大笨牛手舞足蹈的道:「萬歲!萬萬

!我的親娘祖奶奶,十萬五干阿銀子,有歲!發啦!發啦!這一次可是真的大發啦 再見,没有錢的苦日子永遠再見啦。」 擺平了可以舖好幾張床,貧窮再見 六千五百六十二斤半,堆起來像一座山 饑餓 夜

分紅啦。」 笨牛分別摸一摸過過瘾, -分別摸一摸過過癮,同聲說道:·「該全是銀票·厚厚的一大叠、皮蛋,大

多銀子幹什麽,想拆夥?」 一千両私房錢,一文還没有用呢,要那麽麽臟?分你們的頭,前幾天分給你們的那 阿郎臉色一沉,道 · 「想分臟?分什

氣鬼。」 皮蛋從嗓子眼裏嘟嘟喃喃的道 二小

還小氣。」 大笨牛跟着皮蛋嘟喃道:「比小氣鬼

證絕對公開,以後不許再提分臟的事。也子都是公欸,屬白吃敬全體弟兄所有,保有難同當,用不到動用私房錢、所有的銀 私房錢、是預防有人放單時應急、免得被 不會再分臟啦。」 人剝衣服,平常時咱們四個人有福同享 張小仙肅容滿面的道。「給你們一點

没敢再放半個屁。 被張小仙刮一頓鬚子 · 皮蛋、大笨牛

有的銀錢全部歸妳保管,一共是十一萬一,道:「多多,妳現在是本敎的總管,所 千五百両、注意、帳目要公開、以免皮蛋 而將身上剩餘的六千五百両票子交給多多 大笨牛說咱們夫妻倆黑吃黑!」 多多本欲將銀票交給阿郎,張小仙反

不樂·阿耶的最後一句話是故意逗她 4、阿鄭的最後一句話是故意逗她,果自從見到父兄老姐後,多多一直悶悶

> 阿郎兩拳。滿腹的鬱悶亦隨之一掃而空。然,多多聞言樂在心裏,怒在臉上,捶了 天色早已大黑・就在臥龍莊上住了一

仙夢」。 的一點是·易「欲圓發財夢」爲「欲作神 藏寶圖的真跡 利用這個機會 將假圖略作修改 多照從趙勇手褒得來 最重要

一小張藏寶圖、資給波羅門一張,今天又 白香樓,一片繪製了三大張十

傷拍實大會。 」 僞造四張吧,這樣咱們就可以再舉辦好幾 空白的羊皮未用。大笨牛道。「老大」再 拍賣丁三張。還有八小張。另外還有一張 張小仙道。「留下一張空白羊皮・是

哩。」 眼前還有八小張圖,足可應付客戸的需要 準備四圖合璧後・繪製真的藏實圖用的

得認真研究。」

中心要,倒是他留下來的這一條綫索, 參予行兇,人死一了百了,已無再行探究 多多道: 「趙勇已死,不論他是否曾 値

大笨牛道:「什麽綫索?」

個魔頭而言。」 阿郎道:「當然是指那低矮、 瘦高兩

綫索·很難找出兇手來。 皮蛋道。「傷腦筋、只有這麽一點點

老魔的條件。」
然想到一個人,頗符合趙勇口中那個低矮 阿郎道、「有總比没有好、而且我突

多多道:「那一個?」 小仙道、「駝背叟。」

多多乃是冰雪聰明之人 製眉間便

巳瞭然於胸,道··「嗯,駝背叟如果穿上 也無從追起。」 一件寬大的袍子、遮住他駝起的背,就是 一個低矮的人,可惜他此刻已去遠,想追

頂多得到兩張 有一天還會自己送上 阿郎道:「没有關係,他只買去一張

的綫索 那個武林怪傑丁老二 說不定就 人都值得懷疑。」 皮蛋道:「小仙、我覺得凡是買圖的 阿郎道:「没錯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

一個丁老二 咱們該先找那一個?」 是另一個搶圖行兇的惡魔。」 大笨牛道。「傷腦筋 一個老駝子

他們遲早會自投羅網的。」 千里尋父 萬里認爹 軍金買賣藏賣圖 張小仙道:「誰也別去找 咱們繼續

皮蛋、大笨牛披掛整齊

四大金剛當即踏上征途 直奔開封而去。 • 有一個極其微弱的呻吟聲 此處距開封已近 僅個把時辰的脚程 一離開臥龍莊不久 隱隱約約的 便發生情况

着兩個人。 入十餘丈後 很快便發現 循聲辨向 四人轉入路旁密林内 在黄土地上倒 深

奄一息 命若游絲。 個是狼牙棒馮通 正蜷曲着身子 倒在地上呻吟 看他的神色 亦是奄 一個是神斧馮元 業已氣絕身亡 雙手捧

白吃教主張小仙趨前說道:「這是誰

「什麽人?」

無力的道:「是駝背老魔。」 多多道:「老駝子爲何要對兩位下此 狼牙棒馮通抬頭望了四人一眼,有氣

毒手?可是爲了藏寳圖?」 馮通悔恨不已的道:「正是爲了藏寶

阿郎道: 「這事是幾時發生的?」

便在林外路旁被老魔堵上了。」 多多道:「一照面他就出手搶圖?」 馮通道:「昨夜離開臥龍莊後不久

再搶圖。」 馮通道:「老魔陰狠毒辣 先行兇,

皮蛋道:「够狠啊 大笨牛道。 「老駝子現在何處?」 够毒啊!」

夫實心有不甘·死難瞑目。」 的内容都没有看清楚 便被老魔奪去,老 老夫花了三萬両雪白的銀子 連藏寶圖 馮通道: 「得圖之後 早巳溜之大吉

精。 ·自古皆然 大笨牛見他像一頭野狗般躺在地上 誰叫你貪心不足,又學藝不

多多以教訓的口吻,道:「懷璧招災

狀至痛苦 又曾企圖置咱們於死地,似此不忠不義之 對朋友不忠 「好可憐啊 阿郎冷笑一聲 說道:「這個老小子 同情之心不禁油然而生 道: 假助拳之名 行奪圖之實, 老大,咱們要不要救他?」

留在世上 等於是一堆垃圾 熙冷笑道:「不錯 還是趁早送上西天好! 突聞有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 接口嘿 似此不忠不義之人, 一條寄生蟲

> 一面展目四顧,但見林木枝繁葉茂,那 阿郎、多多聞聲大驚,一面發話喝問

狼牙棒馮通巳死於非命。 躱,只見是三縷黑忽忽的東西疾射而下 但覺耳畔風聲一嘯,四人一齊滑步閃 **嘯聲過處、慘嚎聲起**

言歸正傳。」

駝背曳道:「娃兒,別儘說廢話·請

「没有銀子可以想辦法、人死却不能

「我老人家的銀子已被你張教主櫓光

馮通腦袋上。 定目處

透體生寒 内家玄功 飛花奪命、摘葉斷魂,這是最最上乘

言講當面。」

藉此找出他藏身的位置來,亦道:「是嘛

多多知道阿郎在故意跟他扯蛋,

希望

「別忙、老朋友啦、聊聊嘛。」

,一次生、二次熟 朋友務請現身一見,

嘴,妳老子錢四海都得叫我老人家一聲前

駝背叟怒聲說道: 「丫頭,

· 妳這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竟敢稱朋

魔鬼怪 是咱們遇上了厲害的高人。」 經歷亦多。還算沉得住氣,道。「不是妖 親娘祖奶奶,敢是遇上了妖魔鬼怪?」 張小仙聲音嘹亮的道:「是那一位朋

道友

・敢是活腻了?」

餘音未落

阿郎已拔空而起 瞄準駝

背叟聲音的來處 如箭似鏢般射過去

0

要,老夫有幾句話說完就走。」 「咱們已經照過面了,没有再見的必

方 又似近在眼前

阿郎沉聲喝問道:「閣下何人?」 「駝背叟。」

是你殺的?」 阿那間道:「啊、是你!馮氏昆仲可

「没有否認的必要。」

「你搶走了他們的藏寶圖?」

張ツ

「没錯,老夫想知道你的身上還有幾

買呀。 「但也不應該行搶 喜歡可以花銀子

啦

原來是三片樹葉、深深嵌在

多多畢竟比他倆多練了幾年武、江湖 皮蛋、大笨牛嚇得頭皮發炸 同聲驚呼道:「哎呀、我的

友、請現身說話。」 聲音忽高忽低 飄飄忽忽

可是

說也邪門

張小仙撲至一棵虬

爲防萬一·還先行打出一把霸王釘

根本不知道來自何 似是遠在

陰冷森寒的道。「張小子,老夫不想露面

駝背叟的聲音及時出現在另一個方向

虬松之上竟已空無一人。

別白費心機、談正事要緊。」

阿郎落地説道、「談什麽正事?」

「談藏實圖。」

「藏寶圖?」

任你們千方百計

也奈何不了我老人家

有它。」 「憑他們這兩個膿包,本來就不配保

搶。」 「没有,可以再去偷,去騙,或者去 「没有了。」

吃飯的傢伙。」 「娃兒,叫你留下就留下,否則小心 「這樣本教主就没有留圖的義務。」

「慢走・本教主願與你同行!」 「嘿嘿・你非接受不可・再見!」 「哼,本教主不接受威脅。」

這些?」

「是有這個意思。」 「你還想再買?」

「老夫正在設法中。」 「没有銀子免談。」

你還想買幾張?」

「老駝子,你所謂的正事,莫非就是

「娃兒,你的藏寶圖,本來就是來路

「我老人家是來跟娃兒談生意的。」

Ŀ

駝背叟棲身的老松樹,衝天炮似的一衝而

・飛刀、霸王釘・再發大悲三絕招・覷準

三人同時發話,同時出手,先發袖箭

「你家多多祖奶奶也來也!

<u>-</u>

『媽的,吹牛大王來也!』 『媽的,馬屁大王來也!』

不明。」

浄一點。」

阿郞道:「老小子,你說話最好放乾

只好再度返囘官道,繼續向開封進發。 在樹林子裏亂轉一通、毫無所獲、最後 駝背叟聲音已杳,四大金剛拔足猛追

小友可是白吃教的張教主?」 遙在望、猛可有人在身後呼喊;「前面的 約莫行出三數里地,眼看開封城已遙

三人的大悲掌方自遞出一半,便同時發出

一聲悶哼、跌坐在地。

皮蛋拍一拍屁股,道:「這個老傢伙

絕倫的壓力,宛若泰山壓頂一般壓下來

沉喝聲起、樹搖葉落・立有一股剛猛

即滿臉堆笑的道:「啊·是雷大俠、久違 人,正是三刀客之一的無血刀雷天宇、當 久違!」 張小仙止步轉身,見從岔路上奔來一

幸會。幸會。雷某正在四處尋找諸位。」 阿郎道:「有事?」 無血刀雷天宇環顧四人一眼・道・「

我們的交易尚未完成呢。」 雷天宇道:「張教主眞是貴人多忘事

圖拿出來瞧瞧?」 取出來,却並未立即交給雷天宇,反而提 雷大俠需要的東西本教主早已備好。」 要求道。「「雷大俠,可否請將你那一張 言畢,將右下角的一張僞造的藏寶圖 張小仙「哦」了一聲,道:「怎麽會

嘛?」 張小仙面不改色的道。「比對一下 無血刀雷天字一陣怔愕 問道 、「幹

萬一有假豈不要砸掉白吃教金字招牌。」 看本教主弄到手的東西是否真品·怕的是 雷天宇道 - 「原來如此

,謝謝張教主

不遑多想,立將眞的藏實圖交給張小

如此誠信。」

没話找話的尋雷天宇瞎扯。「雷大叔 察言觀色,多多已知阿郎想要幹什麽

恭喜恭喜啦。」 雷天宇莫名其妙的道:「多多,老夫

有什麽事值得賢侄女恭喜?」

不值得恭喜嗎?」 買一張圖要四萬両,你只花了一萬両 皮蛋亦已會意。道·「你賺啦·別

足够過一輩子啦。」 不費吹灰之力便省下來三萬両,貧苦人家 大笨牛也過來凑熱鬧。「說的也是,

阿郎遮遮掩掩的・就這麽三言兩語的工夫 • 張小仙早將眞的藏寳圖掉了包。 三人一邊說話,一邊還有意無意的替 拿指兩

嚴絲合縫,繪製的技巧又好,雷天宇那裏假圖本來就是一張羊皮撕開的,自然 看得出真假來,滿意的收起藏寶圖 張假圖笑呵呵的道:「嚴絲合縫, 請雷大俠過目。」 假圖本來就是一張羊皮撕開的 付出

一張五千両的銀票,作爲後金。 大笨牛眉尖一挑。 道 「老小子 還

要不要?」 無血刀雷天宇立即說道: 「要・當然

張小仙手一伸 「拿什麼?

「張教主・一張圖才一萬両,怎會要 二萬! 「五千?」 「訂金呀。」 「本來就不是!

只有兩張圖。」

「難道閣下你不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

人影全無。

然而,駝背叟已去,但見落葉紛紛,

駝背叟蒼老的聲音忽又從更遠的地方

駝背曳道:「錯了

· 錯了 · 我老人家

登上老松。

不待多多開口,阿郎巴自飛身而至,

大笨牛灰頭土臉的道:「簡直厲害得

「你買去一張,搶去一張,本來就有

「什麽意思?」

「依本教主看,一張就够了

好厲害。

「有多少要多少。」

「本教主不信。」

「下來解釋清楚。」

蛋、大笨牛早已小心謹慎地,躡手躡足地 查明了駝背叟的棲身之處,而且也潛行 利用這一陣子說話的機會,多多、皮

做い 傳來道:「張敎主,這一筆生意你還做不

「絕無此事。」 「你不曾搶去一張藏寶圖?」

「要如何你才肯信?」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没有解釋的

身上無圖。」 阿郎冷冷的道。 「本教主說過

,現在

「何時有圖?」

作答。 「總而言之・有圖的時候別忘留給我 「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本教主無法

金。 老人家。」 「想要留圖可以,但閣下必須預付訂

「老夫眼前身上不方便。」

R80

且是不二價。」 「現在漲價啦,一張圖要四萬両,而

「老夫是要考慮考慮。」 「嫌貴你可以不買

考慮了半天,始終没見他再開口,多

多奇道:「這麽難,要考慮多久哪?」 雷天字說道。「可能需要三五天的時

聽說會生孩子的女人跟拉屎一樣,一使 大笨牛道:「生孩子也用不到三五天 皮蛋道:「要這麽久,生孩子呀?」

是没有辦法的事,三五日內定會有所决定無血刀雷天宇略一尋思,道:「這也 給你,也不保證不再漲價。」 告辭了一

本教主不想強人所難,但却不保證一定留

張小仙道。「雷大俠直管攷慮就是

了字出口,人巳縱起、循原路如飛而

夫的言行好像有點怪怪的 弄得皮蛋滿頭霧水的道。「這個老匹

大笨牛道:「那裏怪,我怎麽没有聽

聽出來,就可以當教主啦。」 多多笑道:「你後知後覺, 大笨牛慍怒道:「有屁快放、誰要是 如果被你

再裝悶葫蘆,我可要生氣啦。」 阿郎道:「這個老小子十之八九是在

大笨牛還是聽不懂,問道:「何以見

是否聽得懂。

叛變白吃教嘛。」

阿巴達神秘兮兮的道

「大笨牛堂主

和尚、少挑撥離問、你們是存心要本堂主

但一轉念間、立刻斷然拒絕道:「番

「賣不賣?」

招絕學·五萬阿銀子。」

烏克拉伸出五個手指頭來,道:「三

「你出價多少?」

「是呀,貧僧早有此意。」 「番和尚頭,你想買?」

富、馬不吃野草不肥;又說:人不自私

你們中原有一句俗話說。人不得横財不

天誅地滅。

三兩句話小友應該懂吧り

大笨牛連想都没想,便一口回絕道:

大公,無我無私。」

早會離開白吃教的。」

「可是,天下絕無不散的筵席,你遲

尚嘴,白吃教的團隊精神一向很好、絕對

大笨牛怒眉雙挑的道。「閉上你的和

「太少,不實!」

道。「十萬両如何?」

「很合理的價位,還有一段遙遠的距

教之人・死爲白吃教之鬼。」

「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

討老婆,

「我大笨牛早已有言在先

,生爲白吃

依大笨牛堂主之見要多少?」

人老之後,總有一天你會退休的。」生孩子,都需要大把大把的花銀子,况且

人老之後·總有一天你會退休的

「退休有何可怕・

相信老大會給我

阿巴達好大方,一下子就加了五萬両

老烏龜卡馬卡馬死。」天曉得波羅門的人「熟得很,就憑大悲掌,將少林掌門

阿郎道:「假如他自己可以當家作主

·不需要考慮三五天。」

一大笨牛終於完全明白是怎麽

有兩棟巍峨宏偉的建築物,最爲膾炙人 ,人人津津樂道,一是『紅中賭坊』, 除了舊有的皇宮寳殿外

非凡夫俗子,不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 非凡夫俗子,不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雨花台」、「別有天」,來往的客入俱,後面另外還有三個別館。「怡紅軒」、 十層、下面五層是飯莊,上面五層是旅館 條大街·單是花園空地就有十幾畝·樓高 是一家高級的大旅館,佔地極廣 「悦賓樓」是一家高級的大飯店、 横跨兩

笨牛也已經是成名人物,一到開封便住進張小仙乃一敬之主、多多、皮蛋、大 就是武林豪客、江湖巨擘。 「悦賓樓」,包下了「雨花台」

題·佈置新穎·的確不同凡俗。 有許多房間 處,轉過畫屛,便是一間大型花廳,兩旁,曲徑通幽,四週是一大片大花園。入門 建築在一個不算小的人工湖上, 嚴格來說,雨花台是一個水上餐廳, ·專供客人歇息之用·裝潢瑰 小橋流水

當皇帝一樣嘛。」 · 「哇呀!有錢的日子眞棒,這簡直跟 大笨牛一入門·便高興得又吼又叫的

土包子,從來也不會到過這麼豪華的所在跳上彈簧床去躺一躺,他本來是一個鄉下 摸摸這·碰碰那 ・跑到臥室裏去・還

> 通過小橋,跑到花園裏去 ,見到什麽東西都新奇,看完了室内,又

進入另一個世界一般 有的似山巒城堡,有的似飛禽走獸,彷若 百花,有一定的層次,也有一定的格局,花園的設計,可謂巧奪天工,盛開的

牛情不自禁的哼起山歌小調來。 其間,頓覺精神爲之一爽,大笨

撞一撞,「麻」、「啞」二六m1皮し削上哼蔫哼着,走着走着,突覺身後被人

很,大笨牛親眼看到,從自己的身後轉出 來兩個人。都是天竺波羅門的番僧。 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心裏却明白得

抬起來就走 番僧互望一眼,二話不說,將大笨牛

紅軒」 達、總護法烏克拉正候在那裏 他們的住處並不遠,就在隔壁的「怡 *客廳裏早已備好酒席 門主阿巴

主請到 躬身道 將大笨牛放在一張椅子上,一名番僧 ~ 「 啓 稟 門 主 , 白 吃 教 的 大 笨 牛 堂

堂主不肯來,或者驚動了張教主他們,所番僧駭然,說道,「小僧是怕大笨牛明是偷襲暗算,點了人家的穴道。」 你們去請大笨牛堂主,是這樣請的嗎。 波羅門主阿巴達臉色一沉,道: 明

烏克拉氣忿忿的道。 「還不快將人家

掌合十,賠禮不失。 二番僧一分一秒也不敢姚擱,忙將大二番僧一分一秒也不敢姚擱,忙將大二番僧一分一秒也不敢姚擱,忙將大

誰怕誰呀! 起一掌真力,隨時準備出手進招,作生死 足踩八字・呈蹲馬式・氣提丹田・挽

僧會一會這個楞小子。」 鐵頭功堪稱武林一絕,摸一下自己光秃秃 腦袋瓜,老眼連翻道:「門主,請讓貧 天竺番僧也不是省油的燈、烏克拉的

乏味! 外接口說道:「要打就打羣架, 阿巴達欲語未語·張小仙的聲音在門 單打獨鬥

話落人現,單脚踹門而入

掠而過,算是給他們一個下馬威。 王釘,她手法奇快奇準、從衆番僧頭頂一 多多緊隨在後,一進門就打出一蓬霸

就罵・「媽的・別裝優 敢綁架就不要怕 打架,上呀!上呀!」 皮蛋亦巳拉開架式 · 作勢欲發 破

跨數步 却啞口無言,亦無人挺身應戰,大笨牛橫 ・你們怎知我被番僧綁架來此?」 白吃教的人開口叫陣一波羅門的和尚 往張小仙身邊一靠。道。「老大

阿郎道:「皮蛋曾目睹你遭人偷襲的

大笨牛道:「這樣說起來,你們早已

恰紅軒? 多多道:「是有一會兒了。

不禁激怒了一旁的烏克拉,道:「大笨

阿巴達苦口婆心,大笨牛硬是不上路

情 磨牙,我可絕對沒有做對不起白吃教的事大笨牛說道;「這樣最好,省得我再

頭吃,照樣可以逼你吐出大悲掌。」 可謂天高地厚,惹惱了波羅門、給你點苦 牛、別敬酒不吃吃罸酒、給你十萬兩銀子

大笨牛聞言大怒,就好像有人踩住尾

· 猛地將一桌子的酒菜掀翻在地

「我知道、你是白吃教的

「你們這是什麽意思?」 大笨牛猛地一拍桌子,起身喝道

誤會,本門主原是想用請的。 阿巴達解釋道。「大笨牛堂主干萬別

大笨牛怒氣冲天的道:「放屁,你們

的行爲如同強盜,根本是在鄉架。」 烏克拉道:「言重了, 是小僧們執行

愈放愈臭,少在我面前做戲演雙簧。」 貧僧可是誠心誠意的請你來。J 大笨牛可不吃這一套 阿巴達低聲下氣的道:「小友切勿生 。「說你們放屁

堂主來幹什麽?」 大笨牛像是吃了炸藥似的道。「請本

大好像說過,宴無子家一是一一記得我們老珍海味,却胃口缺缺,道:「記得我們老 事、且先喝三杯,咱們再慢慢的談。」 陪着笑臉道,「其實也没有什麽大不了的 烏克拉連拉帶拖的請大笨牛坐下來

乾! 阿巴達擧起一杯酒來,道:「小友想大好像說過,宴無好宴,没胃口。」 到那裏去了・本門主純出一片至誠・請!

「番和尚也喝酒吃肉?」 阿巴達勉強苦笑一下・道・「偶而 酒、大笨牛動也没動 冷聲道

拾命 「說吧・綁架本堂主・目的何在?」 「只是想請教大笨牛堂主一句話。」

「請問大笨牛堂主會不會大悲掌? 「有屁快放。」

「會呀,四大金剛,人人都會。」

一定給你一筆優厚的養老金。」

想來便的,要動武是不是?好啊,上呀,暴跳如雷的道:「混蛋王八蛋,軟的不成

主來怡紅軒一談,凑巧大笨牛堂主在附近,請聽貧僧解釋,本門主的原意是想請敬 阿巴達聽到這裏,插言道:「張教主

教主此來就算是跟掌門人談生意吧。」 未傷筋動骨・没有再舊話重提的必要 ::「掌門人,過去的已經過去, 張小仙懶得聽他胡言亂語,截口說道 大笨牛亦 本

阿巴達緊繃的心弦這才放別來,笑臉迎人 萬両銀子的代價、將大悲三絕招傳給波羅 的道。「張敎主可是改變主意,欲以二十 言來和顏悦色,一點火藥味也没有,

両金子,也絕不能私自將少林絕技售予他 人,本教主願意鄭重坦告· 就算是二十萬 人·請貴掌門死了這條心吧。」 阿郎換上一副嚴肅的臉孔道: 「掌門

要談那一椿生意?」 烏克拉愕然一楞,道 、「那張教主是

羅門有無興趣?」 「本教最近又買下一張藏寶圖,不知波 阿郎取出一張藏寶圖來,笑嘻嘻的道

掏出二萬四千兩銀票來,交由多多收下 來的那一張一合 嚴絲合縫 喜不自勝的 道・「要・本門主當然要。 波羅門主阿巴達接近過藏寶圖,

不起·二萬四千両太少 阿巴達道:「多少?」 張小仙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 小仙道·「四萬四千両。」 ~「才多久、就漲了二萬両 • 已經漲價了

R82

息每年就有一萬两、每個月八百多两,可

「我的親娘祖奶奶,十萬両銀子,單是利

大笨牛聞言心頭怦然一震,暗忖道:

子孫孫永遠享受不完。」 授受,私下交易,十萬両銀子, 萬両金子或許可以勉強考慮。」

「没錯,是我們老大開的價碼,二十

「大笨牛,我們門主的意思是,咱們私相

小友的子

我知,還有他們

知。」

「誰說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

「只要咱們不說出去,誰也不會知道

「少來・我吹牛大王不幹這種見不得 「自己有很多私房錢、豈不更好?」

烏克拉扮了一個鬼臉,壓低聲音道。

的

教主開出來的價碼嗎?」

「什麽?要二十萬両金子,這不是張

「金子! 「銀子?」 「二十萬両。」

大筆退休金。」

多多道。「欲購從速、明天說不定還

張小仙道。「老規矩,一張圖訂金二 阿巴達道:「預約金要多少?」

R83

皮蛋道:「物以稀爲貴 粥少僧多

烏克拉不悦,道:「這簡直是敲竹槓

阿郎冷笑道:「就算是敲竹槓吧 願

陣密商,久久委决不下 天竺六番僧聚在一起 嘰哩呱啦

這一筆生意,就算吹啦 咱們退錢退 本教主没工夫和你們泡磨菇 現在開 張小仙不耐煩的說道 當數到十時你們還没有作成決 , 「時間就是金

阿巴達咬咬牙 終於作成最後决定。 大笨牛立即開始計數 速度好快 「一、二、三……七、八、九 十巳在喉 迅將吐出

再隨便亂漲價才好。」 門生意 本門主依你們就是 但請以後別 「只此一家 別無分號 白吃教做的是獨

總管副教主

請報告一下帳目,咱們的公

至十六萬四千両。 ・多多計算一下 言吧極不情願的再交出二萬兩銀票 乖乖 售圖所得已累積

張小仙道:「想不漲價可以,你們可

・還有兩張圖 波羅門全部預約啦。」烏克拉望了掌門人一眼,道:「好的 皮蛋道:「預約要付預約金,空口說

白話可不算數。」

份上 萬。 模作樣 擺出高姿態 意在強調「假」 一張臭羊皮 能值幾何 阿郎一再裝 阿巴達道。「以前不是一萬嗎?」 「請張教主高抬貴手 「掌門人不願預約?」 「售價漲啦,訂金當然也要漲。」 **貧僧付訂金二萬,預約兩張圖,如** 看在老主顧的

下來。 多多,皮蛋 的「眞」實性 以利促銷 聞言也故意和 的假裝商量一下 然後才勉爲其難的答應 多多收好銀票 四大金剛告辭而出, 大笨牛聚在一起 嘰哩呱啦

酒蟲餓鬼 大笨牛這才開口說道:「多多 志一同 齊聲吼叫一聲 衝過去就吃。 返囘「雨花台」酒席業已備好 灌了幾口酒 扒了幾口菜 先壓一壓 四個人有

加一些散碎銀両。」 欵有多少啦。 」 多多道。「一共是十八萬四千両、外

煩惱啦。」 錢多不是福 皮蛋道:。「我的媽呀 這麽多,人說 我現在好像也感覺到錢多的

的來處理運用。」 皮蛋道:「煩惱這麽多銀子如何好好 大笨牛道。「你煩惱什麽?」

蓋房子嗎?銀子可以用在建築上。」 多多道: 「在七里坡 我們不是正在

> 義。」 的工程,一下子消化不了這麽多的錢 而 定巳經老啦,及時行樂 平時享受才有意 且費時甚久,等到大功告成時 我們說不 皮蛋說道:「萬丈高樓平地起,總壇

大徒傷悲。」 對極了,要及時行樂 及時享受 莫待老 大笨牛馬上學起雙手 隨聲附和道

嚷。」 享受 你們要提出具體辦法來,別盡瞎嚷 阿郎道、「如何及時行樂 如何及時

「可用銀子去揍人!」 「造一棟金屋銀屋!」 「造一座肉林酒池!」 「去環遊世界。」 「去遨遊全國。」

圖

實際,可以行得通的。 · 但逐一仔細推敲 · 却没有一樣是切合 你一言,我一語、胡謅八扯,意想天

「買一個官兒來當!」

機構?」 大地方,我們是否應該在此設立一個分支 意 咱們白吃教是個大門派 開封是一個 多多忽然說道。「我突然想到一個主

楝房子。」 皮蛋道:「對對對 咱們在開封買一

,正好够老大、皮蛋我們三個人退休養老 樓』買下來好啦、這個地方够大也够氣派 『怡紅軒』、『雨花台』、『別有天』 大笨牛道:「好好、咱們就將『悦賓

光了,我在那裏養老?」 多多可不依,道:「你們三個人都分

們老大早已兒孫滿堂。當然是在老大的床大笨牛戲謔道;「老都老啦,妳跟我 上養老啦,還分什麽財產。」 多多聞言嗔怒道。「死大笨牛,你要

死啦,老是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牛瞪着眼·有口難言。 撕下一隻鷄腿、塞進他嘴裏去,大笨

悦賓樓』,成立開封分壇。」 後决定、「這是個好主意,咱們就買下 阿郎心兒打鼓。尋思一陣後,作成最達服。有口數言:

仙一本正經的道:「掌櫃的・你這 賣不賣?」 馬上找來「悅賓樓」的大掌櫃,張小 大掌櫃突如其來的聽到這一句話,不 『悦賓

買?」 下大肚皮。語頗懷疑的說道:「那一位要 由一陣錯愕,扶正一下金邊眼鏡,挺了 大笨牛巳吞下鷄腿,吹嘘道。「就是

主、少林寺的榮譽掌門入張小仙!」我們老大,武林中的大財主,白吃教的教 胖掌櫃笑容可掬的道。「張教主打算

出多少銀子?」 不疾不徐的道。「價錢自然是賣方來 張小仙裝作出一副久歷社會的老成模

小老兒祖上遺留下來的產業,不敢輕言售 。張教主如果十分中意、肯出三十萬両 · 就請大掌櫃開一個價目出來吧。」 掌櫃的思索一下・道:「悅賓樓乃是

銀子的話,小老兒或可割愛。」 皮蛋聽得一呆,道:「要二十萬両

出三十五萬兩要買『紅中賭坊』・賭坊的 掌櫃的笑道:「不貴,前不久有人肯

老闆還不幹哩。」

三天之内本教主會有所决定。」 阿郎道:「掌櫃的一請便吧 買不買

還差十幾萬両 數目不小 三天之内如何 大掌櫃諾諾而退 多多道:「小仙,

能凑得齊。」 大笨牛道:「乾脆現在就在賣波羅門

的兩張羊皮 還可以收入六萬八千両,就 差不太多啦。」 阿郎道,「不行 雖然是偽造的假圖

但也不能隨便亂賣。」 大笨牛傻呼呼的道。「爲什麽?」

· 多一半必是奪去藏寶圖 殺死二老的兇 不是當場與師問罪 阿郎振振有詞的道: 「凡是買圖的人 一旦買到一張他手裏邊原來就有的假 就是立刻遠走高

重複出售。」 六張圖啦 原來都是右上及右下兩張圖在 皮蛋恍然大悟道:「算算看 賣出去

才是正事 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 飛,別忘了 賺銀子只是副業

阿郎點點頭 没有說話。

多多道:「你好大胆 在臥龍莊一賣 可是天大的麻煩。」

就是三張、若是駝背叟與馮通的那兩張完 張小仙得意的笑笑 道:•「還好、他

們這兩張不曾重複。」 大笨牛像是洩-氣的皮球般 提着酒 道、「完啦 羊皮不能隨便賣

『悦賓樓』是買不成啦。」 外兩張藏寶圖還不曉得在那裏呢 看來 阿郎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大笨牛

團

R84

別洩氣,咱們還有希望。」

小仙道:「咱們可以到『紅中賭坊』 皮蛋道: 「希望從那裏來?」

了就災情慘軍。」 多多道。「這樣恐怕不妥吧,萬一輸

去拿多少。」 賭場就好似自家開的錢莊一樣,要多少就 的道。「不可能,老大的賭技天下第一, 大笨牛猛地擂了一下桌面,情緒激昂

紅中賭坊』搬銀子去。」 興冲冲的道:「走!咱們現在就到 經大笨牛這麽一吹 皮蛋的興緻也來

再去 賭場裏熱鬧的時間都在晚上。」 這樣猴急 睡個午覺 養足精神 晚飯後 阿郎笑罵道、「媽的、想發財也不能

捉拿兇手

開封「紅中賭坊」。

氣派的確不小。 大門外的僕役 服飾華麗 排列成行, 好大的一張「紅中」牌、高掛在一棟 數不清的琉璃燈 耀眼生輝

是一個大天井、擧頭 一層樓皆有賭局 每一層樓都見人潮。 裏面的景象更豪華 一眼望去,一排 井然有序 如星羅棋佈 上望 別有天地 每 中間

盡有。 等等,凡是賭博的玩意兒 洗牌聲、擲骰聲、吆喝聲……亂作一 這兒莫不應有

麻將、骰子、牌九、單雙、紙牌、實

迷濛。 酒香、汗臭、烟雲、水霧 眞是一片

> 美的妞兒,每人手中皆托着一個紅漆盤子 穿梭於衆賭徒中間,傳送烟酒茶水。 有不少衣着暴露,體態妖燒,年輕貌

阿郎是行家、從多多那兒取得五萬両

銀票、逕直行至櫃台前,往上面一丢、道 :「小額的少點,大額的多點。」 紅中賭坊、是首屈一指的大賭場、但

少娃娃時,更加大驚失色。 櫃台內的小姐看清楚來人只不過是一個年 一出手就買五萬両籌碼的人却並不多見

紙袋太小,給我一個竹籃子吧。」 阿郎將牛皮封套退給她 · 道:「小姐 但還是照着阿郎的意思,兌給他的需 外加一個裝用的牛皮封套。

竹籃何用?」 阿郎指着面前籌碼道。「裝這些東西

小姐不明究裏,道:「這位小先生要

阿郎道:「我還怕裝不下哩。」 小姐疑惑道:「用得到籃子?」

啦。」 小姐 又說道。「這個賞給妳,算是吃紅 拿起一個一百両的籌碼 扔給那櫃台

定會贏。」 個籃子來 嬌笑道,「小先生好像知道一 小姐見錢眼開 眞是荒唐 堆下一臉的媚笑 提過 還没有贏錢就給人分紅

阿郎信心十足的,說道:「包贏,包

桌行去。 將籌碼放在籃子裏,交給多多、朝賭

道:「這是什麽?」 多多從來也没有進過賭場、指着籌碼

> 替銀子用的。」 張小仙道:「土包子,這叫籌碼,代

阿郎道:「洛陽的賭場太小啦・這是 大笨牛道:「在洛陽的賭坊裏好像都

的確不小,你們看那些送茶水烟酒的妞兒 大的、大賭場當然有大賭場的派頭。」 皮蛋頻頻頷首道:「嗯,這裏的派頭

・一個比一個漂亮。」 張小仙雙眉一揚,老練的說道:「看

得順眼些 就叫一個過來 喝杯酒聊聊天 大笨牛聞言眼珠子都看直了: 「要不

要銀子啊?」 阿郎道··「不要·茶水烟酒, 一概免

費·晚上還有消夜吃呢。」 多多道:「有這麽好的事。」

做赔本的生意! 場的人·贏錢的少·輸錢的多·他們不會 張小仙道:「羊毛出在羊身上

也玩玩去。」 皮蛋聽得入神・道。「好好玩啊・我

・我也要。」 大笨牛也不由的技癢起來:「我也要

4 等你們輸得差不多時,本教主再去收復河 你們帶一些籌碼去玩吧、你丢我撿 阿郎不忍掃他們的興 道:「好嘛好

了一杯酒。帶着一些籌碼。歡天喜地的去召來一名妞兒。皮蛋、大笨牛一人取

(朱完・十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一高皐・文

深澗,却發現前輩高人天涯一劍陳一化的「紫河眞解」秘笈…… 關,想和她們滙合,在棉山把天慾教的教徒打走,避過龍飄兒的截擊,狄飛虹跌落百丈 … 狄飛虹和羅蘭主婢,却不見單小蝶等按暗記號而來,便離開石門,到太行山區的娘子 圖、八卦、五行陣圖,她先和拂琴按方位逐步踏入,走出陣圖,到達別有洞天的去處 避,有路就走,可棋無意中衝破了一處石壁,發現石洞,覃小蝶向洞內深入,是一個河 前文提要: ,不見狄飛虹,正想退出,賊人已投擲火器、烟彈、石塊,只好閃 前文書至單小蝶和四婢五衞眼着狄飛虹的記號來到一座廢墟谷

因禍得秘笈 巧合成夫妻

什麽要緊,只要跟你在一起·死了我也甘心。」 羅蘭嬌軀一軟。倒進他的懷裏,雙目輕輕一闔。露出一臉幸福的微笑,道。 「這有

羅蘭已然香夢沉沉,在他的懷裏睡着了。 狄飛虹想不到羅蘭對他的情愛竟然如此之深,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是好,他這一沉

一個養尊處優的少女,在經過這等重大的變故之後,身心的疲倦可想而知,她旣然

睡着了,狄飛虹怎敢移動。 三個時辰之後、羅蘭終於睡醒來,她立起身形、嫣然一笑道。「好舒服,以後可以

狄飛虹道:「妳在說些什麽?妹子。

她雖然不是在說偈語、却能令人如墜五里霧中・弄不明白她那句「以後可以不要床 羅蘭白他一眼道:「你這人有時候還真笨,我又不是在設偈語,有什麽不懂的?」

究竟是什麽用意。

羅蘭噘着嘴道:「這裏只有石頭,咱們總不能就吃這個吧?」 此時她的腹中忽然咕的一响,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餓了吧?妹子。」

狄飛虹順手由洞壁上摘下一朶石菡道。「誰說只有石頭了,這個比山珍海味還要好

吃呢。」

狄飛虹道:「不僅能吃,而且清香可口,妳不妨試試。」 羅蘭接過石菌,一臉詫異之色道:「這是什麽?大哥,能吃麽?」

道:「妹子,這東西不能多吃,吃一朶就能終日不餓,吃多了會不好受的! 羅蘭試着咬了一口,不僅清香可口,而且齒頰留芳,她還想再吃,狄飛虹却阻止她

羅蘭向四週流目一瞥,道:「大哥,那具骷髏是什麽人?咱們何不將他埋在沙灘之

武功,就可以離開這塊絕地,到時候,用石頭把洞口一封,這兒豈不是一座最理想的佳狄飛虹道;「不要灰心,妹子,天涯一劍留有一本奇書,咱們只要練好書上所載的 羅蘭幽幽一嘆道。「絕頂高人却不能生離此地,咱們看來是没有希望了。 狄飛虹道。「他名天涯一劍陳一化。在五十年前是一位叱咤江湖的絕頂高人……」

狄飛虹道:「他留言上說是陰陽難調 羅蘭道:「這倒也是,不過我不懂,天涯一劍旣然有此奇書。他 以致逆血攻心,所以咱們今後練功要特別

此後他們就開始苦練「紫河神功」、由於他們賣質過人、更日日服食能够助長功力

的石萬,不足百日 他們原是對坐練功的,這天羅蘭竟然心煩意燥,設什麽也不能神歸無相。氣達六台 已能達到芥子納須彌、一氣湧山河的神奇境界。

·顯然這練功的過程,可能出了什麽差錯。 羅蘭還是不願放棄,仍想凝神靜氣,繼續練功,然而她無法控制週身逐漸加強流速

的血液 狄飛虹與羅蘭的情形相差不多,祇因他功力深厚 尚能強自抑壓 以致耳鳴心跳 雙目赤紅:呼吸重濁有聲、已達混身爆炸的邊沿 此時受到羅蘭的

影响、他再也無法把持了。

「妹子,讓我助妳一臂之力……」

「不、大哥,我受不了啦。」

她嚶嚀一聲。竟然縱體入懷,一具火辣辣的軀體、硬往他的懷裏鑽,胸膛上擠,

乎要變成水, 化成烟 硬要擠進他身體之內似的。

不會落得這等悽慘的下場。 現在狄飛虹明白天涯一劍所指陰陽難調的道理了,當時他身邊如果有一個女人,就

「這是天意。」狄飛虹嘆息一聲,就動手解除他們兩人的衣物,這荒山野洞之中

立即揚起一片春聲。 良久 他們擁抱着沉沉睡去,不知時光流轉幾許,他們才雙雙蘇醒過來。

羅蘭的嬌靨紅如朝霞,雙眼媚態如絲,以一雙嫩葱似的粉臂緊摟着狄飛虹的脖子,

健的胸膛之上。 一對墳起像小山般的椒乳,擠壓在他那雄

「我要你天天像這樣抱着我。」 「妹子,要我怎樣?妳說。」 「大哥,你欺負我·我不依……」

「怎麽・你不願意?」

祇不過……」 「不要誤會,妹子,我怎麽會不願意

「祇不過怎樣?」

裏?」

會答允將妳嫁給我?」 是侯門千金、我只是一個江湖中人、妳爹 「妳應該知道齊大非偶這句古訓・

經是夫妻了,難道你還想甩掉我?」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何况咱們已 「言軍了・妹子・大哥平生不會虧待

吧。 任何人,何况是妳,快穿上衣服咱們練功 他們自陰陽調和之後·功力便突飛猛

晉 功絕世武學。 · 終於達到武學的顧峯 · 練成了紫河神

年 下的擒拿全學會了 今,驚俗駭世之學,他們前後費了將近一 ·紫河眞解所載的武功·無一不是曠古絕 的時間・最後終將馭劍之術・及奇絕天 神功練成之後,他們再練劍道及擒拿

時代專諸刺王僚所用的魚腸劍,妳留着用短劍交給羅蘭,說道。「妹子,這是春秋 這天凌晨·狄飛虹將天涯一劍遺留的

着很多名劍・我可以選用 羅蘭道:「還是你留着吧、我爹收藏 隻。

狄飛虹道。「我已經習 不用兵刄

帶着它反而成了累資、咱們夫妻還客氣什

羅蘭嫣然一笑,就將那魚腸劍接了過

他們對天涯一劍拜了三拜、各自服食

道:「大哥,咱們還就走了?」 一朶石菌、然後相携出洞、再將洞口封閉 待一切就緒、羅蘭却依在狄飛虹的胸前 狄飛虹一怔道:「怎麽・妳捨不得這

處。」 在這兒習得絕世武功・應該不無留戀之 羅蘭點點頭,道:。「咱們在這兒成親

咱們走吧。」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瞧妳平時很洒 ・這會怎麽多愁善感起來了・好啦・

落り 閃之間便已飛越絕澗。在一座山頭之上降 穹蒼·但見兩團紅色劍氣·冲霄而起·一 他們運集紫河神功·挾馭劍之術以臨

那見?」 無盡的山峯瞥了一眼道:「大哥,咱們去 羅蘭偎在狄飛虹的身側,向那些一望

狄飛虹說道:「咱們原是去太原走動

羅蘭說道。 「現在呢、還要去找女純

金甲山莊遭到滅門・我認爲女純陽都脫不 狄飛虹 道:「江湖上出現黄蜂殺手

會待在太原?」 羅蘭道。「時間相隔這麽久了,她還

狄飛虹道。「就算她已經離開太原了

・咱們也要到新寺問個明白。」 羅蘭道:「好吧。」

狄飛虹道:「請問大師,女純陽可是

羅蘭的問題。

狄飛虹没有證錯、任迷花果然囘答了

了。 寺只有僧侶没有道冠·施主只怕找錯地方

是任迷花說的麽?」 •羅蘭接口道:「大哥,女純陽在這裏不 老僧如此同答,使得狄飛虹大爲失望

着你的囘答。」

咱們爲什麽找你,別說廢話了,在下正等

「你旣然知道咱們會來,就應該明白

莊。

色蒼茫之際到達莊院之前。 前趕到的,但狄、羅不是常人,他們在暮 約莫五十餘里,一般常人是很難在入暮之

可是你們偏偏跑來本莊。」

倖能逃過一刦、就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

「有人設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你們

「你這是什麽意思?」

「姓狄的・我爲你感到惋惜。」

想留下咱們?哼,姓任的,你在做夢。」

羅蘭怒叱道:「就憑這點陣仗,你也

任迷花面色一寒、擧手一揮道:「給

一呆道:「大哥,他們在做什麽?」

備戰鬥的態勢。 們雖是不言不動,但却劍拔弩張,一副準 原來廣場之上聚集着數十名大漢、他

分別撲向狄飛虹及羅蘭、白衣大漢向羅蘭

他身旁一白一黑兩名大漢應聲躍出

瞥了一眼,以冷漠無比的語氣道:·「拔劍

了等候咱們・還會做些什麽?」 廣場,口中却以平靜無比的口吻道:「除 羅蘭愕然,說道:「他們知道咱們會

這個問題的。」 狄飛虹道 「問任迷花吧・他會同答

,在一個晌午時分,便來到下馬街的新他們認定方向之後,就聯袂直奔向太

狄飛虹點頭道:「走・咱們去玉簫

我殺。」

内,他身旁還有四名神色慓悍的勁裝漢子

玉簫公子任迷花、果然在那羣大漢之

由他們的眼神推斷,必然都有一身不凡

的功力。

獨髮半白的老僧詢問。 狄羅二人在佛前上香之後、就向一位

就知道你們會來、奇怪的是……」

「不錯,你們還没有到達太原、

咱們

「女純陽?那她是一位女道冠了、敝

歴貴幹?」

「這個……你們前來本莊、究竟有什

「咱們爲什麽會没有死,是麽?」

玉簫莊在太原以北的皇后園、距太原

羅蘭目光一瞥莊前的廣場。不禁神色

狄飛虹脚下並未停留·仍然緩緩走向

吧·姑娘。」

羅蘭撇撇嘴,說道:「拔劍、憑你也

來?

配! **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居然敢說對他不配** 在太原、甚至在晉陝一帶、白衣玉簫尤敏 ・可是一個家喩戸曉的人物・如今遇到一 白衣大漢尤敏、是玉簫莊的二弟子

拔劍,這口窩囊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名不虚。 ·招出帶風 · 勁風震耳 · 白衣玉簫果然盛 尤敏口中一聲怒叱・玉簫巳急點而出

但他這含怒而發的一招猛攻,竟然半

早撤招。他這以手掌準會報廢。 悸的手指,已堪堪划到他的脈門,如不及 途而廢,因爲他發覺羅蘭一隻美得令人心 一個纖纖弱女子·竟具有如此玄妙的

後、他展開了一輪狂攻。 手法·這是他難以接受的·在一聲急嘯之

的無上絕學 那之間攻出一十八招 白衣玉簫尤敏已獲師門眞傳、他於刹 •每一招都是玉簫莊

一招没有兩樣,如非撤收得快,只怕早就 可惜他這拚盡全力的一十八招,與第

·已達神化境界·放眼天下·只怕無人能 此時他明白了一點,羅蘭手法之玄奧

然比他不過、爲什麽不攻她的弱點、跟她 拚一拚內力? 不過她只是一個年輕姑娘家、內力必

起玉簫道:「姑娘好手法,在下想領教一 姑娘的内力·請。」 尤敏想好了主意、立即後退三步、收

自己找的。」 剛練成、可不知道什麽輕重、如是一掌震 羅蘭哼了一聲道。「本夫人的內力剛 你,你可不能怨天尤人,因為這是你

自居 莊的二弟子聽來,分明存着輕視之意,因 羅蘭只是一個年輕的姑娘 - 却以夫人 ·更說會一掌震死尤敏·在這位玉簫

而口中一聲暴吼,已全力推出一掌

再想撤招已是不及。 着淡紅光彩的氣勁,他才知道大事不妙 井觀天・所見太小了、及羅蘭推出一片帶 其實羅蘭設的全是實話,只怪尤敏坐

• 落地之處已在兩丈之外 • 而且再也爬不轟的一聲巨响 • 尤敏的軀體飛了起來

漢的武功。 狄飛虹雖是没有殺人,却廢去了黑衣大 羅蘭先聲奪人,一掌擊斃了一名高手

掌斃尤敏之後,玉簫莊數十名門下便像潮 水 般向莊裏退去。 也許他們的功力震驚了敵人 ・當羅蘭

羅蘭一呆道:「大哥,他們入呢?」

女純陽在太原只是一個陷阱。」 狄飛虹道:「當然要找,我懷疑所謂 羅蘭道:「還要不要找任迷花?」 狄飛虹道:「躱起來了。」

後分別加以陷害,吊橋斷裂就是一個明 狄飛虹道:「使咱們與單小蝶分開 羅蘭道:「什麽陷阱?」

顯的例證。」 羅蘭道:「你認爲這一切都是任迷花

語音一頓,嘆息一聲接道:「咱們自是聽命行事,背後另有主使之人。」 雕開潼關,就已墜入敵人的計算之中,女 狄飛虹道:「任迷花不够份量・他只

純陽也是其中的一個。」 羅蘭道、「那現在……」 狄飛虹道。「進去搜,不怕他會逃到

到一個身着紅院,竟然悄然 竟然悄無人跡,一直找到後廳、才瞧他們從前所開始搜尋,但偌大一幢莊 紅袍的老人

來 坐 · 必然是五旬以上的老者 ·瞧不到他的面目·但由他滿頭白髮看 那是一張高背太師椅、 他面朝廳裏而

莫非他是玉簫莊主任弦高?

椅,對其他事物自然就忽咯了。因而踏進廳門之後,目光就瞧着那張太師 狄飛虹羅蘭的心中都是如此的想法

般 交談,但脚下突然一處。有如半空失足一 •身形迅速墜落下去。 他們 跨前幾步,是想與紅袍老者有所

衝出陷阱 出意外,只要動念之間,即可罡氣繞身 以他倆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縱使事

提氣輕身·緩緩向洞底落去 塊佈滿鋼釘的鐵板,他們別無選擇,只得但在脚下一虛的同時,頭頂也砸下一

骷髏,可見名滿西北的玉簫莊,曾經作過害人的陷阱,在亂石縱橫之間,還有幾具 不少壞事 、的陷阱,在亂石縱橫之間,還有幾具這是一個天然的地窖,被玉簫莊用作

封閉洞口之前對洞中景物匆匆瞥了一 羅蘭哼了一聲道:「該死的玉簫莊洞口之前對洞中景物匆匆瞥了一眼 洞穴之中一片漆黑, 他們只是在鐵板

到出路。」出妳的魚腸劍,用劍光照照,看能不能找 · 狄飛虹道:「妹子先不要生氣,快拔此洞,必要殺他一個鷄犬不留。」 竟敢以卑鄙的手段陷害咱們,只要我出得

羅蘭依言拔出寶劍 ·一股青濛濛的光

> 没有尋寶的經驗。 劍交給狄飛虹道、「大哥,你找吧,我可影,立即照亮了一丈方圓的空間,她將實 狄飛虹摟着她的柳腰、在她的櫻唇上

死在温裏で 深深一物道:「妳不怕尋不到實,咱們餓

看。 羅蘭道:「至少我不是孤零零的。 狄飛虹道:。「有道理,來,咱們找找

棄骨此問 他們找遍了每 看來這一對武林奇葩,難免要 寸石壁·都 無法找出

₹1. 「大哥, 能不能衝

板十分厚重。再以機關控制,那就不是任神功試過,它根本紋風不動,我想必是鐵神功試過,它根本紋風不動,我想必是鐵 何人力所能克服的。

一插。這本是毫無意識的動作,只是發洩 他說話之間,手中的寶劍忽然向地面

有一半揷進石地之中去了 他却估不到吱的一聲,這柄魚腸劍竟

經狄飛虹仔細地瞧了一陣,說道:「妹子石壁‧經未想到地面之上也會藏有玄機, 這石地有點古怪,說不定咱們找到出路 適才他們尋找出路、只是否看四週的

當眞是天無絕人之路、大哥「咱們走。」然發現一條地道。羅蘭歡呼一聲道:「這然發現一條地道。羅蘭歡呼一聲道:「這 地道向前平伸・一路蜿蜒而進

兩百餘丈,便巳到達盡頭。

羅蘭感覺失望的道:「大哥,没有路

他將寶劍交給羅蘭,雙掌貼於阻路的 狄飛虹笑笑道、「妳果然不會尋寶

三尺大小的縫隙 那兒並非石壁,只是一塊巨石堵住去石壁之上,默運神功,向石壁推了過去。 經狄飛虹運力一推·巨石錯開了

也被巨石堵住。

中除了一具骷髏,空蕩蕩的別無他物。 羅蘭噘着嘴道:「又是骷髏,真叫人 巨石之後是一間頗爲寬大的石室、室

他身旁有一塊佩玉,可能會證明他的身 「這位前輩必定不是常人

道:「大哥,你瞧這是什麽?」另一面是太極心法,她將佩玉交給狄飛虹是一塊罕見的古玉,它一面刻着太極圖。 一面是太極心法,她將佩玉交給狄飛虹 羅蘭拾起那塊佩玉 「大哥,你瞧這是什麽?」 只見色呈翠綠,

該派傲視武林的獨門絕藝::」 太極令、它代表武當的權威、只有掌門才 佩掛,它另一面所刻的太極心法,更是 狄飛虹接過一瞧道。「這是武當派的

當掌門了、只不知他爲什麽會死在這羅蘭道。「如此語來,這具骷髏必然

聽說該派上兩代掌門玄眞子在江湖上失踪 無法趕囘武當,又怕太極令落人壞人之手 骨呈現黑色,這位前輩必是負傷中毒,他 由於情非得已,才將他自己封閉於此、 「骷髏前胸左邊第五條肋

可能就是這位前輩。」

階梯,必然就是地下室的出口,只是出口 石室的東北角上,有一道往上斜行的 咱們帶出去交還武當你看可好?」 狄飛虹道:「當然好。」 羅蘭道。「這塊佩玉旣是如此重要,

打開,他躍出洞外,吸了一口長氣道:• 「 狄飛虹與羅蘭通力合作,終於將封口

幾乎要餓得不能動了。」 好新鮮的空氣、現在舒暢多了。」 羅蘭道:「大哥,老吸空氣不行。我

去。 鎮集,可能是皇后園,走,咱們祭五臟廟 狄飛虹牽着她的玉手道:「那邊有個

此時是辰巳之交,他們在地底待了半

簫莊了?」 天一夜、自然需要補充食物。 羅蘭道:「大哥,咱們就這麽放過玉

算脹。」 尚跑不了廟,咱們塡飽了肚子再去找他們 狄飛虹道、「別忙・妹子・跑得了和

羅蘭道 :「好吧。」

時客人不多,只有三張桌子坐有客人。 他們趕到鎮上,在一間酒館進食、此

使他們改變了主意。 旣定的目標,但隣桌幾句驚人的談話,又 填飽了肚子去找玉簫莊算賬、是他們

「是的、在下昨晚才到家。」 「賈兄,聽說你才由開封囘來?」 人說蜂正她……

唉·天生妖孽·一場空前的武林刦

亂只怕難以避免了。」

賈兄如此說法·使人有點難以理解。」 ·她的行爲、並没有什麽引人非議之處,

大的改變。」 也不會相信蜂王覃小蝶竟會發生如此重

頭……」 於她莊重嫻雅·武功極高·一般狂蜂浪蝶 ,雖是心懷鬼胎,却没有人敢存輕薄的念 「覃小蝶原本就是一個絕色佳人・由

三老之一的靑陽道長,丐帮長老三眼驚金

「少林寺羅漢堂住持了眞大師・武當

「不錯。在下聽人設過。」

輪,全是追殺小組的負責人,也是當代武

林聲譽喧赫的頂尖高手,是嗎?」

呢?她究竟怎樣了?」 「咳,賈兄、這些咱們都知道。如今

七老八十,也會古井興波的。」 無法形容:這樣說吧,只要是男人、縱然 深不可測,人也更美了,究竟如何美法我

王的芳駕:只怕從今以後,在下就失去你「黄兄如果趕往洛陽,必然會見到蜂

這個朋友了。」

塞悠悠之口。」 湖傳言原是這樣的·咱們無法·也無權堵 忍不下去了,但羅蘭却按着他的手背道。 「不要急・大哥・讓他們說下去・再說江 狄飛虹也是旁聽者・他聽到此處再也

起來,身形一晃、逕向太原奔去

狄飛虹聽到此處・忽然呼的一聲站了

羅蘭知道他跟單小蝶的感情,只好默

然後經楡次南下,向河南省境馳去。 默的跟着,在太原,他們買了兩匹坐騎,

這天傍晚他們到達太谷縣城以南的盤

驅策……」 股異香,男人嗅到會骨軟神酥、甘心供他 道:「最令人不解的是覃小蝶的身體有

「在下有事實爲證、决不會是信口開

「據在下所知・蜂王覃小蝶冰清玉潔

該不會忘記吧?」

「這才多早晚的事情。在下怎會忘記

「黄蜂殺手殘殺武林同道之事・黄兄

「什麽證明?賈兄請說。」

「如今的覃小蝶,武功更高、當得是

狄飛虹嘆了一口氣,只得忍耐着再聽

這種事?」 「質兄遠話太玄了一點吧・天下那有

在這裏吧。」

狄飛虹道: 「好的。」

他們躍下坐騎,將馬匹交給一名店小

「黃兄說的不錯,在下如非親眼所見

「究竟怎樣?你快說。」

黄兄必然有過耳聞。」

「那麽武林各派組隊追殺黄蜂門下

寬之臣了。」

「他們已是蜂王草小蝶石榴裙下的不 「在下承認・莫非他們……」

「此話當眞?」

當人們驚啊一聲之後,姓賈的繼續說

客官·敝店有最好的上房。而且招待親切 兩名店小二遠遠就迎了上來,道:「兩位 陀鎮:進鎭不遠就有一家「平城客棧」。

包管兩位像到了家裏一樣。」

羅蘭微微一笑道:「大哥:咱們就歐

/iij • —

高手·可能仍非他們之敵。」 馭劍之術? 花滿樓道。「正是,女兒雖帶有十名

段之中,却隱藏着幾間像是農家的茅屋,在一個山石交錯,叢莽森森的險惡地

那位踏月而來的紫衣姑娘,竟然來到農家

手。 能够毒倒羅蘭,女兒只怕也難逃姓狄的毒 天慾夫人道:「妳爲什麽不施毒?」 花滿樓道、「狄飛虹百毒不侵,縱然

他們就難了。」 天慾夫人道。「這姓狄的是咱們的

天慾教主道。「夫人,加派十名高手

學搏殺姓狄的、决不能再讓他活着。」 及十名鐵甲人、統由樓兒指揮,務必一 天慾夫人道、「教主、鐵甲人大部都

派往洛陽了,咱們這兒只剩下四個。」 天慾教主略作沉吟道。「那就再加十

名高手,咱們要不惜任何犧牲,必須將伙

飛虹除去。 天慾夫人起身走了,天慾教主注目花

滿樓道:「妳可知道狄飛虹是如何獲得紫 河眞解的?山

的急流捲入絕地,那知機緣巧合,竟被他 使狄飛虹摔進高約百丈的山溝,他被溝中 花滿樓道、「咱們在棉山斬斷吊橋

獲得紫河眞解。」 坐在右側的九馬堂主牛犇道。「稟教 天慾教主道。「這件事是誰辦的!」

主 ·是黑豹杜新。 天慾教主道:「杜新辦事不力・立刻

按教規處決。」 事怪不得杜新,請爹饒他一命。」 牛犇應聲趨出·花滿樓道··「爹·這

天慾教主愕然道:「包括紫河神功及

人在不知不覺問,說出她想知道的事故。 羅蘭江湖歷練不深 與花滿樓又是閨

中密友、因而這一頓酒宴下來、狄羅二人

房

一、由另一人引導進入一間設備不錯的上

經過一番清洗·店小二跟着送來一桌

狄飛虹一怔道。「伙記,你弄錯了

幾乎毫無秘密可言了。 武學 未來江湖 將是賢夫婦的天下了。 ,恭喜你們不僅儷影成雙 最後花滿樓學起酒杯道。「妹夫妹子 姐姐敬你們一杯。」 而且習得絕世

來 也是不情不願的。」 他稱霸江湖,就算在我爹那裏作點事,他 花姐妳不是不知道他那個拗脾氣 他們喝完酒後 羅蘭眉峯一皺道: 別設叫

示那位代訂酒菜的朋友會來 而且那些菜

全是狄羅二人所喜愛的

那麽這

因爲店小二擺的是三副杯筷

這表

位朋友還是一位有心人了。

羅蘭向菜餚瞥了一眼道:「大哥,是

你的朋友?」

會知道妳的喜好?」

羅蘭道、「你怎麽知道是我的?」

狄飛虹道:「不,是妳的。」

狄飛虹道,「如果不是妳的朋友

怎

知不是你的朋友?」

「兩位都没有錯

我是妳的

也是他

其實孟光接了梁鴻案

兩位已經

羅蘭道、「也有幾樣是你喜好的

怎

是夫妻了

還分什麽你的他的。」

隨着話聲

出現一位美麗多姿、風情

她就是行動神秘 令人莫測

高深的花満樓。 萬種的姑娘

羅蘭首先歡呼道。「花姐,是妳?怪

別人那有這麽多的點子。」

花満樓微微一笑道:「久違了・狄大

今後應該叫你妹夫才對

這桌酒

來,

兩位要的

銀子他已經付清了。」

咱們並没有要這個。」

店小二道、「没有錯 是一個客官替

當酒菜擺上桌面之後 狄羅二人又是

泥鴻爪 貴如浮雲 這種高尚的節操是茫茫人海中 短數十年 罕見的 倒没有什麽不好,祇不過人生短 笑,並没有與花滿樓繼續討論。 道不同不相爲謀 身?」這是個人的思想及志趣問題 花滿樓說道、「妹夫淡薄名利 豈不辜負上蒼賦予咱們的有用之 如同白駒過隙 因而狄飛虹只是笑了一 要不留一點雪 . 所謂 視富

裏?」 飯後羅蘭詢問道。「花姐,妳住在那

們進鎮我就瞧到了。」 花滿樓道:「就住在你們的對面,你

跟咱們前往洛陽?」 羅蘭道。「花姐準備去那兒、要不要

花滿樓道: 「好哇。姐姐反正没事

咱們明早見,告辭。」

月光由雲隙裏露了出來,

刻之後就走人丘陵起伏的山區了。 娜多姿的人影 她由盤陀鎮向東急馳 片它照着黑壓壓的一片市鎮。也照着一個婀

的四人擺擺手、逕向茅屋之内奔去。 這位紫衣姑娘正是花滿樓,她向現身

身一禮道;「參見小姐。」

鳥一般洩落·他們一見紫衣姑娘,立即躬

刷刷幾聲輕响,四名彪形大漢已像飛

的大門之外。

長櫈。就只有一個神案了。 屋内設置簡陋,除了一張方桌,四條

丈,但見燈火通明、房廊無數,往來之人 面夾牆,一條階梯斜通地底,下降約莫十 , 牆壁之上忽然出現一道暗門, 門內是一 花満樓走過來在神案的後面摸了一下

的黄衣中年,他身旁是一名徐娘半老,風 韻猶存的白衣婦人,兩側坐着十餘名男女 ,他們像在學行一項會議。 在一間大廳之上,坐着一位面目清癯

很多,却靜得毫無聲息。

揖道:、「爹、娘…… 花滿樓對黃衣中年及白衣婦人抱拳一

有拿下他們?」 黄衣中年道:「姓狄的來了?妳有没

没有能力拿下他們。」 花滿樓道:「他們是來了 黄衣中年就是神秘莫測的天慾教主 ,但女兒却

白衣婦人自然是天慾夫人了。

他哼了一聲道:「這話怎麽說?」 花滿樓道:「狄羅二人全都習會了紫 花滿樓的報告,天慾教主頗爲不滿,

河眞解上的武功……」

R90

花 滿樓口齒伶俐, 談笑生風 ,她會叫 咱們入席。」 席是爲了祝賀兩位新婚之喜而訂的

(未完・十八)

俠情中篇故事

霍如玉披披咀道:「你姐姐,妹妹多

唐紀中道:「妳再說,我又要……」 又待朝她搜去

霍如玉慌忙後退了一步,嗔道。「你

唐紀中只好點點頭,說道: 「那我走

廊剛轉出前殿 - 突聽一個尖聲音傳了過來 喝道:「什麽人鬼鬼祟祟的 他滿懷與奮,瀟洒的走出臥房 還不報上 由長

武歐領隊唐紀中。」 唐紀中一怔,慌忙拱手道: 「在下神

婆言重·這是妳老的責任·在下還要出去 當值,唐領隊請多担待。」她是縫窮婆! 花了,看到一個人影,還當是什麽人,原 老婆子來,尖笑道。 唐紀中連忙拱拱手,含笑道:「申婆 「甲甲甲甲! 今晚還前進大殿, 」從大殿暗陬迎出一個 「老婆子當真老眼香 歸老婆子

神武隊領隊,倒反而謙虛起來了 小子一向高傲得自以爲了不起,哈,當了 縫窮婆看着他後影、心中暗道:•「這

少陪了。」說完、往外走去。

趕來,一擧就可以巴丘軍是近代如今都成了自己這邊的人,只要總舵的人 怕他們興風作浪嗎?」 由神武隊担任外巡,負責三官廟十里方圓 白衣聖教賊人估計得太高了,就像今晚, 「竹逸先生、 唐紀中出了廟門,心中也暗自忖道: 青松道長、連娘在内·都把

R 92

點吃了大虧,此是後話

若流矢。一下閃入右側一片松林之中。 却設唐紀中走出十數丈違,目光迅速

黃澄澄的有些像檸檬。 抬,望着天空出神,今晚月亮將圓未圓 抬,望着天空出神,今晚月亮將圓未圓 六角亭。 這時 有幾棵數丈高疏朗朗的松樹、 三官廟右首一座 小亭内·正有一個長髮披 圍着一座 地方不大 螓首微

少女就有很大的不同。 都會出神。當然、 但同樣的出神,同樣對月懷人,少婦和 只要是少女,面對着這樣的月色, 少婦也會對着月亮出神

總佔點喜悦的成份。 好的未來、雖有愁思、也是淡淡的 注着雙眸;但心底深處、所憧憬的却是美 幽愁佔多數?少女同樣對月懷人·同樣凝一定會雙蛾低蹙,心事有誰知?以幽怨和 少婦對月懷 人·是悔教夫婿覓封侯· 而且

有着很深的心事。 欄 就像現在吧,小亭中這綠衣少女,手扶石 望着月亮出神,竟然雙蛾微蹙、 這是一般常情,有時當然也會例外。 好像

的聲音:「楚姑娘!」 就在此時,她耳邊响起極輕而又極熟

·月色雖然黄昏 · 但他却似臨風玉樹 · 丰朗目的年輕人 · 頎長的身材 · 瀟洒的風度 她面前已經多了一個一身天靑長衫、 她就是楚琬!這一瞬間,她嬌軀陡然 急忙轉過身去・石亭中微風一 使她清澈的美眸爲之一亮 劍眉 颯。

你果然來了 她臉上毫無喜悦之色,只是低低道: 他正是她日夜縈心的情郎

上官靖

麽知道在下會來的呢?」 神也只是瞬間的事。立即含笑跨上半步。 不是說她早就料到他會來的了?他這一怔 一下握住了她一雙柔荑、低聲道。「妳怎 上官清不禁聽得一怔 ·她這句話、豈

含顰雙眉才展顏一笑道。「難道我猜得不 楚琬任由他握住雙手 上官靖柔聲道:「妳猜得很準、在下 ,直到此時、她

不是就站在妳面前了嗎?」 楚琬問道: 「她是誰?」 這話問得突

上官靖不禁又是一怔、問道:「妳說

什麽?」 楚琬輕輕掙脫他握着的雙手,幽幽的

的呢?在下……我……怎麽會……」 道:「看來你果然只是把我當作外人!」 上官靖驚奇的道:「妳怎麼會這樣想

。「你猜猜看,我怎麽會知道你會來找我 楚跪不待他設下去、眨動眼睛、問道

到? 上官靖道、 「這個……在下怎麼猜得

過我嗎?所以我才問你她是誰的?」 ……你知道我今晚值内巡班,你不是看到 楚琬看着他,「字一字的道:「因爲

・問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上官靖身騙一震,張口結舌的望着她

「我在今天下午、看到了一雙熟悉的 楚琬幽幽的說道:「容貌可以改

探敎主行宮

尋雪姑下落

武營巡哨

,唐紀中利用職權將被迷的人

高手,會不會是碧落山莊漏網的人,反過來防止少林偷襲,派唐紀中接替宓飛虹統領神 到登封縣郊外的三官廟,老夫人召開高峯會議,總結偷襲失敗的原因,懷疑少林出現的

一一救醒,仍留在神武營內伺機反撲

夫婦,以上官靖和丁瑤假扮唐紀中、霍如玉夫婦二人,曆入賊人隊伍中,

隨老夫人撤退

使賊人無法得逞,在塔林亦佈下暗椿,誘宓飛虹、唐世良上當,捉了戚繼祖,唐紀山

林寺,少林早已知道賊人陰謀,以長老僧喬扮青衲僧人阻擊於寺外

管玲玲假扮

,借進香之名,偷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的和老夫人

息一囘呢?」 要過些時候,再出去巡視嗎?怎麽不休霍如玉脹紅了臉,說道。「你不是說

了。二 娘在廟前巡視吧?可見今晚是她負責內巡 唐紀中道:「妳不是也看到了?楚姑

一雙清澈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 「有事?」 霍如玉道:「你要去找她?」她眨着 這一神情 包含了些懷疑?

頭去,輕輕在她臉顏上吻了一下,低笑直 • 「妳是不是不放心?」 唐紀中忽然雙手捧住了她的臉、低下

會呢!」 時自然感到手足無措,一個軟綿綿的嬌軀 大哥相識以來,他從不曾這樣親過她、一 緩緩假入他懷裏 霍如玉身艑陡地起了一陣輕顫、她和 低着頭道:「我才不

蹤之後、始終没有露過面·不知被他們囚 但她把身子偎了過來,他只好雙手一攏 輕輕環着她腰肢, 悄聲道: 「卞藥姑失 唐紀中原也只是想吻她一下就要走的

> 想趁這機會去問問她。」 禁在那裏?我想楚姑娘一定知道的

霍如玉仰起臉,說道。「那你就快去

反正今晚由她負責內巡,待會去也不要緊 到呼吸一陣急促,附着她耳朶輕聲道:• 我還有一件事…:」 四日相投、香脂微聞、唐紀中忽然感

張的道:「你……要做什麽……」 ·環着自己的雙手也抱得緊緊的·心頭慌 底下的話還没說出口來,兩片櫻唇已 霍如玉可以感到他身上在散發着熱氣

飘然的窒息! 喜悦的昏眩,一個人像跌入了雲端,有飄 經被大哥熾熱的咀唇堵上了,她感到一 陣

道:「你該去了, 返。霍如玉輕輕推着他·低下頭飛紅了臉 吸到玉露瓊漿上了癮,沉醉迷戀,樂而忘 這樣過了好一囘工夫、唐紀中像是吮 別忘了正事。」

也低聲道・「妹子・妳眞好!」 唐紀中才輕輕放川樓着她嬌驅的雙手

嗎?」 我心裏唯一的人,他的眼神·我會不認識 我心裏唯一的人,他的眼神·我會不認識

來找妳的。」 伸出手去,緊緊的握住她雙手 「碗妹、謝謝妳、我並不想瞞妳、所以才 :」上官靖心頭一陣波動,又 低聲道:

誰 : 「她是誰呢?」 9 「遺話我相信。」楚琬點着頭 她關心的 ,還是 問道 「她是

上官婦悄聲道。「是丁瑤。」

下門 没有她的消息,教中正在追查她的下落, 抬着是: - | 難怪她一直没有囘來,也一直 你們……」 「會是小妹!」楚琬聽得深感意外

們是清白的。」 俊脸不由得一紅,設道: 「妳別誤會,我 她没有說下去,但上官靖聽得出來,

後她還能嫁人嗎?」 娘家,你們的名義是夫妻,同處一室 ·你們的名義是夫妻·同處一室,以「我知道。」楚琬道:「但小妹是姑

之計……」 上官靖道:《「這……這……只是權宜

了のこ 遠了、哦、我没有辦成的事、妳辦得如何 」她忽然嫣然一笑,道:「我們把話題扯 楚琬道:「女人的名節也能權宜嗎?

上官靖道:-「差不多了。」

股極大的力量,這只是我的一種感覺而已的,連我也看不出來﹐但暗中却隱藏着一 子也太大了、這裏的情形、你是看不出來 天一個下午、我一直替你担心死了。 「唉!」楚琬輕輕數息一聲道:「今 你胆

是替他担憂! 離去……」她對月出神 雙眉不展 ・但也八九不離十・所以我希望你們及早 原來

務達成才行。」 上官靖道。「你既然來了、總得把任

力量 凡事不可逞強。」 电中有一股極大的 格外小心 「好吧!」楚琬叮囑道。「不過你要 尤其眼神不可太露 最好記着

在什麽地方?」 · 低聲問道。「妳知不知道卞藥姑被囚禁 「謝謝妳。」上官靖一直握着她的手

裏。」 果卞藥姑被他們囚禁的話 也决不會在這 「我没有聽人說過。」楚琬道:「如

上官靖問道、「那麼,她會在什麼地

是想試探一下 經很久了 詳在 並非最近的事 終於說道 劫持 很可能就囚禁在那裏了! 細地點 嵩山附近 好像……就在五虎嶺以北 有没有外援?另有一股隱藏的力量 楚琬深深的看一他一眼 無非是個幌子而已 實際上 只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我們到三 :「白衣聖教要向少林寺下手 我也不清楚 十藥姑若是被人 另有一股隱藏的力量 就 司 他們處心積慮 可以說已 欲言又止

有見到侯 元呢?」 上官靖又道:「我來了一天,怎麽没

有指望,就轉而去向管副總管獻殷勤、不没理過他 這次同來,他大概明白對我没 老夫人做乾娘之後 就一直糾纏我 楚琬臉有氣憤之色道:「這人從前拜 我從

> 料:: 上官靖道、「不料什麽呢?」

楚琬粉臉微酡 低呼道:「給妖女看

誰呢?」 「妖女?」上官靖一怔道。「妖女是

巧巧的姐姐管玲玲 楚琬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 她就是假扮老夫人的 「管

上官靖道。「她怎麽呢?」 「你這人!」楚琬含羞輕順道:

洩漏什麽吧?」 元做了她的面首。 「無恥!」上官靖忽然哦道:「他没

楚琬道。「選好」他總算没有洩漏。

遠處。 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 但見一道人影時間長了,難保……」突然住口。 寫落在山頂小亭前面不過兩丈

等他囘過身來 握着楚琬的雙手 上官靖自然也早就發覺了 迅快身向左轉了過去。 - 趕忙放開

的眼 旬 這人 那是臉型瘦削 臉色微見蒼白的青年 變足一頓 神色倨傲 劃空飛瀉的是一個灰衣道士 年約四人 正是新任神武隊領隊唐紀中。 上官靖只轉了個身、已經另外變了個同過身來。也正好是那人瀉落之時。 縱身往三官廟投去 好快 他連看也没向兩人看上

就變換了一個人!」 背果然名不虛傳 連他也只是轉了 貌 心中也暗暗驚異、忖道。「看來劉轉 楚琬眼看他只轉了個身 一轉瞬 就已消失不見。 就改變了面

> 是第三次一定又有重要事情了。 密縣 翌日一早 過之後 妖女就下令炸毁山莊 第二次在 只見過他兩次 楚琬微微搖頭道:「不知道·我以上官靖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一次是在碧落山莊

妹 我要告辭了,妳多保重。」說完,立主的傳令愼者了。」接着又低聲道:「琬上官靖道。「這樣說」他很可能是教

好!」 下手來 低低的道:「但願他不可跟去才」但上官靖早已飛掠下去 她只好緩緩放 楚琬纖手一抬 連忙叫道:「喂……

樣快法 果然只是個傳達命令之人 正好心頭不禁爲之一怔,暗道:「他囘來得這 靖身兼佛道兩門內功 目力何等敏銳,一之際 只見一道黑影已從遠處出現。上官 眼就已認出這條黑影正是那個灰衣道士, 給自己領路・先踩踩他們隱匿何處 但就在他剛剛把身形藏好、擧目遠眺 再正好

上官靖等他奔出七八丈遠,才飄身落土的人影已由遠而近,從大樹前面掠過。頭立即打消了。不過轉眼工夫,那灰衣道 心念這一轉,本來準備現身攔截的念

勢力範圍,自然不虞有人跟踪,是以

大家就動身趕來,今晚 我以前 他來 的

即飛身縱起。

五虎嶺的必經之路。 上官靖没有跟去、他只是守在離三官

打算。

遠遠尾隨下去。

(範圍,自然不虞有人跟踪、是以一路那灰衣道士因這一帶都是白衣聖教的

以上官靖目前的功力。也絕不會讓他發飛掠,並未囘頭察看。其實就算你囘頭 也絕不會讓他發現

里的路程 山嶺奔去 依然一路向北疾行 不多 程,灰衣道士直向前面一座較高的人烟・這樣又奔行了將近三四十來 一囘,灰衣道士已經穿越五虎鎖 。這裏山嶺起伏、早

視的暗樁? 顧盼耳目並用、察看兩邊是否有隱身監 但要緊盯着前面帶路的人、還要不時左右 。」快到地頭、自然要加倍小心,目光不 上官靖心中暗道:「大概快到地頭了

面灰衣道士的距離,自然拉得較遠,但以了避開對方耳目,已把身形閃到右側,藉樹木掩蔽,悄悄移動,還樣一來、和前期在離那座峻嶺漸漸接近,上官靖爲 面灰衣道士的距離 自然拉得較遠,着樹木掩蔽 悄悄移動,還樣一來, 左右各有一片菜畦、一望而知是一家勤樸 四周圍以竹籬 屋後還有一片修篁 茅屋還座峻嶺的山脚下,有着三間茅舍, 上官靖的目力、依然可以看得清楚。

的農家。 跟蹤 伸手推啓籬門,逕自往裏行去。籬門外,他似乎十分放心。毫不懷疑有人 那灰衣道士飛掠的人影、一下寫落竹

落脚之處,應該囘轉才對。

真正的主力 - 如果照她的設法 - 這裏至少 也要和三官廟一樣,有上三進房舍,才能 衣聖教賊人隱匿了一股極大力量 那才是但他却看得暗暗懷疑,據楚琬說,白

如今灰衣道土進去的地方,只是三間

得下一二十個人,所謂「極大的力量」 ,大概也只能容 衣老婆婆右手脈腕抓去。

「拈花手」專門拈腕拿穴、豈是普通的手個毛頭小伙子放在眼裏、怎知上官靖違記距、擧手可及、她敢情自恃武功、没把一 法ツ 這也怪灰衣老婆婆太大意了 ・雙方相

道。灰衣老婆婆穴道受制、瞪大一雙水泡 **個小伙子的手裏?** 眼,根本不相信她會陰溝裏翻船 左手隨着駢指若戟、連點了老婆子三處穴 上官端三個指頭一下抓住對方脈腕。 栽在一

擧步走入。

却闃無一人。

一張板桌、兩邊放着兩張陳舊的木椅、

\$反桌,兩邊放着兩張陳舊的木椅,但堂屋,和一般人家的堂屋一樣,中間

,然後以極快身法,越過竹籬,朝茅屋中那還遲疑,身形閃動,緩緩繞到竹籬右首

覺得好奇、非探個究竟不可。心念一動、

他本來打算先踩踩盤就囘去的,

如今

難道就在這裏不成?

竹籬茅舍·就算都擠滿了

老婆的臥室,佈置極爲簡單,靠壁處放着闾吧!」雙手扶着她走入左廂,那是灰衣 一條棉被覆到她身上。 上官靖朝她笑了笑道: 「老婆婆,我 取過

只是普通農家而已!一面應聲道:「是在衣道士是否走入這座茅屋來的?這座茅屋

音問道 (「外面是什麽人?」

上官精幾乎懷疑自己眼睛看錯了?灰

廂房中忽然傳上一個有氣無力老婆婆的聲

不,就在上官靖踏入堂屋之際,左首

話呢? 聲音、設道:「婆婆、剛才妳老在和誰設正待轉身,只聽房門口响起一個少女

官靖却看到了她、心想。「原來這茅屋中 中没有燈火、她自然没看到上官靖 房中,聽到話聲才出來的 只有老婆子和少女兩人、她是住在對面廂 那是一個身穿紫花布衣衫的少女。房 但上

笑非笑,望着上官婿,問道。「小伙子,靖面前、霎動一雙精光熠熠的水泡眼,似

你是做什麽來的?」

上官靖心頭一怔,暗道:「他們僞裝

皺紋有如鷂皮的老婆婆來,一下擋在上官個一身灰布衣袴,花白頭髮,滿臉病容,

落、突覺微風一颯、從左廂房門中閃出一

敢情他這句話回答得不對了

, 話聲甫

的把她放到床上,也拉過棉被,蓋在她身挾起少女嬌軀,一下閃入右首房中,迅快來起少女嬌軀,一下閃入右首房中,迅快立時被他一縷指風襲中。上官靖毫不待慢 的把她放到床上,也拉過棉被,蓋在她 上,才退囘堂屋 轉身出指,那少女在毫無防備之下

心中暗道:「這座茅屋,一共只有三

步走入堂屋後面間,那麽方才進步 和普通農家一樣,看不出有何異處。 土灶,只有一張板桌,兩把竹椅,一切又 , 那麽方才進來的灰衣道上呢?」他學 那是闽下了 、除了一座

常有人踐踏走出來的。 注,發現竹林中間似有一條小徑一那是經 再往後就是高聲的山嶺了!但當他目光一 灶旁・有一扇後門、却敞開着。上官

注。發現四周竹林綿密、中間有一個一人 來高黑黝黝的洞窟。 耳目並用、登上一方突出的石崖・目光一 小徑曲折往上,略呈「之」字,走没多久 小徑已到盡頭。上官靖自然更爲小心。 旣有小徑,他就循着往竹林中行去。

是掩人耳目的、碧落山莊,也只是他們外直到此時,他才明白那座茅屋果然只 謀少林寺、處心積累已有多年了。 寺附近的嵩山山脈之中,由此可見他們圖 圍而已!白衣聖教的巢穴,原來就在少林 他緩緩走近石窟,一面早已功凝百穴

• 石窟間居然並無防守的人。 全神戒備。但他目光所及、寛爾大出意 這無異說賊人有相當自信,這裏不會

守·自然也越是兇險。 有人闖入,他們也並不在乎。越是没人防 有人闖進來的人。但也顯示了一點、即使

個黑 第三步,忽見左右兩邊石壁間同時走出兩行,約莫有四五步光景,但上官靖剛走到窟。洞口就像一條石弄,僅容兩人並肩而 **幢幢的人影,一下攔住了去路。** 上官靖藝高胆大、從容擧步,走入石

一人高的

門戸、就像崗亭一般、可以容得一個人站 雙烱烱目光 鋼盔、身穿鋼甲的大漢、整個人只露出一 立。這兩個黑爐爐的人。原來是兩個頭戴

心中不由一怔,脚下也隨着一停。 上官靖没防到會遇上這樣兩個鐵甲人

的胸口鐵甲·内勁已經透甲而入! 把内勁從指頭逼出。就在他指頭觸及對方 從懷中一摸,朝右首鐵甲人面前五指一伸 ·實則五指伸開之際·運集了十成功力 送丁過去。他作出讓對方驗看令牌之狀 這一瞬間。他心念疾轉、右手迅快的

以極快的身法退出石窟去。 已有了準備、萬一一擊不中、自己有把握 這一記·他自己也毫無把握·但他早

絕難傷得了他們,但上官靖可不同。他不 對方鐵甲,「太素神功」有以陰導陽之功 功・又練成玄門「太素神功」・指頭觸及 但練成了佛門「易筋」、「洗髓」二種神 一身刀劍不入,即使是一般的围手法 聲,就立即了事。 自可穿透鐵甲、發揮威力,一下就震斷 對方心脈 要知這兩個鐵甲人身穿厚重的鐵甲 ·右首鐵甲人口中只「呃」 也

一個說道:「你要不要驗看也氣不由一壯,右手迅即收囘 口,反手就朝他送了過去。 震断對方心脈 他自然可以感覺得到 一旦出手,自己内勁一下透過厚軍鐵甲 上官靖出手之時 「你要不要驗看?」不待他開 ・雖然並無把握、但 轉臉朝左首

在鐵盔之中,較小的聲音就不容易聽得見 · 他同伴從喉頭發出的「呃」聲 · 他就没 鐵甲人頭盔和鐵甲連在一起,耳朵包

念閃電一動、這就拱拱手道:「老婆婆請

在下是奉家師之命,送信來的……」

設話,只是緩和對方的注意而已,話

換位』上乘輕功、自己就會被瞞騙過去了 得倒是很像,這老婆子如果不使出『移形

現在不就證實這座茅屋隱藏着極大秘密

自己倒非要闖進去看看不可了!」心

制,因此他連同伴的情况都没看清。兩個眼孔,除了直視,左右視綫也受到限 有聽到。再說頭盔包住整個頭臉,只露出

只呃了一聲、心脈立被震斷。 股強大的陰柔內勁,已經撞上心臟,同樣 有令牌、上官靖的五指心經觸及鐵甲、 五指才攤開來,那自然是讓他驗看令牌了 他眼看上官靖手掌握着東西、送到面前 ,等到看到上官靖攤開來的手掌中根本没 這也可以說是上官婦的出手太快了

的話,也次不會發現這兩人已經只是兩具跌出來,即使有人出入經過,如果不細看 他們的雙臂、不讓他們倒下去,然後緩緩 兩邊石牆正好把鐵甲人夾住,就不至於傾 個鐵甲人各自放下門戸中間,倚壁站立, 的門戸・就只能容得一個人站立・他把兩 人石壁兩邊的門戶之中。好任這兩個相對退下一步,拉着兩人,依然一左一右,納 容易打發,急忙勁貫雙臂,一手一個抓住 上官靖没想到這兩個鐵甲入竟有這般

屍體 十數文開闊。 然石室。穹頂幾乎有三丈來高,方廣足有 、眼前豁然開朗,那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天 去。石窟人口,雖然只能容兩人並肩而行 但走到第五步,這狹窄的石弄已到盡頭 上官靖緩緩吁了口氣、就學步往裏行

形洞窟,但並沒有門:這五道門戸擺列整,緊緊的閉着。左右兩邊,也各有兩個圓 齊、一望而知是經過人工修鑿的! 正間是一個圓形的洞窟・還有兩扇黑漆門 上官靖目光迅速一轉,才看清石室中

官靖走到中間、脚下不禁感到越趄

方虛實、該從那一個進去呢? 起來。這裏有五個圓形窟門・自己不知對

身子,悄悄偏臉往外看去。 時那有你考慮的餘地,身形轉速一晃,閃 入右上首的窟門之中,藉着暗陬,隱蔽好 窟門中傳出,聽聲音就是往外面走來。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脚步聲從左上首

誰來? 船上裝死、後來泅水逃走的余無天、還有 瘦又黑的蒼髯老道,那不是身負重傷在篷 左上首洞窟中走出,那孔明車坐着一個又 只見兩個灰衣道士推着一輛孔明車從

他居然逃出來了

「金道長到。」 那兩個灰衣道士把孔明車推到正中間

從裏面射出柔和的燈光來。 喊聲未已,兩扇黑漆大門就緩緩開啓

怪

度稍偏,所能看到的只是中間洞窟門内的 極爲深廣、再進去就看不到了 小部份、只覺裏面好像是個大天井一般 上官靖隱身在右上首窟洞暗處、因角

囘入洞窟。兩扇黑漆大門又緩緩閉起 明車進入洞窟,四名鐵甲武士隨着分左右 出來的則是總管秦皓,朝余無天連連躬身 黝黑鐵甲, 往裏讓去・於是兩個灰衣道士就推着孔 大門開處。首先走進來的是四個身穿 頭戴鐵盔的執戟武士、接着迎

住的大概就是他們教主了 上官靖心中暗道。「中間這座洞窟中

兩處洞窟中同時走出八個鐵甲武士,他們 窟中,同時傳來沉重的步履之聲,只見從 心念方轉之際、只聽下首左右兩座洞

> 向右首洞窟,從右邊洞窟出來的却走向左師一般,擦身而過,從左邊洞窟出來的走 兩人並行,一直走到洞窟中間,雙方像會

就轉身朝裏行去。 的洞窟)進去瞧瞧也好!」心中想着,這只是踩盤來的,不如就往這洞窟(右上首 個洞窟·住的可能就是鐵甲武士·自己原 大概有一定的時間巡視一次了。下首這兩 上官靖看得暗哦一聲,忖道。 「他們

陣圖,包你到處碰壁,不撞得頭破血流才碎石,可以循徑而行,不然,就像進入八 成各種不可名狀的不規則圖案,人行其中 之間,有的色呈乳黄,有的色如珊瑚,結 比!好在中間一條小徑、舖着潔白如玉的 洞居然曲徑通幽·穿行在一片天然的鐘乳 ・如帳似屏 ・如有燈光照射 ・ 定然瑰麗無 他目能暗視,走了幾步,才發現這窟

有形勢,曲折繞行。這座石窟之中,會有 如此美景、把上官靖看得大爲驚奇。 石鐘乳的奇景、不遭破壞起見、才依照現 舖設這白石小徑之時,爲了保持眼前這些 這一段路,其實並不很長,敢情當時

仙境」四字。 扉・洞門上有一方扇形横匾・上書「瑯寰 擋住去路,中間一個圓洞門,掩着兩扇 這時已行到盡頭、面前一道靑色石壁 朱

井照射下來的,原來這像天井的洞頂上, 嵌了幾顆夜光珠,是以光綫十分柔和 淡的燈光、立時照射出來、門内・竟然像 一個小天井、乳白色的天光、就是從小天 上官靖伸手一推、朱原隨手而啓、淡

> 如 **樞繡簾、香氣氤氳、靜寂無聲・使人眞有** 入仙境之感。 右首是一排長廊、圍以亞字欄杆、朱

來。 盡頭處轉出來, 一個身穿淺綠衣裙的長髮少女、剛從長廊 上官靖剛跨入朱扉、踏上長廊、瞥見 有如一朶綠雲·飛快的行

靖眼看旣已無處可避,就右手蓄勢,準備 一擧制住對方。 長廊間毫無隱蔽之處可以閃避、上官

來。」 竪・慌慌張張的囘頭看了一眼,伸手拉住 抬首,看到了上官靖,她驚駭得張了張口 上官靖衣袖,口中急促的說道,「快隨我 色,擧起一根玉管般手指,在櫻唇上豎了 ・似是要待出聲・又急忙強行把聲音噤住 ,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神,更是滿含驚恐之 那綠衣少女正在低首疾行的人,驀一

掩着鼓騰騰的胸口,只是喘息! 入,囘身掩上了門,才放開他衣袖,一下 拉着他急急朝右首一道門戸中掀帘走

過氣來。 敢情方才這一瞬間,使她緊張得喘不

有多危險……」 麽會找到這裏來的?你……不知道這…… 壓低了帶着顫抖的聲音問道:•「你……怎 到此時還没恢復過來,就把他拉到裏首, 副總管管巧巧!她本來一張春花般的臉上 因驚慌過度,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直 她,正是上官靖的熟人,白衣聖教的

幹嗎急成這個樣子?」 上官靖握住她的手,低聲問道:

「人家給你担心死了!」管巧巧嬌嗔

幾位,他們只是傳功師傅而已!」 是教主夫人,但實際傳授武功的師傅有好 上官靖低聲問道;「你們教主到底是

你知道嗎?你還當是碧落山莊的地道,任道:「你還懵懵懂懂的・這是什麽地方,

你來去自如?」

誰呢?」 他的面目。」 我們也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未必會是 相信,我真的不知道,他很少來,來了 「不知道。」管巧巧道:「你也許不

份? 那妳知不知道余無天,他在教裏是什麼身 「眞神秘!」上官靖輕哦一聲道・

没有這個人呀! 「余無天?」管巧巧一怔道:「這裏

的副總管。」 大姐臨時拉我充當的、其實我又不是真正 大姐臨時拉我充當的、其實我又不是真正

管巧巧道:「大姐是派出去有任務的

上官靖道、「那麼,妳怎麽會在這裏

的?

來。」 宮

,就是大姐,未奉召喚,都不能擅自進

管巧巧壓低聲音說道。「是教主的行

上官靖問道:「這是什麽地方?」

人生得又黑又瘦,還有一部蒼髯……」 道:「那麽金道長呢?妳總該知道了,這 她怎麽會不知道的?」接着心中一動,又 奇怪,余無天是昔年魔教四大天王之一, 上官靖看她神情不像有假,不禁暗暗

人知道,才用了我的名字,後來令堂離去 輔助令堂的正式副總管・當時她因不想讓

管巧巧道:「大姐是奉教主之命,去

上官靖道

「妳不是副總管や」

頒給他的、敬主不在、他可以直接發佈命 他身上有一枚代表教主的金鈴・那是教主 權力、有時連敢主夫人都要聽他的、因爲 義,大家都叫他金道長,但他却有很大的 門師兄弟,只是在教中他並没担任什麽名 一個很特殊的人物,聽說他還是敎主的同 輕聲道:「金道長我自然知道了,他是 「你不用說「!」管巧巧攔着他話頭

有委派。」

上官靖問道。「那麼妳又是什麽身份

的

· 這算是我私人帮大姐的忙,教主並没 副總管管叮叮的名義出現,要我去充數 教主又派大姐主持碧落山莊,就不能再

上官靖父問道:「妳知不知道他囘來

說是本教對外的一個機構而已!」 「她們只是碧落山莊老夫人的義女,只能

「她們不是?」管巧巧微微搖頭道

郷實仙境的女弟子?」

管巧巧道:「邸寰仙境的女弟子。」

上官靖又道、「楚琬她們呢?是不是

傷,傍晚剛回來的。」 等人,十幾個人圍攻他一個,結果負了重 管巧巧道:「聽說他遇上了終南四老

上官靖道:「原來妳都知道了。」

好°二 父説的,現在正由敦請來的幾位上賓,替管巧巧道:「我剛值班囘來,是聽師 他療傷,據說最少也要七天工夫,才能治

快走才好,我先出去給你……」 做什麽來的,幸虧此刻有許多人都已睡了 不然一旦被入發現,就走不了的,你趕 說到這裏,忽然低哦一聲道:「你是

來的訊號,你還有同伴嗎?」 震,驚懷的道:「這是發現有外人闖進 連續從外面傳了進來·管巧巧身驅陡然 話聲未落・只聽一陣叮叮的清磬之聲 上官靖道:「没有。」

會是你被人發現了,這怎麽好?」 管巧巧嬌軀發顫,愁急的道:·「會不

手拉過棉被,給他蓋上,低聲叮囑道:- 「 不容上官靖開口,推着他在床上臥下, 回來,這時候你千萬不能出去。」說着, 磐聲,我們都要出去的·我去聽聽消息就 拉着上官靖急步走近靠壁木床、撩開布帳 睡到裏面去些,千萬不可比聲……」 低聲道:「你快躲到我床上去,聽到清 她一顆頭像搖鼓似的四處轉動,一把

從口腔裏跳出來了!房門上及時响起篤篤 怎麽啦,還不起來,難道妳没有聽到磬聲 叩門之聲,有人嬌聲叫道。「管師妹,妳 快而雜沓的脚步聲!管巧巧一顆心幾乎要 在她說話之時,長廊上已起了一陣輕

已經睡熟了呢!」 另外一個嬌脆聲音低笑道:「她只怕

來了……」一面俯下身去,凑在上官靖耳管巧巧口中嗯了一聲道:「我……起

事呀?」 道:「五師姐、六師姐,到底發生了什麽 着雙手掠掠鬢髮,急步開門出去,一面叫 邊,低低的道:「我出去一下,就會囘來 ,我没回來以前,你千萬不可出去。」接

先前一個嬌聲道。 ,. 走

「快別多問了

去 管巧巧隨手拉上房門,跟着她們走出

忘了身在那裏? 令人心旌有飄飄然,陶陶然的感覺!幾乎 時被窩裏也可以聞到另一種温馨的甜香, 着淡淡的幽香,似蘭如麝,沁人心脾,同 身發熱,輕輕吁了口氣,只覺繡枕上散發 被中探出頭來,這一陣工夫,已悶得他渾 上官靖耳聽輕盈的脚步遠去,才從繡

拿劍,就出來的。」 聲音說道:「五師姐,妳等一等,我進去 盈的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只聽管巧巧的 這樣足足過了頓飯工夫,只聽一陣輕

房門呀然開啓一

去嗎?」 她五師姐嬌笑道:「妳房裏我不能進

?攔在門口,怕我進去?是不是房裏藏着 來的、五師姐進去、不是躭擱時間嗎?」 什麽人?」 管巧巧囘身道;「我進去拿了劍就出 五師姐輕哼道:「七丫頭,妳怎麽啦

道:「妳房裏才會時常藏着人!」 管巧巧心頭咚的一跳,飛紅了臉、啐

看我饒了妳才怪!! 一探,朝管巧巧膈肢呵來,口中說道:「 「七丫頭,妳說什麽?」五師姐右手

「不是。」管巧巧道:「男弟子的師

R96

父名義上是教主,女弟子的師父,名義上

嗎?

上官靖又問道:「妳的師父就是教主

住腰肢一縮,後退了半步。 管巧巧口中發出一聲輕「啊」,忍不

輕笑道:「我倒要看看妳房裏究竟有什麽 她五師姐乘機身形一晃,閃入房中

入,急急叫道。「五師……」 管巧巧心頭一急,一個轉身,跟着走

字都叫不出來了 後,站着一個人,她驀吃一篇,連「姐」 她「姐」字尚未出口,瞥見五師姐身

她已經被我點了睡穴。」 師姐身後轉了出來,含笑道:「不要緊, 這人當然是上官靖了 你……你……這……」管巧巧驚惶 !他瀟洒的從五

輕微的顫抖,這就低下頭去、在她耳邊, 了過來,擁入懷裏,發覺她一個嬌軀還在 失措的道:「現在怎麽辦呢?」 「妳先鎮定些!」上官靖一手把她拉

柔聲說道:「妳先告訴我,他們發現了什

師姐是奉命出去巡視的,你把她制住了, 心情果然漸漸平復下來,說道。「我和五 管巧巧嬌驅偎在他壯健的懷裏·緊張

上官靖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妳

二來可以伺機把你送出去,我是囘房來取 夫人討了這個差使,一來可以明瞭情况, 宮之中,一定有敵人潛入,教主夫人下令 山。」她口氣略頓,接下丟道。「我就跟 先清查瑯賽仙館、然後配合外面,搜查全 用重手法殺死了。」管巧巧道··「可見行 「聽說兩個值班守洞的鐵甲武士被人

> 嗎?」 長劍的,你制住她穴道,不是弄巧成拙了

没我出去呢?」 上官婦含笑問道。「妳打算什麽時候

之際,幾乎全出動了,送你囘去,至少也 守稍懈,才有機會。」 要瞭解情况、等搜完全洞,没有什麽,防 管巧巧道:「目前全座洞窟正在搜索 「不成,我現在就要走。」上官靖道

時候……」 「我還有一件任務未了,不能躭閣。」 「你瘋了!」管巧巧吃驚的道:「這 「妳不用急。」上官靖一顆頭漸漸低

唇之上。 了下去・在她耳邊柔聲道:「我自有道理 。」兩片熾熱的咀唇已經緊緊的合在她櫻

端,意亂情迷,有着窒息的甜蜜! 一吻住櫻唇,就覺得一個人好像跌入了雲 管巧巧心頭雖然十分着急,但給他這

道,教我如何向她解釋呢?」 五師姐該出去巡查了,你如果解開了她穴 望着他問道:「你有什麽辦法?現在我和 手把他推開了些、眨動一雙秋水般眼睛 突然,她從迷惘中驚覺過來,急忙伸

走了。」 • 「我和妳一起去巡查好了 • 反正我也要 「不用解開她穴道。」上官靖含笑道

怎麽跟我出去?」 「你就會胡說!」管巧巧嗔道:「你

妳有胭脂、花粉、黛筆嗎?」 「山人自有妙計!」上官靖問道:

巧巧問道:「你問這些做什麽?」 「這是我房裏,這些自然有了。」管

> 「不過有一件事,要妳代勞。」 管巧巧又問道:「那你要我做什麽事 「妳不用多問。」上官靖笑了笑道:

上官靖走近窻前,對着粧產坐下,

面招招手道:「妳附耳過來。」 管巧巧依言附耳過去。

裙脱下來·讓她睡到床上去。 管巧巧驚疑的望着他,問道:•「這… 上官靖低聲道:「妳去把五師姐的衣

「快去。」上官靖道:「越快越好

把五師姐的衣衫脫下,把她放到床上,再 替她蓋上棉被。 依我的話去做,决不會錯的。」 管巧巧滿腹狐疑、只好依着他所說,

花粉、眉筆、對着黿鏡,在臉上塗塗抹抹 ・早巳經易好了容。 等她间過頭去,上官靖用她的胭脂

逸先生平日指點李小雲易容術技巧的時候 了一番,以防露出破綻來。 和丁瑤一同前來・竹逸先生也給兩人指點 他多少也聽到了一些,這次改扮唐紀中 他雖没跟竹逸先生學過易容術 ,但竹

無易容藥物,但要假扮一個少女,有胭脂 花粉、眉筆、細心描繪、就可以達到易 他人本明聰、自然一點就透、身邊縱

了活脫脫的五師姐,不由一怔、驚喜的道 管巧巧看他在這一陣工夫,居然扮成

上官靖學着她五師姐的聲音嬌笑道

得像極了,只是你個子比五師姐高出一個 管巧巧喜極,說道:「你連聲音都學

如何?ご 花劍靴,佩上長劍、低聲笑說道:•「妳看 迅快的穿上了五師姐脫下來的衣裙、和繡 ,一面急忙脫下長衫、靴子、走近床沿, 一縮,施展「縮骨功」,一下就矮了許多 「不要緊!」上官靖站起身來,身子

不出來,只是你出去了,我怎麽辦呢?」 細打量了一陣,點頭道:「真的一點也看 管巧巧眨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仔 上官靖附着她耳朵說道:「妳只要說

道・是被我拉着出去的就好了。」 說話之時·巳把長衫摺好,放入身邊

妳們兩人都被人制住了穴道,什麽也不知

去了、哦・路上妳不用開口、遇上我不認革囊之中・低聲道:「好了・我們可以出 有,妳這五師姐叫甚名字?」 識的人,妳可以『傳音入密』告訴我,還

管巧巧道: 「她叫常眞真。」

循着長廊往外行去。 巧學步走出房間,隨手帶上了房門,一路 「好,走吧!」上官靖一手拉着管巧

齊抱劍躬身爲禮。 裙的少女分兩邊站立,看到兩人走近,一 大門),只見六名手持長劍,身穿粉綠衣 剛走近月洞門(這是「瑯寰仙境」的

我和七師妹到外面去看看。」 我們這裏並無外入潛入,妳們好生守着 上官靖學着五師姐的聲音吩附道:「

六名侍女躬身應「是」。

上官靖低聲道:「七丫頭・我們快走

「七丫頭・妳發什麽楞呢?」

吧!」

推開雙扉。上官靖拉着管巧巧急步走出圓 兩名侍女不待吩咐 立即搶前一步,

管巧巧眼看上官靖把五師姐學得維妙 總算放下了心。

森嚴。 各有兩名鐵甲武士站了崗 八名鐵甲武士。左右兩邊四個洞窟口 **扇朱門** 但門前却像雁翅般分左右站立了 兩人從石鐘乳凝結的一段小徑中曲折 除了中間一座洞窟 依然緊閉着兩 跨出洞窟 只見整座大窟間 燈火 形勢顯得極爲

紅衫的佩劍青年 和五個灰袍道士。 正中間還有兩個年約二十四五、身穿

要冷冷的才像。」 道士是道院裏的人 那兩個穿紅衫的是三師兄和四師兄 管巧巧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 你對他們說話 口氣 灰衣

立即迎了上來 年紀稍長的一個青年說道 • 「五師妹、七師妹、妳們搜過瑯簑仙館 兩人走出右上首石窟 兩個紅衫青年

「你們呢?」 上官靖冷冷的看了他們一眼 說道:

道院和鐵衛室 三師兄道、「愚兄和四師弟已經搜過 並無外人潛入。」

丫頭奉命搜過瑯賽仙館 現在要出去搜山 「那就好了。」上官靖道:「我和七

負責……」 三師兄道:「搜山工作 是由二師兄

R98

「我知道。」上官靖拉着管巧巧的手

道:「七丫頭,咱們走!」

疑有他自然由她們出去。 就走。三師兄、四師兄和五個灰衣道士不 他也没向兩人爲禮,轉身急步往洞外

個崗亭內 當然也換了兩個鐵甲武士。 正好容得兩人並肩而行。夾道中間左右兩 走近洞口 有五丈來遠的一條夾道,

受制、才不至被人懷疑。」 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妳要裝作穴道 光一瞥 看到前面竹林間似有幾條人影, 看天色 差不多已是丑末寅初 上官靖目 這裏等我 不可走動 我下去看看!」一 這就站停下來 低聲道:「七師妹,妳在 一路無阻 走出石窟 上官靖抬頭看

好生應付!」她看着他,一雙盈盈秋波流 道院裏的人也都有一身極高的本領 你要 露出依依不捨之情! 你一路小心 二師兄武功極高,還有 管巧巧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大

我會應付的 了。」放開管巧巧的手,長身掠起,往山 ,很快就會被他們發現的,好了,我要走 「妳只管放心!」上官靖柔聲道:「 妳站在這裏 只要不動不言

不作、攔住了去路。 一字站着八個手仗長劍的灰衣道士,一聲 剛落到崖下・飛越過茅屋,就見前面

甚?」 問,道:「你們不去搜山 上官靖脚下一停 目注八人,冷聲喝 ·攔住我去路則

要去那裏?」隨着話聲,走出一個身穿大 紅長衫,手搖摺扇的中年漢子,這人約莫 只聽有人朗笑一聲道。「五師妹,妳

> 官靖。 四十來歲,白面無鬚,目光冷峻的看着上

搜山・當然要四處看看了。」 拳道:·「我是奉命協助二師兄捜山來的 「是二師兄。」上官靖一手提劍・抱

輩飛上天去,妳就留在這裏好了。」 索,咱們只要守住這裏,就不虞潛入的鼠 來,這裏只有一條出路,上面正在全力搜 山、任何人不得出入,五師妹既是奉命前 二師兄冷峻的道:「愚兄奉命封鎖全

命巡山,自然要四處看看。」 二師兄臉色一沉,哼道:「我奉有金

上官靖道。「二師兄守在這裏,我奉

令,封鎖全山,妳怎可如此任性?」

走去。 **覆命。」他故意作出負氣模樣、擧步朝前** 我搜山,我總得全山搜上一遍,才能囘去 會自動送上來嗎,哼、守株待兔!師傅要 說道:「你們這樣站在明處,敵人看到了 「我不是任性。」上官靖故作嬌嗔,

個人同去?」 ,只得點頭道:「好吧,五師妹可要帶兩 二師兄看他這麽說了,倒也不好阻攔

攔截潛入的人,我可不用帮手……」 上官靖披披咀道。「他們帮你在這裏

師兄快去!」 悠長的竹哨。二師兄臉色不由得一變! 上官靖忙道。「上面好像出事了,一 話未設完,只聽山腰上有人吹起一聲

掠起,箭一般飛射而去。 上去。上官婧心中暗暗好笑,也立即長身 二師兄點點頭,急忙返身朝崖上飛掠

三四十里路程,不消一囘工夫,就已

學步走出松林。 的容,再戴上面具,然後用劍挖了一個土 衫,快靴、匆匆穿好,揩去臉上用脂粉易 趕到五虎嶺北首,上官靖閃入一片松林, 坑,把五師姐的衣衫、革囊一起埋入土中 急忙脫下身上女子衣衫,從革囊中取出長 ,用脚踩平,腰骨一挺、恢復了身高、

林外已經守着兩個灰衣道士! 這一瞬間·他不由得猛然一怔·原來

光一掠兩人、沉聲喝問道。「二位是什麽現在他戴上面具,已是唐紀中了,目

友呢,你躲在松林裏作甚?」 兩個灰衣道士中,左首一個道。「朋

嗎?」 唐紀中說道、「我的事,你們管得着

不能放過他們……」探手入懷,摸出金哨 灰衣道士一定是跟在我身後來的,看來决他心中閃電般轉動,忖道:「這兩個 ,就着咀唇吹了兩聲。

聲道。「你……」 左首灰衣道士看他吹起金哨、不覺失

喝道。「殺!」 千萬留他們不得!」一面伸手一指二人 們追踪在下,似乎已看出了在下的破綻 道: 「二位前輩,這兩人是魔教高手,他唐紀中心頭大喜,立即以「傳音入密」說 落、那是無形刀邢鏗和長白神拳莫奇齡, 哨音甫起,兩道人影疾如流星劃空瀉

刀的掌風已經直劈過去。 刀邢鏗一聲不作、揮手一掌,一道凌厲如 那灰衣道士剛說了個「你」 字,無形

左首道士身形閃動,喝道: 「你快叫

士身前 攻勢。 身手也自然不弱,一連遊開了兩人的兩記 長白神拳奠奇岭也一下子欺到右首道 一學直捣過去。這兩個灰衣道士

體上拍三兩掌 被百步神拳擊中腦門,立時倒地死去! 兼顧唐紀中的指風 道士忙着閃避正面敵人的攻勢 ·暗中駢指若戟 唐紀中急忙飛掠過去,伸手在兩具屍 唐紀中那容他們纒門下 一個被無形刀劈中心窩一一個 解開他們被點的穴道 這 立被制住穴道,他們 凌空點出 自然無法 兩個灰衣 趁他們不

被點了穴道 這兩人是誰?」 邢鏗以「傳音」問道:「上官少俠 才中攀掌死的了。

樣萬一有人仔細驗查,就不會發現他們先

勿的入 在下必須先行離去,二位前輩是神智被迷 跟蹤一個灰衣道士去的 不料被他們發現 的一干人。其實只是魔教外圍而已、魔教 •追踪而來,所以只好請二位前輩相助, 唐紀中也以「傳音」答道:「三官廟 ,是在數十里外一處洞窟之中、在下 他們就無法查得出來了。」 只要有人進入咱們地區、就可格殺

就煩二位前輩在追裏巡邏了。」 唐紀中道:「在下還要到林中去取東 邢鏗點頭道。「少俠快走吧!」

移來一方大石,壓在上面 杉立時成爲一堆布屑、然後再埋入土中, 女人衣衫取出,功運雙掌一搓了一陣、衣 返身走入松林 看看已不留形 把埋在土中的

> 掩上房門:走近她身邊 附着耳來輕聲說頤。倚在床前一張木椅上打盹 這就輕輕跨入房中 目光抬處 只見霍如玉一手支 道:「妹子,妳怎麽還没睡呢?」 囘轉三官廟,已快是四更將盡,推門 只見霍如玉一手支

道: 霍如玉吃了一驚 「你剛囘來嗎?」 急忙站了起來、說

睡到床上去。」 唐紀中低聲道:「我有話和妳說,快

麽?」 霍如玉驚顫的說道:「你……要做什

爲其難了。」 我回來了 那有不上床睡的?妳只有勉 ·我有很重要的話和妳說 我們是夫妻 唐紀中脫下長衫、低聲道;「天快亮

霍如玉脹紅了臉 低垂粉頸、羞急的

道:「我是有正經事要和妳說。」一手放 「放心!」唐紀中拉着她的手,低聲

在可以說了。」 要從口腔裏跳出來, 兩人和衣躺下 ·霍如玉一顆心已經快 一面低聲道: 「你現

制住了兩人,改扮成她五師姐 巧和她五師姐奉命巡山 自己誤打誤撞 進入管巧巧的房間, 自己誤打誤撞一進入管巧巧的房間,管巧遍。他當然並不會完全照實說出來,只說 附着她耳朵 把剛才的情形 唐紀中轉身和她睡到一個枕頭上 返房取劍、自己 個枕頭上・オ

0

霍如玉輕嗔道:「你……」 「難道妳不是我的妻子?」唐紀中不

唇很快堵住她櫻唇,一隻手也從她衣衫裏 讓她有說話的機會,一把摟住她嬌軀

唐紀中吻得更緊密 蘭動的雙峯之間 佔據 在巳成爲乾柴烈火,大有箭在弦上之勢! 跳加劇 呼吸急促 本來就兩情相悦,現

霍如玉飛紅了臉,不勝嬌羞的道。 唐紀中一驚,慌忙鬆開了摟着的她

目如畫,還飛紅了臉,她正是飛虹,這就 含笑道:「飛虹姑娘 身上,一手提起長劍, 唐紀中跨下木床・伸手取過長衫披到 勞妳久候了。」 開出門去,只見

麽知道小婢小名的呢?」 | 朝唐紀中望來,問道:「唐領隊怎飛虹驀地一怔.睜大一雙黑白分明的

在下才知道的。」

才好。」

問道:「唐領隊是聽誰說的呢?」 「不會的。」飛虹偏過頭來眨眨眼睛

一時倒是想不起是誰來了。」 唐紀中摸摸鼻子,思索著道。「在下

人。」 飛虹低着頭道: 「小婢只告訴過一個

唐紀中故意笑着道。 「那 人一 定是姑

心上人了。

妳親口告訴我的 想過去拉住她的手,輕輕的告訴她。「是 眼神中却流露出少女迷惘的喜悦! ·唐紀中看在眼裏,心中不禁一動、近 0 這話他當然不會說出

道。 「你不能!

才從石窟

唐紀中道。「賢妻說得極是。」,天亮之後,要趕快通知金鼠才好。 霍如玉矍然道: 「這消息果然很重要

> 脆的少女聲音叫道:「唐領隊,老夫人有突然房門」响兩下叩指之聲,一個嬌 柔若羔羊 並未峻拒 佔據了玉山的最高峯。 曖拒、任由他的手遊移在 陣蓋怯的顫慄,她 兩人同樣感到心

「你快

唐紀中道。「在聽他們這樣叫着姑娘

「不對!」飛虹搖着頭道。 「小婢的

飛虹聽得大羞,忙道。 「才不是呢!

」低頭急步朝前行去 ・她内心正在懷念着這個人、粉臉雖紅 她口中雖在否認 0 但唐紀中看得出來

來。

聲音 井中靜悄悄的,只有鳥雀吱吱喳喳的報曉四名綠衣使女,這時天色堪堪黎明,小天 跨進東首精舍的月洞門 ・走廊上站着

「唐領隊請進。」 飛虹走近階前 一停 ・旧身道・

使女打起了低垂的湘簾。 唐紀中學步跨上石階,就有兩名綠衣

二的花豹侯元,下首椅上坐着的則是總管左首一把椅上坐的是面貌和上官靖一般無 秦皓,右邊則是楚琬,一共只有四個人。 坐着面垂輕紗的「老夫人」-**人客廳,目光一轉,小客廳中,除了上首** 唐紀中趕忙趣前兩步,朝上首拱拱手 唐紀中說了聲:「多謝。」就一脚跨 一管玲玲

聽人說過,所以才叫了出來,姑娘不見怪聽人說過,所以才叫了出來,姑娘不見怪

人見召 「屬下唐紀中見過老夫人,不知老夫 ,有何指示やこ

之中包含了關切和訊問兩重意義,關切的見楚琬望着自己深深的投以一瞥,這一瞥居紀中依言在下首一張椅上坐下,只 是出了什麽差錯? 是自己的安危,訊問的則是昨晚自己是不 老夫人一抬手道:「你且 坐下來。」

有?」 隊的人在那裏巡邏?可曾遇上什麽事情没中投來。問道::「紀中,你昨晚率同神武 老夫人的目光透過面紗,也朝向唐紀

動四人負責西首,至登封為止、另由南宮衛,一機由封居易、陸其昌、何津舫,章守撥,一機由邢鏗、莫奇齡、霍天柱、萬青撥,一機由邢鏗、莫奇齡、霍天柱、萬青份。一機由那四人負責東首、北至五虎頭、南至蘆店 未發現有什麽事故。」 「來了 · 很可能是兩 個灰衣道士被殺

老夫人囘頭朝秦皓道。 「秦總管 ,你

唐紀中吃驚的道 「難……難道發生

使者在五虎嶺偏西的松林前面被殺……」 這樣的,昨晚四更光景,有兩個行宮灰衣 秦皓微微攢了下眉。說道。 「事情是

「灰衣使者?」 唐紀中忍不住問道。

> 刀下,一個死在長白神拳之下,所以要向嶺,今晨才發現他們被殺,一個死在無形入行宮,由兩個灰衣使著一路尾隨到五虎 老弟問問情形。

…雖是神武隊的領隊,但這些人神智被迷唐紀中爲難的道。「秦總管,在下… 心中大奇,不覺朝唐紀中看來。

楚琬聽說昨晚潛入行宮的是一名女子

本在下怎麽問他們呢?再說、他們負責巡邏的地區,關進兩個不相識的人來。他們 言外之意,是怪行宮事前没有通知。 言外之意,是怪行宮事前没有通知。 言外之意,是怪行宮事前没有通知。 「唐紀中這話也是不錯。」老夫入點 意外之意,是怪行宮事前没有通知。 「唐紀中這話也是不錯。」老夫入點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就會不顧一切。和你拚命,要他向上面報

了、秦總管,你同去告訴大師兄。如果覺就自以爲高高在上,好像我就是他的屬下就到這裏,憤然道。「他在行宮裏, 得神武隊的人殺錯了他的手下 接管神武隊好了。」 ・就請他來 如果覺

士都歸他大師兄管的·聽她 唐紀中心中暗道

名女子·咱們這裏没有發現她的蹤影? 主要老朽前來,是爲了昨晚行宮逃走的 令

> 這裏來的,還會不知 ·還會不被發現嗎? 迹可疑的女子,如果此人往巡由楚琬負責、直到現在並

> > 嗎?」

唐紀中道:

「我們快出去、我路上再

人手,不可喻忽了。! 一个,自天也要派人巡邏,以防有人 一下,白天也要派人巡邏,以防有人 一下,白天也要派人巡邏,以防有人 一下,白天也要派人巡邏,以防有人 一面轉臉朝唐紀中道:「據我看這潛

唐紀中道:「現在天色已經大亮,

我

霍如玉道:「有這麽要緊嗎?

道、「昨晚關進行宮去的不是你嗎?我真洞門,楚琬偏過頭來,以「傳音入密」問唐紀中、楚琬起身告退「兩人走出月唐紀中、楚琬起身告退」兩人走出月唐紀中,楚琬兩人各應一聲「是」。 替你担心死了!

,就是在下。」
「謝謝妳。」唐紀中以「傳音入密」

告訴霍如玉的一樣。晚經過,大略說了一遍。他說的情形,和 候改扮了女子。」他以「傳晉入密」把昨「非也。」唐紀中道:「是出來的時 「非也。」唐紀中道:「是出來的眼,問道:「你改扮了女子進去的? 「是你?」楚琬身驅一震,廻目看他

楚琬抿抿咀,笑着以傳音道。 「虧你

還有事去,要先走一步了 唐紀中脚下一停 ·拱拱手道·· 「在下

·低聲問道::「老夫人召喚,有什麽事情已經盥洗完畢、看他走入,不禁臉上一熱店紀中回轉西院、進入房中、霍如玉 楚琬仍以「傳音入密」 我仍在亭子裏等你 說道: 「今晚

封 止。

配完畢。兩擬人就立時出發。 亦煞西門淵負責兩地的支援事宜。分

並要赤煞西門淵和自己夫婦同行。 直通登封,和少林寺極爲接近,較爲重要 唐紀中因此刻是大白天,西首一路

暗中跟下來窺伺。 條路上西首的把風,以防範白衣聖教賊人 要赤煞西門淵同行 就是要他担任這

停令使者,昨晚三更時分,有一個女子潛告訴唐老弟,灰衣使者乃是本教行宮中的 「那是什麽人呢?」 「這裏没有外人,老朽不妨

R 100

解藥。」 金贊廷三人、其餘的人。暫時不可給他們」說道、「解藥只能給謝東山、崔介夫、果然都已囘來。南宮老人立以「傳音入密 霍如玉道:「那就快些走吧!」成備、我得立時把入派出去才成!」 他們來到西首僧寮・昨晚値班的人

北至五虎嶺·南至蘆店。 婁涵、敖六等五人負責巡邏三官廟東首 唐紀中就分派寧勝天、霍五、柴一桂

介夫、金贊廷等四人負責西首一路,至登李天雲(卞藥師改扮)、謝東山、崔

李天雲(卞藥師)和霍如玉也分別担

1-11-11-11-11-11-11-11-11 姐曾到他房中探望他,于是,司馬洛向林小姐展開追查····· 探詢死者生前生活狀況,死者叫陳龍,在他出事前,酒店女管理林小漢子曾遭人追斬,屍浮海上,司馬洛按址入住漢子生前酒店,向侍者漢子曾遭人追斬,屍浮海上,司馬洛赴宴歸途中,突然一名漢子將一個公文箱上文提要· 司馬洛赴宴歸途中,突然一名漢子將一個公文箱

:突遭綁架

說…「而且,這件東西 「當然是一件很值錢的東西,」司馬洛 「例如什麼東西呢?」林敏明問

「我是來推銷一件東西

。」司馬洛說。

「這眞奇怪了 」林敏明說:「你不認 本來是屬於陳龍

西 識陳龍,却有一件本來是屬於陳龍的東 「有些人想搶這件東西,

給我;於是,要搶的人就搶不到了。」 「在走頭無路之餘,陳龍把這件東西交了 「你以爲,陳龍會不會就是爲了這件 司馬洛說

說,陳龍是給人打到海邊,打不過那些人 東西而死的呢?」林敏明說:「我看報紙上 ,就跌下海裏淹死了的!」

呢?」林敏明問。

警方呢?自己找個買主不是更好了嗎?」 「警方不會感激的,不會出錢買這件東西 祇是會給我很多麻煩。那我又何必交給 「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許多呢?」林敏

明問

對我的與趣不過是生意方面的!」 給我找到買主。」 「很失望,」林敏明嘆口氣:「原來你

資格思淫慾?怎麼樣?妳認爲有這可能 如果生意不成功,不飽不暖,那又有什麼 人是要生活的,所以當然是生意爲先了 「不完全是的,」司馬洛說:「不過

「這完全是錢的問題,」司馬洛說: 「那爲什麼你不把這件東西交給警察 「我也認爲可能是這樣。」司馬洛微

「因爲,」司馬洛說:「我猜也許妳能

嗎? 她正在陶醉地凝視着司馬洛 ,現在

有可能給我找到一位買主嗎? 「我是在說, 」司馬洛說:「你認爲你

」林敏明聳聳肩:「我不 知道

「什麼時候試?」司馬洛問

已經不是做生意的時間了,明天我替你問 · 然後我再和你聯絡如何? 「不能現在,」林敏明說:「這個時間

道妳一定不會使我失望的。 「好了,」她說:「我們也應該走了 「再好也沒有了,」司馬洛說:「我知

在一起了。」司馬洛說。 實在,我也覺得這地方太吵一點。」 「生意講好了,就完全沒有興趣和我

門口的。」 太晚了,家裏已經把門鎖上,我也進不了 ,我祇是說離開這裏。事實上,現在已經 她委屈地看着他:「我並沒有說回家

裏去呢?」 「那麼,」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到那

意思!」 「總之不能回到你的酒店,阿佳看見不好 「隨便你帶我到那裏去吧,」她說:

園如何?」 當然還有更多很好的去處,例如:玫瑰 司馬洛微笑:「除了我們的酒店之外

「你怎會知道有玫瑰園這個地方? 「你還說你是剛來此地的,」她說:

前,我們都是說謊的,現在才是開始說真 司馬洛吃吃笑:「我早已說過了,以

着摔角比賽似的 是愛做一種特別的運動的,就是摔角。 她也是這樣說:「你不知道嗎?我也 我

們眞是登對,是不是?

得緊緊的,使他的兩臂伸直到背後, 和兩臂都暫時失去了作用。 司馬洛也相信她,她現在正把他拑制 雙手

撞開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就「隆」的一聲給

短劍 兩個大漢衝了進來,兩個人的手中都拿着 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轉過去,看見

把林敏明掙開。 「放手!」司馬洛叫着,扭動身子,要

艱。 來,兩脚緊纏着他的腿子,也使他擧步維 手掌在他的頸後緊按,使他連頭也抬不起 可是林敏明却把他抱得更緊了 ,兩隻

現在他知道她的任務是什麼了

會傷害她 迎過去。她旣是幫他們的,那他們當然不 洛猛的一轉身, 那兩個大漢正持着短劍衝過來, ,因此,是一副很理想的盾牌 就用背上的林敏明向他們 司馬

剌着林敏明 那兩個人果然跳後,以免手上的武器

又忽然一轉身,讓背上負着的林敏明向牆 直向牆衝過去,到達牆壁的前面時,他 司馬洛迅速地又帶着林敏明向前奔跑

> 能再把他抱緊而跌下來了吧?壁上的巖石撞過去。這樣一撞, 她應該不

即他又覺得並不是那麽有趣了。因為,她「妳怎麽了?」司馬洛吃吃笑着,但隨

後扣得太緊。幾乎就像她是正在與他進行 的腿子纏得太緊,而那雙手掌也在他的頸

她並沒有受到什麼痛苦。 他以爲牆壁上那巖石是用木板僞裝的,但 並不是,那原來是輕塑膠。 上去,也祇是產生柔和的「托」一聲 因此,林敏明

明向他們擋過去。

下一絆。 其中一人却伸出一隻脚來, 在司馬洛的脚

而已,隨即又馬上把司馬洛抱緊了。 倒去,仰跌在地。這一跌,他倒跌得不重 在她的身上壓了一壓,林敏明給壓得叫了 一聲,手脚也鬆了一鬆,但祇是鬆了一鬆 由於是林敏明首先着地的,司馬洛祗是 司馬洛大叫一聲,就失去平衡,向後

的,林敏明是他的殼,他的手脚都無法用 力,因此也爬不起身來了。 這樣,司馬洛就像一隻烏龜跌翻了似

的肚子上踏了一脚,司馬洛痛得全身輭了 使不出氣力來。 那二個大漢跳上前來,每人在司馬洛

馬洛的喉嚨上,說:「好了 其中一人把刀子遞上來,刀鋒抵在司 不要動了

另一個人對林敏明說:「好了 司馬洛不動了。 ,放了

馬洛的身下鑽了出來,冷冷地瞪着司馬洛 :「很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害了你; 林敏明慢慢地放鬆了手脚,然後從司

話!」 刺激的地方一 「好・」她說:「我聽說玫瑰園是一個

明說:「你當我是什麼女人? 「我沒有當妳是什麼女人,」他說: 「當然了,難道你以爲我去過?」林敏 「祇是聽過而已?」司馬洛微笑

她聳聳肩:「我也不敢承認,希望你 我不相信妳是一個處女

「我從來不會介意這一點的,」司馬洛

趣的地方!」 我贊成妳參觀一下,那裏的確是一個很有 說:「而且現在我也沒有權介意。 不過,

的。客人可以任意挑選。結果他們挑中了 裏有許多房間,而每一間房都是不同形式 一樣,四壁及屋頂都是嶙峋的怪石,當然 間原始式的,那裏面裝飾成穴居的石洞 玫瑰園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那

氣 而山洞的盡頭還有一座水池,在這樣的天 池中的當然是熱水了。 沒有床,代替了床的是一大塊獸皮, 是用木頭偽造的;不過在灯光的幫助之下

看上去却是像真的一樣了

們不會有這個空閒。 裏的人大概也不會如何講究睡覺的了 這不是適宜睡覺的地方;不過,來這 他們進來後,那度門關上了就變回了 他

暖爐。 堆「野火」發散着熱力,那當然是一隻電 塊石頭,連門都看不見了。另一個角落

「這個地方眞有趣!」林敏明四面張望

R 102

明人的打扮了 馬洛微笑:「應該順應環境,不能再作文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原始世界,」司

衣脱了下來,丢在一個角落。 「很好,」她說:「順應環境。」她把大

她又說:「這裏不很冷,你爲甚麼不

繞着他走來走去,看看他。 於是她動手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她

件毛線外套也脫了下來,於是就只剩下了 件襯衣而已。 司馬洛把上裝脫了下來,也把裏面一

着薄薄的一層襯衣布料,因此,她的手掌 下伸上去,輕撫着他的胸部。由於祇是隔 她來到了他的背後,兩隻手從他的腋

嗎? 就像有電流傳到他的身上來似的。 她說:「怎麼你身上完全沒有武器

的 件上裝的裏面是藏着好幾種特殊的武器其實,他祇是沒有帶槍在身上而已,他那 還要用武器,那不是煞風景一點了嗎?」 「沒有。」司馬洛說:「和妳在一起,

響了 就在此時,內線電話的聲音「鈴鈴」地

「不要去!」 「巖洞」裏面的內線電話,但她拉着他說: 司馬洛要過去接聽那藏在一個小小的

指交叉,而使雙掌緊扣着了, 就爬上去,伸到了他的頸後,兩隻手的手 隻手是從腋下伸到了他的胸前來的,現在 如八爪魚的觸鬚一般纏住了他的腿子。 接着,她就附到了他的背上,她的雨 她的大腿也

但這一次,司馬洛又是估計錯誤了

而那二個大漢又再度衝過來了

司馬洛連忙又一扭身, 用背上的林敏

兩個大漢又退後,但是這一次,他們

「我以後會再找妳的。」司馬洛恨恨地

快把他縛起來-「別說這許多廢話了,」拿刀的人說

活動 推到背後,兩隻手腕紮在一起,手脚不能 先是縛住了他的雙脚,然後是把他的兩手 這繩子可把司馬洛縛得完全不能動彈,首 是不是如司馬洛所用的繩子那麼靭;不過 和司馬洛用以爬窗的繩子差不多,不知道 一個人從袋裏掏出一綑繩子來。它

呀。祇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是決不 能開天索價了! 想做生意,我們現在就是帶你去做生意 林敏明穿好了衣服,吃吃笑着:「你 「你們想怎麼樣?」司馬洛苦笑着問

爲多管閒事而來的,正是所謂「煩惱皆因 悔自己太多管閒事了。他的麻煩,都是因 手的。也許就是這一次! 煩解決,化險爲夷;但,總有一次他會失 强出頭」,雖然以往他每一次都能夠把麻 司馬洛又是祇能苦笑,現在他開始後

花容失色地呆在那裏。 年輕女職員的喉嚨,而那個年輕女職員正 大漢在着,正拿着另一把短劍,指着那個 處的註册和收錢的櫃枱了。那裏有第三個 道走出去,轉了一個角,就看見那入門之 了起來,抬出了房門。沿着那舖地毡的通 兩個大漢一人抬脚一人抬肩,把他抬

車子開動,駛走了。

電話已經丢在地上,電話線也給扯亂

:「不然我就這樣在肚子上給你一刀。」 「不要喊叫,」抬着司馬洛的一個人說

來尺。 的,而門口就在中間,距離行人路邊有十 那門口的兩旁是座小花園,有高高的圍牆他給抬下了樓梯,到了樓下的門口, 們,以求活得久些,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喊起來。不過,司馬洛也並無叫喊的企圖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祇能夠盡量服從他 他是對司馬洛說的,現在他們正在走 口,他們不想司馬洛在到了街上時叫

麼奇寒徹骨的,也很少會有機會有行人經的。而且,這個夜靜更深的時候,又是那 上經過,也不會看到裏面正在發生什麼 好把車身夾住,如果有人在外面的行人路 車尾就正對着門口,而兩邊的花園圍牆正 現在,一部小型貨車正倒駛了進來

型貨車的後面,貨車上是坐着一個司機的 這個司機馬上就把馬達發動了。 他們把司馬洛搬出了門口, 放上了小

到他,但是現在大功告成,他也出現了。 責威脅其他職員的,剛才司馬洛並沒有看 短劍威脅女職員的大漢也跑下來,上了車 跟着他的還有另一個大漢,大概他是負 兩個大漢和林敏明都上了車,那個用 他最後才上車,把車子的後門關上,

門口停下,一男一女下車,走進去。他們 們進去了一分鐘之後,又匆匆出來了, 了一點,沒有機會享受這裏的設備了。他 是來這裏尋樂的另一對,不過他們來得遲 大約一分鐘之後,一部的士又在這個

匆地沿着行人路離開

雖然他們不一定是有什麼理由怕警察 裏幽會的男女當然不願意和警察碰上的 趕來,使他們嚇得三魂失去了七魄,來這 無疑地,上面的人告訴他們警察正在

到與貨物一般的待遇 貨的,並沒有什麼舒適的設備,他祇是得 的。這是一部貨車,而這個部份是用來載 **車底,又看不到窗口的,而車子每一跳動** 知道自己是正給載向什麼地方,他是躺在 就把他震得全身的骨頭都要散掉了似 司馬洛已經心車載到了很遠。他也不

究竟想把我帶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洛呻吟着說:「喂,朋友,你們

嗎? 用脚底威脅地朝着他:「你想多受點苦 「別吵!」其中一個大漢學起了一隻脚

司馬洛祇好不做聲了。

製方法,於是她就在微笑了。 的,她已經想到了一個能令他很痛苦的泡 還是惡意的了。也許她的心理是有點問題 笑;不過他還能斷定她的微笑究竟是善意 邊 ,正在看着他,不時給他一個淡淡的微 車中光線很暗,林敏明就坐在他的頭

個比較舒服的地方了吧? 舒了一口氣。現在,他們總該把他放到一 當車子終於停了下來的時候,司馬洛

內部,看不見外面的。 是什麼地方,因爲這是一座小小的車房的 洛抬下車,司馬洛仍然無法知道這裏究竟 下去了,跟着又是原來那二個大漢把司馬 那幾個大漢打開車門下車 林敏明也

> 他們就是把司馬洛抬進了這座門, 原來車房的盡頭是有一度門與屋裏相通的 他們通過這度門,就可以進入屋內了 他們也用不着把他抬出車房的外面 而進入

房,住在這裏的人,環境一定很不差 舖着厚厚的地毡,看來是一座別墅式的洋 相當豪華的,裏面的傢俱現代化,而地上 司馬洛看見這間屋子的大廳是佈置得

動物。 了。由於他的手脚都是被緊緊地縛住了的的地毡,這一跌,却把司馬洛跌得心也離 祇是跌一兩尺的高度,也不是跌在硬地上 ,還是痛得很,人就是這樣受不起一跌的 ,他不能用身體去遷就跌勢。這樣,雖然 人就把他向地上一丢,雖然地上舖着厚厚 司馬洛給抬到了廳子的中央,抬他的

沙發上坐了下來。 司馬洛看見他們兩個大漢都在廳中的

你們喝什麼?」 其中一個大漢大感與趣地搓着手掌: 林敏明說:「冷死了,我去拿點酒來

回來放在小几上。 「拿一瓶白蘭地來吧!」 從裏面取出了一瓶白蘭地和幾隻杯子 林敏明走到大廳另一邊的一隻酒柜旁

這麼多,我反正也不能反抗了!」 :「你們爲什麼不把繩子解掉呢?你們人 司馬洛看着他們倒酒飲酒,苦笑着說

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不過,如果繩子 反抗的。祇要繩子解掉了,他就有辦法 不解掉,那就任他如何神通廣大,也是無 其實,他們人雖多,他也未必就不能

法施展了

想我冷死的吧?」 麼,至少你們也該給我喝一杯,你們也不 五個人都不理他,司馬洛又說:「那

子斟滿了,拿過來凑到他的唇邊,餵他喝 是轉過來瞥了他一眼,然後把她自己的杯 司馬洛感激地喝下了 四個大漢還是不理他,不過林敏明倒

將來我再來找妳的時候,我一定記着這一 他說:「林小姐,我不會忘記妳的

你也不至於要來找我報仇。你合作,我們要緊,祇要你肯合作,你是沒有危險的,把生意和娛樂混在一起的,是不是?但不把生意和娛樂混在一起的,是不是?但不她柔聲地說:「司馬洛,我實在是很喜歡 做成了這宗生意,那我們是好朋友了。」 林敏明微笑看着他, 跪在他的頭邊,

「妳說談生意, 「我並沒有說過不合作,」司馬洛說: 那麼快點談吧!還等什

是要由老板決定怎麼做的。 「等我們的老板, |林敏明說:「生意

「誰是你們的老板?」司馬洛問 林敏明微笑:「見了他的時候 你就

喝完了那杯酒之後,她又再替他倒了一杯直陪在他的身邊,跪在那裏,而且司馬洛 說什麼都沒有用,司馬洛也祇好決定先等 這倒是真的,在她的老板出現之前, ,而林敏明對他也眞算不錯的。她一

那幾個大漢則完全忘記了司馬洛存在

R 104

確是最佳的娛樂,尤其是那些靠暴力爲生 吵鬧地賭起來了。在等待的時候,賭博的似的,其中一人取出來一副紙牌,他們就 的人,不賭就等得很不舒服了。

起,我希望有機會和妳眞正比試 後來 ,司馬洛說:「妳的摔角真的了

個? 林敏明又溫順地微笑:「你也懂這

些其他的玩意,一定可以擊破妳的摔 「不大懂,」司馬洛說:「不過,我懂

「不過不是現在。」 「以後有機會嗎?」司馬洛:「我的意 「總有機會比試一下的,」林敏明說:

思是,妳的老板不會殺死我?」

, 你 如 。 先使他答應,如果你坦白,他就不能殺會殺你的,這是很有價值的提示,你最好 會殺你的,這是很有價值的提示 祇是最討厭人家騙他,你坦白一點,他不 :「我的老板是一個好人,言出有信。他 如果你騙他,那又不同了 「這要看你的表現如何了 他答應的話,他一定做到的;但當然 」林敏明說

「謝謝妳的提示! 一司馬洛苦笑。

合作。 如果他合作就不會死, 有好處的事。而且,她說他是不會死的。 智而冷靜的,她不會衝動地做一件對她沒 間的事,林敏明不是那種笨女人,她是理 敏明把他放掉;但後來又斷定這是浪費時 不到亦不管他們說什麼,除非司馬洛脫了 那他們就要管了。司馬洛考慮游說林 他們是在低聲說話的,那幾個大漢聽 而且司馬洛也打算

> 佈道:「老板回來了,帶他下去!」 後來,那個開貨車的司機進來了,宣

他帶到了這裏來呢? 個司機明是說帶他下去的,他們怎麼却把 條樓梯通上樓上的,司馬洛覺得奇怪,那 ,抬到了屋後,走廊的盡頭,那裏有 紙牌馬上收了起來,司馬洛又給抬起

,之內另有一度樓梯通進地下的。他們把端的牆壁推開了。原來那牆壁是一度暗門 司馬洛抬進了地下室,這一次,他是給丢 把裏面放着的雜物推開了,再把儲物室末 洛抬了進去。那裏面是一間儲物室,他們 在又冷又硬的地上了。 們祇是打開了樓梯底下的一度門 但是他們却並不是帶司馬洛上樓,他 ,把司馬

接着脚步聲響,從樓梯上傳下來了,待似的,當然是等待着他們的老板出現。 剌着他的眼睛。那地下室裏面並沒有別人 秃的燈泡,沒有罩的,燈光直接射下來 那幾個大漢和林敏明站在那裏,有所等 這間地下室的天花板上祇亮着一隻光

因此司馬洛首先祇是看見來人的雙脚,他樓梯的上半截是隱在一度橫樑的後面的, 他很少看到有這樣大脚的人。 看見這雙脚上是穿着一雙很大的鞋子的 他的心跳了一跳

跟着這個人的頭部就出現了在他的視

別除了那雙大脚之外,就是身上的打扮, 幾個脚比他小的大漢。他和他們最大的分 他穿得很講究,一套深灰色的羊毛西裝, 身裁則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並不高大過那 一個中等身裁的人,雙脚特大,不過圍了,司馬洛的心跳得更急了一點。

> 質料。頭髮梳得很貼,一絲不亂,油光亮 適體,看得出那是名貴而顏色並不浮誇的 裏面襯一件乳色的樽領毛衣,簡單但十分

司馬洛說:「梁炳明……是你!」

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副假牙。 的人微笑,露出一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 「我也很意外,是你!」這個叫梁炳明

我吧! 們是自己人,你的手下有點誤會,快解開 「梁炳明,」司馬洛道:「這好了 我

俊的。 一個很講究打扮的中年人,動作和表情都 有風度,雖然他的模樣則是絕對不算英 「什麼自己人?」梁炳明抬一抬眉毛

「我們是朋友呀!」司馬洛說

西出賣,是不是?」

的人,你也說你有些本該是屬於陳龍的東
捉錯人,是不是?你是到酒店裏探頭探腦 仍然未露出笑容:「我們祇是相識而已 「我們不是朋友,」梁炳明的臉上至今

你先把繩子解掉吧,這樣談得不舒服。你 知道我的爲人的,我很講信用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可以談

我知道把你縛起來之後, 「我就是知道你的為人,」梁炳明說 就不能隨便把

他。 他對他的手下們揮揮手:「先搜清楚

:「他身上並沒有武器。 「我們已經搜過了,」其中一個大漢說

「你知道他身上沒有武器?」梁炳明說

把他衣袋裹的東西都搜出來! 「你看見他的武器也不會知道是武器!

有襯衣袋和褲袋可搜了 把上裝穿上了才再縛起來,因此現在就祇 是已經脫下了上裝的,他們當然不會替他 他們祇好動手搜,司馬洛在被捉住時

從司馬洛的襯衣袋裏搜出了二顆膠囊 他們從司馬洛的褲袋裏搜出了一串鎖

梁炳明皺起了眉頭,檢驗着。 「怎麼了,」林敏明說:「司馬洛 這兩樣東西都交到了梁炳明的手中 你你

見沒有,這藥丸的旁邊有一條白線,如果 「胃病?唔!」梁炳明輕蔑地說:「看

問。 把白線扯去,你猜會發生什麼?」 司馬洛祇是苦笑。 「會發生什麼呢?」林敏明看看司馬洛

肢, 是,司馬洛?」 是濃縮的炸藥,是兩隻小型手榴彈。是不 這就是會發生什麼了。這藥丸裏面的 梁炳明說:「我們都會給炸得斷體折

麼了 解我的老朋友,我怎敢說謊? 司馬洛又祇能苦笑:「碰到了一位這

顆藥丸,你會怎樣?現在也許有機會試一 又說:「我一向奇怪, 丸,但是梁炳明一手把她的手打開了。他 「這眞好玩!」林敏明要拿過那二顆藥 如果讓你吞下這兩

「最好不要試 ,但我起碼要患一個星期的 」司馬洛苦笑說:「我

「好了,」梁炳明說:「毒蛇的牙齒脫

司馬洛,你怎會有陳龍的東西手上呢?」 去了,我們可以好好地談談了。告訴我,

這是怎麼回事!」 「也許,」司馬洛:「你應該先告訴我

司 主意,他轉對那個剛才開貨車的,扭轉頭 拉後,似乎就要用他那對光亮的皮鞋尖向 命令道:「踢!」 馬洛踢過來似的。 梁炳明的臉一沉,上前了兩步,右脚 不過隨即他又改變了

件工作。 他似乎捨不用自己那漂亮的皮鞋做這

肋骨上踢了一脚,並未重到會把他肋骨踢 斷;但是也很夠痛了,痛得司馬洛大叫了 一聲,身子像一條斷了的蚯蚓般扭動着。 「看,」梁炳明說:「現在,我是隨時 那個開車的人上前一步,在司馬洛的

件?」 可以把你打死的,你還有胆量來和我講條 你想怎樣?」司馬洛呻吟着

問 「我也不會白要你的,但是價錢是由我定 「你出賣的東西我要,」梁炳明說:

你不要問我什麼問題,你不需要知道這

就是這件事的幕後主持人 告訴他也可以猜到的,旣然他知道梁炳明 而淪落到現在的境地了。不過,梁炳明不 好奇心最重,不然,他也不會管這件事, 是司馬洛最難接受的條件,因為他這個人 是一件什麼事。你祇是回答我的問題。」 不需要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這也許

切的接觸,他們沒有對過頭,也沒有互相 過不算是朋友,由於他們並沒有過怎樣密 不錯,司馬洛和梁炳明是認識的,不

> 敬的 不過兩個人之間則是存在着一份互相的尊 以,他們不算是敵人,也不算是朋友了

那張密碼卡,大概也是一種商業或者工業 沒有什麼理由改行。因此,司馬洛到手的 用小偷的手法去取過來,很少需要動用暴 作,通常梁炳明會用賄賂,會用美人計或 的製造方程式偸過來,這就是梁炳明的工 種新出品,很有競爭性,想把這種新出品 的。譬如,這一幫人知道敵對的集團有一 都不需要動用暴力。很少有機會需要殺人 事工業商業的間諜工作。這些生意的主顧 是權勢相當大了,他有好些手下,專門從 搩,以至現在的商業間諜。現在的梁炳明 當的行業,自打手以至護衞隊員、私家偵 的秘密了 死掉了。不過梁炳明生意一直很好, 力;但也許這一次是例外的一次了, ,總是出得起錢的大商家,而且多數時候 梁炳明做過不少行業,但都不算是正 暫時 陳龍

也許那是一個什麼企業的帳目吧!

「尤其是你,我和你本來並沒有什麽過不 「我從來不喜歡殺人,」梁炳明說: 幫忙過,因此旣無積怨,更沒有交情。所

我合作,你不會殺我。」 我總得有一點保證的。你得答應,如果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不過

去的。」

答應。」 「好吧,」梁炳明無可奈何地說:「我 你還沒有答應。」司馬洛說。

梁炳明是這樣一個人,答應了的事就一定 林敏明的提示是對的,司馬洛也知道

的。司馬洛放心了。 做,做不到的事,他是無論如何不會答應

像是給白蟻蛀成似的。。」 卡紙,看來是一張電腦密碼。你知道的 張卡紙,上面佈滿了奇形怪狀的洞,就 「好吧,」司馬洛說:「我手上有一張

是我要找的東西了 「唔,」梁炳明點頭:「這倒有點像 ·現在在那裏?」

也知道我這個人也是一諾千金的。」 我帶你去拿,我答應你我不會捉弄你,你 「我自己才拿得到的, 「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 你要,你放了我

東西怎會到了你的手上的?」 梁炳明皺眉想了一想,又說:「這件 「很凑巧,」司馬洛說:「簡直是莫名

其妙的

道了的,所以也不必細說了 爲止。這之後的情形梁炳明當然是已經知 中說起,說至他到了陳龍那間酒店開房間 隻剌了怪異圖紋的手把文件箱放進他的車 他忠實地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由那

馬洛,你在說謊!」 說完了之後,梁炳明等幾個人面面相覷了 陣,跟着,梁炳明就咆哮了起來:「司 他是很老實地把眞相說了出來,當他

梁炳明臉上的表情,使他心裏吃驚。 「我沒有說謊!」司馬洛說:「沒有

我!! 「你騙得到別人,可騙不到我的,不要騙「你說謊,」梁炳明仍然冷酷地說:

「我沒有騙你呀!」司馬洛說

踢過司馬洛一脚的大漢便跳了前來, 梁炳明手一揮,做了一個暗號, 照剛樣才

一時 後, 要爆炸了。也許爆炸了會更好,爆炸了之 就可脫離痛苦了

就是爆炸不出來。

梁炳明又可以看見司馬洛了;但是, 洛則是甚麽都看不見,眼前給一陣紅色的 接着,他們就停下來了,他們退後 司 馬

的 :「在此時此地,你是沒有資格硬撑下 「怎麼樣,司馬洛 ,」梁炳明冷酷地問

吶吶着。

,梁炳明祇是看着腕錶,等着那一分鐘過

然而 - 梁炳明暫時已不聽他的辯護了

司馬洛自己去想像。

·沒有什麼好說的呀!」司馬洛

沒有說下去,餘下的那半句話,他祇是讓 「一分鐘之後你還不把眞話說出來……」他

也沒有氣力再出聲辯護。

「我給你一分鐘時間,」梁炳明說:

再來一脚。司馬洛痛得身子也彎了

耳邊響。 司馬洛聽見林敏明的聲音很接近他的

別那麼傻,你賴不掉的。」 「我沒有……說謊!」司馬洛有氣無力 林敏明在說:「說出來吧, 可馬洛

心而同情地低聲說:「你這個人

, 怎麼 來,關

林敏明在司馬洛的身邊蹲了下

·我已經對你講過,不要對他說謊

「我知道,」司馬洛苦笑:「但我並沒

地說 接下去說:「我有那張密碼卡,可以證明 他看不見梁炳明,但他跟着又急急地

張密碼卡出來騙你嗎?」 我是並沒有說謊的。難道我會自己製造 「單是那張密碼卡並不夠,」梁炳明的

聲音說:「我還要找到所有有關的人!」

們認爲我是說謊的呢?」

他知道一分鐘是很容易過去的

一分鐘過完了 - 梁炳明又做了一個手

梁炳明祇是看着腕錶。司馬洛心裏恐慌

梁炳明沒有回答,林敏明亦沒有回答

這樣,我也沒法幫你了。」

司馬洛感到困惑,他問:「爲什麼你

林敏明嘆了一口氣:「唉,

你一定要

箱子放進我的車中就走掉了, 會和陳龍說過甚麼話,他祇是把那隻文件 洛可憐地說:「連我自己也不是有關的人 ,我祇是和陳龍接觸過, 「我不知道有甚麼人是有關的,」司馬 而我也並沒有機 就是這

你瞞下去,我會把你打死爲止!」用了,你說出來,也許還有機會活下去; 你祇是不敢說出來。但現在你隱瞞也沒有 不肯把眞相告訴我 「這不是事實,」梁炳明咆哮道:「你 ,你自己一定有古怪,

> 馬洛痛苦地叫出來 :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你的

身, 愈來愈强烈,繼續輸進他的體內。 陣紅霧又升起來,痛苦又在體內散佈他全 直像一隻炸彈在那裏爆炸似的。眼前又一 力閃避,那隻鞋子已踢在他的肋骨上,簡 子,正在向他踢過來,他看見但是沒有能 因爲司馬洛看見的第一件東西就是一隻鞋霧消散之前,梁炳明已經做了一個手勢, ,他知道他是受不了,然而痛苦還是 眼前那陣紅霧開始消散了 一定在紅

到 來, 痺。他祇是知道他們的脚一下一下地踢過 陣一陣的麻庳。 但是已不會感覺到那些痛苦,祇是感 直至後來,痛苦太多了,變成了麻

底的黑暗把他吞沒了。他沉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一直沉下去,無 他們有沒有踢他也不知道了,

他的頭痛得要命。 針, 難把眼睛張大。那些光線好像一根一根長 覺到强烈的光線刺激着他的眼睛,使他很 直刺進他的眼睛裏,再透進腦部,使 當他再有所感覺的時候,他首先是感

他是在甚麼地方,以及發生過甚麼事情, 甚麼也沒有了。他想了好久好久,才記起 腦子裏是一片空白,祇有痛楚,其他 他就猛的把眼睛張大了。

周圍已經沒有人了,林敏明不在那裏,梁 炳明和他那幾個大漢手下也不在那裏了 地下室的地上,在那裏燈泡的下面;不過 隻沒有罩的光禿燈泡的。他仍然是躺在那 那些刺進他眼睛的光線,就是來自那

> 眼睛, 後再醒過來時的必然反應,即使他閉上了 在不是那隻燈泡的光線,這是在暈過去了 他是給打暈了過去的,使他頭痛的實 頭還是一樣會痛的

格了 恢復了自由之後,他就會有討價還價的資 種說法,所以他必須設法逃出這個地方 炳明還是不會相信他的;但他又沒有另 信的理由,除非他改變一個說法, 却不肯相信,但他知道梁炳明一定有不相 身。他不知道爲甚麼他說了眞話而梁炳明 他的頭痛,無論如何,他都應該先行脫 頭痛難忍,不過目前他並沒有空擔心 否則梁

在都像復活起來了似的, 身都痛得要命了。每一處被踢過的地方現 他全身都麻痺的,但是一動的時候,就全 使他不能盡量使出他的氣力來 他試試掙扎一下,在用力掙扎之前 一跳一跳地痛着

力咬牙忍着。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說着,一面極

問他一次,那之後就是把繩子解除, 他必須在梁炳明他們再下來問他之前 如果他們再下來,再打他一頓和 他也 再

也就愈痛, 司馬洛在痛苦之中拚命掙扎 痛得簡直像全身葬進了 ,愈掙扎 火堆之

拿不出來用了。而且,任何可以用的東西 上還有甚麼可以用的武器或者工具,他也 都已經給他們搜去了 繩子把他的雙手縛在身後, 即使他身

有彈性的東西,雖然彈性不很强,總不至 現在就祇有掙扎的一個辦法,繩子是

洛知道,

跳着,不斷用脚踢向司馬洛的肋骨。

司馬

他們那幾個人就像跳舞似的,一跳一

「不要!」司馬洛哀求地叫起來, 他手下的那幾個打手全部跳上前來。

但沒

R 106

的每一條神經都在痛苦之中,就像整個人斷掉,但那痛苦却不會差多少的。他全身

但那痛苦却不會差多少的。他全身,他們並未踢得重得會使他的肋骨

次,就會鬆了一些。 於像鋼鐵一樣,毫不伸縮的。祇要多掙幾

得出,另一隻手自然也恢復了自由了。 **一多久和動了多少下,終於,繩子總算鬆** 一些,他的一隻手抽了出來,一隻手抽 他就是不斷地動着雙手, 也不知道動

繩子擦破。的了,由於 氣。現在,他的雙手已經變得血淋淋 他把兩隻手伸到了前面,長長地舒了 由於皮膚長期和繩子磨擦,已經給 一步,就是把脚上的繩子也解開

去似的,香蕉可以碰着繩子,但是不能夠到脚上的繩子時,就像拿着一枝香蕉碰過就像是死了似的,完全不聽話。他用手碰就像是死了似的,完全不聽話。他用手碰來。這一步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他目前 做解繩子的動作。 司馬洛祇好改變方法,先行揮動兩手

腿上的血液循環快些恢復的 手掌在大腿上磨擦幾下 ,做起柔軟體操來,而每揮動幾下,又用 。這樣是可以幫助

人不要在這個時候撞進來 另一面,他就祇能祈禱,希望梁炳明

腿部的柔軟體操。 把脚上的繩子解了下來,跟着他就是要做 人進來。終於,他的手指變得靈活了,他他的運氣似乎開始好轉了,一直沒有

束縛得太久了,現在再解放開來,就完全 因爲腿上也是有着同樣的情形的 暫時不能運用自如

馬洛進行第三步工作,那就是準備一件武 致恢復靈活了,還是沒有人出現。於是司 好運仍然持續,終於,他的手脚都大

> 爲了一根軟棍,不是很有效的武器;不過洛把繩子束在一起,再打了一個結,就成 繩子。這兩根繩子也是聊勝於無的。司馬物的,他就祇有用手脚上解下來的那兩根這下面是一座光禿的地下室,空無一

也完全沒有響過的。 音都沒有,固然沒有人聲,就是連脚步聲 門的前面,把耳朶貼在上面,傾耳而聽。 正如上面所說, 聊勝於無 他躡着脚登上梯級,到了地下室那度 沒有聲音,聽了好一陣,還是甚麼聲

看看如何能把它打開。 司馬洛聳聳肩,開始把那度門檢驗

是一 門打橫拉動,使它滑進牆壁裏的,這並不 度有鍵的門。 他記得在進來的時候,他們是把這度

上 這度門竟是又輕又滑的, 座門滑進了牆壁裏面。 把這度門試推一推,出乎意料之外, 他也學着原來的樣子,用手緊按在門 才一發力,就整

的雜物流水般跌了進來,沿着樓梯滾下去 梯上跌得乒乓、亂響,十分刺耳。 ,其中還有一隻舊的鋁質水鍋,更是在樓 「嘩啦嘩啦」一陣響, 外面那雜物房中

因此門一開,什物就跌了進來。 出來,而司馬洛出來,是從裏面開門的 暗門推開的。他們並沒有預算司馬洛自己 的時候,他們就會再將什物搬開然後才把 回原處,掩飾着這度暗門,當他們要下來 人從地下室出去了之後,就把什物推

了一隻巨大的炸彈。那吵聲實在不得了 而這對於司馬洛來說,幾乎像是爆炸

過來的。 即使他們在屋中睡着了,也必然會給吵醒

但是並沒有人來,屋子還是靜靜的好來一個打一個,誰先來,就打誰好了 來的話,是一定要經過這兩條路的,他祇 客廳的門口之間,等着。如果有人聞聲趕 他狼狽地一跳跳了出去,站在樓梯與

難道沒有人在家? 司馬洛小心地躡着脚走到廳子門口

花園。 那關上了的露台門,他還可以看到外面的 望進廳中。果然廳中是空無一人的,通過

經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來的,故此,他在那邊地下室裏原來是已 此時黃昏時分,黃昏時份?他是晚上

過了一夜,還過了一個白天

止他,他就走爲上着了! 不打算到樓上去看,既然沒有人在樓下制去了,他並不知道樓上有甚麼人在着,亦 顯然廳中沒有人,那他就可以開門出

沒有,司馬洛要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到達花 盆花,而沒有樹木。事實上,連一棵樹都 當大的花園,但可惜的就是祇放着矮矮的 而樓上這個人又是有槍的,那麼就會像被 園的門口,而這一段路上有人發現了他, 他開了大門,走出去。外面是一座相

門口不可。 ,要離開這個地方,他還是非要衝出那個 選擇的餘地的,他總不能夠永遠獃在這裏 了一陣,考慮着。但其實,他是根本沒有 司馬洛貼身在大門口的牆壁上深呼吸

最後,他還是深吸了一口氣, 加快脚

> 步,就一衝衝了出去。由於脚上沒有鞋子 控制似的收緊着,就像他是跑在一排機關 向他掃射過來的。 槍嘴的面前,而隨時都會有一排機關槍彈 ,所以脚步聲不響;但他的心臟還是難以

有一隻窗子是打開着。 樓上。樓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的,也沒 外,在門後面一伏身子, 但沒有,奇跡地,他衝出了花園的門 回頭望望屋子的

他相信他的運氣是真的很好的,屋中

看到最接近的一家鄰家,司馬洛不知道這 差得太遠了,今天是溫暖如春的。 的是,今天天氣回暖,和昨天比較起來, 的人都出外了,並沒有人在家;而且更好 在園外面就是一條柏油路,遠遠可以

向了 當貴族化的住宅區,由於每一座屋子都相 隔一段距離,而且每一座屋子都有花園 裏究竟是甚麼地方,但他相信這是一個相 自然也不知道是那一個方向才是應走的方 司馬洛既然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近的一家鄰居。 他選擇了左邊,由於左邊可以看到那最 他祇好隨便選一個方向,而下意識地

可以跑很遠也不致於力盡倒下。他遠離了 牌,他就可以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了。 梁炳明那間屋子,到了另一間屋子的時候 就看到了路邊豎着一隻路牌。看見了路 他盡可能快又不太快地跑着,這樣他

經豐無完膚了。最理想是有一部汽車,如回家的話,回到家的時候,脚底很可能已 果有一部的士經過,那是最好的了 經體無完膚了。最理想是有一 離開他的家相當遠,如果這樣光着脚

,而且車頂上是亮着紅燈,表示車子是空車聲在路彎的後面駛來了,一部的士出現心想事成,這樣一想的時候,就有汽

他家裏的地址,司機却祇顧打量着他。 邊停下了,司馬洛開門上了車,告訴司機 這也難怪的,司馬洛現在的打扮,實 司馬洛連忙揮手截車,車子在他的身

在太古怪一點了,說他是個流浪漢又不像 雙脚光着,而且手腕上又有血潰。 貴的質料;不過,他的衣服却那麼髒,又 因為他身上的衣服很稱身,而且又是名

是剛剛掙脫的。」 洛說:「我剛才在那山遇到了劫賊,我還 輯的解釋。如果說出眞相,這司機大概是 不過,又不能夠是一個太不合普通羅 司馬洛知道他是必須給司機一個解釋 「發生了甚麼事嗎?」司機終於問。 而且也說來話長了。於是司馬

錢付給你,這樣行了吧?」 說:「不錯,我現在身上沒有能力付車錢 祇好又針對着這另一種懷疑解釋一番。他 你把我戴回家,可以向大厦的看更人拿 這使司機又起了另一種懷疑, 司馬洛

我得先回家去穿件衣服。」 「案是要報的,」司馬洛說:「不過, 「你不要我戴你去報案?」司機又問

ス沒有人追來・ 並沒有人追來,這就行了,車子開動了, 機把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回頭望望後面, 他終於得到了可機的諒解和同情。可 那他就甚麼都不用擔心

了。

R 108

更人借了錢付給司機,司機把車子開走車子回到了他所住的大厦之後,他就向看可馬洛並不騙這的士司機,果然,在

人借來一件工具,一弄,就把門弄開,而他是有着做一流竊賊的本領的。他向看更 關上了門,他這才舒了一口 司馬洛也沒有門匙進屋,不過幸而 氣, 如果

就不會是他了。 梁炳明敢追到他的屋子來的話, 第一件事,司馬洛就是吞下了兩顆阿 那吃虧的

斯匹靈, 下衣服,泡在一缸熱水裏,洗過了一個澡 再在手腕的傷口上塗了消毒藥水。 他披上了一件晨樓,進入睡房,才發 對付一下那要命的疼痛,然後脫

上時,他一定會好好地關緊, 線的。 他是從來不會這樣的,把衣櫃的門關 而不會留着

覺有點不對,衣櫃的門開了一線。

把衣櫃打開來。 有人在他離家之後動過衣櫃的門,他

那張密碼卡取去了。 放在最上面的。有人進過他的屋子來, 去了一件東西 不過,當他把文件箱打開時,他就發覺少 ,用不着再找一次,因爲箱子裏並沒有 陳龍交給他的那隻文件箱仍在裏面 而且他記得他是把那張密碼卡 。那張電腦密碼卡已經不見 把

不值錢的卡紙 是,小偷要偷,也不會去偷這一張看上去,屋裏稍爲値點錢,可以變賣的東西多的 不是小偷。小偷不會要那張密碼卡的

> 過甚麼人 明之外沒有人知道。 會來拿的;而陳龍在死前又沒有機會告訴 卡在司馬洛的手上 就是梁炳明的人了。祇有梁炳明知道密碼 ,很可能也找不到密碼卡。 ,司馬洛很容易猜到那是甚麼人。當然 是懂得這張密碼的價值的人進來偷去 ,事實上 ,陳龍即使沒有眞死掉 ,他來拿了,除了梁炳 陳龍已經死了,他不

他總不能再去找梁炳明算賬吧?

,如果是這樣,梁炳明是更不值得原諒是假裝不相信,他是打算把司馬洛打死的,梁炳明偏偏不肯相信。也許,梁炳明祇 密碼卡失去了還不要緊,但這一身傷則似 乎理應回敬的,他明明對梁炳明說了眞話 息一兩天,等身上的痛過去了才去。那張 也許是會去的,不過,却得先休

開冰箱, 在床上躺了下來, 地想了一陣。 一頓晚餐。他食而不知其味地,吃飽了 箱,取出冰箱的凍肉罐頭,自己弄了司馬洛擦好了藥,穿好了衣服,就打 點上了一根香烟, 靜靜

把男人的聲音。 倒想探探林敏明的口氣。接電話的却是一 的酒店去。林敏明應該還在那裏的吧?他 起電話打了出去,他是打到那間陳龍住過 後來,他忽有所觸,又坐起身來,拿

「林小姐在不在?」司馬洛問

聲音說。 「哦,」司馬洛說:「那她甚麼時間才 「林小姐?她不在這裏。」那個男人的

回來呢?」 「她嗎?」那個男人說道:「她已經離

> 不過是替工的,事情旣然已經辦好了,她開了,她不會再回來的。」對了,林敏明 這份工就也沒有替下去的必要了。

「等一等。」那男人說。他替司馬洛接 司馬洛說:「那麼,替我找找阿佳

不久,阿佳的聲音就傳來了, 他說

「阿佳,我是司馬洛。

「三樓。」

小姐在一起?」 你兩天晚上沒有回來睡?你到那裏去了? 「司馬洛先生,」阿佳說:「怎麼了 …」神秘地壓低聲音, 「還是和林

道。 「甚麼兩天晚上沒有回來?」司馬洛

吧,司馬先生?抑或,你是快活不知時日阿佳格格地笑:「你不是和我開玩笑

着:「哦,我也忘記掉了,今天到底是幾後,家裏沒有人會替他撕日曆的。他吶吶,日曆却不能告訴他甚麼,由於他去了之 司馬洛愕了一 愕,看看牆壁上的日曆

沒有道理,和林小姐一去,就人影也不 己做替工 也不放她回來上班,累得要我們老板自有道理,和林小姐一去,就人影也不見 「今天是廿二號, 」阿佳說:「你也真

多了廿四小時。 明那裏不祇過了一 [纂不祇過了一夜而已,比他理想中還這時司馬洛才知道,自己原來在梁炳

「司馬洛先生? (未完・二) 阿佳在那邊說

前文提要:

如非惡扁鵲露身,性命也保不住,因此回去對不了和尚假献慇懃 前文書至馬芳芳以爲幫凌鶴可以懲戒麥遇春,反被他砍傷胯骨

廢了武

和尚清規,馬芳芳知道全得所學,便反噬和尚一口,誣衊不了,不了氣不過斷舌而死 李婉如見狀,覺得馬芳芳陰毒可怕,麥週春也很陰險想殺薬伯庭,反被薬所乘, 不了雖是老和尚,難逃她色相誘惑,盡將所學傳授,雖然不致於亂,而動手動脚已逾

代表馬考芳决戰,因日期追近,凌鶴回家探望姜不幸,她仍痴呆無所覺.... 功作自己的奴隸,友情何在?百里絳雲也將自己武學傳授凌鶴,代表自己和不了和尚的 姜子雲嘆道:「可惜不了和尚並不知 捨命 ·此女的成功越來越高· 争榮辱

爺武功高了就永遠不會出紕漏?」 或怕天下大亂。你的大哥,三叔,和二大 小鞋。你七大姑八大姨的身手高了些,你 姜子雲道:「高大姐、妳今天是怎麽 「你他娘的就會明着戴高帽、陰着穿

怨

、任何人都相信 : 她今生已不作第二人

娟這一年來照料小鶴、阿幸和你

任勞任

對武林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道馬芳芳的爲人

之事。也没有遺份心情。」

夜鶴道:「老哥哥請說。」

「老弟。這件事我不認你也清楚,娟

求愛不求赢

點 下幾根肋骨!」 「你說!說呀!を没正經・看我不卸

囘事?是不是春天快到了

!陽氣上昇,有

朗的一種方式。 大彩。他們煩悶時, 這往往是使他心情開 骨肉。你們這又是何苦?」高麗花追打余 余大彩道:。「豬八戒啃豬脚-自殘

望嗎?」 凌鶴道••「老哥哥•阿幸還有復原之

事我早就想提出來,只是一直有一些横逆 哥不敢保證要多久才能恢復。老弟 「惡扁鵲」道。「當然有,只是老哥 有件

> 鶴?」 不能作小。」 自己願意。老夫不願作梗,只不過娟娟可 辰,說道:「你有没有意思把娟娟嫁給凌 想:我談老守財奴。」「惡扁鵲」面向蕭 蕭辰是一百個願意・却道:「年輕人

1 阿幸整天渾渾噩噩,她可不在乎作大作 姜子雲道・「阿幸有病 高麗花笑笑道:「這件事, 可別欺負她 好辦得很

爲她根本就是大的。」 就算她不知不覺,我也反對她作小。因 凌鶴抱拳道:「各位長輩對晚輩的事

衷·時已不早·晚輩必須囘去 如此關切 對不談這件事 晚輩敬佩不已。在目前晚輩絕 相信各位也能體諒我的苦 阿幸母子

還希望各位多多關顧。」

句話也說不出來。凌鶴吶吶而止,嘆了口 •一人四目一接、都有千言萬語 · 却都一 凌鶴出屋。娟娟就站在門外抱着小鶴

· 百里絳雲也有點納悶。 但不了和尚一直没有再和百里終雲連絡 今天就是凌、馬兩個代戰人決戰之日

去看了一下。 她簡直不信 處。一問之下 古里絳雲找到馬芳芳和不了 當即派百里松到白成家墓地 新是不了和尚已經**涅槃** 和尚的住

之墓」字様。」 松迫:「但墓碑上却是『巳了和尚白成家 「姑姑,的確有白成家的墓。」百里

「已了和尚?」

是什麽ッ 過去『不了』的是什麽?於今『已了』又 「是的。姑姑 · 我看得十分清楚· 他

事『巳了」之意。」 未了·已了是因爲他已將所有都傳了晚輩 芳芳道:「不了是指當年和百里前輩之仇 深信晚輩能爲他爭這口氣、所以表示心 百里絳雲自然不便问答這個問題。馬

到的事太多了。」

馬芳芳道:「我想是的。所以他心願 ・立刻坐化涅槃。」 百里絳雲前:「他已傾襲相授了?」

家成全馬芳芳,代他爭這口氣,爲何不等 着她的戰果而提早去了呢? 疑、却也無法反駁。只是她想不通、白成 百里絳雲看看馬、李、二 女、心雖懷

李婉如說道:「前輩不必多疑、白大

馬芳芳道:

與芳姐的武功有信心之故。」 師之所以提早飛昇、實任是因爲對自己傳

但不可過份自信。馬芳芳、去吧! 百里絳雲哂然,道:「自信是好的, ·是時候

堅持在何處進行?」 馬芳芳道:「前輩已選好了地方?」 「不錯・如妳另有適當地點・我並不

輩絕對同意。」 馬芳芳治:「前輩所指定的地方、晚

出一個神色肅穆的青年人。當然就是凌鶴 只有百里絳雲和李婉如。現在,自林中走 他們來到一個幽秘的山谷中。同來的

偶像。 在馬芳芳目中、イ論他穿什麽衣服・都是 里絳雲目光其柔如水·不住地暗暗點頭。 他仍是一身銀灰衣衫、飄逸俊朗、百

有一天也必是她的。她很虔誠地向凌鶴見 凌鶴淡然道:「在人生途程中、想不 道:「凌大哥·眞想不到是你。」 此刻她更有信心、一定會達到目的、

禮

废大哥手下留情。 「無論如何……」馬芳芳白 : 「選請

前繼 便留情。」 哪個不知?不過今日之戰。既是受兩位 車託・關係他們的榮譽和英名・也不 「馬姑娘太客氣!白成家前輩的藝業

可以開始吧!你們是徒手還是用兵匁?」 百里絲雲仰看月色・道:「不早了 「是啊,消真是一件惱人的事。」 「既然只是分個強弱高下

> 你看如何?」 並非深仇大恨、就不必用兵刃。凌大哥

家 百里絳雲・百里絳雲却來自不了和尚白成 門羅・也等於是黑中白,而黑中白又來自 似、凌鶴的絕技來自巨書、馬芳芳的來自 峙、然後馬芳芳開始出招、兩人的武功相 凌鶴自然不反對·兩 人緩緩走近而對

有武功、但較之這種武功顯然遜色些。 並非說黑中白及百里絳雲等本身就没

未有的例子。馬芳芳的高超武技却來自一 創痕中吸取了大量的經驗·是武林中曠古 自馬如飛,高超的武功却來自同源。但是 凌鶴的紮基工夫來自凌翎,馬芳芳的則來 人、一是門羅、一是白成家。 ·其長成及發展又自不同。凌鶴自千餘次 這二人所學的基本武功或有不同,如

同的效果。 同樣的武功由不同源流傳來、也有不

先,但勝負之契機在耐力和適時的機變。 捐他把「忍字」發揮到極致。大多是被動 成家却傳了馬芳芳。凌鶴的所謂揮宏、是 新招,是指連百里絳雲也未學過的。而白 的揮宏。馬芳芳偶有奇招新招,所謂奇招 人不攻他:他不攻人,這固會先失去機 這二人的招式,馬芳芳的細膩,凌鶴

敗了 勝即作了斷。因爲他敗了就等於百里絳雲 人的心態却截然不同。凌鶴設過,他若不 兩人自然都不敢掉以輕心。但是,二

腻之下,被凌鶴的渾厚内力,震傳顫抖不具有威力,細膩依舊,但在內力不繼的細 兩百五十招過去之後,節的拳掌仍然

有後勁才對。旁觀者就是會相同武功的前 心理狀態等等,都有過研究 輩、對與戰者招式演變、體力之消耗以及 當事人有一種微妙的感受·馬芳芳應該還 他們二人 然而 一個是當事人・一個是旁觀者 ·凌鶴不解。百里絳雲更不解 ·她以爲馬芳

三百招將近,月已徧西。凌鶴忽然以

圖的施惠、她何必感激?

此。 再去做某件事、也許她的不同之處即在於 她往往能把自己的理由先找了一大堆

非某一方面像下棋一樣走錯了一步、也就 到、他們幾乎不大可能有明顯的優劣。 馬芳芳在六七十招以後、她就能體會

毫無疲象,馬芳芳却多少有點滞碍。 任何一方只要稍一懈怠。那就會有改變 是出錯了招式才會有明顯的勝負。也就是 一百五十招之後,顯然在力道上凌鶴

·百里絳雲却在微微皺眉。

詞上表示尊重。 別人知白成家死了而懷疑死因。所以在言 白大俠的榮譽。」她這麼說,是寫了一 李婉如在一邊道:「芳芳、妳要保持 日

及。 「欲」字上,反之,他的成就恐怕無 白成家一生,可以設毁在「情」

設想的當然要遠超過白成家。 馬芳芳早就作了某種决定・她爲自己

己。

以設厭惡至極,有條件的成全、或者有企 她對中年以上對情慾特別重視的男人 馬芳芳呢?她根本就不尊敬白成家, 问 芳有點失常。

R110

驗注入這一招之內、左掌右拳改爲右拳左 掌·交互擊出 本門的武功特性和干餘道創痕所吸取的經

招就能有决定性的結果。 實正好相反,「蓬」地一聲,一拳砸中馬 愧爲奇才的奇招,但是,她仍不以爲這一 幾乎李婉如也有這種想法。然而。事 百里絳雲以爲這是很有力的一擊,不

芳芳這個對手而在不辛苦情况下致勝一那 然自兩邊口角灣了出來。 幹上。她似乎在忍耐抑制上冲的血、却仍 芳的左後肩背·人被擊出三步·倚在樹 色、勝傳辛苦、畢竟是勝了。要是面對馬 百里絳雲先是一愕·繼而臉上泛出喜

苦心教導提掖感到慚愧抱憾!婉如,我們 敗下風……」她又向百里絳雲道:「恭喜 「凌大哥……小妹總是技遜一籌,甘 指點有方,但也不能不對白人俠的

成就感、喜悦、和另外一種極微妙的激奮 • 使她愉悦地拍着他的肩胛,道: 兩人走後。 百里絳雲望着夜鶴、一種 「凌鶴

表現。他道:「前輩、晚輩却以爲、馬芳是以爲勝了逼次决戰、百里前輩太激動的 芳任何一方面並不比晚輩差。」 凌鶴對這句「你好」、不甚理解、總

在未見到比武成果就涅槃了!不免令人費 爲如此、你的勝利更可貴。只是不了和尚 百里絳雲和他相偕出谷。道:•「正因

慶鶴說道:「前輩・不了和尚爲人甚

是在暗示,他的代戰人有勝無敗、萬無一是自負,他在未决戰之前提早涅槃。莫不

是十分自負的。不過,你致勝的一招雖然 百里絳雲道:「也許正是如此、此人

「前輩以爲晚輩勝得僥倖?」

也只是在肩上蹭一下才對。」 武奇才・那一招似乎不該得手・就算能 「我是覺得這丫頭很不單純,也是塊練「不,我不是這意思。」百里絳雲道

得那麽重。」 輩也有同感·總覺得她還有餘力,不該挨 凌鶴並没有因這句話難過· 道。「晚

幾乎濕透,百里絳雲道、「凌鶴、把衣衫 來我給你洗。 返囘住所。由於力戰三百餘招,衣衫

是帶囘去洗吧!反正晚輩一定要囘去報告凌鶴道:「前輩,這太不敢當,我還 幾位前輩的。」

「換了衣衫再囘去。」

你老子凌翎來了呢!」子!你這麽一打扮、他娘的『我還以爲是不在院中首先發現了他,嚷嚷道:「好小 杉、銀灰方巾、飄帶以及快靴。所以高麗 刻離去,由於上次囘來穿的不是銀灰色衣 可是!」他又換了一襲銀灰衣衫,匆 「是!」他又换了一襲銀灰衣衫。

••「是啊!凌翎昔年最愛穿這銀灰色的衣 麥秀和金人彩等人走出,也同聲說道

不是?讓老哥哥猜猜結果如何?」 「惡扁鵲」道:「老弟,比武已過是

凌鶴說道:「小弟正是專程囘來報告

的

三百招左右、對不對心」

何?」 還是用兵双贏了馬芳芳?馬芳芳的傷勢如 你倒喘起來了!你說說看。這小子是徒手 高麗花說道:「老鳥鴉・可別說你胖

的。 馬芳芳可能是被砸了一拳或一掌而失血 「惡扁鵲」說道。「他們是徒手相搏

衆人望着凌鶴,而凌鶴却連連點頭道

不可以。

• 「正如老哥哥所發的 余大彩說道:「老鵲就像親眼見到一

了這消息會多麽高興?」 有使百里前輩失望。要是不幸姐正常,聽 娟娟大喜。道:「凌大哥、你總算没

家還以爲是由於他不能使姜不幸復原而嘆 道他爲什麽嘆氣?包括凌鶴自己在內。人

有句話妳可別見怪!這只能表示我個人的 種看法。 爲她運功輔助療傷已畢、道:「芳芳、 在此同時,李婉如已爲馬芳芳服了藥

馬芳芳猛然抬頭,目中光芒有稜有角 「所以我以爲妳的失招……」

「惡扁鵲」道:「你勝了。而且是在

「老哥哥、你簡直是未卜先知哩!」

樣。

「惡扁鵲」忽然嘆了口氣・没有人知

? 李婉如吶吶道。「我隱隱覺得。妳和凌如看到這一眼。她會攷慮該不該部這句話 鶴勢均力敵 ……」 馬芳芳冷漠地看了她一眼,如果李婉

只有下面的話要特別小心!」 ,一字一字地道:「什麽話妳都可以歌

李婉如道:「芳芳,我只是表示個人

「對於這件事情、你没有個人表示看

任何事到了差不多的程度即可。馬芳芳則 那就是馬芳芳和她自己的不同之處。她作 法的資格。」馬芳芳說道:「妳知道嗎? 鞘的錚錚聲,而且她忽然發現了一件事。 李婉如直覺的以爲她的聲音像兵刃出

」三字的成果。在馬芳芳來說,成了就是 種「機會」 成了,不成就是不成,差不多無法取代。 任何一個女人。都可能遇上馬芳芳那 也許她迄今依然故我、就是「差不多 ·但其成就 · 和馬芳芳絕對不

幾乎同時呆了一下。就連他們二人。這位正在晒它、司馬能行和百里松來到。二人 長輩也没有親手爲他們洗過衣服。 此刻百里絳雲已把凌鶴的衣衫洗好

去想·所以想不通。 會產生這種情感?兩人自然都不會往壞處 爲什麽這兩個以前毫無瓜萬的人之間

「姑姑:這是凌鶴的衣衫?」

「是的。」

「姑姑不公平·姑姑從未爲小姪洗過

幼生長在富裕的家境中,本就没洗過一件什麽,没洗就是没洗,像她這樣的女人自 覺、的確從未爲姪子洗過衣衫、她並未設 百里絳雲微愕了一下,似乎現在才發

衣服、這有什麽稀奇。稀奇的是她能爲凌 是馬芳芳戮的?」 「姑姑・這一指是不

鶴洗。

芳戮這一指是否行有餘力使他受傷而不傷 6 他?最後她挨了凌鶴一拳、是否可以不挨 但凌鶴却使她内傷吐血。 「就算是馬芳芳戮的・也僅是傷及衣衫 進一步的她並不知道、比喻說:馬芳 百里絳雲能猜到二人此刻的心情,道

有全給他而造成遺憾、他低估了馬芳芳。 ・ 姉甚至感到抱愧不安・對不起凌鶴・由 瞬間・那種勝利者的成就感一掃而光

他會自絕。 更難過。他没有達成長輩的殷望和囑託 於她還留了數招以及留了數十年的修爲没 如果凌鶴知道此事,他會比百里絳雲

當然永遠不會想到他們之間發生了那種事 却以爲是白成家捨生全名 百里絳雲忽然想到白成家的涅槃。她

知道是指法戮破的。

二人互視一眼,臉上都有掩飾不住的

,這衣衫的左腋下有個洞,内行人一看就聲愕住。百里松和司馬能行二人上前一看

指頭自腋下穿過,一看之下,驚「噫」

百里絳雲抖開凌鶴的銀灰長衫、忽然

戰勝她,姑姑自然高興了,毫無疑問,他尚已湟槃。而且聽說是傾囊相授,凌鶴能

三百招左右勝了馬芳芳。」

兩人爲之動容,因爲他們已知不了和

始不能確知這兩點。

這一拳或者挨得很重却故意挨得這麽重?

爲理由,但我仍要告訴你、因爲他已經在

百里絳雲道:「這理由也許並不成其

過衣服却爲凌鶴洗!」

姑姑、妳還没有說明爲什麽没有爲小姪洗 多、站在一邊不出聲。百里松大聲道。

司馬能行比百里松大幾歲。却穩沉多

們二人都作不到。

能圓滿達成任務。爲本門蒙羞•他眞是該 說道::「姑姑如此成全凌鶴,而他居然未 她忽然也决定了一件事、這時百里松

輩的失敗,也是他們門中的恥辱。 利,可是他們忘了,凌鶴失敗就是他們長 喜悦、他們妬妒凌鶴、自然就不願見他勝

百里絳雲的表情木然・但她内心却不

嚴重,他的成就絕對遠在馬芳芳之上,虧「要不是你和葉伯庭聯手施襲,使他內傷「要不是你和葉伯庭聯手施襲,使他內傷 你還有臉在此聒噪!」

已勝了他 是木然的

・當然、戮這一指・當時也差點 、馬芳芳大約在兩百五十招左右

中掌,百里絳雲曾皺淌眉。

總之,他們都以爲自己長輩對慶鶴好得過 百里松垂頭不語,儘管這也是事實

R112

情 全部

使白成家含羞地下,即使身爲對敵的 武功的恩惠和苦心・居然有意賣弄人 由此可見,馬芳芳不顧不了和尚授她

百里絳雲,也爲白成家不甘。

反感 · 馬芳芳似乎非得到凌鶴不可

反之

還有一點:也許更能激起百里絳雲的

本門的友人,絕對不是敵人……」 百里絳雲道。「你們要記住 一、凌鶴是

進屋去了

色,意思是敗兵之將選洋洋自得呢。人雖不敢在言語上諷刺他,却顯示不曆之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凌鶴回來了、一

道。」

在一起、晚輩也好晨昏定省、以盡孝戰已過、晚輩要同去了。如前輩不棄、可 她以這種眼神望着他。他道:「前輩,决現百里絳雲的神色十分奇特。他從未見過 們二人、不無妬妒、他進入屋中、忽然發 凌鶴也知道、他得到的關顧遠超過他

_ 最後壓箱底的幾招都傳了他。 其他的事以後再說,我先教你幾招 其他的事以後再說,我是要送你兩樣 · 凌鶴 · 我還要送你兩樣禮物

悉、事後你再打開這包袱 能行和松兒在芳、眞力消耗太大,我來爲你補充一點內 ,她交給他一個包袱,道:「你力戰馬芳 司馬能行和百里松更不是滋味,然後 心護法。」

雙手有點顫抖。 貼在他的背後、也許是錯覺 凌鶴本想拒絕,但百里絳雲的雙手已 他感覺她的

如江河决堤 滴滴 · 不絕如艛 · 這一次却是沛然而來 , 炁就和過去不同 · 過去是細水常流 · 涓涓 在凌鶴的感受上,她這次爲他補充內 源源注入。

中精神、把大量內力舒散於全身。 他雖感到驚異、却不敢出聲分神 集

白紙 但咀角上却噙着淡淡地微笑。望去,百里絳雲額上還有虛汗 却是面如睜開眼來,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兆,回頭 在發抖、但不一會就滑了下去、 也不過三個時辰、忽感背上兩隻手又 凌鶴緩緩

> 巳 他忽然悲呼着跪在百里絳雲面前,慟哭不 他一試她的鼻息和心脈、已是寂然

道 前 百里松大聲道:「發生了什麽事?」 、「這到底是怎麽囘事?」 一看姑姑已經氣絕死亡,揪住夜鶴厲聲 凌鶴悲傷已極,如同未聞・百里松上

這工夫司馬能行和百里松寬了進來

看。 道 ,她老人家事前叫我於事後打開包袱看 凌鶴扳開他的手,說道:•「我也不知

的關鍵在此,不信可以看看那件長衫左腋還保留了幾招以及數十年修爲的真炁。敗 個洞的長衫, 知道白成家是傾囊相授于馬芳芳,而她却 自她發現他腋下被馬芳芳戮了個洞,就洞的長衫,和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的 他打開了包袱 - 裏面是他那件被戮了

要給司馬能行及百里松看看,免生誤會。 爲能勝而未勝的責任不在他。另外,此信 不勝而必須自行了斷之說也不必介意。因 死後不必葬在黑家墓地中、更不要難過, 俠名和榮譽 只能怪她低估了馬芳芳和白成家、爲了 她很對不起凌鶴,千萬不要怪他自己 她也要步白成家的後塵 她

修爲。 說要送他兩件禮物 一定會爲前輩爭回面子。」事前百里絳雲 「前輩爲我犧牲」也可以捨命全名,我 其實這時二人都已經看到了·凌鶴道 ·即指招術和數十年的

憑你的良心 可別以『捨命全名』四字推 卸了姑姑爲你犧牲的責任!

凌鶴道:「我不是那種人。」

死!你也不能否認、馬芳芳勝你在先,甚 司馬能行道:「但至少是長輩爲你而

松厲聲道。「怎麽?你想甩手不管,一走 凌鶴不想和他們辯,囘頭就走 ,百里

都請了來。首先講娟娟爲百里雲絳净身, 兩位辦這種事可是內行?」 學行。所以要去找幾位會辦事的人,試問 兩人不答・凌鶴立刻囘去把一些長輩 夜鶴道: 「由於前輩的後事必須隆軍

穿上壽衣

再裝歛起來 凌鶴完全以弟子

白?」 」問道:「老弟,這件事老哥哥一直不明 子凌鶴泣立」字樣。這天晚上,「惡扁鵲 身份執禮。 百里絳雲的巨碑上有「弟

免過份。 看了、麥秀道:「想不到這位黑夫人還是 凌鶴這才又把那封遺書拿出來給大家 _ 虚名累人 以至這般田地

脚底足可以穿上三年 有那麽一個哥哥 一點也不在乎。」 高麗花道·「誰像你?臉皮之厚·做

有學問 出口成章 一肚子墨水。」 曲能直道:「我看她是豬八戒挾半刀

麥秀道。「我那有高大姐那麽聰明又

- 混充唸書的人。」

大辱 所以我必須馬上找她决一勝負,以道:「馬芳芳的相讓:百里前輩引爲奇恥 慰百里前輩在天之靈。」 高麗花吼叫着追打曲能直 夜鶴肅然

> 急在一時。」 余大彩道:「這是應該的,但也不必

憂、晚輩决定今夜就去找她。」 「不,前輩的後事辦妥,已無後顧之

,凌鶴且通知了司馬能行和百里松二人, 衆人也不便攔阻,而且全體出動觀戰

因爲這決戰的勝負和他們的聲譽有關。 只好帶去。 機會·誰也不願留下來照料姜不幸。 要是大家都不願失之交臂這次大飽眼福的 全部出動也就是連姜不幸也來了,主 因而

拳。 在先, 幹,說不定我凌鶴根本就没有機會砸妳那 有意相讓,也可以肌膚無傷,若是放手眞 姑娘,由我長衫腋下的小洞看來,妳勝我 說得明明白白,一字也不含糊,道:「馬 把話說得含糊點,對方能聽懂就成,但他 爲發生了什麽事?凌鶴光明磊落,他本可 馬芳芳乍見這麽多的人全來了、還以 雖然最後我擊中妳一拳·若不是妳

不知道呢?」 「凌大哥」真有這回事嗎?我爲什麽

婉如更是心照不宣。 凌鶴給她看過長衫腋下的破洞、而李

凌大哥 也是假的・或者是我故意要你打的?」 馬芳芳道、「這破洞也許是不小心弄 ·怎能證明是你我决戰時弄破的呢? 你這人真是!難道你砸我那一掌

决戰是必須擧行的。」 建為了成全我 業已逝世·所以這另一次 我砸中的 凌鶴道。「我雖然不敢確定是有意讓 也不無可能,馬姑娘 百里前

馬芳芳道:「凌大哥,如小妹以免傷

和氣爲由,拒絕再舉行一次呢?」

種侮辱。」 那回事。也就等於對在下和百里前輩是一

止。二 馬芳芳說道:「好吧!但希望點到爲

難堪。 但今夜之戰,她不願全輸,也不願使凌鶴 亂,她不願違背自己的心願去做任何事?

人哥,我有個建議,不知你同不同意?」

試。」 不出高下來,就算平手,以後决定不再比 馬芳芳說道:「如果我們五百招仍分

負,今夜就到此爲止,但半年後還要再比 ・直到有一天比出勝負爲止。」

哼那變調的兒歌之聲了。 中除了夜風 死寂無聲 另外只有姜不幸 開了門戸、此處仍是上次對決的幽谷、谷 ?好吧!小妹一切都依你……」兩人緩緩

馬芳芳先攻出了一招「童子拜佛」

出一掌或砸出一拳。 霧團,但慢時往往會緩緩地,軟綿綿地拍

凌鶴道:「那就是心虚、等於承認有

觀戰者有十餘人之多。馬芳芳心情很

夜鶴道··「說說看。」

馬芳芳苦笑道:「凌大哥,這又何苦

音菩薩,請保佑凌太哥贏得此戰…… 地禱告: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的觀世

姜不幸偶爾向塲中看一眼,繼續哼着

的優劣。

而是要以意在動先的「意」字來衡量他們,
堂奧、實在不能以一拳一脚來衡量他們,

頹廢。 她希望能熬過五百招,她不能使凌鶴恨她 氣不固,此刻她是真的萬分吃力,但是 更・馬芳芳在無儔的罡勁中馬歩浮蕩・眞 也不能使他輕視她。 四百招過後,弦月掛在中天、巳近五

行、百里松和「惡扁鵲」三人勉強可以看 會贏、誰會輸?這些人當中也只有司馬能

出

嬴?」

里松在司馬能行耳邊,間道:「你希望誰

兩百五十招過去,月已快出東山。百

強烈的反應?

百里松没有反應。没有反應是否正是 司馬能行道:「凌鶴,你呢?」

堅持拚到底,是表示她必須對白成家

竭的感覺。

充沛的眞力渾然天成,取之不盡,用之不

,最後幾招絕學一招也未留,就會予人以

加之百里絳雲把數十年修爲全給了他 馬芳芳細膩,慶鶴渾厚,各有所長。

兩人相距三步對峙、馬芳芳道:「凌

凌鶴道・「不・如今夜五百招不見勝

長

時仍保持不敗。凌鶴的渾厚內力在繼續增

却不能不佩服她·居然能在將近三百招

不論在場中人對馬芳芳的印象有多壞

·任何一拳一掌都用上了八成內力。他

她或使她受傷,但是,百里前輩爲他而死 是一個心地仁厚的人・他實在並不想挫敗

,這是絲毫不能徇私的事。

娟娟抱着小鶴,手心直淌汗,也不斷

是由悲忿化爲力量,一是由悲絕變爲絕望 兒歌,這歌聲能對凌鶴造成兩種情况,

他們有時快得像兩團他們自己衣色的

一百招過去,在場任何人也看不出誰

手?

女不由心頭駭然,一個是葉伯庭 另一個擋住了去路。趁弦月淡淡的微光一看,兩擋住了去路。趁弦月淡淡的微光一看,兩 不能說的?」 然地就想起了麥遇春麥老大。 但隱隱看出此人有點像麥秀、很自

・却有怯意。 「馬芳芳·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馬芳芳道。「相逢了又如何?你有幾 麥老大負手站在原地、葉伯庭走近道

掌或一拳 夜鶴

一拳都會骨節暴响, 凌鶴又加了一成內力

幾乎她每接一 吡牙咧嘴。

何一招一式,一舉手一投足、都絲毫不馬樣 穩沉 厚實、不輕敵,也不自輕,任

馬芳芳有如秋風中的敗棄,急流中的

,這又不算失招、但馬 在場諸人中除了凌老弟

但馬姑娘左肩上的破洞

無人能及。所以

這份耐力

芳也不怕葉伯庭、但對這一代梟雄麥老大

即使是拚了五百招。

内力耗盡、馬芳

如不算失招

高手過招

也就難分勝負

此 馬姑娘仍能支持五百招

娘馬步不穩來說 已算輸了。但正因爲如

以凌老弟的無儔內力

震得馬姑

任何人都相信她隨時都會落敗。然

四溢

狂飈排壓

呼吸維艱。夜鶴還是那

立在一丈外觀戰的人

都能感到罡氣

勝利

招

這就算是平手。他絕不要模稜兩可的

「惡扁鵲」道:「讓老夫說句公道話

而凌鶴在過了四百二三十招之後 李婉如知道,馬芳芳想支持到五百招 李婉如知道,馬芳芳想支持到五百招 香,像凌鶴對百里絳雲鞠躬盡瘁一樣。

他用了

凌鶴以爲馬芳芳能支持五百招

九成以内力還使用了百里前輩的絕人成以內力還使用了百里前輩的絕

而凌鶴在過了四百二三十招之後

。這幾招的威力就是司馬能行和百里松聯半內力施出了百里絳雲最後所傳他的絕招 四百九十招以上時 凌鶴終於以九成

」幾乎没有,並非絕對没有。 於沒有 不知司馬和百里兩位

麥秀道:「馬姑娘的失招、幾乎就等

不知司馬和百里兩位意下如何?

· 「在下也以爲凌少俠算是勝了半招。」 百里松吃味 冷笑不語,司馬能行道

雖說半招之勝也算勝了,但百里前輩

馬芳芳每跟蹌一步 地上必然下陷于也接不下來,其餘諸人就更不用提了 可有餘 嗓中「格格」作响 汗下如雨,月光芳每跟賶一步 地上必然下陷雨

拾命成全他

「馬芳芳,如果妳以爲我還是過去的根骨頭我還不知道?」 ,妳會大吃一驚的!

馬芳芳說道:「只不過是找到了靠山

算我沒種,妳看如何?」 「這樣吧!如我借別人之力勝了妳

馬芳芳冷笑道:「你不過是乘人之危

面孔紫脹

地道:「凌……凌大哥……是我……敗…

五百招巳滿 馬芳芳上氣不接下氣

敗了……」

却未失招,這不能算妳落敗。

」凌鶴冷冷地道。「妳雖力盡

爲她就是不了和尚的影子呀。

馬芳芳和李婉如走出五七里路,李婉

芳了不起 不正顯示凌鶴更了不起嗎?因 未出聲,接着其餘諸人也都圍攏來。馬芳 了現場。司馬能行向凌鸛道賀 百里松則

「凌……凌大哥……你看這箇……」

的り 如道

、「芳芳、

肩上那破洞眞是凌鶴掃中

地上塵土暴捲飛揚

四周草木無風自動。

砸出一拳 馬芳芳連退四步 搖搖欲倒。

最後一招最後一式,凌鶴大喝一聲

力也極爲心折

馬芳芳近似虛脫

李婉如扶着她離開

不由氣結

同時對於馬芳芳的造詣和堪 所換來的也不過是半招而已

芳·没災没病地、 葉伯庭道:「這話怎麽說?憑妳馬芳 李婉如道:「葉伯庭、你真的不知道 誰會乘妳之危?」

芳芳剛剛和凌鶴苦戰了五百招?」

玩笑哩!凌鶴他怎麽會和妳動手?再說他 目前也不是妳的敵手呀! 葉伯庭道:「什麽?五百招?快別開 」他當然是在反

對他說實話・而對方分明是乘她之危而來 馬芳芳輕撞了婉如一下 ・意思是何必

「葉伯庭·你眞要和我動

「殘子之仇我不能不報。」

的不是葉伯庭,而是此人。 叫李婉如提防麥老大·暗示她真正可怕不提這事還好·馬芳芳不想和他多說

葉伯庭遺等高手? 飛猛晉,但五百招之後的人又如何能面對 少招術,功力又有進境。飛芳芳雖然又突 葉伯庭近來又自麥老大之處套取了不

能暫保不敗。而時間一久 的 内力消耗殆盡,空有奇招異式,也只 就會虛脫倒下

邊、這才是他的精神威脅。 更不利的是,有個麥老大負手站在

槍頭,李婉如要上·馬芳芳示意她不要上 想不到麥遇春武功全失。才真正是銀樣蠟 百招之後、馬芳芳巳是不支、她當然

竟是女人・眼看馬歩不穩了・最多還能支 全力砸出十二三掌、居然把葉伯庭逼退兩 持三五招。這時忽然一道人影疾射而至, 、監視麥老大。 可是人的力氣是會用盡的 ,馬芳芳畢

?我是你爹呀! 葉伯庭大聲道。 「涵兒・你没弄錯吧

「我知道你是我爹、 但你未必重視這

思。」 葉伯庭說道 「爹,如你心目中還有我還兒子, 「涵兒 你這是什麽意

怎麽可以再乘馬姑娘之危?」 一定知道 我當初作過什麽缺德的事?

「涵兒,你忘了她把你弄得人不像人

R114

如果上次你的左腋下衣衫那個洞算失招。道:「凌大哥」這是你的掌緣掃中的 李婉如道:「芳芳・妳我還有什麽話

婉如

再說這種話

可不要怪我下逐客令

馬芳芳臉色一沉

,這個破口也算失招……

度。道、「凌大哥 馬芳芳指指她的衣衫肩部 破裂約寸半長

R115 是罪有應得。爹 你如果要殺馬姑娘 必須先殺了我!」 鬼不像鬼,當街像牛馬一樣驅使你?」 「我没忘 爹 即使再迅些 對我也

是不是麥老大也出手過?」 姑娘 以妳的身手不該累得還樣子才對? 而馬芳芳却累得癱在地上,小江道:「馬 兒。連連後退 這麽一來葉伯庭不忍傷他、只有拚打的份 條命交給你……」攻得緊,但却不防守。 我們走吧!有子不肖 夫復何言。」 他們二人走了,小江等人自然不追, 「你不必管這麽多 「涵兒 馬芳芳並不領你這份情! 到了麥老大附近道:「麥 你不走我就把這

有,他没有出手。」 馬芳芳搖搖頭 喘着道:「没……没

麽會累成這樣子?」 可眞是怪事,如果僅有家父一人 小江道,「馬姑娘 他没有出手?這 姑娘怎

事 自然莫名其妙了。馬芳芳不耐 厲聲他不知兩小為百里絳雲及不了和尚代戰之 「你還不滾在這兒聒噪什麽?」 「凌大俠和姑娘力搏?這怎麽會?」 「因爲我和凌鶴力搏了五百招……」

的不放心 「不要!我只要你快滾!滾!」 可否讓小的護送姑娘囘去?」 小的這就走 但姑娘力盡

改邪歸正了! 遠遠地跟着 李婉如道。「這小子是真的 這工夫李婉如扶着馬芳芳離開現場 小江 「是!小的這就滾……」急忙走開,

芳道:「以後不准妳提這個人的名字。」 「人心隔肚皮 狐心隔毛皮。」馬芳

> 提他則甚?芳芳 「我的私事你最好少出餿主意。」 「當然,旣然妳不要我再提他,我還 有件事我感到奇怪。」

停了一會 馬芳芳又道:「到底是什 一李婉如反而不設了。

的賓主關係似乎有點改變了?」 馬芳芳有點心神不屬 反問道:「有 「妳有没有發現葉伯庭和麥老大之間

恵大改變?」 走吧!有子不肖 夜他們臨去時 葉伯庭僅以『麥兄、我們 · 妳不以爲彼此的身份 · 地位消長之下有 「在過去 ·麥老大是何等身份,但今 夫復何言』 幾句話帶過

然未表示意見 這一點也足證他們之間主 出手架樑 非管這檔子事不可、麥老大居 大的緘默 「也許有。」馬芳芳道:「至少麥老 不大合乎他的身份 尤其小江

李婉如道:「芳芳 妳知道這是爲什

是否恰到好處學稍後返同,由李婉如護法 升去想這種事

她在想

今夜决戰的結果 她開始打坐調息,恢復體力。 馬芳芳搖搖頭、她現在並不願多絞腦

能如此奴顏婢膝? 麥遇春就没有 葉伯庭半臥午浴盆中・麥老大在爲他 .任何人都有他的自尊和人格、難道 以他過去的超然地位,怎

全不同,僅就「忍人之所不能忍」的角度 如果一件事從另一角度去看,往往完

> 不倫不類。當然,如勾踐復國大計未成功 可以道理計了。儘管麥遇春不過是個武林 來看,他是否十分偉大,勾踐爲一國之君 ,他的歷史就不盡相同了吧? 人物, 勾踐爲一國之主,與之相較 有點 ·他受的侮辱與委曲與麥遇春相較 就不

左邊背上很癢 搔兩下!」 「麥老大、稍微用點力成不成?尤其

至更有過之。 非但和葉伯庭過去對他那樣低聲下氣,甚

那天對付馬芳芳,尤其是在她力拚五百招 是油炒琵琶核-之後,也不過如此,所以我以爲你這像伙 - 」 葉伯庭冷冷地道:「你說出的絕招 「麥老大・我發現你越來越不誠實了 滑來滑去的。」

了這地步 還有什麽保留的。」

拚了五百招。」 你是初學乍練 還不太够火候 其次 和尚傾襲相授,非同小可,儘管她已 「伯庭兄,我想這有兩個原因,第

說出來?」 大,今天你教什麽?你還有多少絕招没有

知道?你憑什麽和我稱兄道弟?」 道 · 你自己是個什麽玩藝兒 · 你難道還不

「這……這簡我也知道,不過葉爺你

麥遇春百依百順、絕不帶半點火氣。

麥遇春陪笑道。「伯庭・ 我現在都到

「那些招式没有威力・這是什麽原因

葉伯庭道。「你可眞會找理由,麥老

「伯庭兄・・」

<u>子粗地道;「天老爺刮風下雨你可以不知</u> 「不要再這麼稱呼,」 葉伯庭臉紅脖

,也就是葉爺以麥某的馬首是瞻。所以我叮囑過,暫時在人前還要保持以前的局面 在人前一不小心就說漏了 儘可能在背後也不要全部改變稱呼,以免 嘴

進來吧……」 微一愕、又自嘲地道:「也好,也好!請 」還工夫傳來了輕輕的敲門聲。葉伯庭微 「果眞是爲了溫醬,也值得原諒…

了。他的人呆住了,但他的眼睛中却噴騰 「哎喲」一聲・門被推開・麥遇春呆

·絕非階下囚,而像個統治者、至少在夜由她的盛裝艷抹看來,她和他不一樣着火星。這個女人寬是他的禁鬱陸聞驚。 裏她是個統御者。

程度。 ,其幅度之大足以使一般男人達到暈船的向陸聞鶯。陸聞鶯把腰肢扭到極大的幅度 「出去!」葉伯庭揮揮手・却笑臉迎

眞像柳葉飛刀那麽鋒利 腰往外走、還向陸聞鶯瞄了兩眼, 大吼着,麥老人這才憬然而顕着屁股蝦着 「出去!滾出去!」葉伯庭向麥老人

麥遇春帶上門、浴室內傳來了放肆的

還是由妳來侍候我,麥老大笨得像條豬 「來來來!」葉伯庭道:「小驚兒

跪笑的内容。 昧地笑笑、除了他自己, 仍可聽到脫衣衫的聲音 陸聞篇「吃吃」笑着,在門外, 没有人知道他這 麥遇春在門外曖

追詭笑的内容 當然,如果陸聞鸞看到,她必能猜到

師 男人愛吃什麽口味她就能做出什猶存 對於男人,他像一位手藝高超浴室内春光旖旎,陸聞鶯徐娘半老, 是僅有一張藏寳圖?」 有天理了。」陸聞鶯道:「已經找到了還 貴 謂之不幸。若在麥遇春手中· ,在你手中是對的,無德而富 那就没

不等於已擁有了實藏。」 的胴體走出浴池。道:「一張藏寶圖,並 「老實說……」葉伯庭抱起一個無骨

聞鶯皮白如脂

麽口味來,

個女人如果已達成熟頂點、却無老

白如脂 細腰隆臀。一向並不好色那就是最最吸引男人的時刻。陸

青春猶存

爲他搓背 的葉伯庭

搓到了小腹之下

大腿根處時

也情不自禁。尤其她的一雙手

,好像整個浴室都上了浪巔或雲端。

兩人在池中戲水

陸聞鶯躱避 葉伯

鶯忽然大力掙開·匆匆穿上内衣就要出去 妳這是怎麽囘事?」 葉伯庭忽然又抱住了她,道:「小鶯鶯 葉伯庭得意地笑笑 「這麽說你已經找到了實藏?」 : 欲言又止。陸聞

開我 陸聞鶯大力掙扎道:「没有什麽」放

嬌喘着道

: 「伯庭

咱們談點正經的

0

「要不,

我不給你……」

我們之間應不應該保留任何妳說 妳說!」

「此時此刻談正經的?」

庭就追逐

最後葉伯庭終于攫住了她 她

有告訴妳寶藏的收藏之所?」 「告訴我,小鶯鶯、是不是因爲我没

聞?: 你睡覺的玩物 那是何等大事。我也配與 「不,不,絕不,我只不過是一個陪

我還眞没想到妳有這麽大的脾氣。」 「好好!小鶯鶯 我告訴妳、前此

「放開我嘛!我不要聽。」她還是大 但温泉水滑 她掙不開。

我的。」 就相信了。反正我的就是你的,妳的也是 葉伯庭道:「好吧!我帶妳去看看妳

遠也不會是我的。」 「好好,我馬上帶妳去。」葉伯庭叫 「哼!我的一切都給了你、而你的永

得住小命離開這兒就很難說了。 麥老大的想法 在此雖然窩囊些 却還保 麥老大看家,他似乎不怕他跑了。他知道

葉伯庭扶着陸聞鶯飛奔,還帶了一柄

鐵鍫,天亮之前這段時間,山野中絕對無 人。他們竟來到一處亂葬崗內。

會在這種地方?好可怕!」 纍,燐火飛舞·她雙手抱肩,道:「怎麽 陸聞鶯被放下來,四下打量,荒塚纍

聞鶯看得呆了 格。每一格中都放有一件或多件珍寶、陸 還有一層木箱,内分三層,每層有二十來 了一會,出現一個鐵箱,開了鎖、鐵箱內 葉伯庭道。「這種地方才可靠。」掘

珠就佔了五格、約有百餘顆。其他不必贅 暇給·光是核桃大小的黑、白和紫色的 她每一種都去摸摸·樣數太多 目 東

何一個表情都鉅細不遺一看得十分仔細 刻她忽然發現葉伯庭正在注視她。 疑問,一個是千年黑,一個是萬年白,此 下的地形,葉伯庭對她的一舉一動甚至任 陸聞鶯和葉伯庭如果都是狐狸、毫無 陸聞鶯看完了箱中的實物 · 又打量四

「伯庭,你怎麽這樣看我?」

現在心中在想什麽?」 「我不這樣看妳怎麽看妳?妳說,妳

想,你的話當不當真?是不是你的就是我 「我……」陸聞鶯說道•「我當然在

的學指和神色後面有極大的秘密。」 。」葉伯庭陰笑道:「因爲我忽然覺得妳 「妳的是我的。但我的不一定是妳的

「秘密?什麽秘密?」

没有交給我。」 「雖然妳的都給了我,但還有一樣妳

「什麽没有給你?連我的身子都給了

更好的女人?妳的心並没有交出來。 肩,道: 「大爺有了錢 「那並不重要。」 葉伯庭輕蔑地聳聳 ,還怕找不到比妳

是萬年白 她内心的秘密逃不過他的眼睛以軟貼的工夫降服他,但葉伯庭這頭狐狸「伯庭,你別這樣好不好?」 她還想 他退了兩步。

底怎麽哩?你要怎麽樣嘛?」 一定有些舉指露出了馬脚,她道:「我到陸間鷽心頭一驚,也十分後悔,剛才

去武功的麥遇春一條心,妳剛才四下張望巴子,看出了破綻,我相信妳還是和已失 在此亂葬崗中的位置而已。」 ·不過是想記牢 這亂葬崗的方位以及此墓 「妳很會演戲・可惜遇上了我這個戲

大聲道 、聲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陸聞鶯大駭,但她是絕對不能承認的 只聞葉伯庭大喝一聲「出來!

就要你的命! 葉伯庭却冷峻地道: 「如果再不出來,我 亂葬崗內似乎並没有第三者,然而

渾身發抖,顫巍巍地走過來。 後站起一人,居然是倒了血楣的麥遇春 這句話很靈, 十餘步外一個較大的墓

••「麥老大。告訴我,我挾着她疾行 如此之糟,似乎兩人都想不到。葉伯庭道葉伯庭望着陸聞鶯陰笑,嗚件事弄得

兒來的……」 ……這一帶很熟……猜到葉爺你必是到這「我……我當然追不上,只不過我對

「那還是不對 ,如你武功全失,這段 億

他說他和你最接近 那藏寶圖遺失

藏實圖以及實藏清單

約值五千萬両銀子

若按時價

幾乎上

他大概地估了一下

訴你這件事的?」

「麥遇春,」陸聞鶯道。「他不久之

他昔年得到的秘笈中附有一份

子的寶藏在什麽地方?到手了沒有?」

::] 葉伯庭一愕

道:「誰告

「那你告訴我」那筆價值五千萬两銀

「不應該!」

物着她道:「小鶯鶯 妆大慾冲淡了他的警覺心

妳說

他未必肯說

来必肯說 他

葉伯庭若非軟玉温香抱個滿懷

我的手中應該在誰手中?」

時間內,你不可能趕到。」

我的輕功,追也是您宅心仁厚,且有需要 思細密之人,你廢了我的武功,並未全廢 小的跑跑腿什麽的。」 「對,葉爺,您不愧爲雄才大略,心

你和她在一起遺麽久,還不知道她的爲人 葉伯庭問道:「快說,你們是不是串通好 又點了麥老大的穴道,麥老大原地塌下 葉伯庭被捧得量惚惚地。手裏一揮 麥遇春長嘆了一聲, 說道·「葉爺

她跟我好,是爲了實職,投入你的懷抱 也是爲了實藏,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原

「說出來眞難爲情。

不拉屎。可是自她跟了囊爺,小的觀顏察 用,所以她有時光火,就會罵我佔着茅坑吧!有點說不過去,勉強應付吧!又不管 色、她必然都夜夜得到滿足了……。」 ,所以每天太陽一下山我就發愁。不應付復原而剛復原又失去武功,人道本能已失 慣獨眠,而小的由于這些年來中風、力求「是的、葉爺,這女人是個花痴,不 葉爺,這女人是個花痴,

高的藝術,高明的捧人術是不會正面捧的葉伯庭忽然挺起了胸膛,捧人是一種 葉伯庭點點頭,道:「說的也是、葉等實抹角地捧,效果必然事半功倍。

的食客一樣,麥遇春,你是說她接近你我大的女人,準能使她像打着飽噎走出酒樓某別無所長,在遠方面,不管『食量』多

珍寶和金銀的,所以當她知道寶藏在你身 上時、很快就見風轉舵,出賣我。」 藏當然也在我身上,世上的女人那有不愛 「正是、她本以爲秘笈在我手中,實

心。」 有過人之處,殺之可惜,不殺又叫人不放 葉伯庭點點頭,道。「這娘們的確也 「葉大爺… 」陸聞鶯跪在一邊。

請念在夫妻份上,饒了我吧!」 「不・薬爺・這個女人可饒她不得

吧?再過二十年,她仍然賽似『金錢豹 再說、她才三十郎當歲,你已五十出 而你……」

現在談談你吧!我如何處置你。」 葉伯庭道:「我還没有想得那麽遠

知道,老奴這輩子是完了! 子、留在身邊使喚,也不可或快、聖經過大、將來必會幹一番事業、像老奴這塊料 麥老大道:「葉爺・我知道你雄心很

能爲我作奴隸,聽人使喚?」 葉伯庭道:「麥老大,以你過去的用

奴作僕、麥某心甘情願。」 爲飯桶當軍師。」麥老大道:「爲葉爺作 「俗語說得好,能爲光棍打大傘,不

逍個女人嘛! 葉伯庭道:「我可以攷慮留着你使喚

萬両,他一定留了一手。」不止過些,如果僅是這一箱 他狡猾得很,比喻說這實藏吧!我估計 壁聞鶯道:「葉爺,干萬別太相信他 如果僅是這一箱,最多值兩千

船」」 如我留了一手,就叫我坐車翻車,坐船翻 「我没有。」麥遇春說道:「葉爺

在這一箱的下面。」 「當然不止這一箱・另外還有一箱、就 「好好!我信了你的話。」葉伯庭道

箱子仍埋在這兒·安不安全? 即滅、葉伯庭道:「麥老大,你說這兩個 麥、陸二人的目光中爆出火花

此處雖荒僻,也難免隔牆有耳・還是換個 不這麽做,因爲我們三人在此交談甚久 麥老大道:「葉爺,如奴才是你,就

好還是不殺她好?」 捨得,道:「麥老大,你以爲現在殺了她 挖了出來,此刻他有意殺陸聞鶯,却又不 葉伯庭又點點頭,立刻把兩個大箱子

麽年輕貌美的還没有?但是,再找這種尤 物、那可就不多了!」 來哩!葉爺有了錢的確可以挑挑選選,什

趣的娘們,走!把箱子扛囘去。 倒弄過去不少的女人,可没有過這麽有奇 「這話也對,我雖不好色,一生中也

囘到家,天也濛濛亮了,麥遇春道

去?

復失的藏寶圖、故意裝一次孫子、讓你老

地方或者帶回去爲妙。」

麥老大想了一下,道:「這種女人留

在身邊,的確也讓人操心,不過話又說同

上還清楚,葉伯庭道;「你的武功没有失一眼,那表情的内容就比白紙黑字寫在紙車伯庭陡然一驚,只要瞄麥、陸二人業伯庭,你想死還是爲我作奴隸?」

「目的何在?」

「這不是多此一問?還不是爲了得而

兄展揚一下。」

麥老大笑笑 「莫非你告訴我廢除武功的手法根本 「要說它根本没有用

料定有這一天,果然留一手是留對了。」 要施展武功却也十分痛苦、而且威力減少 穴道而已、雖說這樣不能徹底廢除武功 如何能騙過你這老油子?只是少點了兩處 ,我費了三個晚上運烈自療才能復原。我

演得絲絲入扣。反之,也賺不了他這個老 有七八、爲了實藏,他們二人合作無間 到底是不是麥老大說的那樣?應該是十 葉伯庭的眼珠子在二人身上轉來轉去

動手ツ 敢讓他可以施展全部的武功情况之下和他 敢不制住他, 麥遇春的話,若非他根本未失去武功、怎 ·他忽然撲向陸聞鶯。其實他應該相信 然而,若要他就此服貼,那是不可能 而讓他扛着箱子囘來?又怎

他有本事了 他此刻唯一的念頭就是跑。能跑得了就算 庭却差點被麥老大扣住脈門,心頭大震 葉伯庭還没扣住陸聞鶯的脈門

他們父子聯手・但施襲却又當別論。略一 不用許, ·· 「麥老大·在心計方面、今夜我才服了 打量 葉伯庭巴穿窻而出 陸間鶯妳這個臭婊子… 葉伯庭大叫、「涵兒快走」 知道要跑很難,麥老大雖不在平 人已在院中道 」他如

在亂葬崗中若不施第二計 若非如此,這兩大箱寶藏怎會物歸原主了 麥、陸二人相視大笑,麥老大道:「

十六計之中,應加上『廢物利用』一計才,又怎知道還有第二個大箱子?我以爲三

嗎?也未放在心上,世上真有這麽放得開的人於這次演戲而讓她陪別人睡覺的事,一點 吃虎」,這仍是三十六計中的一計呀!」庭,與其說是廢物利用,不如說是『扮豬 功勞不小。」他把她抱了起來,他似乎對 陸聞鶯道。「遇春,其實過次賺葉伯 「對對,聞驚,這次實物回籠,妳的

鶴來看小鶴,娟娟不及整衣,往往十分尷 尬 了習慣,睡覺時一定要撫弄奶頭,有時凌 娟娟和凌小鶴躺在床上,小像伙養成

也知道娟娟和她不一樣。 娟娟的奶子上,酒時人影一閃,悄没聲地 現在小鶴又巳入睡,一隻小手又放在 - 她很不喜歡看過景象,不過她

道她還是處子之身,這一點她今生是永遠 也及不上人家的了。 她懂的事很多,一看娟娟的乳部就知

她的奶子上 他躺在床上,解開衣扣,小鶴的手又放在 娟娟的穴道,抱起來放在床下,然後, 她輕輕移開小像伙那隻手,舒指點了

孩子,只要他來,就能達到第二步目的 她的初步目的當然是希望凌鶴來看看

她大胆,衝動、敢做敢爲、她想要的念頭 •永遠也不會打消。 凌鶴用完了功·經常會來看看兒子

R118

但怕尴尬的場面再次發生。到了娟娟的門

挺聳的雙拳。似乎和小鶴都已入睡。 外,脚步會故意放围些,甚至乾咳一聲。 一進門,却發現床上的娟娟又袒裸着飽滿 今夜他又來了,而且也乾咳過,但是

已有變化,他和統一會會主還有仲秋之約 着的,時近仲秋,天巳轉凉,要不是局勢 是個好女人,一定是逗孩子都很累了而睡 他一點也不懂娟娟·因爲他知道娟娟

對他百般遷就,委曲求全,何忍再拒人干 然有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的綺思,而娟娟 有再看一眼,掉頭就要出屋,但是,他忽 千里之外? 他輕輕拉起被單、蓋在二人身上。没

娶她,只是良知和大欲對决,往往非其敵孩,即使要接受她的情感,也要堂堂正正 無色無味的細粉。 而起的,那春藥就在那被單之上,是一種 手,原因是這猛烈的慾潮是由于一種春藥 他停下來,良知告訴他,娟娟是好女

然怕他們着凉而拉起被單爲他們蓋上。 她知道凌鶴來此看到二人已入睡,必

的、况且 藥物的援引,其力量仍有其最 因爲世上没有比這種「春霧」的力量更大 式也不能說不是報恩的一種。 就是在情感上,他欠娟娟的太多,這種方 大的限度・另一因素還是在思想方面 她的辦法很單純、效果却十分良好 也也

神智也不太清楚。 雨露的滋潤,床下的知覺全失,而床上的 床下一個、床上一個,床上的承受了

在絕對清醒之下來享受長久以來所渴望的 爲什麽會這樣,難道這個女人不希望

刻,她爲什麽會神智不清?

妙的時光 本談不上經驗,却在似眞非眞、似假非假這個却如夢似幻、儘管是有生第一次,根但是,床下那個絕對懵然不知,床上 刺激與與奮的交錯感受下渡過了一段奇

論男女,在當時尚有如夢似幻,如假還真在「春霧」的亢奮下發洩過的人,不 的感覺,但事後都會有一度昏厥

所能知道的了。 **這就不是三個當事人(包括床底下那人)** 在這一度昏厥時又發生了些什麽事?

的曾有過那種事。 娟娟躺在自己的床上苦苦追思不久前那個 再以後是凌鶴躺在自己的床上忡怔

時的婉囀嬌啼了 她發現了片片落紅,也就可以囘味當

誰會做這件事? 她大驚而坐了起來,是誰?在這兒

什麽會有那種無法遏止的慾念。對方是誰,他大駭而坐起,怎麽會發生這種事?爲 此刻凌鶴也已證明確曾發生過某件事

又多麽希望對方是凌鶴? 過這件事,他多麽希望對方是阿幸!而她 過這種事,却又絕對相信,實實在在發生 可是他們都不敢十分確定真的和誰有

裏常去看小鶴,而不久前在她似醒未醒的她相信十之八九是凌鶴,因爲凌鶴夜 情况下,她隱隱覺得那是凌鶴

十之八九是他、那十之一二又是誰?

凌鶴下了床,來到娟娟窓外向內望去得出口。

·見娟娟躺在床上 · 顯然未睡 · 仔細想想 不久前正是在這床上和這女人做了 如果不是她會是

他更不能進屋去問。 誰?阿幸會有落紅?那不是奇談?當然

都是後患無窮的。他信任自己,絶非見色 一個是憂心不已。除了阿幸,不論是誰? 兩人是一個憂少喜多,這是娟娟;另

心動之人 自制? ,妹在房中等郎君,不做褲子不做襖,何哼着變了調的俚俗小曲… 郞若有心請進門 望能找到答案,他們只聽到姜不幸在屋中 兩人幾乎又同時下床在窗口張望,希 ,剛才爲什麽會心旌搖搖而不克

過去(失去記憶之後)從未哼這歌兒,而不已,阿幸怎麽忽然哼起這俚歌來了?她 必穿針引綫人? 是以前兩小情話綿綿時以此歌爲怡情的笑 兩人同時一驚,各自縮同頭去,心跳

沫·都吃了,保管他的相思病兒全好却…都是奴家親口磕·紅的是胭脂·濕的是唾,叫丫頭送與我那情哥哥·對他說:個個 …。」 這是「白雪遺音」 洙·都吃了,保管他的相思病兒全好却 這工夫阿幸又在她自己房中哼了起來 馬頭調中的

事兒?能哼這種情歌、是否顯示她的病已 大有起色でい 兩人都感到驚異、阿幸今夜是怎麽回 ○未完·21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第一位。 劍會的四大劍手 名條之上,所書就的名字,正是追次參加 自己的名字赫然還排在

酒席擺在黄鶴樓來作什麽?」 何從莊裏搬來這些個衣櫃?他也眞不怕麻 南宮北何不就在他莊裏設宴,老遠的將 ,其實還次宴請四派劍手之學已是多餘 龍驤怔了一下·暗忖道:「南宮北爲

由紫釋金劍南宮北招待,並於會前二日設 提及各派參加劍會弟子可在到達武昌後 宴黃鶴樓,讓四派劍手能相聚一番,互相 機道長具名,飛書傳告四大劍派 函上曾 他想起這次劍會之前 由武當掌教玄

是客氣,但是龍驤因爲新婚未及三月,一 趕到南宮北的萬柳莊 時難捨愛妻,是以稍爲躭擱了半日、末能 武當的傳書上寫得非常詳細,而且很 而於今天午後才進

没有趕赴萬柳莊,直接便到黃鶴樓,那知 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 了武當傳書上所提的歡宴時間 他因爲一來自己已經晚到 是以也就 二來已到

天不到的時間裏所發生的事,只覺紫髯金 劍南宮北竟然不如傳說中那樣爽朗豪放。 雖設南宮北好客 龍驤站立在衣櫃之前 並且待人也與爲和 暗暗忖想這半

出個原因來。

站在那兒發了楞。想了好一會也想不

但龍驤却覺那份親熱很是虛僞

反正我這次是來多加劍會的 並且從南宮北那爽朗的笑容裏看出許多詭 龍驟想到這裏 ·搖了搖頭 此間歡宴一

便趕赴武當,管他南宮北說秘與否

R120

開櫃門 寶劍參加歡宴 我跟他裝作不知 他總不會算計到我的身上來吧!他要除下 走了之便行……」他一念既定,放心的拉 ·不再胡思亂想了。 到時一

只見櫃裏分成兩格 **敞開着**,現出裏面擺着的明珠瑪瑙和金葉 色的衣袍,另一邊則是一個竹匣 幾乎使得龍驟眼睛一花 櫃門一開 自裏面閃爍出耀眼的光芒 一邊擺的是幾襲銀灰 他凝神望去。 匣蓋正

龍驤不禁怔了一下,忖道。 「這是怎

啓。 落在敞開的匣蓋上 看到上面擱着一封 信套上寫着幾個楷字:「龍少俠驤親 他的目光自那顆顆渾圓的明珠上移過

「我倒要看你弄什麽鬼!」 龍驤冷笑一聲·拿起那封信·暗暗道

什麼,却發覺不知何時封口已經被人撕開 ,襄面的信柬竟已被入抽去。 他正待啓開信封‧想看一看裏面寫些 這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 龍驤拿着空信

那個人是誰呢?他又爲何不連信封一起取 此刻信已不見 麽事要求我:擺明着便是一種賄賂,但, 寫的若不是將這些東西送給我 從櫃裏擺着的這些衣物財實看來 的要我更衣 他定下神:忖道:「南宮北既然再三 那麽逼封信必然是他所寫。 ·顯然是別人拿去·可是, 必是有什 他信上

,許多的疑問在他的心裏起

伏不定 始了、莊主在等着你呢!」 已聽得小蓮呼道: 「龍少俠·酒宴已經開 · 他根本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 耳邊

去。 件衣袍、然後掩上櫃門、轉身朝門口行 他止住了心中的雜思,匆匆的換過了 龍驤哦了聲道:「我這就來了!

櫃子 北旣然要賄賂良 必然也同樣地要賄賂他 藏的東西 隨着眼角瞥處,視綫閃過其他的三個 龍驤不由暗忖道:「他們的櫃中所 是否跟我這櫃裏的一樣?南宮

到他 …」想到這裏,他已行到門口。小蓮一見 己的一番好意,反而會使武當遭人恥笑… 使我們裝敗給避塵追人,但他不會曉得自 許他是爲了武當的名譽 之事,却也不禁爲南宮北嘆息起來。「或 他此刻雖然没有看到那封信上所書及 ・也要如此之久?」 動作也跟女孩子相似,怎麽換一件 掩唇笑道:「龍少俠長得跟女孩子 才有賄賂的手段

人好没有禮貌 真是放肆! 他也懶得理會小蓮、臉孔一板、學步 龍驤劍眉微皺一暗道。「這個丫頭對

朝設宴的内廳行去。 她也似覺得自己失言·連忙跟在龍驤身 低聲說道:「龍少俠,請原宥小婢失 小蓮見到他肅容凝色·一臉不悦之意

言… 插步搖的少女。自對面機機婷婷的行了過 黄色繡衫,鑲邊羅裙,額上雲鬟高聳, 龍驤才走了幾步、突然見到一個身着

醒時 問因由

襲樓

帝酒

中可能有內在因素,乙木提出上屆用鳳飛九天招式而獲得主盟,希望今屆論劍峨嵋能用

掌門之位,由避塵道人接掌教之位,本來避塵是這次劍盟應戰之人,又當上掌門,其

江面見了道人在江中被一中年人追殺,懷疑是南宮北所爲,用言試採,暗中戒備: 龍騰九淵戰勝主盟,南宮北認為師兄乙木荒謬,將他送走,塲面很尶险。龍驤憑欄遠眺 前文提要•長哀傷流下幾行老淚,原來是武當掌門玄機眞人竟會因走火入魔而

前文書至在黃鶴樓宴會上歡迎四位年青少俠,忽然見到乙木道

仙逝,那旁邊的護法道長不少,竟然無法挽救,至於爲什麼不能救,飛鴿傳書沒有說明

故,除了在山裏之外,囘到莊院便換下勁武當,但是,却因爲是武昌城裏的世居之 以特地準備了幾襲衣衫:以備各位少俠更 裝疾裳,這次爲了能使宴會進行愉快,是 連忙笑着設道:「龍少俠、老身雖然出身 ,除了在山裏之外,同到莊院便換下勁 南宮北見到龍驤面上浮起不悦之色

邊携有衣匣 · 此刻在硯童之處…… 「前輩不用客氣了、在下身

到之前,便已探悉清楚各位少俠所愛,已 替少俠你準備好銀色長衫…… 南宮北笑道:「哈哈・老夫在各位未

梳洗、洗去路上風塵、當能使少俠更加瀟 「少俠不用再客氣,就隨小蓮去後室更衣 他搖了搖手,制止龍驤設話,又道:

龍公子、請隨小婢去內室更衣。 院着龍驤 · 此刻聞聲向着龍驤一福道 · 「 那個名喚小蓮的丫鬟一直在旁偷偷的

也不好,於是向南宮北道:「南宮前輩 龍驤見到這種情形,知道自己再推辭

在下多謝了。」

参加宴會的少俠,盡歡此日,因爲後日便 要看你們一顯本領了……」 南宮北笑道:「但願老夫能使得各位

隨着小蓮往內室行去。 龍驤心中暗暗的思忖着南宮北之言

將要更換。 將自己的衣服準備妥當,而且還預知自己 猶自疑惑不已,他不明白南宮北爲何竟會 龍驤在隨着小蓮進入內室之時, 心中

龍少俠、請入內更衣、並請卸下寶劍。」 龍驤聞聲抬頭,只見自己來到一間小 想着想着, 小蓮已停住了脚步道:

樣。他略一猶疑。點了點頭,便昂然走了 房之前,小蓮正站在房門口作出諸進的模 入得室内 。他只見一座楓木屛風擋在

紙書就的名條。 ,繞過屛風:他才看到室內擺着四個 · 那漆得紅色發亮的衣櫃上貼有紅

龍驤的目光在櫃上一掃·只見那四張

奇秀麗,玉骨冰肌,在燭光之下緩步行來 身形綽約 宛如浴着朝霞,自空而降的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那個少女長得清

然見到那個黄衫少女,依然不禁神馳心搖 怔呆了一下。 龍驤家裏已有了美麗嬌妻,可是在驟

在她的臉上立即留下兩彎美麗的蔭影。 射的小鹿 龍驟投射過來的目光,傾時像遭到獵人追 也不由一呆,她那黑亮清澈的眸子一觸及 那個黄衫少女在驟然見到龍驤之時 慌忙垂落下去·那長長的睫簾

下心、昂首向前行去。 好意思再目灼灼的凝視着對方、安定了 龍驤見到那個少女的嬌羞之態、也不

巳疾步向前 • 道、「婢子叩見五夫人。」 誰知他才走了兩步、身後跟隨的 ,躬身朝那黄衫的人行了一禮 小蓮

念剛轉 爲南宮北的小妾,眞是紅顏薄命……」心 悵惘之情·暗忖道:「如此麗質·竟然屈 :「小蓮,酒宴還未開始嗎?」 龍驤聽得小蓮之言,心中頓時浮現起 他已聽到那黄衫麗人輕啓櫻唇道

位龍少俠更好衣裳……」她望龍驤身上 、突然發覺龍驟依然佩帶着長劍,竟未 小蓮道。「酒宴快要開始了。就等這

您将寶劍卸下,交小婢放囘櫃中。 她臉色微微一變, 道:「龍少俠・請

乃是理所當然之事, 龍驤劍眉微皺道。「在下身佩長劍

「小蓮,人家龍公子是劍術高手,爲何要 他話聲未了,已聽得那黄衫麗人道:

來

他卸劍?真是太没有禮貌……」

少俠除去兵器,好放懷暢飲……」 是歡宴各位少俠,並非比武,是以請各位 「這是莊主特別吩咐的,他老人家設這次 「不!五夫人有所不知。」小蓮道。

少俠……」 說道:「龍少俠・小蓮之言也對・尚請 那黄衫麗人哦了一聲,凝眸望着龍驤

龍驤沉吟道: 「這個……」

夫人……」 小蓮忙道:「龍少俠・這位是我們五

黄衫麗人歛袖一福道: 「賤妾雲姫

龍驤抱拳躬身,揖道:「原來是五夫

靈氣,爲峨嵋之一秀,今日一見,果非虛 ,並且還長得英俊無雙,可設是奪山川的 一個年青高手,不但武功高強,劍術精鍊 說道••「常聽南宮北設起,近年峨嵋出了 不敢當得少俠大禮。」 她話聲一頓、眼中射出奇異的光芒、

獎了。在下一介武夫,實在當不得夫人如 龍驤臉上微微一紅・道・「五夫人過

以少俠這等絕世才華、此次劍會必然獨佔 雲姬抿唇淺笑,道:「少俠過謙了

還可看到那明媚朗秀的玉容,已使得他心 到從對方身上飄散而來的隱隱暗香、並且 龍驤距離雲姬尚不足七尺、不但感覺

眼花繚亂,那等嫵媚嬌柔之態,幾乎使得 此時再一看雲姬笑顏微展,只覺一陣

他不克自持。

氣舒四肢,立即便把穩住搖動的心旌。 却還未減,緩緩的吐了口氣,意守丹田 道家内功、心中慾念雖是飛揚騰昇、靈智 所幸龍驤出身峨嵋一派,自幼便勤修

竟會在對方一笑之下,却差點克制不住自 術、並且也不是從未見過絕色女子、怎地 我身爲峨嵋弟子,自幼修持道家吐納之 他心中一陣凜然,忖道:「真是慚愧

己再與雲姬在這個地方多呆下去・會失去 常態,越出禮儀。 驚凜之下, 他頓生警惕之心, 唯恐自

心又爲之一跳。 雲姬微微露出在鵝黃色寬大衣袖外的玉手 一枝枝的小劍,刺進他的心裏,使得他的 ……」他那垂下的眼睛一閃之間·又瞥見 那有似春筍般的小手、十指尖尖、彷彿 於是躬身道:「多承夫人褒獎,在下

頓,道:「酒宴即開、請恕在下要往內廳 他連忙挪開視綫,不敢逼視·話聲一

:「少俠爲何如此慌張?」 敢多望雲姬一眼,豈知雲姬却嫣然一笑道 他設完了話,擧步便行,目光再也不

在下……」 龍驤面容一整,側首道:。「五夫人,

双・豈不對主人有所不敬?」 「少俠旣是要參與歡宴,爲何又要携帶兵 雲姬面上的笑靨乍現即飲,正色道。

鄧,有如玉雕觀音,使人頓生形穢之心 他心中擾亂、退了半步、寬然不敢多言 龍驤見到雲姬歛去笑容,立即端凝莊

> 麽似的大步走向內廳而去。 交給小蓮、朝着雲姬匆匆抱拳、像逃避什 卸下那柄峨嵋鎭山之實、心愛的玉龍劍

澈的目光,冷冰恍如利劍、凝視着自己的 行走之間,他都感覺到雲姬那兩道清

口氣・整個心神鎭定下來。

髓,眞是不可思議· 而嬌柔如倩女。時而嫵媚似妖狐、蝕入骨 自持,看她的神態:時而莊嚴如神佛、 毫不作勢便使我心神受到影響、幾乎不克 來的媚態。心神未受波動。怎麽這雲姬却 傳設黑湖人妖身具異稟、練有特殊的媚功 同復到原先的冷靜、此時、他不禁爲自己 方才的失態而大爲吃驚,暗自思忖道。「 但是我却依然能够抵受得了她有意裝出 就在這一利,他的理智是完全清醒, 時

掛着的一幅畫。 一個人坐好、全都站在牆邊仰首望着牆上 菜已經擺好,絲樂依然低迴,可是却没有 他不敢多想。掃目內廳,只見室內酒

竟然没有一人覺察到龍驤走進室內。 包括何素月在內、全都凝目望着那張畫。 似乎那張畫對他們很重要似的·其他的人 龍驤大步走將過去·忍不住心中的好 燕雙飛和周隱農還不時在低低爭辯、

奇, 仰首也向那張畫上凝望過去。

中似乎籠着一層輕烟, 欄杆,不曉得在想些什麽、翠眉輕皺,眼 亭,亭中一個黄衫少女正自托着香腮斜倚 起來,敢情他見到畫上繪的是一座八角凉 這一望之下,他的心扉頓時砰然跳動 一種憂鬱輕愁之態

· 栩栩的躍現畫中 · 竟是他方才所見到的

這明明是唐時仕女之畫,那會是宋人之作 你的鑒賞之力較之小弟可要差上一籌了 ・你看這工筆,這假山・莫不是……」 龍驤一鱉,巳聽得燕雙飛道。「周兄

這只要問過宮前輩便知……」 周隱農笑道:「小弟也不跟你強辯,

夫不作置評。」 人、不若兩位少俠那樣多才多藝、請恕老 南宮北含笑搖頭道:「老夫乃粗俗武

定很容易,爲何……」 幅畫是何人所畫 : 又是何人掛上去的 於這黃鶴樓必然熟悉之極,若是要打聽這 燕雙飛道:「南宮前輩世居武昌,對 •

兄鑒定一下這是唐代之作,還是宋時的珍 忙話聲一轉道:「龍兄巳經來了!且讓龍 他臉一側。已瞥見龍驤就在身後、連

俠已經來了……」 南宮北往旁邊讓了一步,道:「龍少

衣物…… 能**襲點頭道**:「多謝前輩爲在下準備

聆少俠高論……」 你也來鑒賞一下這幅畫如何?老夫想要一 去。指了指牆上的畫。道:「龍少俠、請 俠言謝……」他話聲一頓,没有再往下設 南宮北笑道:「區區之物,不敢蒙少

是何人,爲什麽又要如此故作神秘?」 他明明知道這畫是何人所作,也曉得所繪 龍驤看到南宮北的神態,暗忖道。「

所知,請恕在下不作任何評論……」 他搖頭道:「在下對於繪畫一值毫無

酒性甚烈,何女俠却能乾盡一杯,眞使 何素月淡然一笑,說道。「我們難得 神秘,全都睁大了眼睛凝視觀看。 作加此整齊,姿態如此輕盈,却又這樣的突然從屛風之後奔進這七個黃衣少女,動

有這個機會,相聚在一起,自然該盡歡才 得吾心·深得吾心…… 南宮北大笑道:「何女俠此言眞是深

南宮前輩,你說是前人所作,還是何人所

這幅畫之事:還是請問南宮前輩的才是,

龍驤說道。、「在下可不會作態,關於

矯情 · 猜猜是何人所作又有何妨呢?」

老夫欽佩……」

燕雙飛不悦地道:「龍兄又何必如此

暈紅,心知汾酒性烈,他絕不能够像她那 龍驤看到何素月一杯下肚,已經面現

開來。

身軀緩緩立起,擋在臉前的羽扇一起揚了 樂音·那七個黄衫女子有如開屏的孔雀、 聲立即一緩,絲樂之聲大作,隨着繚繞的

我們不要顧着看畫

還是喝酒爲是,來來

隨即笑道: 「哈!

南宮北微微一楞

見她面上浮現幾絲喜色

深深的望了自己

龍驤轉身之時 視綫瞥見何素月、只

眼。

樣狂飲·他皺了皺眉,想要說兩句話 是話到嘴邊却又強忍住了。 可可

勝酒力:又爲何要強作歡顏盡杯而飮。 他心中只是暗暗納罕,何素月旣是不

他方才在走道上遇到的雲姬……

他目光一凝。巴見到雲姬朝他嫣然一

扇之時看得清清楚楚,那當頭的女子正是

龍驤在那七個黄衣少女移開掩面的羽

燕雙飛和周隱農驚哦一聲・道・「這

作……」他話聲一頓,笑了笑,繼續道。 畫辯論·不知它是古人之作,抑或今人之 「現在老夫給各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方才燕少俠和周少俠曾爲這牆上所懸之 他正在暗自思嘆,旦聽得南宮北道。 說着,他學起雙手來,重重的拍了三

帶飄拂

便又被羽扇所隔斷,雲姬身形疾轉。衣 ·那嬌媚柔美的笑靨剛在他的眼瞳漾動

· 已和其餘的六個女子如同花蝴蝶

般的舞了起來:

她們舞姿優美:輕盈飛旋,有如凌波

·又似散花天女、直把衆人看得如痴

夫先乾三杯。」

才發生之事,向各位少俠致歉,爲此

老

南宮北擎起酒杯道。「老夫先爲方

丫鬟替他們把酒倒好。

也懶得去想它 隨着南宮北落坐

自有

他也不明白何素月那一眼是什麽意思

廳內靜寂片刻,突然又響起一片錚錚的琴 掌聲一落,那陣絲樂之聲陡然一停。

那有如淙淙流水穿過峽谷的細碎而密

少俠在此相聚,杯酒言歡

眞是痛快已極

·今日老夫能跟諸位

眞是人生之大

敞聲大笑道:・「

·然後舉杯往外一亮

他掀着頷下紫髯,面不改色的連盡三

蹲在地上,一眼望去、恍如叢叢怒放的菊 插着步搖。加以一奔進來之時都斜着身子 的是一樣的鵝黃色衣裙。頭上梳着高髻、 手持白色羽扇的女子踏着碎步奔了進來。 聚的琴聲,剛一響起,在屛風之後,幾個 根本没有看清楚她們的面目。 她們全都以羽扇掩着臉龐,身上又穿

是燕雙飛等人却是在迷惘之中,他們 對於南宮北的話,龍驤已經明白,但

> 那七個黄衫女子身形一蹲、急驟地琴 他的肩膀 酒杯,道、「龍兄、小妹與你乾幾杯!」 入神之際,突然身後伸來一隻手,拍了拍 龍驤見她臉色緋紅、醉眼迷離、設話 · 他愕然轉首 - 只見何素月擧着

太多了。我……」 都含混不清,搖了搖頭道:「不!妳喝得 他原想要取過何素月手中的酒杯、制

來。酒意上冲。幾乎站不穩身子 粗短,竟然連話都設不出來,他一站將起 止對方再喝下去,誰知說話之時只覺舌頭

衫女子幻化成數十個之多…… 在這一刹那,他突然見到眼前旋舞着的黄 得太多了,急忙一扶桌子,轉過臉去,就 他心中非常明白、曉得自己可能是喝

却發覺頭顱愈來愈重一身體却愈來愈輕, 他摔了摔頭,想要使頭腦清醒一點,可是 幾乎要飄然騰空飛起。 濃厚的酒意。在他的體內起了作用

眼前的人影幻變。交錯旋飛,陣陣香

風撲上鼻來,他只覺通體愉快,全身舒暢 ·不由得放聲笑了起來。

「龍少俠醉了 笑聲之中,耳邊傳來南宮北的聲音:

「醉了 ?」 龍驤敞聲笑道:「誰說我

全都跟木雕的人樣怔在那裏。

了,雖然他已經娶了妻室、享盡閨中之樂

龍驤出身武林世家,家中一向嚴謹慣

,却也没有見過如此美妙神化的曼舞。

他凝神屏氣的觀賞着在面前旋舞着的

詢問南宮北,却被眼前的美妙舞姿所迷 大了眼:他們同時伸出了手,原想有話要 如醉,燕雙飛和周隱農兩人張大了嘴,瞪

然起了一陣慾望:他蹌蹌踉踉的往前奔去 然後落在眼前飛舞的黄衫女子身上,在那 無數的笑腦裏,他突然看到了雲姬的笑。 那份笑,給了他一種力量,使得他突 他那迷茫的目光閃過南宮北的臉龐

擁之入懷,嘴裏喃喃道: 「雲姬… 張開雙臂,捕捉那絲飄忽的笑… 他的手一抓到那柔軟的衣衫,立即便

杯乾涸。立即又將之傾滿。一時之間,他

中之酒一口飲盡。

拿起酒杯

向着南宮北敬酒。

南宮北笑道。「不敢當,不敢當!」

話聲之中:他又飮盡了杯中美酒,目

他見到何素月也面不改色的將杯

我們同敬南宮老莊主一杯!」

鄔洪擎起酒杯·道:「來 各位少俠

龍驤等人見鄔洪擧起酒杯

也都紛紛

喝了又喝,也不知道飲了幾杯。 歌舞正酣,絲樂婉轉、龍驤正在看得

反正那些立在桌旁的少女根本不容他的酒 七個美女,歡愉之時,不由得浮一大白,

R122

巾幗英雄:這汾酒乃是老夫珍藏十年之物

他一豎大拇指,讚道:「何女俠眞是

跌倒樓板之上,在這一刹 眼前的笑靨逐漸擴大…… 話聲之中·他全身一晃·巳抱着雲姬 他只覺天旋地

他神智全失

昏迷過去了。

,他疲憊已極的喘着氣,不住喃喃地呼喚跛涉過無數艱苦的路程 終於走到了盡頭 從無邊的黑暗裏,龍驤只覺自己好像

的甘泉。 感覺 他趕緊張開了嘴 自己頭,然後乾燥的唇際有了一絲清凉的 道:「水・水・我要喝水…… 在迷茫與恍惚之中,他只覺有人抬起 啜吸着傾倒而下

進入他的體內。他只覺舒適甜美、方才那 種焦燥乾渴的感覺,立即消失於無形。 那清凉甘美的液體、流過他的咽喉,

氣·満足地閣上了嘴。 一連喝了幾口水,他方始深深的吁口

•漸漸地清醒過來。 那悠悠忽忽的神智,也就在這個時候

他愉快無比 格外舒暢 - 一時之間都不願 意眯開眼睛。 似無的在鼻際繚繞不息。吸進腹中 這時,他已能感覺得出一絲幽香似有 使得

一番,想息片刻,誰都不會願意再走到烈花香。誰都會閉上眼睛躺在濃蔭之下享受 鬪艷的綠洲裏,飲着甘泉之水 吸着馥郁 跋涉回來,走過一個四周繁花遍開,羣卉 當然,一個人剛自無邊無際的沙漠裏 ·受那炙烤之苦。

甜美之時,他是不願張開眼睛的 • 進入綠洲的牧人 當他身心舒適 龍驤此刻的心情就恍如那從沙漠囘來 歡暢

> 唇 個柔軟之極的物體、輕輕的觸及自己的嘴 頓時使得他起了一陣酥癢的感覺。 就在他瞑目憇息之時・他突然發覺一

掌而去。 是那有如天鵝絨般的東西,在他的手掌中 突然化爲一尾銀魚・掙扎了一下・似要脫 唇際的物體抓去,很快地便已抓住了,可 他出自本能的伸出手去、往那輕撫在

之聲·龍驤心頭一震,慌忙睜開眼來。 耳邊突然傳來低低嬌柔的嚶寧

凸后出: 是那鵝黄色的羅衫,使得他記憶中印象浮 嬌柔的嗔笑,龍驤有了利那的迷惑 映現在眼瞳裏的是一張美艷的臉和 接着

姬 他的嘴唇蠕動了一下,脫口道。「雲

,正是雲姬 果然没錯,在他面前的那個黄衫女子

黑亮的眸子凝上了一會。 龍驟醒了過來,她的眼角映現一絲異彩, 雲姬粉臉微紅:嘴角浮着嬌嗔,一見

當她的視綫與龍驤的相接觸時,她很

快地便垂下頭去,無限嬌羞地道。「龍公 龍驤哦了一聲,這才有如大夢初醒

由得一紅。 慌忙放開緊握手中的柔荑,自己臉上也不

個銀杯 定過神來 他看着雲姬纖纖玉手縮囘袖中,方始 一斜着身子坐在一張椅上・自己却 這才看清雲姬左手尚自拿着

這眞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龍驟一蓋着被 躺在榻上。 發現自己躺在榻上・立即便想起了在黃鶴

冷汗,也就更不曉得怎樣開口才好。 羽扇輕舞中的雲姬時,他不由得出了一身

形。 也没有先開口打破僵局、改變這尷尬的情

舒適一點?」 然後輕聲道:「公子昨宵醉酒、此刻可覺 緩的將手中持着的銀杯放囘榻邊的桌上

罪了五夫人,尚請……」

叫什麽五夫人……」 名雲姬、請公子直接稱呼名字便行,不必

然,他呆了一呆道:「五夫人・妳::」 虞雲姬輕顰蛾眉 眼中掠過一絲凄怨

呢?

不是那樣稱呼賤妾嗎?爲何現在又不可以 虞雲姬淡然一笑,說道:「公子昨宵

榻上跳了起來,顫聲問道:「妳……妳是 態・如今……」

樓上醉酒的情形。

一時之間,他們兩人都僵在那兒、誰 一想到自己當時迷迷糊糊的撲向持着

默然片刻,雲姬首先有了動靜,她緩

龍驤乾咳了聲 道:「在下無狀 得

雲姬條然轉過螓首、道。「賤妾姓虞

龍驤只見雲姬臉上緋紅末退 嬌羞依

不過是爲人妾媵龍了・公子你還是稱呼賤 之色・苦笑着道:「什麽五夫人・雲姬只

輩他……」

龍驤搖搖頭道。「這……這怎麽可以

不由尴尬地道:「那是因爲在下醉酒失 龍驤聽到她設起自己醉酒黃鶴樓之事

設昨宵?·那麽我……」 他話聲一頓,突然想到一事,幾乎由

> 自己都不知道嗎?呶!你看您外天都黑了 : 「龍公子,你醉臥了整整的一天一晚, 雲姬看到龍驟這等神態 - 抿嘴一笑道

黑,室内果然明燈高挑,燭影搖紅,巳是 龍驤聞聲轉首,只見紙懲之外一片昏

道:「糟糕 他渾身出了一陣冷汗、猛地一拍榻沿

我的衣物……」 却發覺他只穿着中衣,赤足躺在被中。 他一爬起,慌忙又睡了下去,道:「 心中焦急,他手按榻上,欲待起身

衣袍,才……」 但吐得滿身都是,連身旁也沾上不少穢物 遠是賤妾和小紅小蓮一起服侍公子換去 虞雲姬道:「公子昨宵大醉之下,不

到會醉成那麽厲害,使得夫人妳……」 他話聲順了一頓,又說道、「南宮前 龍驤臉上一紅,赧然道。「在下没想

侍公子,請公子不要將昨夜之事,掛在心 趕去武當·他臨走之時,吩咐我好好的服 聲笑道。「他已經接到武當傳書,昨夜便 虞雲姬看出龍驤面上的不安之色、輕

他的燕、周、何三位……」 上……」 一時難以解開,他沉吟一下, **龍驟只覺心中紊亂如麻,雜思繁複,** 問道:「其

午後方醒,此刻已經趕赴武當去了……」 龍驤道:「那我也得走了!」他苦笑 雲姬道。「他們也都盡歡一宵,睡到

一下,道:「在下一生之中從未想到會如

請容賤妾把話說完……」 龍驤道::「可是……」

要參加明日末時學行的劍會是必能趕得及 之駒、只需二個時辰便可以趕到武當,若 ·公子也不必急在這一時……」 虞雲姬道:「賤妾巳爲公子備好驊騮

定力之人尚還少見……」

龍驤微微一愕· 詫間道· 「妳的意思

實上以賤妾所見・這世上如公子這等深厚

此刻這樣、唉,酒之害人確實不淺……」

虞雲姬道。「公子不需自責太深、事

躺在被中、不好冒然起身、只得點頭道。 「好吧,五夫人妳請說吧!」 龍驤聽她這麽說・想到自己穿了中衣

夫人了,我不許你這麽稱呼我……」 虞雲姬秀眉微蹙:道:「你又叫我五

深……」

龍驤臉上一紅,聽了雲姬的話,試着

没有對賤妾怎麽,這可見得公子的定力之

水、蓋被、公子夜來曾經醒過三次,却並室,賤妾服侍公子沐浴、滌洗,給公子飮 之後、一直到此刻,賤妾都與公子同處一

虞雲姬道:「昨宵從黃鶴樓迎接來此

意念。

來,反而愈想愈是頭痛,他只有放棄這個 想思索出昨宵的情景,却是怎樣也想不起

突然昇起的慾望。 他臉色微微一變,慌忙運氣凝神·壓下那 起了一股熱力,使得他渾身都打了個顫。 ·突然覺得心旌一陣動搖·從丹田之中。 龍驤道。「可是妳……」他設到這裏

一宵,却使得我的自信深受打擊……」一向也頗有自信。可是昨晚與公子你相 道:「我知道自己的容貌長得怎樣,並且 向也頗有自信。可是昨晚與公子你相處 虞雲姬對他的神態,恍如毫無所覺,

子却在醉後,並無失態,使得賤妾非常佩

道:「賤妾深深明白酒能亂性之理、但公

虞雲姬話聲頓了頓,淺笑了一下,說

來,否則就算傾三江之水,也不能洗去這

道:「眞是僥倖,我並沒有作出什麽壞事

龍驤聽到這裏又出了一身冷汗,暗暗

被武林中傳誦的中原一美,對於尋常脂粉 然我明白公子你家有嬌妻,並且妻室還是 東西,愈是想要獲得……」 是我這個人却不同,我對於愈是得不到的 戀着你,你却没有把她放在眼裏一樣,可 絕不會放在眼裏,就如同華山的何女俠暗 她那明亮秀麗的眸子一轉・道・「當

的血管幾乎要爆裂……到後來,心旌搖晃、熱血沸騰,覺得自己 起先還能運氣凝神壓制自己的心神·可是 **龍驤躺在床上:聽着虞雲姬設話・他**

了自己的妻室來,頓時心頭一凉,神智一 他正在難受之際,一聽得虞雲姬提起

> 明日的劍……」 必再設了,在下要走了,再不走要趕不及醒,他咬了咬嘴唇,道:「五夫人,妳不

到的唯一男子漢 "賤妾非常佩服………」 道:「龍公子・你是我一生之中,所見 虞雲姬臉上浮起一絲難以言喻的表情 龍驤見虞姬雲這麽設,嘆了一口氣,

說道:「五夫人妳也是在下此生之中,所

象,不單是表面的嫵媚。而且是深入骨髓見到的唯一真正的女人。妳所給予人的印 的慾望,有飛揚勃發的傾向,慌忙停住了 的……」 在這裏呆下去了·若是再呆下去·你將會 口、暗暗道、「龍驤呀!龍驤、你不能再 他說到這裏,突然覺得自己強自抑制

時你將何以爲人……」 控制不住自己,做出對不起麗君的事,那 迷的刹那、起身着衣、離開這足以使人沉 落下去的温柔陷阱。 他暗自激厲着自己、趁着神智未曾昏

好。 身上的異狀,臉色一紅,連忙又將被褥蓋 可是,他一掀起被褥,却已察出自己

是佩服公子,愈是想得到你……」 光、凝注着龍驤、緩聲道、「賤妾心裏愈 更增加不少動人的姿色、她的眼中泛出魅 虞雲姬雙頰嫣紅,映着搖曳的燭光

與妳……」 且妳尚要想到在下已是有婦之夫,絕不能 珍重、免得做出對不起南宮前輩之事、 之蛇!沉聲道:「五夫人・尚請你能自己 龍驤一點神智未泯,強自壓制着慾望

虞雲姬嫣然點下點頭。道。「公子你

有自信能接受我的輕輕一吻……」 說得很好,你的壓制力很強,但是你是否

話?」 焰的炙烤。聞聲,怒喝道:「妳這是什麽 龍驤雙手緊握着,強自忍受着胸中火

得了,那麽賤妾立即離開這兒,讓你離此若是自信能够在賤妾一吻之下,依然禁受 •否則你……」 虞雲姬廻眸一笑,道:「龍公子,

龍驤臉色一變,喝罵道:「無恥的賤

媚、如此的動人、恍如一朶正在盛開的花 去,却見到她那倩然的巧笑,是如此的明 他舉起手掌、欲待往虞雲姬的臉上摑

他就算心狠如鐵,也不願辣手摧花

虞雲姬見到龍驤擧掌而起,却是欲摑在那嬌美的面靨上,留下一個掌印! 又止,她那嬌美的笑靨,陡然一變,眼簾 打吧!」 低垂下來,把臉孔往前一凑、說道:「你

態。 現在眼前的是一副凄然幽怨,楚楚可憐之 龍驤只見她的面上表情幻變快速,浮

能够脱身得了,但偏偏却是下不了那個辣加難以下手,他明知自己一摑下去,或許 那等楚楚風韻一映進眼裏,使得他更

手。

唉!你……妳爲何要這樣?」 他類然的放下了手:嘆口氣・道

你以後自會曉得一 虞雲姬睜開眼來笑道:「這個原因

龍驤嘆了口氣道。 「好吧!我就讓妳

R 124 頓起離去之意。

虞雲姬没等他把話說完·已了解他的

· 笑了笑道:「公子不必太過匆忙·

而作出失足終身之事來,因而話聲一轉

不住自己,受到對方那美艷之色的迷惑

相處、並非一件容易之事、唯恐稍一把握

他已可感覺出自己此刻跟雲姬在一室

勞動夫人辛勞,非常感激,此刻……」

他苦笑了一下道:「在下酒後失態、

個世上也没有什麽意思了! :如果我連這點定力都没有,我活在這

「你要知道」這與你一生都有重大的影 你必需要全力以赴,看看能否抵受得 虞雲姬聽他這麽說、不由得一怔、道

慾: 許眞是考驗我的定力,而不是爲了她的私 之感浮現心頭,忖道:「她要這麽做 能**慶聽她這麽一說,只覺有一股親切** ,或

龍驤只覺眼前的紅唇逐漸擴大一擴大 這個心念還未自腦海消失。虞雲姬已 眼睛一緩緩的將臉孔凑了上來。

乎要將他整個身軀都予以融化。 龍驤只覺一股炙人的熱力侵蝕周身 幾 豐滿而滑潤的紅唇、 緩緩的凑了上來

頭、也閣上了

眼睛。

擴大得將他整個人都吞没進去、他心弦

樣的紅櫻艷唇,只覺心火如焚,血脈實張 ,不可自持 他急驟地喘了口氣,望着那如同花瓣

他没有就此軟化下去。他咬緊了牙關 雙唇 雙手抓着身下的被褥 閣上了 是潛藏在腦海中的一點靈智 , 使得 抿

受到了更大的衝擊。 成的叠影塞滿了他的腦際使得他的意志 姬的容貌却更爲清晰的浮現腦海 之於己身的誘惑 那知眼睛一閉上 到對方艷麗的美色 他以爲自己一閉上眼簾,不至於看 魅人的黑眸 便能抗拒得了對方施 鮮艷的紅唇、組合 那倩然 ,虞雲

他的心弦一顫,想要睜開眼睛,拂去

項 的芳香,自他的臉頰撩過,纒上了他的頸 腦海中的魅影,兩條手臂已帶着一股隱隱

個身軀已壓在他的身上。 的嘴唇堵住,不容他側過頭去,虞雲姬整 緊接着,他的雙唇被兩片柔軟而灼熱

片空白 切的意念都已自腦海消失,所剩下的是一 在刹那之間乘着風飄然直上雲霄,一切 龍驤只覺自己好似抱着一束天鵝絨

頂開, 刺激,而意外的清醒過來,頓時靈台清明 這個時候 抱緊虞雲姬那如同天鵝絨似的嬌軀,就在 似欲突破阻撓 在這刹那 一度的沉醉:使得他伸出手去,欲待 那顆小小的丁香攬着他咬緊的牙關 他的嘴唇被虞雲姬靈巧的舌尖 他那沉迷的神智突然受到 ·伸進他的口内。

際。 父親、母親、妻子的影像清晰地浮現腦 這種心靈轉變的過程是如此的微妙

冷汗,那顆炙熱的心頓時像被人投入冷水 實是在對方的聲音誘惑下清醒過來。 微妙得連龍驤自己都解釋不出來,但他確 當他一找囘自己 立即渾身出了一股

面對爹娘 面對麗君……」 入陷阱裏而無法自拔、到那時 他暗自思忖道。「好險,差點我便陷 我將何以

中,冷得他不住發抖

際廻動 開他的牙齒不休。 心中意念轉過,他發覺那顆丁香在唇 依然繼續往裏面挺進。似非要撬

味。 舌尖雖然香軟 此刻對他來說却已無

· 冷冷道: 「五夫人,够了吧! 龍驤把頭一偏,推開了虞雲姬的身軀

驟冷…… 在她的懷抱裏。突然從驟熱的情形中降爲 虞雲姬似未曾想到,龍驤即將會軟化

緒 快便能分辨出男人的反應,是以,龍驤情 一變,她便已有所覺察。

施展出渾身解數,與龍驤糾纒下去。 可是她却不甘就此失敗 因而繼續的

那知她還未來得及繼續下功夫,却已

被龍驤霍地推開。 龍驤那冰冷的語聲一傳進耳中、彷彿

突然的舉動震盪得混淆不清…… 站在榻邊,如同石人一般,神智已被龍驤 個寒顫·那暈紅的臉頰立即變爲青白。 一個焦雷在他額上響起,她全身頓時打了 她那紅艷的嘴唇微微的顫抖、整個人

手來,朝龍驤面頰上摑去。 中所充盈的那股羞辱感所驅使。霍地學起 木立了片刻,她心神稍定。立即被心 龍驤推開了虞雲姬

姬巳揮掌往他面上摑至。 没坐起身子·勁風急响·眼前一花 他把面孔一側、右手快如電閃般往虞 剛喘過氣來・還 虞雲

雲姬揮來的手腕抓去。 「拍」地一聲輕響,他伸出的手掌已

將虞雲姬的手腕接住。 虎口微微一麻:龍驤手腕一震,幾乎

接不住虞雲姬拍來的這一掌。

腕,可是虞雲姬一發覺自己的手腕落入龍 **驟掌中,也用勁掙扎,立即,他們兩人變** 他心中一驚,連忙運勁握緊對方的手

一時之間,兩人手腕晃動,不分上下。爲此試內功了,雙方都在互相運力相抗

去。 放手,只得繼續加緊力道,與對方相持下然身懷絕技,內力深厚,以致使他都無法然身懷絕技,內力深厚,以致使他都無法

下壓之勢,他不由得暗暗叫苦起來 將功力提起七成 敢情他身臥床上,不像虞雲姬一樣的 依舊無法制止對方繼續 他還是很樂觀,等到他

連挺身而起的機會都没有,豈不任憑她字 麽我一跌落床下 受不住那壓力。即將折斷。 運到七成,便聽得木榻格格作響,床板承 站立於地。藉着下壓之勢 並且還能有後撤的機會、以致他勁道一 他暗驚自忖道:「若是床板折斷、那 。處境將更爲不利・那時 不但容易運勁

側 整個身軀斜穿而出。 右手的勁道全部飲去,左掌一撑床板一念及此,他深吸口氣,身形往左一

割

去。 失 部收去、她正運動之際 ,立即身子往前一傾,右掌已往床上拍 虞雲姬未料到龍驤施詭謀, 對方力道突然消 將力道全

下。翻騰而起,充塞着整個帳中 一掌擊穿一個大洞·棉絮碎布在掌力激盪 只聽「拍」地一聲。整個木榻被她這

着反擊之力,身軀倒射而出 她趕忙閉住呼吸,右手一按地面,藉

光着脚板,站在床頭旁邊,正披上一襲長等到虞雲姬已經站穩身形,她已見到龍驤 這一連串的變化,僅是一刹間之事

於櫃中 樣答覆自己 他繼續問道:「在黃鶴樓時 珍珠寶物等 請問夫人 那些東西之出現 在下赴小室更衣 龍驤想了一想・却想不出對方爲何那 是否表示南宮北意欲藉以收買在 **曾見到衣櫃之中留有**

封信給你麽?你難道不明白他的意思?」 龍驤搖頭道--「在下並没有看到那封 虞雲姬目光一閃道。「他不是留了一

匣中留有一信,但是信封被人開路, 龍驤道:「在下於更衣之時 雖然見 虞雲姬微訝道:「爲什麽?」

東也被人取去···」 到匣中留有一信 但 虞雲姬訝道:「哦!有這樣的事情?

劍的五夫人 據章

據我所知 妳是武當名宿紫髯金

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女子。

面

坐在榻沿穿靴

的被子一眼,自嘲地笑道:「人與人之間

龍驤目光一轉。望了那破去一個大洞

在這個時候

你還能够說笑話……」

誰又能了解誰呢?」

俯身拾起襪子穿好 一面說道:「就比如妳

,

突如其來的話吹得烟消雲散 她搖了搖頭

道。「我眞不了解你是怎麽樣的一個人

眞是凉 話

凉得不好受。

虞雲姬一愕

心中的怒意被龍驤這句

- 只聽得龍驤咧唇一笑道:

「妳這地上

她的臉上掠過一絲怒意 還没開口設

衫

流高手之名……

但是事實上呢 妳的武功放眼江湖足稱

想到那是何人所爲?」 設着·便低首沉思起來。 龍驤等了片刻 問道。「五夫人可曾

虞雲姬搖頭道:「賤妾想不出到底是

何 知道有關南宮莊主在珍珠寶匣中留下書柬 封信都没有關係了 請問五夫人 妳旣已 人將信柬抽去。」 龍驤道、「事已過去,在下看不看那

你的眼裏又算得了什麽呢?如果我真是一子,你不必如此誇獎我,我這點功夫,在

你不必如此誇獎我,我這點功夫,在

虞雲姬打斷了他的話聲 道 " 「龍公

在 妳將他的意思告訴在下?」 中事必然曉得那樣做有何用意,能不請 封套之中 還以爲是你取去,現在旣知 你全然没有看到信柬 我可稍微透露一 虞雲姬道、「那個匣子已經從黃鶴樓 此時正在房中原先我見到信東不

不必多說了 思

現在且容我們談談正事。」

慧

才能够應付突然發生的變故,而不致

」他話聲突然一頓,站了起來 臉

是修為上的深淺。並且還要加上經驗,智 龍驟淡然笑道:「武功的好壞,不單

流高手的話 你還能脫逃開去?」

點整個情形給你聽……」 她話聲頓了頓 道:「據我所知、南

宮北替你所準備的那些珠寶衣物 正是要 ·此外、他還將我賜給你、是爲了

要你替他做一件事……」

次劍會之上詐敗給武當避塵道人之下?」 虞雲姬搖了搖頭道。「你猜錯了!」 龍驤目光一凝,道。「是否要我在這

那麽他是不讓在下參加此次劍會啦!」 龍驤頗感意外。略一思忖 又道: 虞雲姬倩然一笑,說道:「你又猜錯

「哦!」龍驤詫異地道。「我又猜錯

定必死之心 却不會想到他以我和珠寶贈你,是要你抱 四派劍手 而成爲本屆劍主。」 龍驤眞料不到虞雲姬說出這一番話來 虞雲姬頷首道、「你雖然是聰明人 在此次劍會取勝 擊敗其他

然不需要我們來鼓勵你 我們的用意是要實力。這一次必然可以取得劍主之席。當 你被我們所用!」 虞雲姬淺笑了一下 道。「依照你的

何必他以珠寶贈我 促我爭取此席?」 趕來 本來便是要取得此屆劍主之席 又

他愕了一下 詫異地道。「在下從峨嵋

們不必要想收買在下。」 些區區珠寶在我眼中,更算不了什麽、你 不會被任何人所利用的 過了,在下並非見色忘義的小人。至於那 龍驤臉上神色一變,沉聲道。「在下 方才 妳已經試

言, 掌中的 唯獨公子能够傲然突出,不受聲到的男子何止干百 鮮有能逃得過賤妾手 色所惑,賤妾衷心佩服,决定實踐方才所 不再對公子施以任何手段……」 虞雲姬見到龍驤義正詞嚴的說了那 也是臉色一凝,道。「賤妾生平遇

> 子施以任何手段……」 雖然了解公子,却不能保證南宮北不對公 她的話聲頓了頓,道:「但是,賤妾

手段?」 於天地,又何必在乎南宮北所加諸於身的 龍驤朗笑一聲,道:「在下仰俯不愧

南宮北所交代之事向公子說明。」 「賤妾的任務雖然未能完成 這樣 不過……」她話聲一頓 接着道。 虞雲姬默然片刻道:「但願公子能够 可不能不將

些什麽事?」 龍驤問道。「南宮莊主尚還向妳交代

他將詳細的與你一談……」 在進入武當眞武殿之前,與他見上一面, 過無論公子是否答應我們的要求,也請你 虞雲姬道:「他臨去武當之前・會設

妥協 自然没什麽好談的……」 龍驤冷笑道:「在下旣然不欲跟你們

虞雲姬道:「你不找他也不行 因爲

你的玉龍寶劍已被他携去……」 的紫髯金劍南宮北竟是如此卑鄙,哼,你 龍驤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名聞武林

難道不怕在下稟告武當掌教嗎?」

經仙逝了,你到何處去找他?」 龍驤恍然道。「原來玄機道長也是你 虞雲姬笑道。「武當掌教玄機道長巳

揚刦同門擧動、非要有一個龐大的組織不 必然仗着有人支持、並且這種謀害掌教 陣凜然,忖道:「南宮北旣敢背叛武當 樓所見到的那一幕緊張情形,不由心中一 他的腦海之中映過昨日黄昏時在黃鶴

行……」他在驚凜之下

R 126

付我?是不是出之於南宮北的授意?」

虞雲姬搖頭道:「這個不必告訴你,

龍驤略一沉吟道。「妳爲何要這樣對

虞雲姬見龍驤神態一變,也一改面色

北一人之力、絕難做出這等大事來……」 : 【五夫人,妳方才說了好幾次我們我們 請問妳們是否有一個組織?否則以南宮

超越各大門派之上……」 密而強大的組織,這點我可以告訴你、我 這個帮會具有江湖上最大的實力、遠遠 虞雲姬頷首道:「我們當然有一個嚴

了南宮北、他會告訴你的……」 細情形、我此刻不必對你說、等到你遇見 龍驤呆了半晌、道、「妳此刻難道不 她說到這裏、話聲一頓、笑道:「詳

他會詳細告訴你的、你現在又何必急於知 的那個帮派有什麽關係……」 情形我也不了解,反正你見到了南宮北, 能先告訴我、在下之獲勝與否、對於妳們 虞雲姬搖搖頭,道:「這個……詳細

響 之席,對於南宮北那個神秘的帮派有何影 道ツ 然猜想不出自己在此劍會上能否獲得劍主 龍驤心中在驚疑於自己的發現,他雖

影響力也一定非常鉅大。 現,對於整個武林必然有很大的陰謀,其可是他却明白那個神秘帮派的突然出

誰 組成的?它的目的又爲了什麽?帮主又是 秘帮派呢?這個帮派是由一些什麽樣的人 來都没聽見過武林中有這樣一個龐大的神 的那個帮派的勢力之大。可是我又怎地從 弟子、竟然背叛師門、這可見得他所加入 他心中暗自忖道:「南宮北身爲武當

停 可是他一樣都找尋不出答案來。 許許多多的疑問在他的腦海中廻轉不

> 來,在下非要上武當之前見一見南宮莊主 心念電轉,他頷了頷首道:「這麽設

會之前見過南宮北,不但對你本身將有不 而且對令尊也不利。」 「對!」虞雲姬道:「你若是没在劍

家絲毫吧!」 蓋世,神功無敵,恐怕你們動不了他老人 龍驤眼中燦然放光,道:「家父劍法

雲・ 長也不見得高明多少吧?我們帮中高手如 一擊、峨嵋派又算得了什麽?」 然名震武林,可是他比起武當掌教玄機道 就算集武林五大劍派整個力量也不足 虞雲姬笑了笑道:「令尊神龍之名固

找到自己身上之事,更加想不出原因來。 雲姬之言有點誇大,却對於那神秘的帮派 龍驤暗吸一口凉氣·心中固然懷疑虞

眞個使在下不敢相信……」 故意道:「哦!貴帮的實力有如此之堅, 他想要從對方找出一點綫索來,因而

看來,便相信夫人妳所說的話没錯。」 頓・道:「不過在下從五夫人方才的身手 他見到虞雲姬現出得意之色、話聲一

種身手在帮中實在算不得什麽……」 龍驤故作發訝之狀、道:「像五夫人 虞雲姬笑道:「少俠誇獎了,賤妾這

這等高明的功夫,在貴帮中還不能列爲一

等?這個在下萬萬不能相信。」 虞雲姬道: 「事實上是這樣嘛, 賤妾

在下就更加不明白了……」 虞雲姬問道。「你還有什麽事情不明 龍驤不解地道:「依五夫人這麽證,

白?我不是說得清清楚楚嗎?」

主之席,這是什麽道理?」 何必找到在下呢?並且還非要在下取得劍 那麽在下這等身手又算得了什麽?貴帮又 龍驤道:「既然貴帮之中高手如雲,

够……」 中没有絲毫作用,可是獲選劍主之人却能 望取得劍主之席,那劍主之位對於敝帮眼 參與此次劍會的年青劍手,唯有你最有希 虞雲姬說道:「這因爲在五大劍派中

不再繼續下去。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突然話聲一頓,

到整個問題的中心,却突然停了下來。 凝神諦聽,眼看虞雲姬說着說着,便將說 是出言試探、滔滔不絕的說了出來,正在 龍驤見到虞雲姬果然没有警覺到自己

機會!」 出這次劍主之位對於那神秘帮派的影響時 意,暗暗說道:「唉!可惜 她正在要說 便停住了,使得我失去了解那個帮派的 他心中明白對方已經覺察到自己的用

妳怎麽不說下去呢?」 想到這裏、他故作迷糊地道。「咦!

也令人佩服 差點我便設漏了嘴……」 衫劍客龍驤不但劍法高明,並且這份機智 虞雲姬冷哼一聲。道:「眞想不到銀

我呢?這樣故作神秘爲什麽?」 整個情形告訴在下的,又何不早一點告訴 龍驤笑道:「五夫人、反正你們要將

南宮北的事了,若是我干涉到他的事,便 神秘,只是我的任務到此爲止,以下便是 有違帮規,將會受到嚴厲的處分! 虞雲姬面色稍沉道:「這可不是故作

> 吧? 弟子會如此嚴厲、五夫人、妳在嚇唬在下 龍驤道:「在下不相信貴帮對待帮中

我再也不會受你所愚的!」 、「你別想從我的嘴裏套

問夫人的,夫人妳又何必說在下愚弄妳呢 龍驤還不死心,道:「在下是誠心詢

漢子,所以才不加害於你,也請你不要使不必再說了,賤妾佩服你是一個鐵錚錚的 得賤妾受到帮規之處罸,現在,請你上路 虞雲姬臉孔一板、道。「龍少俠、

此告辭了「 -也没有什麽話好謝了,五夫人,在下就龍驤噗了口氣,道:「旣是如此,在

我叫小紅帶你去…… 虞雲姬點頭道:「馬匹已經準備好了

拍了幾下 她設着話,走到了門前、伸手在門上

候片刻 得溜到那裏去了,眞是可惡!」她目光 音,她喃喃地道,「小紅這丫頭,又不曉 望着龍驤 虞雲姬呼喚了兩聲·門外没有半絲回 待奴家去瞧瞧馬匹是否已準備好 道、「龍少俠、你在此稍

在下僧夫人一齊前去。」
步向前行了幾步,欺近她的身旁,道。「 龍驤生恐虞雲姬會施出什麽詭詐 急

相信奴家麽?」相信奴家麽?」

也不得不提防一二……」 龍驤坦然道。「在下縱然相信夫人

昨宵醉後之事?」 聰穎,記憶力且又如此之佳,那麽可記得 髮絲,無限風情地笑道:「少俠旣是如此

來。

等到現在?早在你酒醉之後便可將你關起

虞雲姬道:「我們若要囚禁你,還需

龍驤笑道:「夫人也許會後悔没有那

虞雲姬一笑,道、「別看你在江湖上

會將夫人放開……」 請妳放奪重點,在下只要出得這個莊院便 虞雲姬娟然一笑道:「啊! 龍驤微微一怔,沉聲道:「五夫人,

的時候……」 奴家這麽兇做什麽?你不想想昨宵在枕上 你現在對

麽、只要我們願意、隨時都能够置你於死 頗有名氣、但是在我們眼中確實算不了什

「五夫人·請妳不要胡說八道……」 龍驤目光一閃·射出凌厲之色·道。

事說出來,你却突然……」 入敝帮、爲帮主效力、所以才未將昨宵之 賤妾因爲你爲人方正·並且不久便將加 虞雲姫臉色倏地一沉・道:「龍少俠

前探去,按在虞雲姬的背心,只要他内力

設話之間·他的手掌已悄無聲息的往

一發,立刻便可以將她的心脈震斷。

虞雲姬似乎也没提防到龍驤會有此一

置夫人於死地的。」

僞、但是妳可曾考慮到在下此刻也能隨時

龍驤道:「在下相信夫人之言並非虛

我不許妳再說。」 乾舌燥,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住口! 察到一些事情,他只覺自己額頭冒汗, 龍驤一陣凜然,腦海之中已隱隱的覺

訴你…

現在將此事告知,或許終此一生都不會告

不會覺得慚愧嗎?」到也會對奴家這個女流之輩施暗算,少俠

龍驤輕輕哼了一聲道:「在下對你們

笑道:「龍少俠身爲武林正派弟子,想不 着,她微微一怔,臉色立即囘復如常,淺

的又是誰?你……」 誰跟你換的?你昨宵像發狂似的緊緊摟住 可記得你身上的衣物全部換去之事?那是 聲笑道:「龍少俠,你不必假正經了,你 虞雲姬話聲一頓,略一怔愕,隨即放

,道:「妳再胡說,我立即便把妳心脈震 龍驤眼中露出濃郁的殺機、沉聲吆喝

情……」 輩子都不安的,因爲你事實上做了那些事 了我,也除去不了你心上的污點,你會 虞雲姬冷笑一聲,說道:「你就是殺

那是假的……」 龍驤大喝一聲 · 道 · 「我没有做過

> 也没有用,不然我又怎會曉得你小腹上有 顆紅痣……」 虞雲姬冷冷道:「那是事實、你否認

龍驤如遇雷殛・臉色一變・顫聲道: 虞雲姬身軀一轉,伸出右手推開龍驤

貼在自己背心的左掌,龍驤竟似木人似的 • 毫不反抗地任由她將手推開。 龍驤震愕片刻,方始定過神來,搖頭

又何必等到現在……」 不然在我一醒來之時,妳便會告訴我的 道:「這不會是真的,我並没有侵犯妳 佔着絕對的優勢·自朝地笑一下·道··「 賤妾若不是受到少俠你的逼迫,絕對不願 虞雲姬見到自己由下風轉變爲上風,

龍驤問道:「爲甚麽?」

於天媚教吧…… 虞雲姬道。「或許你不知道我是出身

媚教的弟子?」 ?早已在武林中成爲歷史、妳又怎會是天 :「天媚教不是在三十年前已經覆亡了嗎 「天媚教?」龍驤喃喃唸了兩句,道

弟子 的那本『蛇女迷陽玉訣』却被家母所得 的高手趕殺殆盡,但是當年胡媚娘所留下 年已經覆滅,教主夫婦也被當時五大劍派 奴家旣已得訣上媚功,當然算得是天媚教 虞雲姬頷首道:「天媚教確實在三十

百現、動人心旌、連自己這等築有深厚根 基的内家弟子:也差不多擋受不了她的兩 龍驤想到虞雲姬一舉一動、莫不媚態

片紅唇的誘惑,可見她的這種媚功之厲害

圈套……」 藥物、復以雲姬的媚功相誘、我在那種迷 醉未醒的地步必然會心志喪失而墜入她的 他暗道:「昨夜南宮北既在酒中下有

,連臉色都已變得靑了。 想到此處,他渾身不由出了一陣冷汗

所做的事,使得奴家不很甘心…… 迷陽大法、說句不好聽的話。天下的男子 道:「我們天媚教的弟子、既然修持蛇女 心,就因爲這個原因,昨宵在你迷醉之下 都抵禦不了這種誘惑一而露出好色的本性 · 唯其如此 我們也對本身的媚功深具信 虞雲姬見到龍驤默然不作一聲,繼續

算不得一件光榮之事是同樣的道理、昨宵 手持兵刄之人,雖然將徒手之人擊敗,却或許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這就好比一個 下做我的俘虜。因而我才有在你醒後再度 我雖然達成了任務、却遺憾你在那種情形 考驗一下你的定力之學……」 他眼波一轉、瞥了龍驤一眼,道:「

得起我自己的良知……」 「我並没有屈服在你的誘惑之下,總算對 龍驤聽到這裏,精神突然一振。道。

却不可忘記昨宵……」 子,竟能抵受得了賤妾的迷陽媚功, 虞雲姬道。「少俠確實是個濁世奇男 但你

數的!! 那是在下於迷醉之中作出來的。算不得 龍驤打斷了她的話,道:「如妳所說 虞雲姬冷笑一聲道: 「什麽算不得數

?你能否認没有昨宵那件事嗎,你終身都

R 128

俠你已經覺察出酒中下了藥物?」

「這是當然之理・在下還會

虞雲姬側過首來 微驚道: 「哦!少

有藥物,任下豈會不堪如此?」

昨宵却是不勝酒力·若不是你們在酒中置

龍驤冷笑道:「在下酒量素來不差。

少俠、你又何必……」

道還治其人之身罷了,又算得了什麽?」 這種人不得不防備一點、這只是以其人之

虞雲姬道:「奴家自問並没有暗算龍

虞雲姬伸出春筍似的玉手掠了掠鬢際

不會忘懷,終身都會耿耿於心…… 龍驤沉聲道:「在下只等劍會一了・

返囘峨嵋之時坦誠告訴麗君、我想她會原

多半狹窄、對於這種事情、尊夫人豈會原 虞雲姬冷冷一笑·道·「女子的心胸

爲能強迫奴家嗎?」 虞雲姬凝望着他、道:「少俠、你認

要妳保證在下能安全出得此莊。」

敝帮决不會暗害你的。」 龍驤道:「在下原先還能信得過五夫

虞雲姬眼波一轉 · 道:

會將夫人安然交給南宮莊主。」 ・直到在下登臨武當・見過南宮北後・自 龍驤道:「在下只請夫人與在下同行

安全、與順利參加劍會、在下正是預算如

出身天媚教、加之這兒是在莊裏並非在餓

此要麻煩夫人了

龍驤頷首,說道。一爲了在下路上的

虞雲姬笑說道:「少俠可別忘了賤妾

節扣去。

臨終授以掌門,所以: 明師尊,不料到峨眉時,方知其師病重, 卜山行走江湖,替家兄生下他。本來相約 日後遠走高飛,又念師恩,遂回山欲稟 一禪輕嘆道:「上一代人爲下一代人

林施主與苦茶不蹈履轍,又怎會淪落到至 安排一切,雖爲其好,却也未必盡善, 楚開南接道:「天下父母無不疼愛自

可能另有成就,如今只怕他做了掌門也未 己骨肉的,可惜過份亦往往適得其反!林 大俠不殺董小武,抱石不能當掌門,但亦 海上有兩艘大船,正向西航行,前面

話未說畢,他人已消失在甬道盡頭。

林英光急道:「快去看看!」衆人立即

一動不動,而林英光腦袋凹下一角,亦

苦茶師太客房內。只見苦茶盤膝於床

洗象抱回家撫養,詐稱是拾來的棄嬰,奈

有季常之僻,因大嫂沒生孩子,

唆身子一橫,攔在其身前,林英元雙掌齊

林英元大叫一聲,向甬道裡飛去,殷

,將他掃開,道:「苦茶,苦茶她……」

不少,爲何要將抱石送去青城,而又不敢

司徒永安問道:「林二俠,你家田產

「因爲家兄斯時早已成親,是指腹爲

這與你無關,何必自尋短見,青城派還待

一禪又宜了一聲佛號,道:「孩子,

峨眉洗象池結緣,而懷了

「苦茶便是你親生母親,她與你爹在

抱石結結巴巴地道:「你

·誰是我母親?

抱石呆呆地走過去,雙脚

時脫手飛出,釘入石墻上

他衣袖突然飛起,拂在抱石臂上,長劍登

一禪看了抱石一眼,道:「提及了一

……可有提及抱石的身世?」 林英元臉色大變,急問:「那小妮子

那艘載的全是銀沙帮的人,後面那一艘,

面目示人,但聲譽之隆,却直迫九大門派 俠」,他行俠仗義,從不留名,

門奇俠故事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馬雲



可設是融掌法與擒拿於一爐,頗爲厲害毒 手」、不但包括着掌法中雄渾迅快的特點 他那張開的五指所買的部位從對方手腕直 ・而且還混雜着外門「鷹爪功力」在内。 ·右臂往外一撤。向着虞雲姬手腕擊去 ,上身一讓,右手斜揮,向着龍驤左脅劃 他這一手乃是峨嵋鎭山掌法「排雲散 虞雲姬早巳有所防備,一見龍驤出手 (未完・三)

住下吧,現在我什麽都不要,只求能永遠 浪,情濃如蜜, 徐晋階和段秋華都受了 乘人不覺,悄悄離開的 他們是趁羣豪趕去看苦茶師 兩人經過這番風 但却撿回

四個字,天下間有許多東西都 四個字,天下間有許多東西都比金錢,道:「到今日我才深切了解心安理得這



道域、大

各 明 漢 際 院